

亂入時空旅行團

帶你完美路過兩千年來
20個歷史現場

FROM THE ERUPTION OF VESUVIUS TO THE WOODSTOCK FESTIVAL

WYLLIE, ACTON
威利、艾克頓
AND
還有
GOLDBLATT
戈布雷 著

張綺容、陳湘陽 譯

讓你完美喬裝路人甲，圍觀最真實的歷史！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THE
TIME TRAVEL HANDBOOK
亂入
時空旅行團
帶你完美路過兩千年來
20個歷史現場
FROM THE ERUPTION OF VESUVIUS
TO THE WOODSTOCK FESTIVAL
WYLLIE, ACTON
威利、艾克頓
AND
還有
GOLDBLATT
戈布雷 著
張綺容、陳湘陽 譯
讓你完美喬裝路人甲，圍觀最真實的歷史！

图片来源

对于本书所使用图片之版权拥有者，出版社皆已竭力知会并註明出处，若有疏漏，恳请版权拥有者拨冗告知，俾使敝出版社得以勘误。

Francis I by Jean Clouet (p.20), Louvre Museum; Henry viii at the English Camp (p.22–23), Royal Collection Trust/Her Majesty Queen Elizabeth ii; Henry viii after Hans Holbein (p.27), Walker Art Gallery. V For Victory (p.57), Picture Post/Getty Image; Dancing in the streets (p.62), Photo12/UIG/Getty Images; Piccadilly Circus (p.64) and Churchill, Attlee and Bevin (p.67), Keystone/Getty Images. Michael Lang and Artie Kornfeld (p.72), Bill Eppridge/Life/Getty Images; Breakfast (p.77), John Dominis/Life/Getty Images; Undress Code (p.81), Silver Screen/Movipix/Getty Images; Swami Satchidananda (p.84), Mark Goff/WikiCommons; Country Joe (p.87), Jason Laure/Woodfin/Getty Images; Lost girl (p.90), Three Lions/Hulton Archive/Getty Images. Tea tax cartoon (p.103), Mohawks (p.109), Hulton Archive/Getty Images.Charles I (p.113), Fine Art Images/Superstock/Getty Images. Tardivet and Miomandre (p.144),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Berlin Wall ‘Death Strip’ (p.161), Thierry Noir/WikiCommons; Brandenburg Gate (p.167), Sue Ream/WikiCommons; Rostropovich (p.173), L. Emmett Lewis Jr. © Stars and Stripes. Charlie Parker (p.239), Gilles Petard/Getty Images; Lindy Hoppers at The Savoy (p.242), Charles Peterson/Hulton Archive/Getty Images; Outside Minton’s Playhouse (p.247), William Gottlieb/Redferns/Getty Images. Fab Five (p.253), Astrid Kirchherr/K&K/Redferns/Getty Images; The Beatles at The Top Ten Club (p.260), Ellen Piel/K&K/Redferns/Getty Images; The Beatles at The Star Club (p.265), Ulf Kruger/K&K/Redferns/Getty Images. Mobutu introduces Foreman and Ali (p.268), George Walker/Liaison/Getty Images; Foreman in training

(p.274), Neil Leifer/Sports Illustrated/Getty Images; Ali prepares (p.277), Stringer/AFP/Getty Images; Ali throws the Big One (p.281), The Ring Magazine/Getty Images. Kublai Khan (p.293), Dea/Getty Images. Tahitian women (p.311), Time Life Pictures/Mansell/Life/Getty Images; The Endeavour (p.318), SSPL/Getty Images. Up Pompeii! (p.330), Art Media/Print Collector/Getty Images. John Ball (p.337), British Library Board. Union artillery unit (p.356), Zouave uniform (p.361), Colonel Dixon Miles (p.364), Union attack (p.367), Federal Cavalry at Sudley Springs (p.368), Senators Zachariah Chandler and Benjamin Wade (p. 369), all Library of Congress.

所有地图由Magnetic North制作。

碗糕時空旅行社

WYLLIE, ACTON & GOLDBLATT'S

亂入時空旅行團

TIME TRAVEL TOURS

歷史會重演。重演第一次像悲劇，重演第二次度假去。

有人说：过去是异域。我们说：准备好护照度假去。威利、艾克顿与戈布雷（简称碗糕Wag）时空旅行社推出多套穿越时空行程，让我们替你打点食宿，带你穿越歷史场景，再送你平安回府，沿途参观的都是绝妙的歷史时刻。本公司的「咻一下时光机」举世无双，採用电浆时空往返科技，不仅精准降落在正确的时空，更可以将时空干扰减至最低，再也不会有穿越团员被丢包在错误的世纪，也不会回来后发现自己跟婶婆交换了身分。

敝社认为穿越时空不尽然是闹剧，歷史重来就该大肆庆祝、无乐不作、惬意欢度。你觉得回到过去就该像这样是吗？那么敝社的「盛典&展览行程」非你莫属。你要不要去金襴会瞧瞧欧洲封建晚期的虚浮华靡？看看英法两国贵族在硕大的露天营帐里设宴饮酒、纵马挺矛，脱帽向亨利八世和法兰西斯一世致敬。此外，1851年的万国工业博览会也颇有看头，敝社将带你探索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参观水晶宫里形形色色的展品。你若嫌这行程不够欢乐，敝社还推出1945年伦敦欧战胜利日和1969年纽约上城胡士托音乐节，两套截然不同的体验，同样让你与众人一齐嗨翻天。

倘若你是经验老到的穿越团员，敝社建议你去看看改写歷史的重大事件。碗糕时空旅行社精心策划「歷史转捩点行程」，包准让你直击歷史转轮，带给你超凡的五感体验。想感受古老政权倾颓的氛围？想见证现代世界兴起的瞬间？不妨穿越到英国内战末年瞧瞧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臺，或是到法国大革命方酣之际见证凡尔赛妇女大游行。对于口味现代一点的团员，敝社在短短的二十世纪里精选了两套行程，一套在头，一套在尾：起头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导火线——1914年斐迪南大公暗杀事件，压尾的是东西德冷战的终结——1989年柏林围墙倒塌事件。

若有穿越团员想来趟歷史反思之旅，碗糕时空旅行社还推出「文化盛典&运动盛事行程」，保证你入宝山绝不空手而回。敝社精挑细选的歷史现场路线，带你返回貌似难以重现的经典歷史现场，在你面前重播当年的盛况：从古代奥运会到莎士比亚环球剧场开幕夜，从孕育咆勃爵士乐的二战时期纽约到披头四发迹的战后德国汉堡，还有拳王阿里对上乔治．福尔曼的丛林之战，口味多样，任君挑选。

有些团员胆子大、能吃苦，敝社新推出加长版「海陆史诗飨宴行程」，可随同马可波罗畅游十三世纪元朝上都六个月，或是与库克船长同船三载航向澳大利亚。对于那些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团员，敝社竭诚欢迎你加入「超越极限行程」，包括超人气维苏威火山爆发庞贝毁城浩劫、中世纪末叶农奴起义火烧伦敦，还有敝社最新鉅献—美国内战之旅，保证前排座位，让你一睹牛奔河之役南北两军的飞扬跋扈和兵败将亡。

不论你选中哪个行程，本书就像希腊女神雅典娜身旁的猫头鹰使者替你指点明路。敝社一面编纂这本指南，一面早出晚归，把行程全跑过一遍，靠着这后见之明为你擘划穿越歷史路线，带你在正确的时间到达正确的地点，教你怎么吃、怎么住、怎么买—当然还有怎么回家。马克思叔叔认为：「人类创造歷史，却无法选择时空。」敝社无法让你创造歷史（毕竟木已成舟），但敝社能让你选择时空。「过去」欢迎你。快来加入敝社的穿越团吧！

注意事项：穿越细则及条款

服仪问题

穿越团员必须尽量混入人群，因此，碗糕时空旅行社将依据各位贵宾的行程提供服装。不过，有些贵宾或许已经有合适的衣裳，还有些贵宾或许想自己订做，烦请这些贵宾仔细阅读本指南的服仪说明。如遇团员肤色面貌与古人迥异，恐有招惹异样目光之虞，敝社身经百战的假体暨化妆部人员将就地採取行动。

健康问题

所有穿越团员出发之前都必须接受严格的健检，单单一只看似无害的病毒，就足以让毫无免疫力的古人全城覆没。同样的道理，前往高危险时空的贵宾回程时必须接受健检，如有必要将进行隔离。有些舟车劳顿的行程，譬如「海陆史诗飨宴行程」和「超越极限行程」，敝社有权拒绝体弱多病的团员报名，并建议各位贵宾投保回溯健康险。

语言问题

除了比较现代的行程之外，各位团员的母语应该都派不上用场。说英语的团员如果没有先修十六世纪英语会话课就穿越回伊丽莎白时代的伦敦，铁定会发现自己说的话别人都听不懂，别人说的话自己也听不懂。因此，碗糕时空旅行社依照贵宾选择的时空提供各位语言及民情课程，除了教授基础会话，还介绍当地的肢体语言、风俗人情、言行举止。请注意，这些课程非上不可，所有团员都必须具备粗浅的语言能力。

时空干扰

敝社的穿越行程都经过精心挑选，各位贵宾在人群中绝对不会惹眼。敝社之所以无法安排登陆月球之旅，或是让各位贵宾与凯撒、拿破崙之流勾肩搭背，道理就在这里。即便如此，各位穿越团员仍须战战兢兢，千万别干预你所参观的事件，尽管时空连续体很稳定，不会受你现身过去等小动作所干扰，但大动作绝对不行。各位贵宾若有违规之虞，碗糕时空旅行社有权将你遣返回现代，概不赔偿任何损失。

各位贵宾可略略与群众来往，并进行饮馔等日常活动。这些行为尽管会改写歷史，但造成的结果微不足道，不至于难以忍受，譬如回到现代后你可能不爱爵士乐而改迷速度金属，或者另一半不叫潘姆而改叫莱诺。这些更易就像职业伤害一样在所难免。不消说，纪念品是一定不能带的，以免古董市场行情大乱。此外严禁手机及相机。自拍？想都别想。

以上穿越细则及条款如有违反情事，后果自负，敝社概不承担。

第一部

盛典＆展览行程

Celebrations & Exhibitions

Chapter 1

金襴会

The Field of the Cloth of Gold

时间：1520年6月8日～6月24日

地点：英属加莱行省

1520年6月，英王亨利八世（Henry VIII）与法王法兰西斯一世（Francis I）于今天的法国北部举行露天盛会，为期逾两週，英法两国封建贵族出席者众，以缔结两国和平为名义，庆祝法王之子与英王之女文定，会场政治气息浓厚，走的是十六世纪的务实政治，史称「金襴会」，由十八世纪史家起名。金襴会是千载难逢的时机，两位文艺復兴国君得以武君之姿互别苗头，拿出骑士风骨向臣子夸耀，展现自己是欧洲政坛的璀璨明星。

二王的行宫雄伟壮丽，华丽的营帐铺天盖地，两人安顿好、会晤过后，紧接着就是盛大的骑士比武，双方骑士或是策马挥枪、或是步战竞技，更有种种享乐及歌舞筵席穿插其间。

注意▸本穿越团主要安排参观英国营地，如有贵宾想体验法语喧哗，期盼敝社能在不久的将来带你莅临「乐香居德哈都」（按：金襴会的法文音译）。

歷史充电站：双王会

英法双王会有一段颇长的歷史。1254年，英王亨利三世（Henry III）于法国夏特会晤法王路易九世（Louis IX），两位国君一同骑马至巴黎赴宴，席间相谈甚欢。1259年双方再会，签署英法和平条约。1396年，英王理查二世（Richard II）会晤法王查理六世（Charles VI）。这次的双王会声势更浩大，两国的关系更进一步，双方相会时正值英法百年战争，英王理查二世迎娶七岁的法国公主伊莎贝拉（Princess Isabella），双方化干戈为玉帛。

自罗马帝国灭亡以降，欧洲君王莫不大兴军事，英王亨利八世和法王法兰西斯一世也不例外，毕竟保疆卫国和开疆拓土是君王职

责所在，君王须得以身作则，展现武将威仪和贵族风骨。不过，反面声浪自十六世纪初便接踵而至。在学界，伊拉斯谟（Erasmus）等新人文主义学者认为太平之治最能展现君主威仪，倡导不讲武将风范改尊骑士气节。在政坛，两位睥睨全欧的政治家有志一同，皆盼能搧熄肆虐全欧的连天烽火，其中一位是教皇利奥十世（Pope Leo X），他忧心鄂图曼帝国在东方日渐壮大，另一位是英国枢机主教渥西（Cardinal Wolsey），因为唯有长治久安，他才能将英国从欧洲边陲推上政坛中心。

主教与教皇争当和事佬，不久后便有了1518年的伦敦条约，由教皇邀请欧洲各国签订，共同维护欧陆长久和平，法国便是签署国之一。席间英法说定联姻，法国王储与亨利八世的女儿玛丽公主（Princess Mary）定亲，但书是两国君主协议会晤并举行骑士比武大会。英法双王会和亲与比武缺一不可，因为王储订亲双方才有偃旗息鼓的理据，而操戈策马才能展示双方武力。

接下来一年半，英王和法王互比谁送的礼大，双方政客七嘴八舌，檯面上吵的是双王会的繁文缛节，檯面下却是两国的政治角力。英国主事者是宫务大臣兼第一代伍斯特伯爵查尔斯．桑默塞（Charles Somerset），法国则由海军上将加斯帕德．科利尼（Gaspard de Coligny）主导。尽管双方相持不下，但终究在1520年4月拍板定案，双方王公贵族都得共襄盛举，参与这场劳师动众的双王会，两国各动员六千人，连人带马外加行箧从英法各地运至昔英属加莱行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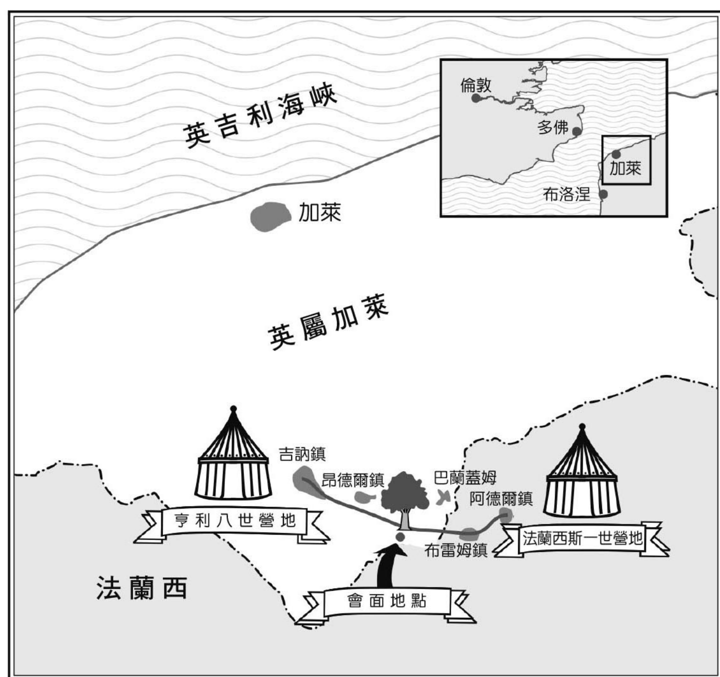
行程简介

贵宾的落地时间是1520年6月8日，地点是阿德尔镇和吉讷镇之间车辙马迹遍布的通衢。这两个城镇位在今天法国北部，各位贵宾将降落在这条通衢上距吉讷镇一哩处，这里在当时是英属加莱行省，距离加莱港十哩。法国因克雷西会战大败，1347年将加莱割让给英国。这里也是各位团员的返航点，请贵宾于6月24日在此集合。

就在贵宾穿越前一天，六千多名英国王公贵族浩浩荡荡抵达吉讷镇，但贵宾抵达时，通衢上依旧是车辚辚、马萧萧，请贵宾往西朝英国

营地吉讷镇走，沿途应该会碰到法国的国玺大臣安东．杜伯哈（Antoine Duprat）及海军上将古菲耶（Guillaume Gouffier）驰骋而过，在双王会正式展开前到英国营地向亨利八世请安，英国的礼数自然也不落人后，派遣五、六位朝臣策马奔驰过通衢，前往法国营地阿德尔镇晋见法兰西斯一世。通衢上络绎不绝的还有一山一山的建材和食粮，或用车子载着，或用骡子驮着，川流不息往英国营地送。营地周遭可见游民、乞丐、扒手出没，看准接下来几天必有残羹和布施，先前来卡位分一杯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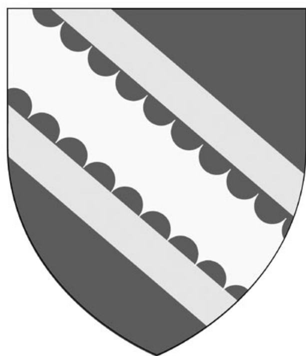
英国营地



贵宾抵达吉讷镇时，首先映入眼帘的不是石造的城堡、不是教堂的尖塔、不是栉比鳞次的屋幢，而是城堡前搭起的三百座大营帐，整个都铎王朝及王公随扈就在那一座座斑斓缤纷的帐篷底下，帐篷有的圆、有的方、有的长。这几日英国的达官贵族暂以营帐作为寓所，有些大族的寓所多达十几座营帐，其间以游廊和穿堂衔接。这可不是格拉斯顿伯里草地音乐祭，只是看着有些像，中央顶篷和四周旗桿旌旗翻飞，最外圈

是不太卫生的下人房，里头歇着僕从、帮佣、马夫、护甲师傅。亨利八世的行宫就在营地正中央、吉讷城堡的正前方，外观富丽堂皇，数幢两层楼高的砖造建筑相连在一起，屋顶上搭着营帐。

住宿



贵宾进入英国营地后，可以看到各营帐皆以上色木板支撑和装饰，最奢华的营帐还铺设地板及踢脚板。都铎王朝的王徽随处可见，包括吊闸图腾和红白玫瑰，但贵宾千万别吝于抬头，瞧瞧那支撑营帐的椽柱上雕镂着富丽的百兽纹，有龙、有狮、有鹿、有羚羊、有狮鹫，还有灵犬。

你未来两週的东道主是亚德利安．佛特斯袭爵士（Sir Adrian Fortescue），因此要请你找一下爵士的营帐，营帐上饰有佛特斯袭家族的盾徽，蓝色盾面，左上到右下斜着一道白色斜纹，斜纹两侧绲着两道波纹，两道波纹另一侧各绣一道金线，用通俗拉丁文来说，这种盾徽叫做「azure a bend engrailed argent cotised or」。

你的东道主亚德利安爵士为受封骑士，领地在赫特福德郡，新近丧偶，要服五年的丧，这一向心事满腹，不会留心营帐里多了一张嘴吃饭，除非你走到他跟前，那可就另当别论。投宿期间，请你务必待在佛特斯袭家族营帐中最边角的小圆帐里。瞧见佛特斯袭家的家僕制服了？敝社备了一件给你换上，好让你混进宴会厅。啥？你说你坐哪儿？瞧见那排污水桶了吗？接下来两週就由你执掌了。

亨利八世在吉讷镇的行宫占地一百平方码，四幢建筑围成天井，建筑以石造为底，上头砌砖墙，砖墙高八呎，上筑泥笆墙，泥笆墙面开纵向天窗，墙顶镶义式木造壁带，壁带以十字与叶纹装饰，最上层以木材搭建梁柱和椽木，最后再挂上彩绘的帆布。整幢行宫修建不到三个月，动员上千名工艺精湛的工匠，木材和现成墙板从英国各地运来，玻璃由法兰德斯供应，帆布则来自西欧各处。

你要是上前走近雕花繁复的宫门，不妨留心门前堂皇富丽的大喷泉，上头装饰着数尊酒神巴克斯的木雕，在开筵日，两股美酒从喷泉口泻流直下，一股红酒，一股白酒，因受压而汩汩流出，一旁有陶罐供宾客自取，你大可跟着众人拿陶罐接酒来喝。宫门上装饰着大天使米迦勒的雕像，刻意向法国的骑士守护圣者致敬。

你走进宫门来到行宫内的大天井，两群营帐立刻跃入眼底，枢机主教渥西下榻在左边，英王胞妹萨福克公爵夫人玛丽公主（Mary, Duchess of Suffolk）下榻在右边。左右营帐后方各是一字排开的砖墙建筑，左侧是亨利八世的寓所，右侧是凯萨琳王后（Queen Catherine）的居处，地底以暗道相连，至于国王的寓所则设游廊直通后方的吉讷城堡，游廊两侧栽种着扶疏的黄杨。行宫内的营帐守卫森严，闲人难近，你要能往里头瞥上一眼，定要瞧瞧凯萨琳王后那组百花绣帷，一共九幅，以金子和丝线织成。枢机主教渥西的会客大厅也挂着华靡的挂毯，据传其中一组绣的是「佩脱拉克的胜利」。纵使你不入内，在营帐外也能闻到王室寓所内新摘花草的甜香。

你最有机会登堂入室的是正对宫门的那排正厅，楼高两层，一楼终日熙攘，三位老资格的王室重臣（宫务大臣、内庭总管、财务大臣）在此办公，王室各司皆设在此，包括货栈司、珠宝司、御膳司、香料司、餐酒司、盥皿司（执掌王室饮膳盥沐用水及器皿），此外还有管家禽的、管瓢盆的、管菜粮的。正厅二楼是宴会厅，须循内梯而上，爬到顶是一尊铠甲步兵像，进入宴会厅后不妨瞧瞧头顶的彩绘帆布，上头繁复的藻饰包括亚歷山大．巴克利（Alexander Barclay）那篇流传甚广但晦涩难解的布道文，他是当前宫内的神学新宠，1515年成为圣本笃修会修士，1513年翻译出版德国诗人塞巴斯蒂安．布兰特（Sebastian Brant）的讽刺诗《愚人船》（*The Ship of Fools*），这在1520年是绝佳的谈

资。

你从宴会厅后门出来后沿着迴廊走，可以从连通道进入行宫的礼拜堂，里头宽绰宏伟、镶金镀银，两旁是挑高的皇家祈祷室，又称节日密室，是王室专属的包厢座位，正中央的圣坛点着金色高烛，摆放高逾四呎的珍珠十字架，圣坛后的管风琴是从英国宫廷运过来的，天天都望弥撒。

饮馔

金襴会的酒食阶级分明，你这十四天虽然能吃到几场大宴，但多半还是在佛特斯袭爵士的营帐内用餐。当时有头有脸的贵族都在自家进膳，餐餐都是汤汤水水配上硬邦邦的裸麦面包。贵宾你的眼睛可要张大一点，御膳房偶尔会放饭给贵胄及其家臣，膳房附近随时可见乞丐、随营妇、痲疯病患、吉讷镇民之类的人在那儿碰运气。

餐桌上的水纯用来盥洗，你在英国营地主要是喝麦芽酒，共分成三次搾，越搾品质越差，第三搾称为淡啤酒，酒精浓度最低，专供僕从和孩童饮用。前文提过，葡萄酒只有开筵日才有，平常日喝不太到。

你参加大宴时必会发现，当时吃一顿饭要上好几道菜，咸的甜的都有，家禽、野味、烤鱼、蒸鱼、咸派、甜饼、腌肉、烤肉自然不会少，说不定还能吃到天鹅等珍禽，而且分作两顿吃，第一顿先吃天鹅肉，下一顿用天鹅头、天鹅颈、天鹅毛拼成整只天鹅再上桌。根据英国宫廷帐目统计，这十四天一共购入各色禽鸟六千四百七十五只，鸡蛋近十万枚，大羊、小羊合计三千四百零六头，小牛八百四十二只，大牛三百七十三头。

法国营地

你身为亚德利安．佛特斯袭爵士的低贱家臣，要是闯进法国营地，那可是大大的违礼，敝社叮嘱你万万不可，不过隔着安全距离眺望眺望那倒是没问题。法国的王公贵胄扎营在阿德尔镇，在英国营地东边偏

南，两地相距五哩，你从来的那条路上往反方向走就对了，抵达后会看见法兰西斯一世下令营地四周要挖的壕沟已经挖好，城墙需要修葺的也已经修葺好，营地就在壕沟和城墙中间，里头搭了将近四百座帐篷，住着成群的法国爵爷和贵戚。



《法兰西斯一世肖像》，由宫廷画家尚．克卢埃（Jean Clouet）所绘，成画时间在双王会前后，鍊坠是大天使米迦勒像，王袍是典型的文艺復兴风格。

法兰西斯一世的寓所应该能在城西瞧见，这儿的联排别墅连同大营帐一同充当法王的行宫。值得一提的是位在城里边的大宴会厅，以抄手长廊与行宫相连，据英国骑士埃德蒙．浩尔（Edmund Hall）所述，里头「宏伟壮观，惬意快活」，系仿圆形剧场而建，外观是三层石墙，里头则楼厅环抱，「常春藤做花结，各色常绿植物排成回字浮雕，十分赏心悦目」，顶篷则以金色星辰点缀。

阿德尔城的改建工程由海军上将加斯帕德．科利尼和炮兵参谋贾克．热努亚克（人称热努亚克的加里奥特）共同监工，后者调度有方，曾海运重炮过阿尔卑斯山，助法军于1513年在米兰取胜。营地工程大多在三百哩外的杜尔完成，当地的纺织业提供足够的专业人力，承接法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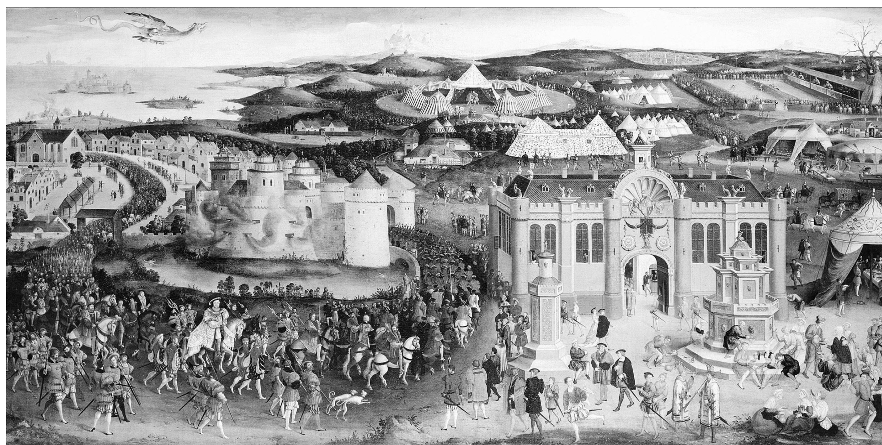
宫廷浩大的工程，纺织工、丝绸工、皮革匠在杜尔主教宫里日夜轮班，耗时三个月，一针一线缝出四百座帐篷，其中最吸睛的要属王室主帐篷，金色布面拼接三道蓝色绒布，绒布上镶着法国国花金色鸢尾花，帐顶是一颗金球，你应该能看见金球上有尊高六呎、漆着金色和蓝色的大天使米迦勒像，一手挺矛，一手持盾，脚边还有一条斩成两截的大蛇。法国营地许多帐顶都饰以金色大苹果，系以胡桃木雕饰而成。克劳德王后（Queen Claude）的帐篷就在近旁，同样是金色布面，但更轻盈、更鲜艳。王太后的帐篷则以绛红和紫罗兰双色布料拼接。

每日行程

6月8日，星期四
双王会

贵宾该在星期四上午抵达英国营地，此时准备工作正如火如荼展开，刷马的刷马，擦马鞍的擦马鞍，众人莫不兴高采烈、引颈企盼。约莫到了下午五点钟，你会听到三声炮响，示意英王一行人已出发前往双王会。此处响声方落，远方又是三声炮响，宣告法王一行人也上路了。

英王的随从由百名弓箭手领队，有些是王室禁卫军，有些是渥西的私军，后方骑在马背上的大批扈从，有些是侍臣，有些是骑士。亚德利安．佛特斯袭爵士如果顺利赶到，应该也会列队其中。高官显爵跟在大批扈从之后，簇拥着亨利八世施施而来。领在英王前头的是擎着王剑的多塞特侯爵（Marquess of Dorset），侯爵左方是身穿大红绸袍的枢机主教渥西，右方的英王驭马官亨利．吉尔福德爵士（Sir Henry Guildford）牵着国王的备用马匹，压后的是十多位亲信和猎友，另有一批贵胄随侍在后，护送各区主教和外国使节。最后经过的是乐师和执事，包括十二名权杖员、十二名小号手、十二名传令官，皆穿着都铎王朝的官服，沿路吹打奏乐不绝。


英王抵营图。图右可见行宫和酒泉，右上角是比武场，左上角的龙会在倒数第二天望弥撒时出现。

法王的随扈大同小异，但阵仗或许不如英王浩大。敝社强烈建议你别跑去法国营地或守在半路观赏法王一行人，在双王会的地点亚顿谷等待即可。率先骑马抵达的是两百名王室禁卫军弓箭手，他们身穿金色大衣，领在骑兵队前头。殿后的两百名王官揽辔前行，一百个瑞士近卫队步行在侧，十二个小号手紧跟在后，他们是法王和贵胄的前导，引领波旁公爵（Duc de Bourbon）和海军上将古菲耶，以及法王身旁捧着王剑的驭马官加里亚佐．桑瑟夫里洛（Galeazzo da Sanseverino），王剑裹以蓝色绒布，上头镶满金色鸢尾花。压后的有洛林公爵（Duke of Lorraine）、阿朗松公爵（Duke of Alençon）、旺多姆公爵（Duke of Vendôme）、各区主教和大天使米迦勒骑士团。

英王及随扈一离营，步兵立即列阵跟上，王室禁卫军全员出动，身穿饰有金色玫瑰的都铎官服，随侍在英王一行人前后左右，四千多人浩浩荡荡，依据斥候通报的法王动静时走时停，法国斥候也急忙奔回通风报信。有一回，英王一行人全数止步，与军师讨论前行是否安全。约莫到了七点钟，你会走进亚顿谷，双王及随扈各就各位，站在山岗上面对面遥望。

乐声止，两行人皆无动静。贵宾请留心看法兰西斯一世，他会率先提缰上前行礼，三位亲信紧跟在后。亨利八世也上前回礼，后头跟着亨利．吉尔福德爵士、伍斯特伯爵、遣法使理查．温盖特爵士（Sir Richard Wingate），当然少不了枢机主教渥西。你瞧瞧温盖特爵士身上那件织锦袍多漂亮，那是法兰西斯一世御赐的，但跟亨利八世的行头一比，那可就差远了，只见英王身穿银色上衣、银色罩袍，切缝饰以金

线，满身珠光宝气，脖子上挂着嘉德勋章和守护圣者圣乔治的硕大鍊坠，头戴饰有花翎的黑帽。法兰西斯一世则身穿时尚及臀格纹紧身上衣，衣料上饰以金丝银线及各色宝石，脚下蹬着一双白色长皮靴，头上跟英王一样戴着黑帽，丝绒材质，上头镶满珠宝。

忽然一声低音号响，双王随扈收缰勒马，英王和法王策马前行至会面点，一桿长矛竖立在地，双王举帽致意、跨在马背上互相拥抱，双方人马喝采叫好，僕从一时蜂拥而上，陪同双王手挽着手进入小帐。帐外英王随扈阵仗不乱、固守山岗，法王随扈则按捺不住好奇踅到彼处，半生半熟攀谈起来。约莫过了一个钟头，双王出帐，双方人马互相拥抱，主教渥西神色凝重，一声令下，双王会告终，双方在太阳西沉前打道回营。

6月9日，星期五
荣誉树

盾牌挂上荣誉树，骑士比武大会正式展开。荣誉树位在比武场一隅，以树莓和山楂的枝干交缠而成，象徵英法新结友好，下以石柱固定，并以木篱环绕。上午九点过半，双王从各自阵营选出六十名贵冑及六十个侍卫，至荣誉树悬挂盾牌。

比武场是英国主场，荣誉树正中央的位置因此留给了法兰西斯一世，他率先挂上盾牌，接着亨利八世挂于其右，十四位广发英雄帖的贵冑将盾牌挂在二王之下，最后挂上低枝的三面盾牌分别代表三种竞技：灰黑色代表单人策马比武，金褐色代表多人策马比武，银色代表步战竞技。接下来两个钟头，挑战者走到荣誉树前轻触三面盾牌，再将自己的盾牌留在围篱上，最终总计有两百名挑战者留下盾牌。

6月11日，星期日
开筵宴客

过了晌午，只听得一声炮响，英王动身前往法国营地，法王也上路前往英国营地，两人中途在比武场碰头，再分别由彼此的王后接待。你若有缘潜入英国营地的宴会厅，便可见法兰西斯一世与英国王后并未随众人共膳，其用膳区不得擅入，宴会厅则以绣帷挂帐一分为二，一百多

名英国女官在一处用膳，二十位绅士随侍在侧但不饮食，法国显贵波旁公爵和海军上将古菲耶则在另一处与随扈共馔。宴饮后众人欣赏歌舞，英国乐官以小鼓、管乐、古提琴伴奏，法国乐师则以短笛和长号演奏「义式舞曲」，由舞者邀宾客共舞，与纯演出的宫廷舞剧大不相同。

6月12日，星期一
策马比武开赛

星期一早上，英国营地宛若空城，众人泰半前往「金襴会比武场」（这名字是后人起的，当时还没这种叫法）。比武场位于英属加莱行省境内，地点在吉讷镇和阿德尔镇中间，长九百呎、宽三百呎，四周沟渠深八呎，开渠掘出的泥土则筑成一道高耸的壁垒，比武场内以木栅和桩柱分隔空间，两头设临时凯旋门，近吉讷镇的凯旋门两侧是坚固的武装厅，供英王和法王使用，荣誉树则在近阿德尔镇的凯旋门旁。比武场左边是新搭好的后帐，高官显爵当日在此观赏比武，后帐右边是略显东倒西歪的三层楼看臺，供平民百姓观战使用。英王曾要求在看臺前挖一条深渠，以防闲杂人等入场干扰，但此地土质松软，近日又有霪雨之患，看臺根基本来就不稳，开渠或有倒塌之虞，因此最后以加设木栅作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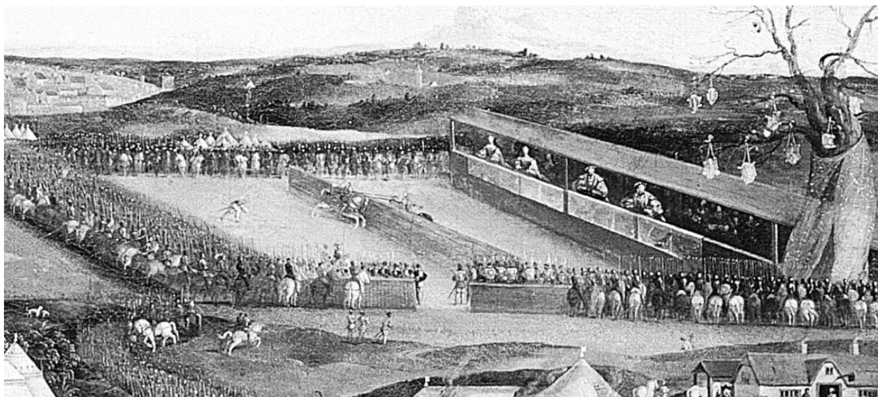
比武场正中央是一排罩着布的木墙，称为「布罩」，十五世纪末引入赛制，便于骑士控马挥矛时更加进退有节，从而减少伤亡。布罩左右设置栅栏，用意在辅助马匹直行前进。

中午左右，克劳德王后和凯萨琳王后到场，过不久亨利八世和法兰西斯一世也来了，后头跟着各自的「挡男」（Tenans），也就是日前发英雄帖的贵胄，「挡男」身后跟着两队「呋男」（Venans），也就是挑战者，带头的是阿朗松公爵和海军上将古菲耶，接着是一连串的表演和仪式、举矛和鞠躬，策马比武大赛终于展开。



亨利八世秀御宝，此为仿汉斯．霍尔班（Hans Holbein）画风肖像。此画开风气之先，在此之前分开腿站立被视为无礼之举。

6月13日，星期二～6月17日，星期六
霪雨霏霏，泥中摔角



比武场和荣誉树。你的位置在左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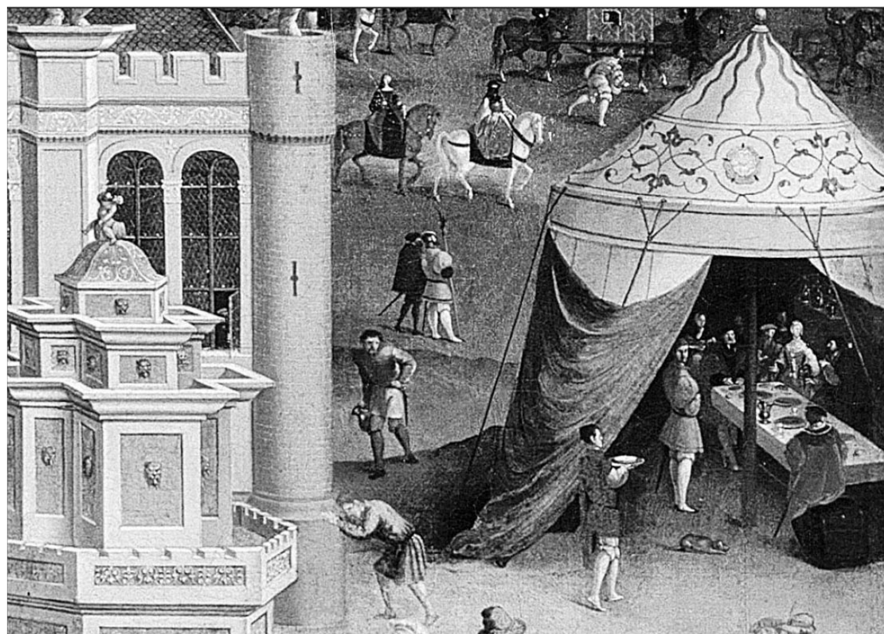
飘风急雨和夏日暴雨打乱了接下来五天的赛事。6月13日雨势太大，比武场泥泞成一片，「布罩」两旁的栅栏遭撤除，骑士无法顺利驭马前行，比赛没看头，索性取消。6月14日依旧凄风苦雨，不过下午十分精采，一则有摔角大赛，由英国侍卫出战布列塔尼摔角手，二则有英国弓箭手表演射箭。

6月15日场地差不多干了，策马比武大赛再次展开，英王和法王双双下场。亨利八世与利森元帅（Marshall Lescyn）挺矛交战，炒热全场气氛，英王不仅在场上出锋头，身上那件镶金玫瑰菱纹罩袍也比法王更胜一筹。隔天又下雨，虽然有几场赛事照样举行，但二王、二后缺席，也不见其他要人在场。6月17日太阳露脸，终于得以持戈纵马，亨利八世和法兰西斯一世状况绝佳，双双出战德文郡伯爵（Earl of Devonshire）领军的「呔男」，亨利八世总计折断长矛十八支，法兰西斯一世折损十四支。

6月18日，星期日
收干戈，上酒菜

这天英国营地传闻四起，众人议论纷纷。一早法兰西斯一世冷不防驾临亨利八世的寓所，二王偕同至礼拜堂望弥撒，接着英王离营前往阿德尔镇，法王则在凯萨琳王后的居处休憩直至开宴。宴会厅虽以绣帷挂帐隔开男宾和女官，但宴毕即撤除，以便宾主共舞。这天法兰西斯一世领着十位舞伴进场开舞，穿的全是饰以花翎的丝绒长斗篷。

6月19日，星期一～6月20日，星期二
比武也要比行头



各位贵宾别一味贪吃烤天鹅，以免像左下角那位倒楣鬼吐得惨兮兮。

策马比武大赛最后两天阳光普照。星期一英王和法王到场，举行繁琐冗长的赠礼仪式和赠马大典。星期二双王下场比武，贵宾不妨瞧一瞧法兰西斯一世的装束，上头以胸针和刺绣仔细拼出骑士语录，在场有法国王公替你解惑，各位贵宾尽管发问，譬如星期二的装束便暗藏着骑士座右铭：「心锁在苦海，／因她，／不与我相恋。」

除了单人策马比武，星期二也有多人策马比武，骑士两人一队，比武场撤掉「布罩」，兵器包括钝剑、长棒和短棍，虽说是比武，但比的是马术，精采的也是马术，骑士要能勒马急转、策马飞奔，兵器相接力道才足。精明的骑士会算准步数和出招时机，在后帐前方舞剑挥棍。

6月21日，星期三～6月22日，星期四
步战竞技

接下来两天是步战竞技，两人在比武场隔着「布罩」较量，扭打擒抱施展不开，比的是使兵器的技巧，包括短剑、长枪、长矛。各位贵宾请留意亨利八世身上的盔甲，尽管英法两国经过繁冗的协商，规定英王不得穿戴其最先进、最精密的甲胄，但这天穿上身的已足以展现英国皇家兵工厂的种种革新。法兰西斯一世坚持戴面罩式头盔，并执意下身穿

裙铠，亨利八世则在头盔和裙铠之外加上腿甲和护胄，护胄是绑在皮带上的铰接金属片，既能保护穿戴者又不影响其活动。

6月23日，星期五
比武场望弥撒

步战竞技告终后，大批工人漏夜赶工，先是整修比武场，在比武场中央搭起宽阔的舞臺，舞臺上兴建大礼拜堂，礼拜堂内挂上绣帷、摆上珍珠十字架，眼尖的贵宾八成会觉得那十字架很眼熟，约莫是在英国营地的皇家祈祷室看过？隔日你到比武场，便可见大礼拜堂矗立在后帐和平民看臺之间，真是神乎其技。

弥撒于中午举行，由英国枢机主教渥西主持。请你留心臺上诸位神职人员的位置，看看谁站得高一些、谁又站得矮一点。譬如渥西的位置就比法国枢机主教博伊西（Cardinal de Boisy）高，但比起法国其他枢机主教，渥西和博伊西显然高出一截，两国其余主教的位置则低了一阶。望弥撒时，两国的皇家唱诗班齐声合唱，管风琴自英国营地的皇家祈祷室搬来，在声乐、低音号、短号的伴奏下，法国管风琴家皮耶尔．穆顿（Pierre Mouton）演奏了格外美妙的《祈怜经》（Kyrie）。

贵宾请留心看一看枢机主教波旁（Cardinal Bourbon），他会捧着《福音书》让二王和二后亲吻，紧接着英王和法王相拥并亲吻平安器，象徵两国和解，两位王后也挽起彼此的手，主教准备举扬圣体，让饼酒成为耶稣的圣身宝血，此时请贵宾务必抬头，你会看见天边出现一条龙，其后时人写道：「睹飞龙盘旋，其形为兽，其体瘦长中空，从天边横过。」此兽虽常以喷火龙之姿出现在后代画作中，但你目睹的其实是一只硕大华美的法国纸鸢，这纸鸢虽抢戏，但主教渥西的表情绝对值得你玩味再三。

6月24日，星期六
最后的晚宴

这天英王和法王再次前往对方的营地及行宫，在告别晚宴前，二王皆易容变装，贵宾若留神细看，便可瞧见那骑在马背上的大力士海克力斯不是亨利八世又是谁？他身披金狮毛皮，手持青缎木棍，身旁的随扈

有的打扮成希伯来列王、有的打扮成基督教勇士，例如亚瑟王和查理曼大帝。晚宴尾声二王赐赠珠宝奖赏给比武大赛赢家。贵宾请尽情畅饮，宴毕别忘了返回佛特斯袭爵士的营帐，准备穿越回甜蜜的家。

Chapter 2

万国工业博览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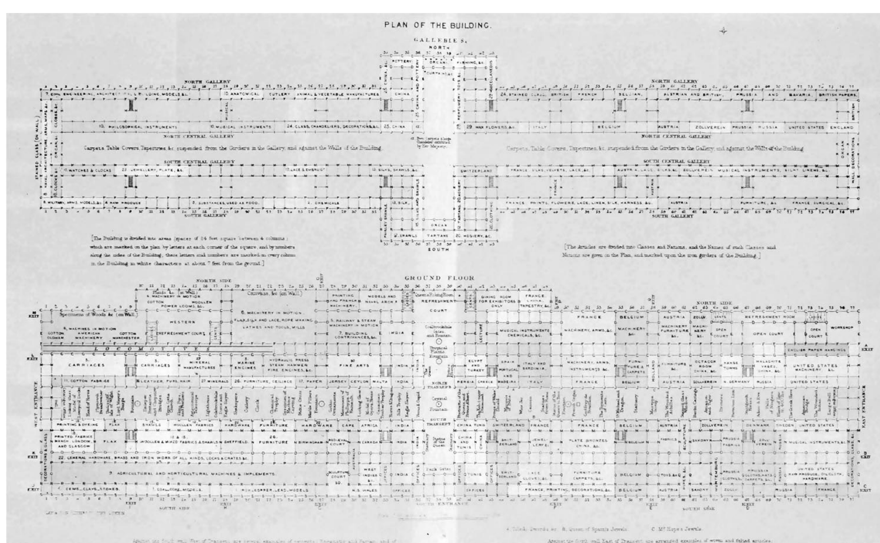
The Great Exhibition

时间：1851年5月1日～10月11日

地点：伦敦

万国工业博览会简称世博，1851年夏天在伦敦举行，普世同庆人类心灵手巧的奇蹟，展场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温室，展出超过十万件展品，吸引六百零三万九千一百九十五人参观，相当于当时英国人口的七分之二，每天参观人次差不多在五万上下。虽然打着「万国」的名号，但展品大半来自主办国英国及其殖民地，整场博览会颇有英国槓上异邦的味道。1851年正值大英帝国声势如日中天，炼铁量占世界总额一半、棉布产量过半，税收更是傲视群雄，难怪在博览会上出尽锋头，更何况英国就是主办国，占尽地主优势。

敝社的贵宾对国际商展和世界博览会司空见惯，很容易忽视万国工业博览会的惊人创举。这是头一次这么多国家一起齐聚一堂（如果沙场碰头厮杀不算的话），也是头一次王公贵族和平民百姓无拘无束摩肩擦踵（英国阶级之间向来壁垒分明）。1848年席捲全欧的革命浪潮才刚落幕，英国宫廷对法国大革命也还心有余悸，原本很焦虑打破阶级藩篱后果会不堪设想，没想到大家相安无事，看展品看得难以挪步，爵爷看土包子看得张口结舌，土包子看爵爷也看得呆若木鸡。



博览会上发给游客的展区平面图。

至于展品嘛，各位贵宾也千万别错过。有些展品令你大开眼界，有些展品则因路人瞧得目不转睛而瞧得你目不转睛。你见惯二十一世纪的光怪陆离，许多展品在你眼里根本看不上眼，但却足以让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兴奋不已。所以喽，你就忘了那想到就揪心的伦敦千禧巨蛋，好好参观1851年这场扭转世局的博览会吧。

注意 ▸ 本穿越团安排的是二日游，贵宾可在展期之间任选两天， 详情请见「购票」一节。

歷史充电站：世博的由来

万国工业博览会的诞生要归功于两位男士，一位是邮票之父亨利．柯尔（Henry Cole），一位是弗朗西斯．阿尔伯特．查尔斯．奥古斯都．埃曼纽尔．萨克森—科堡．哥达（Francis Albert Charles Augustus Emmanuel Saxe-Coburg and Gotha），也就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夫婿阿尔伯特亲王。阿尔伯特亲王在参与筹划世博之前，跟英国当今迟迟无法继位的查尔斯王子一样吃瘪，除了当个小跟班陪同女王出席各大社交场合之外，急需寻求自我定位。藉由世博，我们亲王似乎闯出了名堂，先前伦敦那票狗眼看人低的公子哥儿老当他是德国来的老古板，说他趋炎附势、爱出锋头，这下都不敢作声了。

事情是这样的。1843年，阿尔伯特亲王当上英国皇家文艺学会会长，该学会卧虎藏龙，专事发扬各项工艺发明。两年后，该学会在伦敦总部后方的岸滨街附近举办了一场小型展览，展出各项得奖作品，得奖者之一「乐夏」（Felix Summerly）正是亨利．柯尔的化名，他设计了一组精妙绝伦的茶具。展览结束后柯尔加入学会，1848年向阿尔伯特亲王提议举办全国展览，预估筹备三年。

亲王哼哼哈哈敷衍一阵，柯尔则赴巴黎参加数年一次的展览，该展已经有五十年的歷史，柯尔在展场得知法国原先有意开放各国参展，后来虽然作罢，但却让柯尔起心动念，盘算着伦敦举办世界博览会必能促进贸易，各国一来因为好胜、二来因为不敢不跟风，必定会躬逢其盛，英国则会受到举世瞩目，何乐而不为？

柯尔一回国便提议扩大展览让各国参与，阿尔伯特亲王立刻被说动，一时之间风起云涌，说定策展经费由各界认捐而非由国会出资。1850年1月，维多利亚女王任命皇家委员会负责筹备世界博览会。3月21日，伦敦市长官邸的埃及厅大开盛宴，一来把风声传出去，二来争取各界支持，出席宾客大约两百人，包括各郡市长、外国大使、政客、军界高官。筵席将尽，阿尔伯特亲王对在座权贵显要发表谈话：「诸位先生，本次1851年世界博览会乃一试金石也，此番大业能显示全人类发展的程度，并为将来各国努力的方向指点明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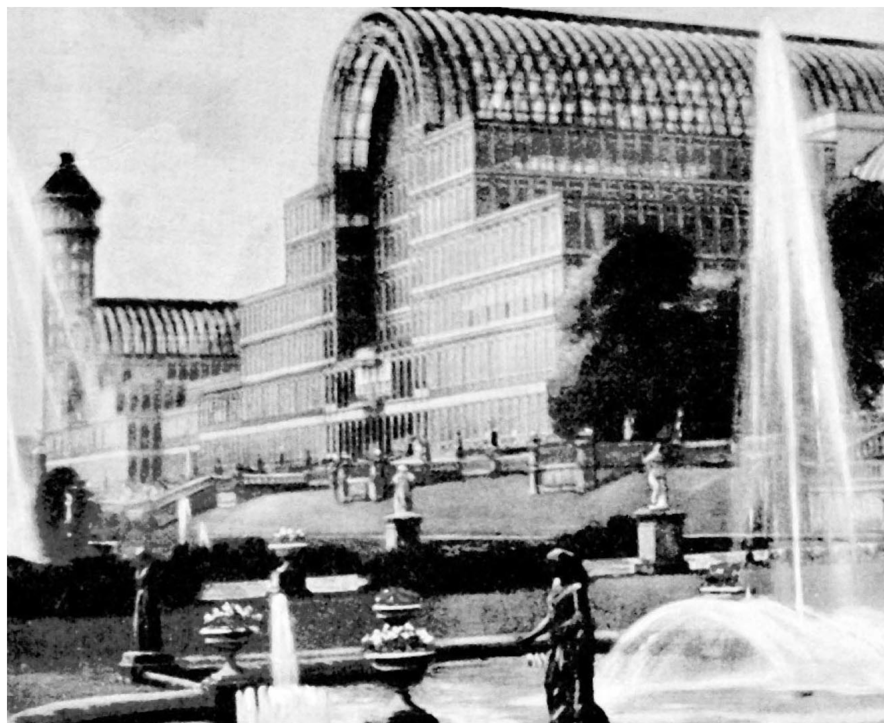
本穿越团将让你亲眼目睹这番夸夸其谈实则所言不假。

行程简介

万国工业博览会的地点在伦敦海德公园南面，占地十八英亩。二十一年后，阿尔伯特亲王的纪念雕像长立于此，手里捧着万国工业博览会的展品目录，这此间自有文章，怎一个巧字能了得。

世博的选址曾引发地方人士反弹。住在肯辛顿区的名流惊恐万分，想到自家土地要让平民践踏，一度还扬言要「罢舞」，嚷嚷着要搬到乡下去避风头，五、六月的舞会全数取消。不过呢，这些老爷贵妇终究没迁走，纵使迁走，肯辛顿的商家照样能大捞一笔，反正上门的顾客多的是，哈洛德百货创办人查尔斯．哈洛德（Charles Harrod）便是受惠者

之一，你可以上他开在骑士桥区的小商店挑选野餐用品，从海德公园南面出去，走不过几百码就到了，这地方在当时还是个小村子，哈洛德的生意做得有声有色，几年后这丬小商店便扩大成百货商行。


水晶宫南面入口，展览会现场比这张明信片热闹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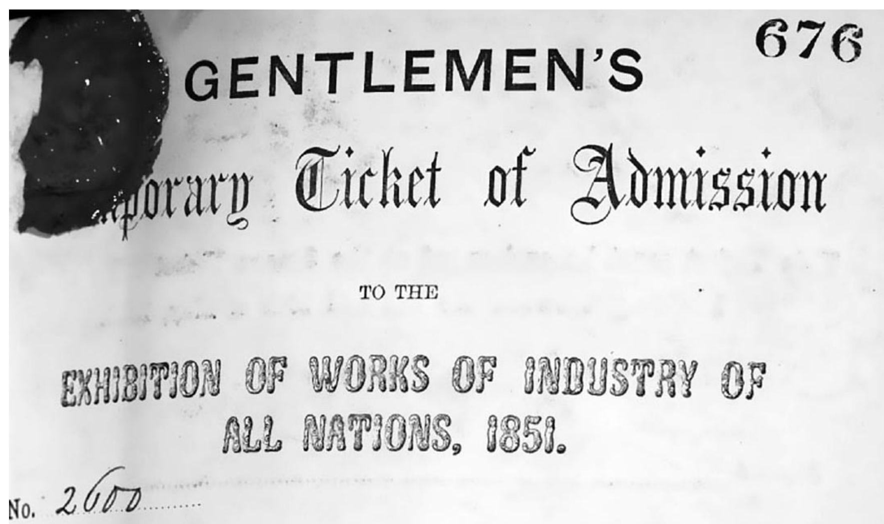
水晶宫

皇家委员会起初广邀建筑师标案设计展览会场，总计收到两百四十五件来稿，但都不够吸睛，最后委员们索性关起门来集思广益，其中又以伊桑巴德．金德姆．布鲁内尔（Isambard Kingdom Brunel）的点子最多。1850年6月22日，《伦敦新闻画报》（*Illustrated London News*）刊出展览馆草图，各地一时怨声载道，一来设计风格毫无新意可言，二来整幢建筑共需一千九百万块砖头建成，全英国的砖窑厂都必须放下手边工作，烧砖烧上数把个月，眼看就要无法如期完工。

就在这紧要关头，救星出现了。他是德文郡公爵的首席园艺师约瑟夫．派克顿（Joseph Paxton），先前为查茨沃斯庄园打造了硕大无朋的温室，在预建好的铁架上覆上玻璃，专门用来栽植王莲。他解释像世博

展览馆这样庞大的建筑也可以使用这项先进技术，而且工时只要原来的一半。果不其然，这件差事落到了他手中。

尽管艺评家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贫嘴薄舌，将派克顿的心血结晶比喻成小黄瓜攀爬架，但比起里头琳琅满目的展品，水晶宫可是一点也不逊色，其十字格局介于中世纪教堂和铁路车站之间，长大约三分之一哩、宽大约四百零八呎，以三百三十根大型铁柱和数百根中小型铁柱支撑，使用超过三十万片玻璃建造而成。



食宿．购票．服仪

敝社为各位贵宾预订伦敦布鲁克街梅宝尼饭店，该饭店后来由凯莱奇（Claridge）夫妇买下，即为今日赫赫有名的凯莱奇大饭店，房价含一客晚餐和床上早餐，竟然只要十五先令，折合英镑大约一百六十五元，相当合算。贵宾倘若想走亲民路线，敝社也可替你向汤玛士．哈利森（Thomas Harrison）的家具仓库订床，地址在伦敦匹黎可区蕊乐那路。该仓库在世博期间改建为旅社，名为「技师之家」，每晚提供一千张床位，附设饭厅、吸菸室、盥洗设备，还有一位医师进驻，一晚一先令三便士。

敝社可请时空机驾驶员让贵宾降落在你伦敦下榻处，但你若想降落在英国其他地方也行，转乘蒸气火车前往伦敦即可，同车的旅

客将和你一样兴致勃勃体验这种新奇的交通工具，沿途众人异想天开，揣想进城后种种遭遇，听得你更加兴高采烈。

贵宾抵达伦敦后不用愁交通问题，但要小心公共马车或出租马车敲你竹槓，倘若碰上雨天，这些马夫更是漫天开价，而且价格只涨不跌。

【购票】

本次世博穿越团的行程依各位贵宾选择的开团日期而略有差别。开幕第一週票价较贵，人潮较少，撞见名人的机率较高，可是，无法跟广大的庶民厮混，令人不免有遗珠之憾。亲眼目睹维多利亚的平民百姓大惊小怪，那可精采了！至于名人嘛，你大有机会撞见维多利亚女王在展场信步闲逛，她怎么也逛不腻啊，来来回回少说也逛了三十趟，一直逛到七月才到苏格兰的巴尔莫勒尔城堡游猎去。不过你得早点到场，女王都在开馆前几个钟头就开始东转西晃，晃到巧遇几位臣民为止。你瞧瞧展场里有没有一位矮肥短的贵妇？头上戴着王冠，胖到连下巴都看不见，那位就是了。你八成还会巧遇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路易斯．卡罗（Lewis Carroll）、艾蜜莉．勃朗特（Emily Brontë）等英国小说家，或许还会碰上桂冠诗人丁尼生（Alfred Tennyson）和生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

首届世博门票价差很大，季票男士要价三基尼、女士要价两基尼，前者折合成今日币值是三百四十六英镑，后者则是两百三十一英镑。购卖季票虽然看似没必要，但若想观赏开幕典礼就非得持季票不可。开幕第二天、第三天的票价是一英镑，第四天到第二十一天票价是五先令，第二十二天之后星期一到四票价一先令，星期五两先令六便士，星期六则是五先令。

【服仪】

敝社将依据贵宾穿越回去的身分提供你服装和配件。男士若想看起来体面，礼帽、手杖必不可少。此外，不论你穿越成什么身分，头饰都是一定要的，反倒后世认为代表维多利亚时代的蓄鬍风

气此时尚未流行，你要是留着大髫子或络腮鬍现身，人家还当你是法国佬哩。至于女士，荷叶边蓬蓬裙正当道，里头搭一件亚麻混马鬃的硬挺衬裙撑起裙襬—啊？你说怎么不穿裙撑？因为裙撑要过几年才会引进英国。至于首饰，一顶无檐软帽便搞定，名媛和村姑都是这个造型。

【餐饮】

水晶宫里提供的餐饮教人不敢领教，两家点心坊卖你一盘火腿或一客猪肉派就要价六便士，若加点面包配奶油还要加价两便士，世博指定饮料舒味思苏打水一杯六便士，冰淇淋一小球也是六便士，一大球一先令，这在当时简直是天价，更有许多客人抱怨点心坊的女侍蓬首垢面。敝社建议你自备野餐篮前往，这样一来还能规避禁酒令。你可以请梅宝尼饭店代你准备，也可以上骑士桥区找哈洛德开的小商店採买。

除此之外，消息灵通之士会熘达去快闪高档餐厅「万国宴」，现址为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设席一千五百席，老闆是法国人，名叫艾莱西．松宜（Alexi Soyer），是英国史上第一位名厨，先前爱尔兰闹马铃薯饥荒，松宜发挥爱心，在爱尔兰设立施粥厨房。你若上「万国宴」享用法式英国料理，一餐两先令到十先令不等，折合现代币值为二十二到一百一十英镑。

【突发事故】

贵宾身处狄更斯笔下的伦敦，扒手集团首领费根无法无天，你走在街上得随时提防扒手，不过在水晶宫内倒挺安全的，因为统治阶级瞎操心，所以展场里到处都是便衣和武警，警方还在水晶喷泉附近设了儿童走失和失物招领处。

如果贵宾的突发事故是要出恭，你可使用史上第一座收费沖水马桶，这都得感谢高瞻远瞩的卫生工程师乔治．詹宁斯（George Jennings），出恭一次一便士，小恭的话男士可免费使用小便斗，女士则只能「以便士换便事」。

5月1日：开幕典礼

倘使贵宾买的是季票，便能参加5月1日的开幕典礼。纵然女王和亲王要过了晌午才会到场，但水晶宫的大门九点就开了，敝社建议你能早点到就早点到，预留充分的时间逛水晶宫。一早才六点钟，海德公园已经人满为患，从白金汉宫到水晶宫的道路也堵得水泄不通。到了开馆前后，路上已经排了一百万人，其中十分之一是外客。


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联袂出席开幕典礼，当时讲究的是庄重，没人在放气球的啦。

贵宾进入水晶宫后，赶紧挑个靠近展场正中央高臺的位置坐下，女王的座位就在高臺上，她那张繁丽的椅子是向印度馆借的，绛红鹅绒椅面，花青丝绒华盖，上头用鸵鸟羽毛绣着鸢尾花。十点钟，展场开始冠盖云集。你若眼尖，便能瞧见八十二岁的威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向年事更高的安格尔西侯爵（Marquess of Anglesey）攀谈，这可真是温馨感人的一刻！这两位耆老向来有心结，遥想当年滑铁卢之役，主将威灵顿公爵毫不知体恤副将（也就是当时人称「阿克斯布里奇勋爵」的安格尔西侯爵），两位爵爷之间有一段千古传诵的对话。

「天啊！我的一条腿没了！」副将说。

「天啊，真的没啦！」主将答。底下就没话了。

日近正午，期待的气氛愈见浓厚，先听得一阵激越的号角声响，接着远处海德公园的九曲湖炮声隆隆，震耳欲聋的欢呼响彻迴廊，水晶宫

南面的管风琴奏起国歌，王室驾到进场！琴声歇，烟硝散，阿尔伯特亲王发表一席洋洋得意的谈话，维多利亚女王夫唱妇随，坎特伯雷大主教祝祷世博，各大教堂唱诗班放声高唱韩德尔的〈哈利路亚大合唱〉。在悠扬的歌声中插了一段欢乐的脱稿演出，只见一个中国佬跑到高臺前对女王和亲王点头哈腰，众人还当他是哪里来的达官贵人，殊不知他只是停泊在莱姆豪斯港埠一艘破船的船长，不过是一时百感交集罢了。

歌声毕，王室成员在水晶宫里兜转一圈，正经细瞧几样展品，女王宣布展览开始，语毕步下高臺离场，几位激动的太太轮流抢坐宝座，感受椅面上女王尊臀的余温。

贵宾请别拘束，尽情参观水晶宫吧。

展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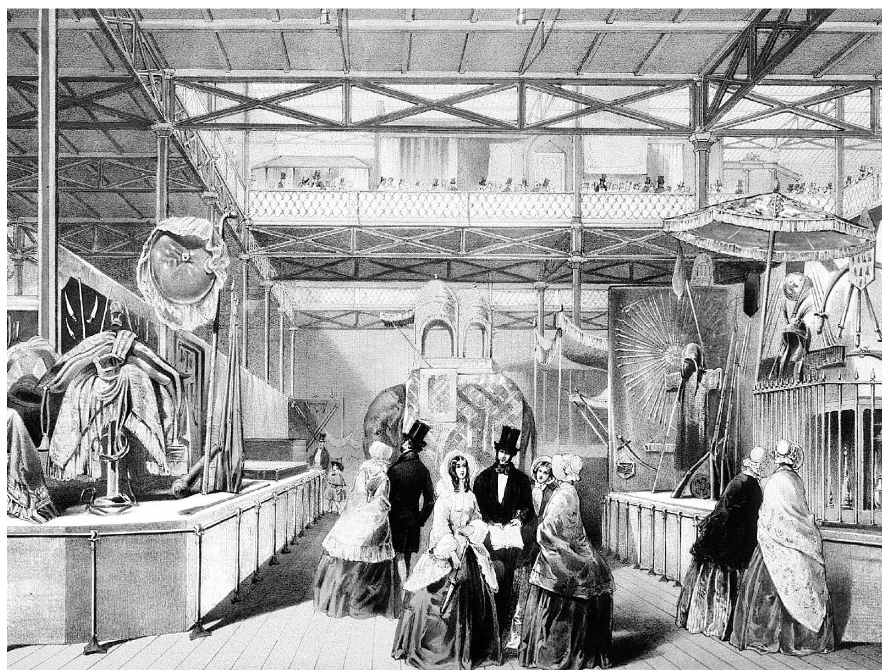
旅游指南有句老生常谈，说什么要逛完某大博物馆要耗时多久云云，但这可是水晶宫啊，因此敝社不讳老哏，还是要啰唆一句：根据《泰晤士报》（*The Times*）估计，要好好把第一届世博逛完，少说也要两百个钟头。粗略来说，水晶宫的西半边是大英帝国的展品，其余异邦的展品全挤在东半边，一楼展厅和二楼迴廊皆如此，不过二楼迴廊的展品比较玲珑小巧，走的是疯癫古怪的蒸气机械风。

从南面进入水晶宫是最壮观也最有人气的，往里头走就是着名的十字翼廊，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十棵榆树，本来众人以为会为了建水晶宫而砍掉，但你瞧瞧派克顿是怎么处置的？不过就围起来呗！一见这几棵参天大树，便知水晶宫有多辽阔，而且越往里头走感觉越宽敞，走到正中央是一座水晶喷泉，由富雷．奥斯托尔（Follet Ostler）打造，高二十七呎，以晶莹剔透的粉红玻璃为建材，不仅美得冒泡，而且还是无价之宝，更是野餐的人气首选地。

大英帝国

水晶宫一楼大厅西半边陈列的全是大英帝国的展品。贵宾请在北翼廊往左转，先瞧瞧平淡一点的印度展区（更精采的在主大道另一头，整座水晶宫由主大道一分为二）。首先看到的是「艺苑」（Fine Arts Court），这名字取得名不副实，里头其实包罗万象，从头髮制成的假

花，到肯尼沃斯城堡园林的橡树刻成的大型浮雕壁柜，可说是应有尽有。再过去一直往西侧大厅尽头走是「机械运转区」（Machines in Motion），这里或许是世博人气最旺的展区，得以一窥即将翻天覆地的神奇创新科技。机械运转的动力来自水晶宫外的蒸气锅炉，其中令人眼睛为之一亮的机械是詹姆斯．内史密斯（James Nasmyth）的蒸气铁鎚，威力大到可以把硕大的钢块捶扁，但又细腻到可以把酒杯里的水煮蛋敲破而酒杯无损，整个运作过程你都得以亲眼目睹。德拉鲁公司的专利信封机则是展场的另一亮点，能将平凡无奇的纸张摺成信封，并且黏好、叠妥，一小时可产出两千七百枚。另一臺机械每分钟可捲出一百根香菸，也同样引来众人围观。



酱子你满意吗？——印度展区陈列的贵族步辇。

「机械运转区」再往南走是「火车头展示区」（Locomotives），包括伦敦暨西北铁路公司那臺有一千一百四十马力的利物浦火车头，此外还有路面轻轨，只是当时还没有这个词，制造商管它叫「街上跑的火车」。贵宾不妨留心四周参观者见了这些交通工具的反应，跟二十一世纪初的观众见了无人机同一个模样。

你要是看腻了蒸气动力，请往南转向主大道，你会先面向水晶宫西

侧的墙，迎面而来的是你映在世上最大镜子里的倒影。有了这面镜子，宽敞的水晶宫更显辽阔。贵宾请在此转身，你会看见整座水晶宫从南往北延伸，水晶喷泉看上去就像个小圆点，落在一浪半（大约半哩）之外。请贵宾朝水晶喷泉走，你会先看到按照利物浦码头等比例缩小的模型，长约四十呎，停满了一千六百艘迷你船舰。再往前你会看到更多模型，包括新启用的不列颠跨海大桥，数根平行钢管架在梅奈海峡上，堪称工程奇蹟。看完不列颠跨海大桥的模型，接下来的展品可说是无奇不有，包括抹香鲸的颌骨、灯塔的照明系统，争奇斗艳的鸵鸟羽毛与早期摄影作品并陈，电镀花瓶上描绘着阿尔伯特亲王与莎士比亚、牛顿爵士等名人并肩。

贵宾走到水晶喷泉时大可歇歇腿，接下来再往南进攻，这一区或称为「中殿西侧」，是印度展区的第二区，也是比较富丽堂皇的一区。人称印度是大英帝国「王冠上的宝石」，此区的镇展之宝是孟加拉太守进贡给维多利亚女王的四样大礼，包括华盖天鹅绒宝座一张、凤辇两架（其一以象牙雕成）、精美的「好搭」（howdah）一张。你若是刚开展期间就穿越回去，大概会跟众人一样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不知这「好搭」作何用途。要再过一阵子，一头填充大象才会从埃塞克斯郡萨弗伦沃尔登镇的博物馆送来，众人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好搭」是象驮的轿子，上头有遮盖，又称「象轿」。

此区以西是加拿大区、西印度群岛区、南非区和新南威尔斯区。加拿大区的人气展品是雪鞋、雪橇等一望便知其严寒的器具，相较之下，纽芬兰岛的各色鱼肝油产品就没什么人伫足。西印度群岛区展示着五颜六色的水果和花朵，澳洲的新南威尔斯区和南非区的展品则多为珍禽异兽，包括填充鸭嘴兽一只、一百零三磅的象牙一根和鸵鸟蛋数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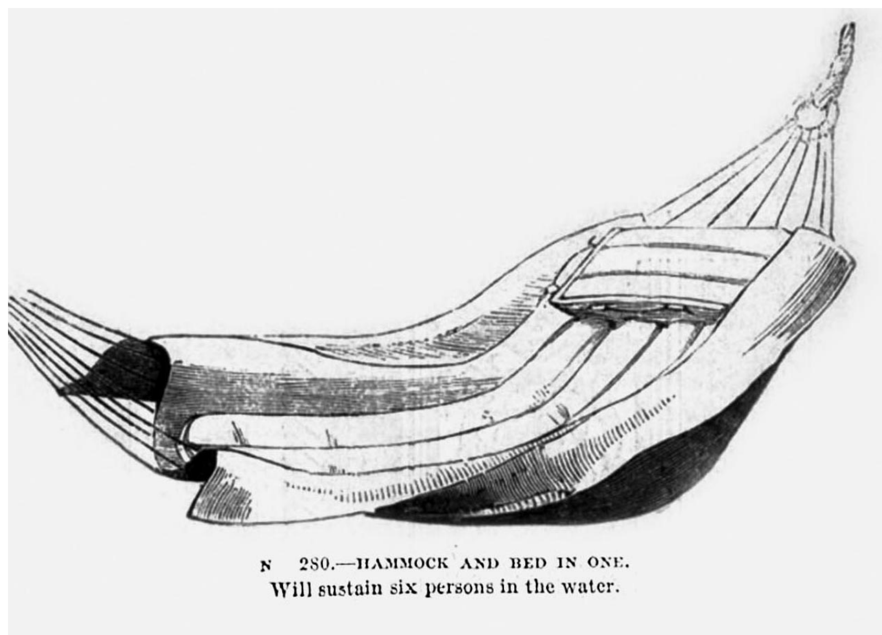
殖民地展区和英国本土展区之间有个缓冲区，是英国建筑师奥古斯塔斯．普金（Augustus Pugin）策划的中世纪展厅和英国雕像厅。普金的展品可谓用心良苦，目的在于冲淡英国展区的浓浓工业风，展厅一边是形形色色的中世纪教堂装饰，另一边则是中世纪的家具、挂毯等，走的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哥德风，向美好的1450年代致敬。这些工艺品厉害归厉害，许多人却看不出门道，世博歌颂的不是美丽新世界吗？展这些做啥？

相较于中世纪展厅门可罗雀，英国雕像厅可说是人山人海，尽管

（或说是因为）舆论对此颇不以为然。人潮之所以这么多、舆情之所以这么不满，都与展场内触目皆是的裸体雕像有关—尤其是裸女雕像。裸女在今日虽是稀松平常，但在1851年却非如此，纵使是石雕裸女也是难得一见的。

从中世纪展厅往西侧大厅尽头走，贵宾会感受到工业革命的气息更加浓烈，最靠近主大道这一侧的展品全依城市陈列，首先是伯明罕展出煤气设备等中产阶级家用品；雪菲尔的展品以钢制品为主，包括全世界第一把瑞士刀，共计八十片刀片；另有约克郡的羊毛织品和曼彻斯特的棉制品。再往前则是一整排农具，引来穿着罩袍的乡巴佬围观，这些乡下人的眼底尽是痴迷，巴望着这些器具带给农家子弟更轻松的未来。

是时候更上层楼了。



各项精巧的发明在世博大受欢迎，这个吊床改制的救生艇是经典到不行的英国展品，看得参观者啧啧称奇。

西迴廊的英国展区

整座水晶宫迴廊合抱，将中殿围成十字。你不妨倚着护栏四下环顾，瞧瞧水晶宫有多辽阔，俯瞰人潮在底下展厅转悠，仰看翼廊的屋顶高耸入天，瞧完了再往迴廊南边走，来到展览馆南面入口正上方，你只消逆时钟将西迴廊「攻一轮」，便能逛完较为袖珍的大英帝国展品。

虽然讲好要往西攻，但英国展区一开头就入侵东迴廊，陈列着所谓的新潮服饰，包括威灵顿帽（配威灵顿靴正好）、使用松紧带的服装（让穿戴者免受绑带束缚）、镶着一千三百颗钻石的格纹袜，从此处请往西迴廊走，史皮塔尔菲尔兹市集和佩斯利市的丝绸立刻铺天盖地而来，此外还有花边蕾丝、化学制品、药剂和枪炮，包括划时代的瞄准镜一臺。

贵宾走进西迴廊后，找一找写着「乐器、钟錶、科学仪器、外科器具」的展示牌，维多利亚人的发明天才举世无双，在此区更是展露无遗，展品包括防水錶一只，在水杯里滴答滴答好不欢愉；另有机械钟一座，以电力作为动力，走在时代最前端。此外，现场还展出各式地球仪，其一以薄纸充气制成。若要论受人瞩目，则以玛瑞魏斯博士（Dr Merryweather）的暴风雨侦测器为首，这大约是你头一次看到用水蛭来报气象的晴雨表。这水蛭呢有个习性，只要侦测到大气压力降低，也就是大雨将至之时，就会离开水面。你眼前这架暴风雨侦测器便是利用这个习性，水蛭一出逃便会触动警钟，预报暴风雨即将来袭。

贵宾若觉得看水蛭看得意犹未尽，不妨移驾到外科器具展区再找一找，除了水蛭之外，此区还摆了一根拐杖，握把可贮放药品、医疗器材、灌肠器，另外还有一张床，只要预先设定好，时间一到就会倾斜床身，把睡在上头的人摔下来，而且依照英国公共活动的优良传统，现场还有波丽士大人充当实验白老鼠示范给你看。另一项医疗器材奇观则是一具可弯折的人体模型，以七千件钢铁零件组成。

贵宾逛到这里已经是北翼廊西侧，四周挨挨挤挤陈列着精美的英国瓷器，有的产自史丹佛郡，有的产自伍斯特郡。这一侧设有内梯，贵宾可拾级而下至一楼展厅，在此「以便士换便事」（详见「突发事件」一节），男女化妆室就在点心坊两侧，敝社建议你先行个方便，接下来才有余裕对付异邦。

异邦

水晶宫东半边陈列着大英帝国之外大小异邦的展品，大国的展区在主大道两侧，小国则看哪儿有位置就往哪儿塞，不仅一楼展厅这样陈设，二楼迴廊也比照办理。因此，最佳参观路径便是以主大道为中轴呈之字前进，便能逛完一国又一国的展品。但这法子在二楼迴廊却不适

用。举个例子，你若想逛遍奥地利的展品，之字前进只会摔死你，你只消沿着迴廊转一圈，最后就会吐出这么一句：「喔！又逛回奥地利了！」

一楼展厅

在你投奔异邦之前，先觑一眼大名鼎鼎的光之山钻石，重达一百九十一克拉。1849年日不落帝国併吞旁遮普省，这颗印度巨钻从此落入英国手中，摆进华美的鸟笼展示在世博的主大道上，就在水晶喷泉东侧，可惜你一路推推搡搡挤到前头，一看就扫兴，怪只怪时人切割技术欠佳，打光又不够高明，整颗巨钻黯淡异常，要到隔年重新切割，才会变成闪闪发亮的一百○九克拉美钻，眼前你就先享受碎嘴的乐趣。相较之下，一旁那组硕大的宝石耀眼得多，史称「霍普典藏」，再过去是好大一块金块，开採自加州马里波萨金矿。

主大道另一侧是中国展区，但展品大多来自伦敦的商贾。或许你早就料到了？中国展区布满了瓷器、漆器、丝绸、竹制品，但其中最令人浮想翩翩的，却是奇形怪状的树根雕刻和用以炖燕窝的燕巢。这些巢穴是以金丝燕的唾液筑成，欧洲人想破头也想不到这是要如何入菜？只能继续觉得东方人果然古怪。

从中国展区往东是瑞士展区，巧夺天工的雕刻玩具和家具林林总总，但要论印象深刻，则非钟錶莫属，所有你想得到的样式和配戴方式都有，有挂在手鍊上的、镶在戒指上的、嵌在罗盘上的，任君玩赏，维多利亚女王尤其钟意这一区。再往主大道另一侧走，你会来到西班牙、葡萄牙及西葡殖民地，各式菸草商品一字排开，从哈瓦那雪茄到马尼拉吕宋菸，无所不包，整个展场还以鼻烟喷香，摆放着一面西班牙格拉纳达摩尔王朝修建的阿兰布拉宫宫墙，另有鬼斧神工的斗牛场雕塑一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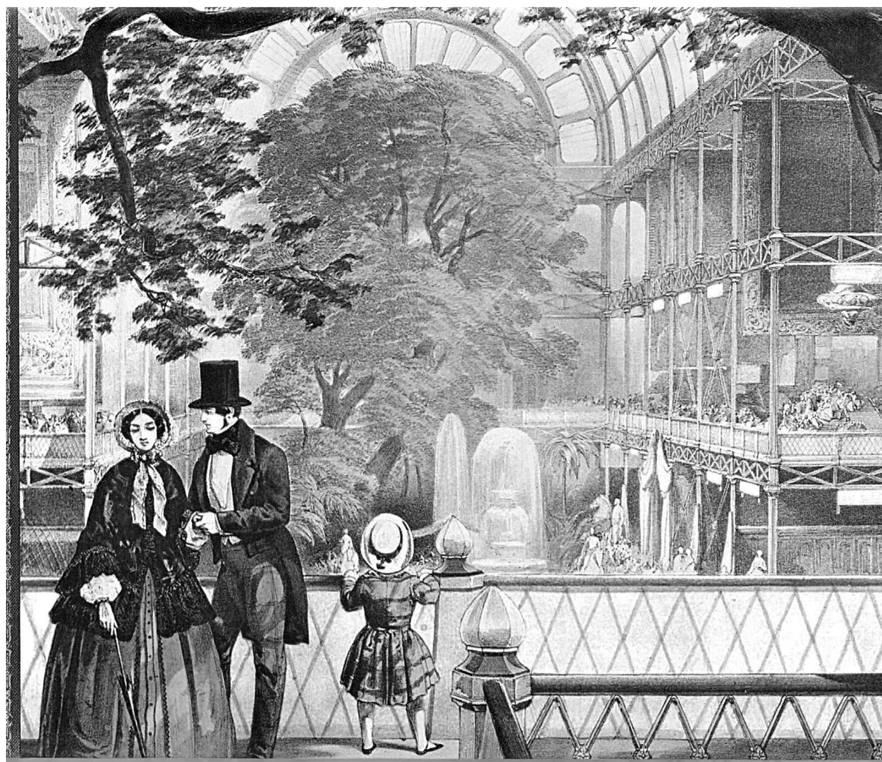
西葡东边是今天的义大利，贵宾穿越回去时这地方还各自为政，包括罗马、托斯卡尼、萨丁尼亚王国（下辖萨瓦公国和皮蒙特区），展品以镶嵌画、贝壳雕刻、袖珍雕塑为主，其中有个樱桃核雕，上头雕着圣乔治大战恶龙及二十四颗迷你人头，将袖珍二字发挥到淋漓尽致。

贵宾请再往东走，主大道两侧是法国展区，参展数计一千七百四十件，仅次于主办国。这位英国宿敌品味绝伦，把主办国气得是牙痒痒，

不论是赛佛尔的陶瓷还是戈布兰的挂毯，水准一看便知在英国之上，所幸英吉利海峡彼岸的农具和机械咸认是笨重的次等品，另有一尊维多利亚女王雕像也惹来争议，高十八呎，表面镀锌，这材质女王不是很习惯呐。

再往前走的比利时和荷兰展区分散在主大道两侧，荷兰的展品包罗万象，有世上吸力最强的磁铁，也有珠光宝气的科尼普豪森之鹰（Kniphausen hawk），这尊老鹰雕像跟真的老鹰一样大，上头镶满了红宝石、红玉、紫水晶。比利时的主要展品则是雕塑，尤其是那尊策马的十一世纪十字军战士，各国虽然也有类似的展品，但以比利时这尊最为宏伟。

贵宾请再往东进入奥地利展区，也就是时人口中的奥地利帝国，其领土横跨中欧、巴尔干半岛、义大利北部，展品包括精緻的威尼斯玻璃和米兰雕塑，由于观看人潮众多，主办单位不得不规划单向看展动线。另有布达佩斯的铜、银浮雕，上头雕饰着亚歷山大打胜仗的场景。维也纳端上檯面的是有七十二刻度的时钟，另一项大受欢迎的展品则是香水，包括一座人称科隆之水的古龙水喷泉，同样的喷泉在水晶宫这一侧共有两座，引来众多仕女围观。


榆树高过迴廊，将水晶喷泉衬托得更令人惊艳。

过了奥地利就是德国，不过严格说来德国还要二十年才建国，因此现场分成四个展区：萨克森王国、普鲁士王国、北汉萨城邦、德意志关税同盟，精采展品包括科隆之水喷泉（这次真的来自科隆），还有与十岁小童等高的水果盘，上头饰以人形，象徵人类从游牧进步到农业而后科学再臻于艺术，最顶点矗立着一个现代人（八成是德国人），他站在棕榈树上，手持火炬朝大蛇挥舞。不过呢，人气最高的德意志展品是奥古斯特．奇士（August Kiss）雕刻的「亚马逊女战士擒虎」，女战士栩栩如生耸峙在主大道上，东侧是巴西唯一的参展作品，远看还以为是两束鲜花，近看才晓得是用羽毛做的假花。

主大道以东的压轴好戏是俄国展区，沙皇尼古拉一世差人送来一套令人屏息的珠宝，但真正教人看到眼珠子凸出来的，却是那间西伯利亚孔雀石厅，从整套餐桌椅到十二呎高的门扉，全用碧绿的孔雀石打造。位在俄国对侧的是斯堪地那维亚展区，空间很小，凭良心讲，各位团员不看也罢，但对瑞典钢铁爱不释手的贵宾则另当别论。

逛到这里，你肯定觉得已经环游世界一周，迎面而来的是一楼展厅

最后一个参展国—美国，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尼加拉瀑布和重达七公吨的锌矿。美国向以矿业立国，展区各处皆以各色矿石点缀，让地质迷大呦过瘾。但说实话，在刚开展期间，美国展区除了矿石之外几乎一无所有，这让英国佬乐晕了，他们对这位大西洋对岸的小表弟半是讪笑半是惶恐。美国展品无法如期运到，实在是运输困难所致。

然而，等到展品运到，主办国不得不承认这小表弟确实有一套，其展品以农具为主，比英国制的更轻、更快、更便宜，夏末进行实测结果也证明美国农具的性能确实在英国之上。此外，美国在「锁匠大比拼」一项也大获全胜，来自新英格兰的锁匠艾佛烈．查尔斯．霍布斯（Alfred Charles Hobbs）破解了英国布拉马．丘伯公司的锁具，获得奖金两百英镑，至于其公司制造的「隐祕锁」则无人破解。

其余声名大噪的美国展品包括塞缪尔．柯尔特（Samuel Colt）划时代的左轮手枪、防止尸体腐化的真空棺材，维多利亚人痴迷死亡，这项展品正中他们下怀；另有轻巧的可携式缝纫机一臺，英国人得以初窥这项即将改变数百万妇女生命的科技，不出几年，艾塞克．胜家（Isaac Singer）的缝纫机即将问世。

贵宾看了这么多工业展品，不知是否也像法国作家司汤达（Stendhal）当年看义大利湿壁画那样看得头晕目眩？也就是犯了人家说的「司汤达症候群」？别慌，水晶宫东北侧的点心坊多的是不知在贵什么的吃食，两侧还设有化妆室供先生小姐方便，经过这番整饬，贵宾请准备上楼，迈向敝社水晶宫穿越之旅的尾声。

东迴廊的异邦展区

或许该说声谢天谢地！东迴廊这一侧必看的展品比较少，敝社建议各位团员上楼后往东南角走，走着走着你会感到宽心自在，再次瞧见那双镶了钻的格纹袜，这时请你往东行，首先会回到法国展区，但这里展的是织品和服饰，最亮眼的展品是用头髮织成的维多利亚女王肖像。

东迴廊南侧主要是德意志关税同盟展区，在一架又一架的普鲁士巴伐利亚钢琴中，有一臺稀奇可贵的艾沃洛迪康（Aeolodicon）簧风琴，系以踏板鼓动风箱发声，另外还有各种你想像得到的木制和锡制童玩，以及一棵点了灯的圣诞树，这在英国仍然是新玩意，枉费阿尔伯特亲王

努力推广。此区最突出的展品，要属超俗气的「搞笑园地」，策展者是来自斯图加特的赫曼．布鲁盖（Hermann Ploucquet），共计上百只动物标本耍宝演出，全学着人类的样子摆出各种姿势，你瞧刺猬在熘冰，青蛙在给人剃鬍，松貂还当起了老师，训斥一群调皮捣蛋的兔子学生。

户外展区

有几件庞然大物水晶宫里摆不下，只得四散在外头，东侧有法国救生艇和铸铁喷泉、瑞典巨大花岗岩十字架、中国垂丝柏、美国印第安锥状帐篷；西侧有硕大煤块数枚、战舰大小的船锚三支、少了铁轨有些冷清的平交道一座，一旁还有名雕刻家夏乐马罗切提（Charles Marochetti）的「狮心王理查」，就是日后立在国会大厦前的那尊雕像。贵宾请从此处穿越回家。

Chapter 3

伦敦欧战胜利日

VE Day

时间：1845年5月7日～5月8日

地点：伦敦

伦敦行的！经过将近六年的战乱，老百姓避难度日，仅靠配给物资餬口，躲过了德军的飞弹轰炸，终于捱到了欧战的尾声。1945年5月8日，伦敦万人空巷，众人大开派对、盛况空前。本团穿越回去的时间抓得恰恰好，贵宾刚落地不久，广播便宣布欧战胜利。你可随同众人在浪荡的苏活区举杯向邱吉尔（Churchill）致敬，喝他个昏天黑地，隔天睁开眼先到皮卡迪利圆环阅览各家头条，再上萨伏依大饭店享用欧战胜利午宴，目睹特拉法加广场人山人海，人人痛饮作乐、大肆庆祝，你将亲耳听见邱吉尔在白厅街对着群众演说，亲眼瞧见国王乔治六世（King George VI）在白金汉宫的阳臺朝五万人民初试王室挥手。你可以跳上一整夜的康加舞，找一两名美国大兵拥吻，拿出啤酒桶来敲开畅饮狂欢！

注意▸敝社将为有需求的贵宾开纽约二战胜利团，带你穿越回1945年8月14日的纽约，这天太平洋战争落幕，全纽约远近同庆，快跟路人一同涌进时代广场，接受从天而降的盛大彩带洗礼！

歷史充电站：1945无乐不作

看样子英国早就心里有数了。1945年初，德国大败已露端倪，向来撙节用度的英国贸易委员会放宽棉布配给，准许贩售红、白、蓝三色旗布，工务部则宣布「篝火解禁，惟废物可燃」，此时虽然胜利在望，但终究是胜负未定。5月7日晚间，伦敦家家篝火、处处飘旗，焦躁不安的气氛在街头巷尾瀰漫，全城屏息等待政府放出消息，确定德国投降、欧战告终。邱吉尔原先计划5月7日一早宣布胜利，但却被苏联拖住，苏联坚持先把消息压下来，等德国签完投降书再同时发布胜战消息。但这个计画也被打乱。美联社率先在纽约报导德国投降，百万人上街狂欢，把曼哈顿挤得水洩不通，眼看再等下去也没什么意思，邱吉尔授意英国广播公司宣布：翌日5月8日

为欧战胜利纪念日。

行程简介

贵宾的落地时间是1945年5月7日晚上六点，地点在玻璃屋街，你到达后请沿着这条窄街走，尽头就是皮卡迪利圆环北边。玻璃屋街也是各位贵宾的返航点，请于5月9日早上九点之前在此集合。

贵宾走到皮卡迪利圆环后只要瞧一眼，便知伦敦还处在战争时期：满城的霓虹灯和招牌灯都熄着，圆环中央的爱神像用布匹罩着，上头贴满战争债券广告。期盼兴奋之情洋溢在空中，战斗机在伦敦上空放肆翻滚飞行了整个下午，报僮扯着喉咙直喊「终战了！」捲筒式卫生纸从市中心办公大楼的窗口飞出来。派对即将展开。



比出「耶」的胜利手势！这是邱吉尔引领的风潮。各位贵宾若想跟着一起比，可参考斜纹软呢外套女士的手势。

5月7日，星期一
欧战胜利日前夕

各位贵宾，抵达皮卡迪利圆环后就是自由活动时间，但请尽量别离无线电广播太远，找个咖啡店、小饭馆什么的，晚间七点四十分就要正式宣布欧战胜利！英国广播公司的播报员会朗读以下字句：「依据盟军三巨头协议，明天，5月8日，是为欧战胜利纪念日，并为法定假日。」语毕，停泊在泰晤士河的上千艘拖船和船舰一齐长鸣汽笛。

终战的消息传遍全国大街小巷，皮卡迪利圆环率先开趴狂欢，一万人在三个小时之内全聚集到附近，沙夫茨伯里大街上燃起熊熊篝火，贵宾穿过苏活区往北走，可见遭炸弹夷平的房屋地下室全点起了火苗，趁着还有喲吸的空间，你可以跟众人搭火车跳康加舞，或是一边唱〈喲基库基〉[1]一边跳舞，或是找个士兵翩翩起舞。不过由于天候不佳，派对戛然而止，午夜前后下了一场夏季雷雨，片状闪电划破天空，暴雨一下就是好几个小时，你得赶快找个地方避雨，所幸这趟穿越之旅就只下这么一场雨，翌日天气干爽、和煦如春。贵宾若是睏了，请往皮卡迪利圆环的摄政街口走，敝社已事先用你的大名在体面的摄政宫大饭店预定房间，地址是皮卡迪利圆环，W1区，电话是Regent 7000，入内可见饭店中庭採刻花玻璃天花板，呈现出装饰艺术的建筑风格。

餐饮

英国实施配粮制已经实施了将近六年，近期之内还不打算取消，伦敦西区的餐厅、饭店、小饭馆虽然照常营业，但粮食短缺、食材良莠不齐。有鑑于此，敝社不揣冒昧，擅自用贵宾的大名预订萨伏依大饭店的午餐和晚餐 ，地址是岸滨街90号，WC1区，电话是Temple Bar 4343，而且价格有点划算。尽管出入饭店的都是富商名流，但受战时规定限制，午餐和晚餐都是五先令（另外，非房客会被多敲诈三先令六便士）。你在这里可以见到内阁的成员和盟军指挥部的将帅，舞臺上美国演奏家卡罗．吉朋斯（Carroll Gibbones）和萨伏依大饭店伴舞乐队演奏着慵懒的爵士乐，你在乐声流泻中享用欧战胜利午宴套餐，汤品是「尼斯清汤奏凯」（La Tasse de Consommé Niçoise de la Victoire），主菜包括「解放英伦三岛鸡佐快活油柠酱汁」（La Volaille des Iles Britanniques）和「大头兵菲力」（Le Médaillon du Soldat），甜点是「盟军圣代」（La Coupe

Glacee des Allies），另附佐餐酒。胜利晚宴套餐稍微没那么丰盛，前菜是一道汤，主菜是一只鸡，甜点则是冷冻蜜桃。



你若想吃得简朴一点，可以上伦敦西区随处可见的里昂转角屋，其装潢自有一番气派，贵族平民都吃得起。你若穿着军装入内，店家还会招待你喝杯茶、吃个小餐包，店内餐点品项丰富，不论你预算再拮据都有得选。一楼是美食街，二到四楼是主题餐厅，大一点的分店甚至有五层楼，你可以来这里吃个饭，顺便打个电话、发个电报、理个容、洗个衣服，店内装潢走的是浮夸的新艺术风格，故有「人民的宫殿」之称。侍者清一色是女性，穿着黑白双色制服，人唤「姐婕」（Nippies）。「姐婕」在店内精心安排了0号座位，保证同志穿越团员满意。里昂转角屋分店众多，若论一流则以岸滨街、科芬奇街和图腾汉厅路为首。贵宾若想上大饭店吃饭，敝社为你安排了岸滨大饭店、摄政宫大饭店和坎伯兰大酒店，都是二十四小时营业。口味现代一点的团员不妨试试最先打头阵在

伦敦开店的印度餐馆，店址都在苏活区附近，包括波希街的「杜芭印度风情」（Durbar）和「孟加拉印度料理」（Bengal Indian）、风车街的「印度馅饼」（Dilkush）和沃德街的「夏利玛宫」（Shalimar）。

贵宾若只是嘴馋，街头派对也是觅食的好地方。家家户户的储藏室都洗劫一空，食品柜一无所有，四邻八舍把食材全拿出来大家享用，你家做蛋糕，我家做司康，满街都是泛黄蛋粉和发灰面团做的面点，只有那些胆子大的才会思忖要不要品尝。贵宾若不想品尝请别恼火，想品尝的也别吃太多，人家囤积这些也囤积了好些年啦。

真正迫在眉睫的是要上哪儿喝酒？夜幕才低垂，伦敦市中心的店家即告啤酒售罄。敝社建议你趁天色还亮着就先开喝，等天色暗了再到苏活区的小商店或酒吧外带几杯。

5月8日，星期二
欧战胜利日

5月8日一早阳光明媚，贵宾或许会先听见教堂钟响，这一天不论你人在哪里，这噹噹之声都将不绝于耳。你可以先绕到皮卡迪利圆环感受一下，只见满眼望去都是报僮，路人会觑一觑你手中的报纸、找你搭讪几句，《每日邮报》（*Daily Mail*）的头条是「终战了！」，《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下的标题是「欧战胜利日」，美国军报《星条旗》（*Stars and Stripes*）的头版横着斗大的「纳粹投降」四字，至于《每日镜报》（*Daily Mirror*）则在终战前就开始吊读者胃口，预告其报上名叫珍的漫画女郎会在欧战胜利日当天全裸，你不妨找一份来瞧瞧，看他们是否不负众望。

你若不想跟风凑热闹，也可以趁这时候先静心深省，再随同众人去找乐子。圣保罗大教堂将在正午举行追思礼拜，贵宾若想参加请提早到场，届时一定人满为患。你可以从牛津圆环站乘地铁过去，从中央线一路往东到圣保罗大教堂站下车，一出站就到了。

欧战胜利日午后

去白金汉宫吧！从林荫路或鸟笼道走过去最佳，但这天白金汉宫不若平时光鲜亮丽，石墙藏污纳垢，窗户或用木板掩着、或用砖头封着，正中央的阳臺栏杆虽然覆着大红绲金布幔，但却显得整幢建筑更形黯淡。真是一场漫长的争战。

人潮从早上十点开始涌现，随着时间推移越聚越多，但要到十一点过后才渐有看点，达官显贵的车队从白金汉宫正门进出，王室成员也搭乘敞篷马车现身，首相邱吉尔偕同王室成员亮相时人潮最多，第一次是晚上五点半，另一次是晚上九点半。王室成员总共会在白金汉宫阳臺露面六次，国王乔治六世、王后伊丽莎白（Queen Elizabeth）、大公主伊丽莎白（Princess Elizabeth）、小公主玛格丽特（Princess Margaret）皆到场亮相。英王身穿海军军服、全副戎装，王后先戴着超大的帽子露面、晚一点才戴着钻石王冠登场，伊丽莎白公主身穿妇女皇家志工制服，玛格丽特公主身穿蓝色套装、不时紧张兮兮抿一抿头髮。两位公主将获准在皇家御林军的陪同下先行出宫，你若瞧见他们，想要尾随请当心。

从白金汉宫沿着林荫路走，几分钟后会抵达特拉法加广场，这里从下午一点开始人声鼎沸，一直热闹到5月9日凌晨时分，那些街头小贩尤其惹人注目，他们沿街兜售红白蓝三色奖章、英国国旗、派对纸帽、邱吉尔徽章，煽惑英国国家美术馆外围的民众掏钱购买，听听他们的叫卖词：「来买邱吉尔喔，六便士一个，便宜卖喔！」傍晚有个小型剧团演出吉伯特和沙利文（Gilbert and Sulivan）的歌剧曲目，入夜后请留意一名身穿红底白点洋装的女孩，她让两个英国军官扛着，在众人的掌声中站上喷泉顶端。



街头舞会。英国陆军部女兵与美国大兵牵手跳舞。

贵宾如果想聆听演讲、与众人一同品尝胜利的滋味，则请你往白厅街走，从特拉法加广场的水师提督门出去就是了，走到底是国会广场，沿途会经过卫生部，只见其阳臺挂满了国旗全天候庆祝。走到三分之二处请你往右手边瞧一眼，这里是英国的内阁办公室，下午三点邱吉尔会在这里发布重要广播。再往前走是战争纪念碑，英国国会大厦就在你的左手边。以上地点到了下午一点半将会万头攒动，你若想挑个视野极佳的位子，敝社建议你下午一点前就先到场卡位，现场秩序井然，你用不着担心推挤，但不建议患有幽闭恐惧症的贵宾前往。你瞧瞧那在人群中龟速前进的巴士，上头用粉笔写着「希特勒赶不上了」。下午两点四十分，「希特勒」跑来友情客串，只见英国工务部对面的阳臺出现一位海军军官，他穿着希特勒的装束、学着希特勒的动作，博得底下民众掌声阵阵。

下午三点，大笨钟刚报过时，周围民众瞬间鸦雀无声，白厅街灯上的扩音器放送邱吉尔的广播：「昨天夜里凌晨两点四十一分，德国最高统帅部作战部长约德尔陆军将军，与继位元首的邓尼兹海军元帅，共同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听到这里，英国民众欢声雷动。底下邱吉尔宣布停战，公告海峡群岛收復，并向艾森豪总统和俄国致谢，现场欢呶声更高。广播尾声邱吉尔提醒民众太平洋战争胜负未定，最后高声疾

嗯：「奋勇向前，大不列颠！自由万岁！天佑吾王！」接着皇家骑兵卫队吹响军号，众人高唱国歌，英国正式停战。此时贵宾可依你周遭情况决定要不要挨挤到国会广场，下午三点半邱吉尔会站在敞篷车后座亮相，车子在欣喜若狂的人海中缓缓前行，从内阁战情室开到国会大厦。

接下来一个钟头，邱吉尔先召集下议院发表谈话，再与上议院一同参与追思礼拜，礼拜完后首相先行离场，因为他忘了带雪茄。下午五点钟，邱吉尔再次现身，痛痛快快抽着好大一根雪茄，让人载着进白金汉宫。请贵宾留意天空（你应该老早就听见有人在叫嚷了），一排兰卡斯特轰炸机从你顶上飞过，机尾拉起一道道绿色和红色的烟雾，众人连连欢嗯叫好。

琅琅上口的军乐和爱国歌曲

1945年点播率最高的歌曲（尤其在舞池）清一色来自美国。一扭开广播，不是格伦．米勒（Glenn Miller）领军的爵士乐团，就是爵士女声安德鲁斯姐妹（Andrews Sisters）或摇摆乐之王班尼．古德曼（Benny Goodman）。不过，今晚大家嘴里唱的，却是琅琅上口的经典老歌，把以下歌单的曲目全唱过一轮。你大可加入合唱，乐谱就在你的口袋或包包。

〈希望与荣耀之土〉（Land of Hope and Glory）

〈拿出啤酒桶来〉（Roll Out the Barrel）

〈布朗姆妈起来吧〉（Knees Up Mother Brown）

〈我们要在齐格菲防线上晾衣服〉（We Going to Hang up the Washing on the Siegfried Line）

〈伦贝斯之路〉（The Lambeth Walk）

〈多佛绝壁〉（White Cliffs of Dover）

〈后会有期〉（We'll Meet Again）

〈打包烦恼〉（Pack Up Your Troubles）

〈蒂珀雷里路遥遥〉（It's a Long Way to Tipperary）

〈士官长，亲亲晚安〉（Kiss Me Goodnight, Sergeant Major）



拿出啤酒桶来！一车啤酒驶过皮卡迪利圆环，背景的爱神像还用布匹罩着。

欧战胜利日之夜

对于伦敦人来说，这个夜晚最振奋人心的事情莫过于点灯，自从二战爆发以后，伦敦一入夜就伸手不见五指。白天贵宾或许注意到家家户户都在撕窗纸、拆遮光窗帘；一入夜，路灯捻亮，公共建筑华灯初上，商店、剧院、电影院霓虹闪烁。你可以趁上半夜到干草市场街走一走，整条街让趣吾里电影院的红色招牌染得通红，中年绅士与穿着国旗围裙的胖太太共舞，一旁还有手风琴手以〈国境之南〉（South of the Border）伴奏。

夜里虽然还有更多大咖要演讲、有更多名人要亮相，但最热闹的地方却是皮卡迪利圆环，其中又以彩虹隅最受注目。这里原本是伦敦特罗卡德罗商场，里头开了一家里昂转角屋，1942年挪为美军所用，成为美国大兵在伦敦的社交中心，把那些痴迷美国音乐和美式作风的全吸引过来。这一天彩虹隅热闹非凡，人潮进进出出，到酒吧和舞池转一圈再回到街上，乐队下午便移驾到入口正上方的阳台，为那些跳舞的男女、狂欢的人群演奏乐曲。楼上那些美国大兵兴致一来，什么卷宗啊、电话簿啊、苹果核啊、新闻纸啊、捲筒卫生纸啊，撕一撕就往楼下扔，给路人带来一场彩带洗礼。

还不到下午三点，车潮便把皮卡迪利圆环挤得水洩不通。天才刚

暗，人潮又不知从哪里涌出来，加快了狂欢的节拍。你瞧瞧那个挪威水手，爬到路灯顶上表演脱衣秀，一旁英国兵卒与美国大兵厮混在一起，一同扒光爱神像。偶尔有吉普车和计程车满载着那寻欢作乐的经过，车顶上、引擎盖上全趴满了人，在车阵中寸寸前移。敝社建议你别跟着跳上车，你瞧那位美国大兵，浑身都是口红印，还嚷着要人献吻。不论你是男团员还是女团员，路人随时都会从四面八方窜出来香你一个、搂你一下。

贵宾若不想在皮卡迪利圆环人挤人，不妨散步到莱斯特广场，这里的路树点上了灯，是欣赏烟火、烈火和众人胡闹的好去处。对街的苏活区更有意思。你可以到迪恩街的「法国人家」跟旅居伦敦的法国人对饮红酒、看流亡到英国的匈牙利人狂欢庆祝；大风车街上的风车剧院自1930年代起夜夜上演香艳刺激的裸女秀，向来是看热闹、巧遇名人的首选地。贵宾若想要摇摆一点、迷蒙一些，华都街的踢踏俱乐部绝不会让你失望。

入夜后白金汉宫的人潮依然川流不息，越夜人越多，多到一旁的圣詹姆斯公园都人满为患。本团里若有想争睹名人风采的，记住八点半诺维．考沃（Noël Coward）会出现在白金汉宫门前，他的名剧《开心鬼》（*Blithe Spirit*）在西区上演后场场爆满，剧中演员也联袂出席，包括西塞尔．帕克（Cecil Parker）、费伊．康普顿（Fay Compton）、玛格丽特．鲁斯福德（Margaret Rutherford），知名作曲家艾弗．诺韦洛（Ivor Novello）也一同到场亮相。

晚上九点钟，国王乔治六世先在白金汉宫里向全国民众广播，再和家人及邱吉尔到阳臺露脸。贵宾有没有发现白金汉宫门前越晚越喧闹？你往人群中找一找，瞧见英国爵士乐小号演奏家亨佛莱．利托顿（Humphrey Lyttelton）没有？他在正门前维多利亚女王的纪念碑上热情吹奏，不久后来了个胸前背着大鼓的，接着又来了个吹长号的美国水手，还有个把牢饭当家常便饭的也来凑一脚，他把留声机的喇叭拆下来吹，吹出宏亮的单音。这四个人手舞足蹈了二十分钟，忽然亨佛莱．利托顿吹出〈上流社会〉（High Society）的前奏，旁人立刻七手八脚将他抬上手推车，接着开始这四人乐队的巡迴演出，从圣詹姆斯街到皮卡迪利圆环再到特拉法加广场，两个钟头后又绕回到白金汉宫。这时间贵宾不妨上圣詹姆斯公园逛一逛，树林和花径华灯初上，全伦敦最大的篝火烧得正旺，幽暗的角落可见情侣你侬我侬，说他们是「忘情」已经算

客气了。


「我们有气馁吗？」邱吉尔（左二）沉浸在民众的吹捧中，右手边是欧内斯特．贝文，最右边是克莱曼．艾德礼——他将继邱吉尔出任英国首相一职。

稍晚邱吉尔会在白厅街的卫生部做最后一次亮相。率先出现在阳臺上的是两位内阁成员：一位是内阁副首相兼工党党魁克莱曼．艾德礼（Clement Attlee），一位是英国贸易大臣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你仔细听听街上那些醉醺醺的保守党员和贵族，他们对这两位内阁口出恶言，直嚷着要看邱吉尔。邱吉尔露面后并不演讲，而是跟底下民众一搭一唱：

「我们孤军奋战了一整年。我们挺过来了。我们有放弃吗？」

民众高喊：「没有！」

「我们有气馁吗？」

众人直吼：「才没有！」

最后邱吉尔领着大家高唱〈希望与荣耀之土〉，在晚上十点半左右为这次阳臺亮相划上句点。

远离西区喧嚣

伦敦西区热闹归热闹，但贵宾若想人潮少一点、玩得深入一点，则要往郊区走，以下几个地点都颇有看头。

诺伍德：伦敦南部的诺伍德郊区烧起人偶特别好看。阿普斯利路有个绞刑架，架上盪着好大一个希特勒，把路都给堵住了。附近贝尔福路的希特勒裹着卐字旗，上头写着「欧洲没有我的领土」，其中「没」字被槓掉，「欧洲」也被「地狱」盖过。火烧希特勒将于晚上八点举行。

交通方式：搭乘伦敦和克罗伊登线铁路到南诺伍德站下车。

雷文史各公园：这个公园一边紧邻汉默史密斯区、另一边紧邻奇希克区，占地虽然不广，篝火却是数一数二地旺，另外还有个颇具规模的乐团彻夜演奏，夏绿蒂王后医院的护士穿着制服在草坪上列队跳舞，让贵宾一饱眼福。

交通方式：搭乘地铁皮卡迪利线到汉默史密斯站，再转乘区域线到雷文史各公园站下车。

圣保罗大教堂：这座雷恩爵士（Sir Wren）设计的教堂虽然不是全伦敦最热闹的地方，其穹顶的打灯却是全市数一数二漂亮的，你瞧那探照灯的光束在教堂顶端的金色十字架上纵横交错、美不胜收，稍晚还有两束光从下往上，在穹顶岔成「V」象徵胜利（Victory）。

交通方式：搭乘地铁中央线到圣保罗大教堂站或银行站下车。

威尔斯登：这个位在伦敦西北部的地区有条汉诺威路，路上的少男少女燃烧篝火的兴致特别好。你往汉诺威路走时不妨留心附近街坊的路灯，上头贴着篝火晚会的手写传单，走到汉诺威路时找一找有没有一块被炸弹夷平的空地？上方挂着英国国旗，地上堆放着废材，废材上有个悬空的希特勒，真人大小，在绞刑架上盪来盪

去，脚边还有张椅子，椅子上坐着盖世太保首长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的人偶，身穿祕密警察制服，制服上别着两枚铁十字架。晚上九点十五分，空地聚集了一百名少男少女和一臺留声机。九点三十分，篝火点燃，大家一边点一边嚷：「别烧太快，慢慢烧。」有些孩子拿着水管洒水，打算凌迟处死希特勒，还有孩子在燃放老旧烟火和自制照明弹。路上不知何时冒出一架钢琴，古典乐章流泻而出，大家一开始还不好意思献舞，后来渐渐玩开，十一点后更是嗨翻天。

交通方式：搭乘地铁贝克卢线到皇后公园站下车。

午夜的大笨钟

今晚渐渐接近尾声，欧战正式告终，你不妨考虑到西敏寺走走，听听大笨钟报时，看看上议院那面偌大的英国国旗在聚光灯的照射下翻飞。

最佳的观景位置在国会广场南边的西敏桥上，这里不仅能看到大笨钟和国会大厦（瞧瞧国会大厦的河阶上垂挂着灯饰），还能同时眺望泰晤士河的南岸，看探照灯的光束漫天旋转，红白蓝三色灯泡点亮伦敦郡议会的所在地伦敦郡会堂，泰晤士河也让五光十色的灯泡妆点得五彩缤纷。

随着午夜接近，霎时间万籁俱寂，午夜钟鸣划破宁静，紧接着欢声雷动、烟花处处，探照灯朝穹顶乱转，泰晤士河的船舰鸣笛。此时你在的地方若没那么热闹，附近一定有广播开着，且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史都华．希博德（Stuart Hibberd）宣布：「各位听众，你听到这段播音时，欧战已经正式结束。」

接下来有些贵宾大概只想彻夜狂欢，不打算回旅馆休息，这些贵宾不愁没伴。有没有人想躺下来瞇一下呀？格林公园、海德公园、圣詹姆斯公园多的是地方，任君挑选。这夜天高气爽、凉而不寒，处处篝火可取暖，众人作乐不作乱。根据警方纪录，这晚伦敦的犯罪率是零，贵宾大可安心。

1. Hokey-Cokey，英语系国家流行的一种带动唱，起源于英国民间舞蹈。

Chapter 4

胡士托音乐节

Woodstock

时间：1969年8月15日～8月18日

胡士托音乐节是1960年代尾声的惊嘆号，多股美国反主流文化在此匯流，为当代下了註脚。胡士托音乐节号称「宝瓶座盛会：胡士托音乐与艺术嘉年华」（The Woodstock Music and Art Fair: An Aquarian Exposition），共为期三天，1969年夏季办在纽约州贝瑟尔镇，由牧场主人麦克斯．亚斯格（Max Yasgur）提供场地。虽说是音乐节，但贵宾穿越回去便晓得：音乐只是布景，你目睹的是文化羽化、性灵昇华。

主办单位原先预计十万人次到场，场地四周的栅栏还来不及围好，五十万乐迷便前来朝圣。8月15日星期五下午四点，主办单位看到舞臺前方万头攒动，索性宣布免费入场，消息一出，纽约州长纳尔逊．洛克斐勒（Nelson Rockefeller）立刻将胡士托音乐节现场划为灾区。

「灾区」两个字下得相当生动。胡士托音乐节人手严重不足、粮食极为短缺，更惨的是交通壅塞，四周车潮一塞几哩，更兼期间风雨大作、泥泞满地，乐手迟到、节目表大乱，五花八门的毒品全场氾滥。然而，比起传来传去的迷幻药「蓝色小太阳」，更令人头晕目眩的是众人流露的关怀与无私的分享。

为期三天的胡士托音乐节歌手阵容坚强，各派高手齐聚一堂，有山塔那（Santana）的拉丁摇滚，也有史莱和史东家族合唱团（Sly and the Family Stone）的多元放克。民谣歌手琼．拜雅（Joan Baez）和约翰．塞巴斯蒂安（John Sebastian）唱出人民的心声，民歌摇滚乐团克罗斯比、史提尔斯、纳许与尼尔扬（Crosby, Stills, Nash and Young）和声悠扬、哀婉悲切。吉他圣手吉米．罕醉克斯（Jimi Hendrix）的压轴演出赢得全场喝采。主办单位答应带给观众三天三夜的音乐和满满的爱，尽管未能事事尽如人意，但这就是胡士托国度五十万人民的姿态。

歷史充电站：胡士托音乐节的由来

胡士托音乐节由四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发起：难以捉摸的麦可．蓝恩（Michael Lang）是毒枭兼名不见经传的音乐策划人，疯疯癫癫的阿提．孔菲德（Artie Kornfeld）是国会唱片副总裁，约翰．罗伯兹（John Roberts）和乔尔．罗森曼（Joel Rosenman）是室友，住在曼哈顿，个性正经，做的是投资生意。

这四位初次碰面便灵光一闪：纽约州上城胡士托镇不是已经进驻当代一流音乐家了吗？像是巴布．狄伦（Bob Dylan）和乐队合唱团（The Band），何不在此开设录音室？录音室虽然后来不了了之，但当时为了开设录音室要经费、要宣传，这四个人决定轰轰烈烈办一场音乐会，师法旧金山「人来吧音乐祭」（The Human Be-In）和加州「蒙特利流行音乐节」（Montery Pop Festival），两场都是1967年为响应社运「爱之夏」（Summer of Love）而举办。这点子不久便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四个人遂找来熠熠群星共襄盛举。

音乐会原本计画在纽约沃尔基镇的老旧工业区举行，距离胡士托镇大约三十五哩。开演前几週，大批门票已经售出，但业主禁不起当地居民再三抗议，开口反悔出租场地举办音乐会。四名青年因缘际会来到纽约州贝瑟尔附近的白湖镇，没想到竟然在这里遇到救星牧场主人麦克斯．亚斯格，其酸奶油、优格、巧克力牛奶远近驰名。双方敲定合约，7月下旬加紧筹备，8月初亚斯格的牧场便成了演唱会现场。

音乐会的工作人员由新墨西哥「小猪农场」（Hog Farm）的嬉皮组成，伙食和医疗皆由其负责，并与没当班的纽约州警组成「拜託大队」（Please Force），也就是胡士托音乐节的维安部队，请现场观众「拜託这样、拜託别那样」。

1969年8月15日星期五，舞臺搭好，音响堪用，五万名没买票的观众已自备帐篷席地而坐，持票入场的观众也越聚越多。



胡士托音乐节幕后推手：麦可．蓝恩和阿提．孔菲德。他们倾家荡产，成就了这场音乐盛会。

行程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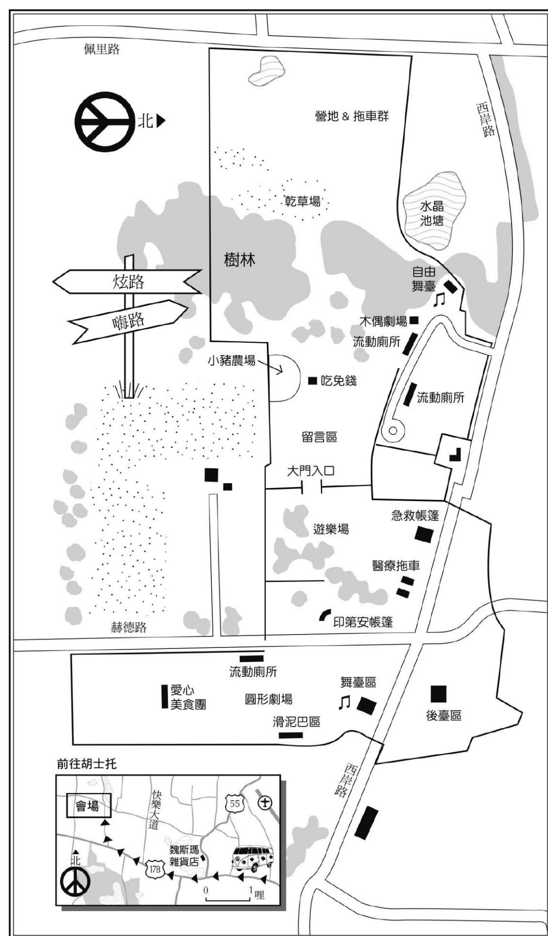
贵宾的落地点和返航点是一辆福斯露营车，1963年款，绿白双色，就停在十七号纽约州州道北边，距离贝瑟尔半哩。你一下车便会瞧见整条乡间小路停满了上千臺车，车潮顺着卡兹奇山的矮丘和树林蜿蜒，道路中央人潮汹涌，一个个抛下动弹不得的车辆，一路向西前往胡士托朝圣。贵宾请深吸一口气，闻到没有？空气里瀰漫着清新的牛粪味和哥伦比亚黄金麻菸的甜香。你走着走着往右拐，贝瑟尔就在你眼前展开，瞧瞧那白湖周围错落着小村人家，车阵长龙由此一路往北塞。居民对这些「屁孩」的态度十分两极。有几户人家在门前摆起了摊子，有几户人家请你喝杯咖啡、祭祭五脏庙，不久电视转播音乐会现场被划为灾区，居民探问更加殷勤。

贵宾若想预作规划，不妨沿着十四号纽约州州道往前走，走到考恩农加湖后左转大街，便能瞧见一群人挤在魏斯玛杂货店门前。这家杂货店出现在纪录片《胡士托音乐节》（Woodstock）里，由和蔼可亲的魏

斯玛（Vassmer）夫妇经营，老闆叫亚瑟（Arthur），老闆娘名唤玛丽安（Marian）。週末附近商家都已拉下铁捲门，只有魏斯玛杂货店开门迎接上千名顾客。贵宾若想买巧克力、饼干、酒水、香菸、瑞兹拉捲菸纸、卫生纸，眼前便是大好时机，这些在当前音乐祭唾手可得，但在胡士托音乐节却是有钱都买不到。

音乐节现场

琼妮．米雪儿（Joni Mitchell）写了一首歌盛赞胡士托音乐节，有一段歌词这么唱道：「我们来到胡士托，五十万观众欢迎我。」各位贵宾也该一起热闹了。请你沿着十七号纽约州州道走，绕过白湖镇南端，你大可顺着人潮，只要决定何时右转进入会场就好。敝社建议你出了镇朝山谷走两哩，左手边是一片树林，沿途是牧草地，前方有一条河，记得要在过河之前往右拐，在哪里拐的要记好，牢牢记好，记在心底，你星期一天一亮就得绕回来，难保你不会在神智不清的状况下沿着原路回到福斯露营车。



营地

各位贵宾右拐后应该会看到主办单位划定的营区，就在音乐会场外侧，四周是东倒西歪的栅栏，估计有五万人星期四晚上就来扎营，营地里的人潮满到林子里，贵宾可要见缝就钻，顺便瞧瞧四周有没有噼好的柴？小猪农场的嬉皮噼了好些来给野营者用，主办单位也鼓励大家生火取乐，请各位贵宾自便。

营地里厕所和盥洗设备稀少，胆子小的团员可别去凑热闹。你若有先见之明，方才应已从魏斯玛杂货店囤了一叠面纸，除了山脚的流动厕所，会场的印第安帐篷后方有一排洗手间，主舞臺正面的山顶上也有厕所，厕所隔壁就是熟食摊位。讲究卫生的团员请往自由舞臺正北边走，大约散步个十五分钟就会看到菲利皮尼池塘，这池塘大又干净，可以裸

泳、潜水、打闹，敝社强力推荐，但不强迫参加。

有些贵宾若到得晚，大门入口处便已成为留言区和服务台，在那没有手机的年代，众人必须因地制宜，或是在布告栏上写留言，或是在图腾柱上贴字条，现场另有协寻帐篷，内有热心人士相助。贵宾若要在此寻人八成是寻不着，但定能撞见好些奇人趣事。

比如说艾比．霍夫曼（Abbie Hoffman）吧，这名社运人士恶名昭彰、浮夸做作，他成功说服主办单位让他在留言区搭设帐篷，他和其他青年国际党的「异皮士」（Yippies）成员就在此向无知大众发送匆促制成的印刷品，譬如星期六早上的传单写道：「现在看起来很潮，明天怎样谁知道，人生祸福相依，你若瞭就向卡兹奇山游击队看齐，人人守望相助！开动！」说实话，胡士托音乐节还真没什么可以吃的，你就参考参考这传单上说的，手里有多的就给出去，人家给你的就大方收下。至于水倒是不缺，水塔触目即是，只是给水系统时好时坏，另有谣传说自来水和美国国民警卫队投递的矿泉水掺有LSD，有道是谣言止于智者，听听就好。

气象预报

各位贵宾在盛夏的余晖中来到会场，这时天气清朗，几抹云彩低挂在天边。但你可别自欺欺人，这可是胡士托音乐节，大雨势必会滂沱，而你包准会爱上雨天。瑞奇．海文斯（Richie Havens）唱完开场后表示：「大雨让人互动……让人慷慨与共……因此我不说下雨扫兴，我说这是宇宙巧合。」跟你同行者大都穿着T恤和牛仔裤，有些人穿得更少，你想穿多少就穿多少，但敝社建议你携件雨衣，福斯露营车上就有，车上还有个小帐篷，往炊具旁边找就能找到。

星期五傍晚夕阳正好，云朵在天边奔驰，入夜后狂风大作。十点钟，拉维．香卡（Ravi Shankar）唱到一半大雨倾盆，飘风急雨直至深夜，隔日清晨转为濛濛细雨，不久太阳露脸，几位歌手轮番上阵，但才过正午雨幕又高悬，淅淅沥沥直到下午四点。雨势一收，音乐立即放送，气温来到摄氏二十一度，但就是闷，一个钟头后，雨又下回来，死之华（Grateful Dead）上台时更是雨急似箭，主办方不得不中断演出，以免死之华的团员在水洼中弹奏到一半触

电身亡。

星期日阳光普照，天气和煦，微风徐徐。但到了下午两点，暴风云开始在天边聚拢。四点半，乔．库克（Joe Cocker）唱完最后一曲，暴雨直泻而下，现场白花花一片，下了整整一个钟头，接着就是干干爽爽的好天气。挺过风雨的贵宾可在星期一吉米．罕醉克斯唱完闭幕后迎接金色朝阳，在艳阳下穿越回家。

餐饮



「我们一心想着要准备四十万份早餐，要餵饱每一张嘴……你要是连嚼都懒得嚼，不如就分给别人吧。」

用「不合口味」形容胡士托音乐节的伙食已经算是很客气了。主办单位请不动老字号的外烩，只好将就请「爱心美食团」（Food for Love）来开伙，这伙人虽然说得一口好菜，但巧妇实在难为无米之炊，尽管主办方借来了六万五千元美金，还在主舞臺正对面的山顶上搭好摊位，但音乐会才开始不到几个钟头，「爱心美食团」就食材用尽，汉堡、热狗、汽水全被抢购一空。

贵宾若想吃汉堡，星期五黄昏就得抵达摊位，这时主办单位刚宣布让大众看霸王戏，来自格林威治村的左派人士立刻露面，只见他们满脸横肉、嘴里喊着：「尽管吃，不用钱。」接着小猪农场兼拜託大队也来了，注意看他们手上的红色臂章，每个队员的都不一样，每人手里拿着一把薰香，发下去让观众闻一闻、定定神。一大票人在「爱心美食团」的摊位前用大麻交换汉堡，掌厨的当场嗨麻起来，接着乐善好施了一个钟头，贵宾记得速速去排队，以免向

隅！

这三天贵宾若想打牙祭，还是到「吃免钱」（Free Kitchen）最可靠，你先走到留言区和服务柜檯，接着再往西行便是。「吃免钱」供应三餐，早餐是什锦果麦，包括传统燕麦、芝麻、蜂蜜、葡萄干、麦芽，午餐和晚餐是小麦片和糙米，配菜则看当地有什么就煮什么，一旁还有酱油让贵宾自行取用。人龙虽然长，但前进速度倒是挺快。

不过，参与胡士托音乐节穿越团最大的饮馔乐趣，在于人家给你什么你就吃什么。美国国民警卫队从星期六开始空投，医疗服务团队则从地面补给各类食品，包括迷你罐装橄榄和鲔鱼罐头，在此提醒各位团员使用开罐器请当心。星期六下午从天而降的是波隆那香肠三明治、好时巧克力、薄脆吐司、塑胶瓶装可乐。此外，热心的贝瑟尔和蒙蒂塞洛居民还特地搭乘巴士前来，将家常三明治和水煮蛋送到会场。

艺术节

众人只记得胡士托音乐节，都忘了主办单位原先构想的是艺术季，加上后来计画赶不上变化，最后展出的作品不多，不过最精采的都在营地以东的林子里头。

靠近西岸路的林子有个自由舞臺，由快活捣蛋团（Merry Pranksters）搭建策展，他们是加州毒虫，奉行情境主义，靠服用迷幻药从事即兴创作，其彩绘的校车就停在自由舞臺后方，舞臺上则可见瑜伽表演，星期五晚上还请来神祕嘉宾琼．拜雅，众人在西藏铜锣的伴奏下静坐冥想，你可以抡起鼓棒与团员同乐，这种臺上和臺下的互动在当时还很新奇。此外，你还很有可能收到别人递来的迷幻药。

贵宾若想尝试其他娱乐，可以沿着山坡走两百码，这里的木偶剧场成天有演出。你也可以穿过自由舞臺旁边的林子，来到原本要当停车场的空地，眼前已成为人满为患的营地，许多观众聚集在这里，尤其以山丘上的干草场人潮最多，水晶池塘周围的绿荫地也不遑多让。不过，最有意思的展演全在林子里。这片迷人的树林占地大约四英亩，林地上交错着两条小径，一条是「嗨路」（The High Way），一条是「炫路」

（The Groovy Way），两条都以小灯泡妆点，路上各种奇人都有，有塔罗占卜师，有游唱诗人，有人在冥想，有人在做爱，有人卖串珠，也有人贩毒。

人潮大部分都往东朝主舞臺走，贵宾请顺着人群，你或许会穿过正门，也或许会越过被人踩垮的栅栏，沿途请留心山脚下的帐篷群和白色拖车，你若要就医就往医疗帐篷走。想来你也注意到了？跟你一同前来朝圣的乐迷大多光着脚，不少人因为踩到玻璃或被金属割伤来此求助，此外，活动期间更有数千名观众因吸毒过量前来就医，小猪农场从週五晚间开始也提供类似的「谈话治疗」（详见「神魂颠倒、飘飘欲仙」一节）。

艺术区还有两项特殊展品，一是印第安帐篷，一是游乐场，前者在各式帐篷中展出美洲原住民的艺术品，都是一时之选，还有许多来自新墨西哥和加州的艺术家驻扎在此。游乐场星罗棋布着各式木作及绳结器具供人玩耍，贵宾不妨逛逛迷宫、找找那架以绳索绑石块的原始鞦韆，而最好玩的莫过于用树桩搭成的攀爬架，你爬上去之后尽管往下跳，跳进一垛一垛干草堆成的连绵干草丘。

神魂颠倒、飘飘欲仙

有鑑于胡士托音乐节标榜不吝分享，出团期间你想多恍惚就能多恍惚，麻菸和菸斗必定满场传递，你想跟别人要也别客气，若能自备打火机更好，不但能在歌手开嗓时派上用场，更是哈麻时的至宝，其他乐迷不是忘了带就是搞丢。贵宾若想自己弄点货色，五美元就能弄到一包哥伦比亚A货。

除了大麻氾滥，胡士托音乐节也不缺LSD，大多是药丸状，快活捣蛋团在营地的自由舞臺几乎天天发送，主舞臺还警告大家棕色小药丸「不是太优」，这段着名的警告确实有几分道理，但正如主持人接下来说的：「要多嗨是你家的事。」此外，现场多的是绿色小药丸、蓝色小药丸、红色小药丸，随口问问那些还没嗨过头的就能拿到。用药常理自然是要守的—你先吃半颗看看，反正还想要不愁拿不到。

会场里有五花八门的处方药，包括安非他命、安定、类安眠镇

静剂、魔菇、迷幻仙人掌，药性都极强。满场子转的摩根硷似乎药性刚烈，你若对阿兹特克文明的幻象和图腾不感兴趣，建议你不碰也罢。贵宾若想喝酒当然行，时不时就会有酒瓶传到你手上，但是你若打算只喝酒不嗑药，敝社建议你一落地就先到镇上的酒行自备酒水。



服仪解禁，一丝不挂也可以，但敝社建议你最好还是要穿鞋。

你星期五下午穿越回去时，现场的医疗设施还很稀少，就只北边那一排急救帐篷，此外就是帐篷旁停着的医疗拖车，车上有训练有素的医疗人员。然而，随着越来越多人吸食迷幻药导致恍惚失常，急救帐篷旁边开始搭设起安宁帐篷，不久之后满场都是安宁帐篷，你瞧那桃色和黄色相间的便是，只是这样的配色对病人可能没有什么安神效果。另有几顶帐篷虽是其他配色，但瞧瞧周围的病患便知其用途。此外，星期六早上可见直升机从纽约载来更多医护人员，你若因吸毒不适向其求助，他们会帮你注射托拉灵，绝对是药到病除，但你大概也与植物人无异。

贵宾若不喜欢托拉灵，不妨试试谈话治疗，除了安宁帐篷之外，你也可以向小猪农场求助，许多安神镇定的工作都由小猪农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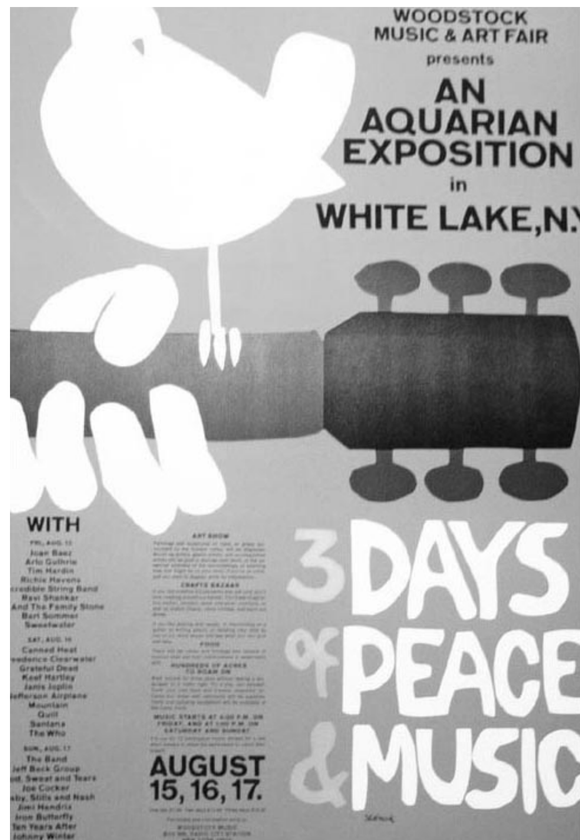
的成员负责，还有不少人回神后也一时兴起加入护理行列，他们会建议你跟着药程走，尽管受用其中的妙处。最适合嗨过头的时段是星期六晚上，约翰．塞巴斯蒂安独秀完后会和一匙爱乐团（The Lovin’ Spoonful）同臺来场不插电演出，以动人的曲目抚慰嗨过头的观众。

每日行程：音乐节

胡士托音乐节的主舞臺是天然的露天圆形剧场，舞臺底下人山人海，贵宾若想找最佳观赏位置，建议你爬上山丘从服务道路往下看：主舞臺就在山脚，虽然宽三十码，但从远处眺望却很迷你，舞臺四周是高耸的篱笆墙，用以隔开前臺和后臺，你的目光不妨在后臺停留一会儿，看看那高矮错落的帐篷，瞧瞧那弧形优美的木桥，乐手和工作人员在此上上下下、前臺后臺跑。你不妨也看看那十六架扩音器高悬在七十呎的水塔上，许多乐迷爬到上头争睹乐手风采，虽然据报没人伤亡，但敝社不建议你跟风前往。

你还是瞧瞧舞臺下的人潮吧！在你面前大约有三十万人，其中当然以白人和中产阶级为主，他们对纽约成见极深，但你若注意一旁熙来攘往的人潮，便会看见形形色色的年轻人，包括非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美国原住民、大学生、辍学生、嬉皮、愤青、民歌手、政客、名校资优生、奎师那教徒。

话说回来，你也该想想要坐在哪里看表演了：是要离舞臺近一点？还是离舞臺远一点？坐在中间还是坐在最后面？无论你坐在哪里，音响效果都一样好（这里的好是依当时情况而论）。你选定之后就不能换位置，必须在原地坐上一整天，只要太阳出来、乐手上臺，现场挤到连猫咪都动弹不得。贵宾若有需要，赶紧趁此时到山顶的熟食摊餵饱肚皮，或到一旁的流动厕所解手。活动期间一旦下雨，若有贵宾想踩水洼、滑泥巴，记得再到此处来。



8月15日

星期五

星期五一早，主舞臺前人潮涌现，等待午餐过后开唱。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却迟迟不见乐手露脸，你大概会感觉到观众躁动不安，但放心—好戏一定会登臺。

下午五点钟刚过，这三天音乐节的主持人奇普．蒙克（Chip Monck）便不负众望上臺宣布：「坐下！起立！想干嘛就干嘛，音乐会即将开始，大家好高兴是不是！各位先生、各位女士，一起欢迎—瑞奇．海文斯！」瑞奇．海文斯和到场的团员差不多是被硬推上臺，他们是唯一能开嗓演唱的乐团，注意跟在海文斯身后的贝斯手，他在上臺前才刚背着贝斯在车阵中走了二十哩。海文斯打起精神，带给观众两个半钟头的即兴演出，风格鲜明的民歌和抗议歌谣一首接着一首，其翻唱的〈自由〉（Freedom）堪称神曲，至今无人能敌。

海文斯在前臺精采开唱，主办单位在后臺拼命生节目，到处找「人在魂也在」的表演者，万万没想到竟然找到瑜伽宗师沙吉难陀上师（Swami Satchidananda）在后臺晃悠，立刻拱他上臺串场。七点钟左右，你就算看不见上师本人，应该也会听见上师空灵沉稳的嗓音。上师短小精干，身穿番红花色僧袍，一头蓬松的长捲髮，一把漂亮的白鬍子，盘腿坐在小讲坛上，身旁围坐着弟子。且听沙吉难陀上师开口说：「透过音乐，我们可以创造奇蹟。音乐是天籁，控制宇宙的不是原子振动，是天籁。天籁的能量、天籁的力量，比世界上任何力量都更加强大。」说得太精闢了！最后上师带观众梵唱「哈哩唵」（Hari-Om），之后便带着众弟子退场。



你需要「飘」一下！沙吉难陀上师在星期五傍晚开场。

晚上七点半，节目终于安排妥当。首先登场的是原本要唱开场的甜水合唱团（Sweetwater），他们带来结合大提琴和长笛的民歌摇滚。八点二十分，博特．桑墨（Bert Sommer）顶着爆炸头上臺自弹自唱，他拨着民谣吉他，演唱红极一时的〈珍妮佛〉（Jennifer），精采翻唱赛门与葛芬柯二重唱（Simon and Garfunkel）的〈美国〉（America），引发臺下观众热烈迴响。一个钟头后，快速窜红的民歌手提姆．哈汀（Tim Hardin）登臺，他整个人瘦得像竹竿，根据后臺直击，他整整

「嗨了」二十四个小时，而且怯场得非常厉害。不过，他虽然颤颤巍巍，却还是成功炒热现场气氛，先翻唱〈简简单单的自由〉（Simple Song of Freedom），接着又演唱了最新登上排行榜的歌曲〈如果我是木匠〉（If I Were a Carpenter）。

晚上十点钟左右，曲风和天候都来了个急转弯。先是西塔琴大师拉维．香卡上臺弹奏三首印度古典名曲，接着便下起了第一场倾盆大雨，雨势在十一点前后收住，轮到刚出道的纽约民歌手梅兰妮（Melanie）登场。主持人在串场时说：「这是史上人潮最多的音乐会，但是天这么黑，我看不到你，你看不到我。所以我数到三，我要全场观众点亮火柴。」现场所有找得到火柴的观众都照办，你若早听取敝社建议自备打火机，手指烫伤的机率必会比其他乐迷低。梅兰妮看到臺下点点星火，文思泉涌写下名曲〈放下（雨中的蜡烛）〉（Lay Down〔Candles in the Rain〕）。

午夜前五分钟，稚气未脱的阿洛．盖瑟瑞（Arlo Guthrie）神情恍惚走上舞臺，他父亲伍迪．盖瑟瑞（Woody Guthrie）是美国传奇民歌手、抗议歌曲先驱，阿洛上臺前在臺下厮混了五个钟头，抽抽菸、吸吸麻，以为隔天才要开嗓，突然被叫上臺，他愣了一下，表演途中多次卡词，演唱得零零落落，但〈走进洛杉矶〉（Coming into Los Angeles）就是要迷濛才有感觉，〈奇异恩典〉（Amazing Grace）就是要亢奋才有味儿。凌晨一点钟，今夜的压轴登场：美国民歌天后琼．拜雅挺着六个月大的孕肚现身，在忽大忽小的雨势中演唱〈我们一定赢〉（We Shall Overcome），听得人特别入心。

8月16日
星期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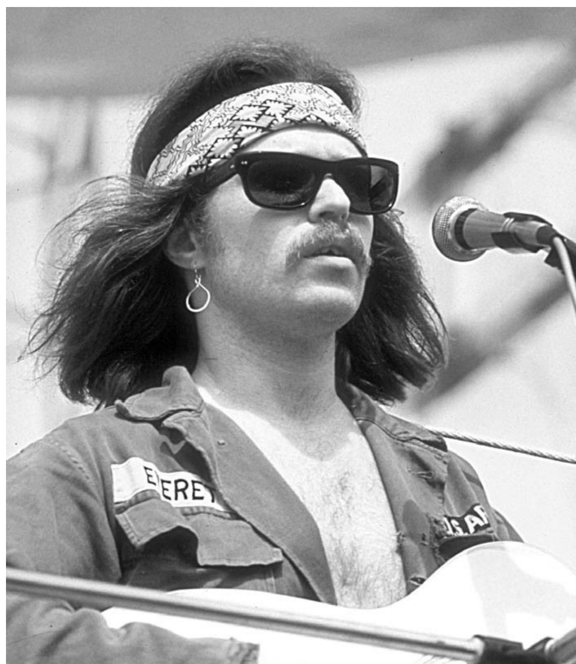
这天一早，小猪农场的汤姆．劳（Tom Law）率先登臺，带领你和全场观众一起冥想、做瑜伽。十一点钟，舞臺左侧摆出大塑胶桶，里头装着什锦果麦，各位团员可自行取用。这天的表演由没没无名的鹅毛笔乐团（Quill）打头阵，中午十二点半斯文登臺，将沙球等打击乐器发给底下观众，臺上臺下同乐了一阵，欢迎贵宾加入，但记得乐器可别带回府上，以免干扰时空连续体。

有道是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都已经过午了，却还有几位乐手迟迟未

现身，主办单位只好来个好康大放送。下午一点钟，乡村乔．麦当劳（Country Joe McDonald）登臺自弹自唱，唱完以鱼的欢呼[1]嗨翻全场。首先，乡村乔带领全场呼喊口号：「给我个F！给我个U！给我个C！给我个K！嗯？FUCK！」贵宾大可一起嘶喊，喊完后乡村乔与鱼乐团（Country Joe and the Fish）献上一首轻快的歌曲〈我死定啦〉（I-Feel-Like-I’m-Fixin-to-Die），歌词一方面带有数学家暨讽刺歌手汤姆．莱尔（Tom Lehrer）的黑色幽默，二方面呼应反越战诉求，迎来了本日全场第一次大合唱。

你或许跟其他观众一样，也想将个人娱乐和精采表演错开。这天的高潮在下午两点左右，山塔那乐团登臺演出，吉他手、键盘手、鼓手同臺飙奏，摇滚拉丁曲风火爆全场，底下观众热情回应，绝对是胡士托音乐节一大亮点，其中尤以〈灵魂献祭〉（Soul Sacrifice）最为酣畅淋漓，仔细看—舞臺附近还有个抱着绵羊的裸男，相当引人注目，据说他从音乐祭一开始就抱着那头绵羊走来走去，少说也走了三十六个钟头。

山塔那乐团一退场，天空就飘起毛毛雨，让各位团员冷静冷静。不过，约翰．塞巴斯蒂安一出场，阳光立刻露脸，他戴着金边眼镜，身穿变形虫图腾印花衬衫，时间是下午三点半。这位一匙爱乐团前主唱刚展开不顺的单飞生涯，带来的曲目与现场气氛正好合拍。胡士托音乐节总监约翰．莫里斯（John Morris）回忆道：「说来神奇，约翰．塞巴斯蒂安从容登场，舞臺气氛随之一变。」塞巴斯蒂安温柔的原声吉他演出，让你和全场观众精神为之一振，暖阳在乐声中晒干你的衣裳，众人眼神迷离，一如塞巴斯蒂安神情恍惚、频频忘词，全凭急中生智把歌唱完。他看着底下那人山人海，心里好生敬重：「哇！我们俨然是胡士托市！」底下观众一听，全体起立，好不壮观。随后奇夫．哈特利乐团（Keef Hartley Band）带来蓝调摇滚，不可思议弦乐团（The Incredible String Band）带来印度民歌爵士，这个由嬉皮组成的小众英国乐团好用调式音阶，即兴演奏加上奇诡曲调，现场观众似乎都听不习惯。



「唱那么小声怎么阻止战争？」乡村乔真是一针见血！各位团员一起欢唱吧。

想听比较主流的音乐吗？七点半后，热罐乐团（Cannded Heat）带来毫无冷场的蓝调爵士，让人忍不住用脚跟着打节拍，主唱鲍伯．海特（Bob Hite）以激越的假音演唱〈出走家园〉（Going Up The Country）和〈再次上路〉（On the Road Again），让现场的气氛嗨翻天。表演到一半，有个怪咖观众爬上舞臺拥抱主唱，两人共抽一根菸，一起随音乐摇摆。山乐团（Mountain）九点钟登臺，带给观众正宗摇滚，随着雨势转急，各位贵宾将与山乐团一起风雨生信心，大家千万要挺住，十点半死之华（The Grateful Dead）准时登场，开唱前两个钟头，死之华团员在后臺大吵大闹，要主办单位先付钱否则不开嗓，就在双方你来我往之际，雨水在前臺漫成一畦水洼。事后回想当晚的表演，死之华的团员想当然没太多好话，但对于许多观众而言，当晚怪诞的即兴演奏，不管设备短路只管尽情弹拨，实在是最死之华不过。他们唱到第五首〈点亮你的爱之光〉（Turn on Your Love Light），扩音器电路超载断电，表演戛然而止。

死之华退场不久，雨势渐收，从深夜到隔天凌晨，乐手轮番上阵，精采表演不断，贵宾务必别错过清水合唱团（Creedence Clearwater Revival）精采逼人的路易斯安那州沼泽蓝调，他们不让主办单位摄影，

纪录片里看不见他们的身影。珍妮丝．贾普林（Janis Joplin）和柯兹米克蓝调乐团（Kozmic Blues Band）合体登臺，一看便知状况不佳，上臺前不知喝了几打香槟，尽管如此，珍妮丝的嘶吼蓝调高亢依旧，咬字不清唱着安可曲〈甜蜜的枷锁〉（Ball and Chain）。凌晨三点半，史莱和史东家族合唱团上臺，这支叛逆的加州乐团种族多元，曲风融合灵魂、放克、迷幻摇滚。此时你不妨看看周遭，观众打盹的打盹，昏睡的昏睡，有睡袋的窝睡袋，没睡袋的就地蜷缩成一团。

然而，史莱和史东家族合唱团一唱到让人心情飞翔的〈要你嗨！〉（Gonna Take You Higher），就连那些陷入昏睡的观众也都嗨了起来，全部起立跟着节拍摇摆。清晨五点钟，何许人合唱团（The Who）出场，乐手炫技，唱功浮夸，乐声震耳，带来其摇滚音乐剧概念专辑《汤米》（*Tommy*）的曲目。贵宾请留意艾比．霍夫曼的身影，何许人唱完〈弹珠檯上的魔法师〉（Pinball Wizard），他就会冲上臺抢下麦克风，口沫横飞告诉观众白豹党（White Panthers）领袖身陷囹圄，结果惨遭吉他手彼得．汤森（Pete Townshend）用吉他背面殴打，只能被迫下臺。

此时曙光渐露，破晓在旧金山的杰佛森飞船合唱团（Jefferson Airplane）迷幻诡谲的电音中，根据吉他手保罗．康德纳（Paul Kantner）回忆：「观众沉醉在音乐里，睡眼惺忪，好多人才刚从睡袋里钻出来，醒醒睡睡，睡睡醒醒。」贵宾务必要在压轴曲〈白兔〉（White Rabbit）之前醒来，跟观众一起乘着音乐，抵达半梦半醒的超现实奇境。

8月17日
星期日

贵宾这天早上可能动也懒怠动，周遭观众也同样提不起劲，连带着舞臺上也无精打采，一直到下午两点都没有表演，直到乔．库克和油脂乐团（The Grease Band）揭开序幕，这一团全嗑了LSD，正嗨着，上了臺先随手弹拨，接着乔．库克踉跄登场，优闲从容弹唱巴布．狄伦的〈女人都这样〉（Just Like a Woman）和〈我将释放〉（I Shall be Released），但唱到〈朋友助我一臂之力〉（With a Little Help From My Friends）时唱腔一变，变得慷慨激昂、动人肺腑，将气氛炒热到最

高点，敝社虽然建议贵宾将整场表演听完，但同时也要请你留神—舞臺后方乌云满天，臺下才刚响起如雷的掌声，现场立刻风雨大作，观众将承受一个钟头的风吹雨打，贵宾若不找地方避雨，大可留在原地与主持人一同豁出去，试图用集体念力阻止大雨滂沱，一齐高喊「别下，别下」。此外，你还有机会目睹山丘泥流在你面前崩塌。



还记得敝社提醒你要牢记福斯露营车的位置吧？还是说你想把整个1970年代都再经歷一次？

下午五点过后，雨势渐弱。六点钟，阳光再次闪耀，贵宾若是眼睛够利，应该能瞧见有个戴眼镜的小人儿，一柄菸斗在手，徐徐走到麦克风前—麦克斯．亚斯格登臺演说了，这可是当天的重头戏，五十万观众齐聚一堂，心有灵犀听着亚斯格娓娓道来：「我想你们已经向世人证明：五十万少男少女可以聚在一起，三天三夜，只为音乐，只为尽兴，不为其他。愿上帝保佑你们。」演说结束，音乐回归，乡村乔与鱼乐团登臺，重弹星期六中午乡村乔演唱的曲目，当时是自弹自唱，这次是合奏。晚上八点，演出步调加快，英伦蓝调摇滚天团十年之后（Ten Years After ）登臺，激情翻唱桑尼．鲍伊．威廉森（Sonny Boy Williamson）的〈早安，小女孩〉（Good Morning Little School Girl），接着阿尔文．李（Alvin Lee）将一曲〈我会回家〉（I’m Going Home）唱得如痴如狂，但指下功夫却不含煳，一声一声层次分明。

听了这么久的音乐会，想来各位团员有些乏了，幸好接下来的曲目比较徐缓，颇能沉淀心情、发人深省。首先登臺的是乐队合唱团，不久前刚发行首张独立专辑，为现场观众带来一首接一首的民歌摇滚，其中

以〈重量〉（The Weight）最为耳熟能详，是公路电影《逍遥骑士》（*Easy Rider*）的经典插曲。午夜时分，强尼．温特（John Winter）拨响了蓝调摇滚吉他，这位出身德州的摇滚吉他白子将带着你摇摆九十分钟，凌晨一点半由血汗泪合唱团（Blood, Sweat & Tears）接棒，演出空灵的爵士摇滚。凌晨三点，刚成军的克罗斯比、史提尔斯与纳许乐团（Crosby, Stills & Nash）带来活力四射的表演，他们轻手轻脚坐上高脚椅，一开场就是无懈可击的〈组曲：茱迪蓝眼睛〉（Suite: Judy Blue Eyes），合音高亢完美，旋律既解闷又添愁，在这三人的不插电演出后，尼尔．杨（Neil Young）紧接着加入，这位谜样的摇滚歌手脾气坏归坏，表演功力却是可圈可点，他先跟史蒂芬．史提尔斯（Stephen Stills）来了个二重唱，接着四人一起来了场电音表演，包括那首余音绕梁的〈很久之前〉（Long Time Gone）。

拂晓时分，克罗斯比、史提尔斯与纳许乐团和声凄美，催人入梦。贵宾也许浑身泥泞，也许雨打风吹，也许筋疲力尽，但音乐还要五个钟头才会结束，就让保罗．巴特菲尔德蓝调乐团（Paul Butterfield Blues Band）陪你撑下去，他们在清晨六点钟端出节奏轻快的芝加哥白人男孩蓝调，吉他呢喃，口琴嘹号，如果这样还不够提神，没关系，沙娜娜乐团（Sha Na Na）演唱的老牌流行金曲定能让你精神百倍，他们在臺上又唱又跳，翻唱〈监狱摇滚〉（Jail House Rock）和〈摇滚舞会〉（At the Hop），早上八点有办法这样，已经是雀跃得可以了。

接下来有一个钟头的空档让各位贵宾为所欲为，紧接着压轴就要上场。早上九点刚过，吉米．罕醉克斯和五人乐团登臺，先来一曲〈听见火车驶来〉（Hear My Train a Comin），接着是整整两个钟头的迷幻摇滚，此时观众区宛如弃置的战场，观众剩不到五万，散场的散场，徒留满地物品及一山一山的垃圾和余烬。在这满目疮痍中，罕醉克斯宣布要「乱弹一通」，弹着弹着，便演奏起电音版美国国歌〈星条旗〉（Star-Spangled Banner），并翻唱〈嘿！乔〉（Hey Joe）作为闭幕曲，好听到令人头皮发麻。在你眼前搬演的正是活生生的音乐史。

---

1. Fish Cheer，指〈我死定啦〉这首歌的开场口号，带领众人拼出FISH字母，现场表演时则会以FUCK取代。↩

第二部

歷史转捩点行程

Moments that made History

Chapter 1

波士顿茶会

The Boston Tea Party

时间：1773年12月15日～16日

地点：新英格兰

重大歷史事件多半笼罩着一层又一层的神话，真相因此扑朔迷离，波士顿茶会（The Boston Tea Party）也不例外。这起倾茶事件象徵美国人民摆脱殖民桎梏、大举迈向建国之路，后世大抵认为该起事件体现人民的反抗精神，展现人民有抵抗压迫的权利。然而，由于有心人士窜改史实，想方设法跟这起事件沾边图利，因此，1773年12月16日当晚几个钟头的真相日渐扭曲，史实与史载出入颇多，而且分歧与日俱增。

就连「波士顿茶会」这个名称都有误人之嫌，这是1820年代起的名号，贵宾穿越回去瞧瞧就知道—这哪里是什么茶会？此外，由于当晚举事者誓言保密，事后也不曾透露半点口风，所以史家无从得知这些倾茶人士的确切身分，直到他们过世后才可见「名单」流出。1835年，事件发生逾六十年，某位「目击者」亮出五十八名举事者名单，声称这些人当时都在商船上。不久之后又有另一份名单传出，这回是访问波士顿市民取得的史料。两份名单是否能够尽信，至今仍无法定论。

正因为举事者身分不详，各位穿越团员才得以享有这难得可贵的机会，化身成无名民族英雄，不仅目击歷史，更能缔造传说，而且不会干扰时空连续体。你将在波士顿待满三十六个钟头，浅尝欣欣向荣的客栈文化，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上与各色商人摩肩擦踵，紧锣密鼓筹备茶会，在水滨与波士顿市民会合，一举将英国茶叶付诸流水。

歷史充电站：赋税法案和波士顿惨案

英国打赢七年战争（Seven Years' War ，1756~1763）成为世界霸权，但也因此积欠下一亿四千五百英镑的债务。1763年，英国政府为了还债，决定提高对美国殖民地的税收，国会颁布系列法规第一条《美国税收法》（American Revenue Act），提高对纺织

品、咖啡、靛青、舶来品的进口税，一时之间嗯声四起，高喊「无选票，不纳税」（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1765年又再引进《印花税法》（Stamp Act），大大冲击商贾、律师、出版商。

由于民怨沸腾，波士顿全城暴动，洗劫城中精英豪宅，这些精英财势显赫，全仰仗英方在背后撑腰。大批民众走上街头，抗议游行络绎不绝，国会被反动声浪叮得满头包，不到半年便废除《印花税法》，但又在1767年引进《唐森德条例》（Townshend Acts），增加五花八门的商品税赋，包括茶叶在内，再度引发民众反弹。

有鑑于波士顿情况告急，英国拨了一支军队去稳住局面。1770年2月23日，该军队出了大乱子，开枪扫射一旁口出恶言的民众，造成五人毙命，史称波士顿惨案。由于安危堪虑，该军队撤退到城堡岛上的威廉堡避难。

期间民众持续反抗《唐森德条例》，波士顿茶会于焉成形，领导者登高一嗯，三百位市民加入「自由之子」（Sons of Liberty），并集结中下层阶级形成同盟，团结起来孤立用人唯亲的麻州总督汤玛士．哈钦森（Thomas Hutchinson）及其亲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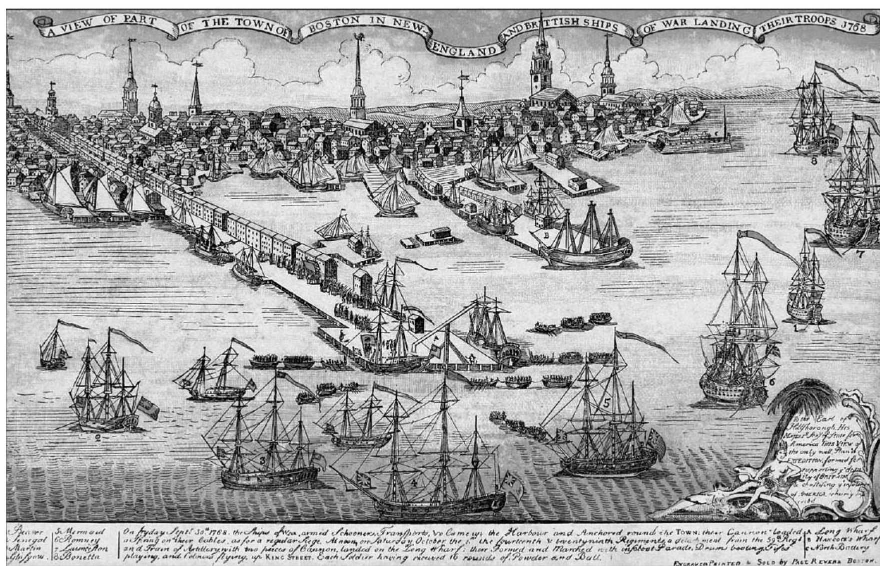
然而，撇除抵制英国茶叶一事，1770年代初期可谓风平浪静，早先1760年代才叫风起云涌。1773年5月，英国国会颁布《茶叶法》（Tea Act），盼能挽救江河日下的东印度公司，该公司垄断茶叶贸易，1600年由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特许成立，百年后已处于破产边缘，价值一千七百万英镑的茶叶销不出去，全堆在英国仓库里生灰尘。眼看荷兰茶黑市走私猖獗，《茶叶法》调降茶叶税来破坏行情，此法纵使立意良善，但波士顿的激进人士依旧勃然大怒。

《茶叶法》颁行后，第一艘抵达波士顿港的商船是达特茅斯号，船主之一是弗朗西斯．罗奇（Francis Rotch），二十三岁，基督教贵格会信徒，驶船经商，家乡在南塔克特岛，船上货物半数归他所有。11月30日，达特茅斯号停靠格里芬码头，12月1日卸货完毕，只剩茶叶还在船上。两天后，又有一艘小商船埃莉诺号入港。12月7日，另一艘更小的商船比佛号靠岸。

达特茅斯号报关后必须在二十天之内卸货并缴税，否则货物将遭到扣押，白白让英国得利，期限是12月16日午夜，眼看时间一分

一秒流逝，火药味不免愈来愈浓。12月14日，波士顿召开有史以来最盛大的集会，席间罗奇遭无情施压，与会人士要求他将达特茅斯号开走，但他若照办便等于前功尽弃，因此只能尽力敷衍搪塞。

自由之子二十四小时站岗盯哨，以防茶叶上岸。究竟这批茶叶下场如何？此时尚未见分晓。波士顿市民会义无反顾蔑视王权吗？倘若果真如此，英国皇家海军会袖手旁观吗？还是会派出坐拥六十四门炮的皇家船长号和驱逐舰「行动」及「鱼狗」出面介入？



保罗．李维于1768年的雕版印刷作品，画面上英军登陆波士顿的场景当年曾引起全美群情愤慨。

行程简介

贵宾的落地时间是1773年12月15日星期三下午，地点在波士顿大街的自由之树（Liberty Tree），附近是汉诺威广场。自由之树是一棵高大的榆树，1642年栽种，纪念英国国会与「暴君」查理一世（Charles I）决裂，标示第一次英国内战开打。自由之树是叛乱的中心、集会的地点，也是张挂肖像、高悬布告、号召行动的所在。

贵宾将打扮成劳动阶层，从麻州农村来波士顿参加「茶会」，与会人士以劳工为主，老爷和先生头戴海狸毛毡摺边帽，身穿厚厚的狩猎衬衫，披一件厚重的及膝羊毛外套，腿上穿着马裤，一双束腿拉到膝上，

足蹬破旧黑皮鞋。太太和小姐则要綑「束腹」，这种类似马甲的锥形内衣可以托高你的胸部，让你保持良好的仪态，接着再穿上朴实无华的上衣和衬裙，最后套上朴素的披风，这是当时女工之间非常流行的穿搭。为了御寒，敝社会为你准备一顶包头帽和一双露指手套。

本穿越团将下榻在白马客栈，店主是乔瑟夫．莫顿（Joseph Morton），店址在纽伯里街，靠近今为博伊尔斯顿街的蛙巷处，你看看招牌是雪白战马的那家便是了。波士顿的客栈超过一百五十间，从上流的高级酒吧到肮脏破旧的夜总会应有尽有，白马客栈可谓箇中翘楚，你从纽伯里街上的大门入内，一踏进去便是酒吧间，仰头可见横梁天花板，低头可见橡木磨砂地板，壁炉里添满熊熊燃烧的柴火，酒吧里烟雾氤氲，贵宾可闲步至吧檯租借陶制菸斗，沿途可见赌客打牌的打牌、玩九柱球的玩九柱球，轮流用叫做「乳酪」的小球将球瓶击倒。吧檯高度及腰，附近是一排排大桶子。吧檯旁挂着腌制鳕鱼，檯面上选了几本宗教读物供顾客翻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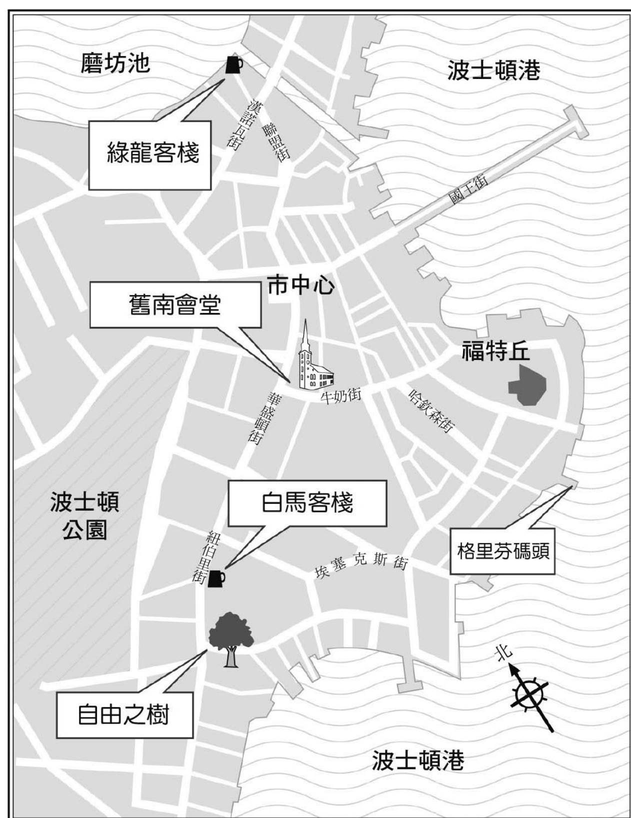
贵宾进了酒吧间请往里边走，你会看见墙上钉了个小箱子，箱子上凿着小孔，小孔上刻着「有钱必应」，你可以在箱子里塞钱给僕役。从这儿开门出去，上楼便是你的卧榻，你的卧榻旁边便是其他客人的卧榻—共享正是这儿的规矩，客栈里的设备说好听一点叫「原始」，想找盥洗设备的贵宾就别忙了，这里地上挖个洞、盖上盖子就叫马桶了。

波士顿

波士顿半岛处处尖塔耸峙、船桅林立，海岬深入大西洋，若不是波士顿地峡与陆地相连，否则就叫波士顿岛了。波士顿全市分为北角和南角，北角走高档路线，南角走草根路线。波士顿得天独厚，海岸线绵长，仓库和船厂挨挤在海滨，附近是新英格兰的钓鱼场和捕鲸场，五花八门的鲸鱼油、鲸鱼骨源源不绝，让此地买气旺盛、商机无限，形形色色的商店超过五百家，令人目不暇给，贵宾可在街上随走随看，感受海盐、马粪、垃圾的气味扑鼻而来。

贵宾会经过贩售民生用品（糖、玉米）的杂货店、琳琅满目的布店（包括碎花布、印花布、细洋布、棉布、硬麻布、丝绸）、男服店、裁缝店、五金店、皮革店，还有开设在仓库里的百货商行，从餐具到沙漏无所不卖。若有团员想认真看看买卖是怎么回事，可至国王街的奴隶市

场一探究竟。



此外，你可能会讶异波士顿满眼书肆，此地文风鼎盛，多亏了英国在殖民地推广义务教育，所有公民至少都要会读《圣经》，因此波士顿图书贸易蓬勃，许多出版商兼营印刷，除了宗教书籍之外，詹姆斯．福斯特．康迪（James Foster Condy）等一般书商也贩售诗集、哲学着作、歷史书籍、政宣手册，汤玛斯．汉考克（Thomas Hancock）则兼售文具，包括纸张、羽毛笔、密封蜡、墨水壶。想知道波士顿最近有什么大事？买一份《波士顿公报》（*Boston Gazetta*）或《麻州谍报》（*Massachusetts Spy*）便知晓。

倘若贵宾有些嘴馋，可以跟街头摊贩买些新鲜牡蛎来尝尝。想喝热饮或歇歇腿的团员，波士顿有数十家咖啡馆任君挑选，你可以点杯热可可坐下来，或是品尝荷兰走私来的咖啡，真真是去哪家咖啡馆都好，但就是别去皇家咖啡馆，那里的常客多半是英国官员，不然就是忠君爱国的波士顿市民。

饮馔：客栈文化

白马客栈晚上七点开饭，不过，既然可供选择的客栈这么多，贵宾不必觉得非待在白马客栈不可，到国王街的「葡萄纍纍客栈」换换口味也不错，这两处都提供佳餚美馔，第一道先上肉汤，接着是煎烤海鲜，或许是龙虾、或许是鳗鱼、或许是鲑鱼，再来上的是主菜，烤羊、烤猪、烤牛、烤鸡择一，搭配根菜杂烩，配菜包括高丽菜丝沙拉和乳酪面包盘，最后上甜点，可以选择水果、葡萄干面包布丁或香甜烤杏仁。

贵宾若是想喝酒，有法国葡萄酒或西班牙葡萄酒可供选择，但波士顿市民更爱喝苹果酒、梨子酒、啤酒、兰姆酒，其中啤酒已成为市民文化的一部分，有些是本地佳酿，有些是异国风味，例如云杉啤酒、桦树啤酒，由于啤酒文化根深柢固，当地甚至发展出一套术语来谈论喝啤酒这档事。

烈啤又称「慰穷浆」（comfort for the poor），一上桌就是五百毫升，或装在白镴啤酒杯里，或是以棕绿色瓶子盛装，以防阳光直射导致啤酒馊掉走味。贵宾尽管点尽管喝，但就是别点到「老裤子」（old trousers），这种混了酒粕的啤酒可难闻了。你若喝一喝放下酒杯，没想到晾在一旁给人喝去，这就叫「仓鼠饮」（hamster），慢慢品酒称为「抿」（tipple），喝醉的酒客叫「啤酒骑士」（ale knight）或「啤酒包」（toss pot），这些酒腻子嗜啤酒如命，常常一上桌就喝开了。

如果啤酒不对贵宾的胃口，尝尝黑兰姆酒如何？酒精浓度百分之四十五，波士顿本地酒厂出品，厂址在埃塞克斯街和南街一带，总共二十间，大多以糖蜜酿制，从法属和西属加勒比海的糖岛走私而来，价格比英国糖蜜便宜三分之一，点一杯称为一打兰（dram），你可以单饮也可以喝调酒，店家多以陶壶盛装阳春版鸡尾酒，最多人点的是「黑带」（black strap）和「卡里波格斯」（calibogus），前者是极烈的糖蜜黑兰姆酒，后者是无糖兰姆混啤酒，此外，蛋蜜酒（flip）的人气也居高不下，以兰姆酒为基底，加入温啤酒、棕色爱尔酒、蛋和糖，以长柄调酒木匙拌匀后上桌，至于「石垣」（stone fence）是以兰姆混苹果酒，「摇头晃脑」（rattle skull）则以黑啤混兰姆再加莱姆汁和肉豆蔻。

绿龙客栈

波士顿的客栈既是社交和文化场所，也是激进政治的摇篮，对英国政策的反动皆在此辩论并策划。1773年12月15日晚间，波士顿市民张口闭口都是茶税大限逼近一事，贵宾若想接近举事者，不妨前往绿龙客栈，店址在城北汉诺瓦街和联盟街交叉口，1776年由圣安德鲁共济会集会所买下，波士顿大名鼎鼎的反叛份子都在楼上聚会，其中大多是哈佛毕业生，贵宾在楼下酒吧间拉张椅子坐下来，定能瞧见山缪．亚当斯（Samuel Adams），他是通讯委员会的会长，实际上也是自由之子的首领，此外还有保罗．李维（Paul Revere），这位银匠是法国胡格诺教徒，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的名诗〈李维夜奔〉（Paul Revere’s Ride）便是描写他于17日深夜驰骋至费城通报倾茶事件。其余出入绿龙客栈的名人还有富商约翰．汉考克（John Hancock），他是地方大善人、共济会宗师，所有举事者中就属他最富有；小詹姆斯．奥蒂斯（James Otis Jr）是律师，可怜他被勃然大怒的海关税务司重伤头部，神智已经不太清楚；威廉．莫利纽兹（William Molyneux）是商人，拥有一批小贩和工匠组成的「手下」；埃比尼泽．麦金塔（Ebenezer Mackintosh）是鞋匠，债台高筑，出身波士顿南角，领有一百五十位水滨暴徒。

以上名人在这天晚上全到绿龙客栈来，上楼商论翌日的抗议行动。



1767年殖民地政治漫画，内容指出引进茶税是「苛政勐于刺刀」，让「波士顿市民不得安宁」。

12月16日
星期四

早上九点，白马客栈供应丰盛的早餐，帮助贵宾战胜宿醉，包括鲱鱼、燻肉（例如燻腿）或腊肉（例如火腿）、烤面包、培根和鸡蛋，如果贵宾想以毒攻毒，点饮料时可以选择小杯淡啤酒，酒精浓度只有百分之一，或是来杯香甜浓烈的黑咖啡也可以。

贵宾吃饱喝足后，敝社建议你散步助消化，冒着外头即将下一整天的冷雨，到全美最古老的公园走一走。波士顿公园建于1634年，这个占地超过五十英亩的公园放养了许多牛只，绿地上小径交错，此外还包括几处林荫步道（例如特莱蒙步道），另有约翰．汉考克新近出资搭建的露天音乐臺。

旧南会堂

上午十点钟，请各位贵宾务必到旧南会堂集合，地点在华盛顿街角，这是波士顿当时最大的教堂，塔高一百八十三呎，1729年完工。当时波士顿总人口为一万六千人，你到达现场时大约已有五千位市民在决议如何处置茶叶。会堂里人潮虽然拥挤，但因为没有壁炉，会场冷得像冰窖，你稍不留心便会觊觎起邻座的暖脚套，或是嫉妒带了摺凳的与会者。

这天的首要任务是再次交互诘问倒楣的罗奇，整场盘问好戏的高潮收在罗奇同意去找总督哈钦森，若是总督允诺，罗奇便能满载货物离港，平安无事返抵英国。罗奇一离场，会议便宣告中止，年高德劭的激进人士退至小房间内商讨战术，直到下午三点才復会。

趁着这个空挡，敝社建议你回白马客栈用午膳，等吃饱了再判断你是否有体力、有耐力、有韧性，足以应付倾茶这项吃重的体力活。请你务必谨记：中途你若稍有懈怠或体力不支，你的倾茶伙伴可不会饶过你。无论你多么心烦手痒，千万别贪多嚼不烂。倘若贵宾体格佳、干劲足，请你到酒吧间稍坐片刻，不久倾茶计画便会走漏，你听到风声便可回房乔装。

细说中国茶

这批付诸流水的茶叶全是中国茶，其中以江西武夷茶居多，茶叶经发酵，汤色红浓，香气馥郁带泥香，物美价廉又禁得起久放，此外则是档次更高的小种红茶和功夫茶。

除了红茶之外，船上也有绿茶，主要是熙春茶，另有一些散茶是安徽松萝茶，后者的茶香更细緻，价钱自然更高。绿茶的茶叶在摘採后立即蒸菁以防氧化，因此茶汤清甜回甘。

中国茶是茶树（Camellia sinensis）的变种，茶树为多年生常绿灌木，最高可长到十二呎，最久可活上一百年，叶厚革质，含咖啡因及抗菌物质，茶叶由茶妇亲手摘採，腰痠背痛採毕后接着去茎、炒菁、揉捻，这趟功夫通常要在一天内完成。虽然茶叶一年可以採收三到四次，但仍以仲春到孟夏为採茶旺季。

茶叶加工后由行商收购，接着转手卖给批发商，批发商分装后交给茶商沿江顺流南下，将茶叶一路运至广州，抵达时节约莫是十一月底、十二月初，茶叶在广州外销给东印度公司装箱，木箱内衬以铝箔纸以防茶叶变质，接着再用柔韧的竹篾扎綑装运，六个月后驶抵伦敦，东印度公司就地拍卖，可怜的弗朗西斯．罗奇就是拍卖场的茶商之一。

莫霍克族

贵宾将与倾茶伙伴乔装成莫霍克族印第安人。莫霍克族隶属易洛魁联盟（Iroquois Confederacy），最初又称五族同盟，由五十位部落首领组成，其中莫霍克族号称「美东守门人」，因骁勇善战而备受敬畏。乔装成莫霍克族有几个用意：第一，改装易容辨认不易，但毕竟全波士顿也才三十七名印第安人，明眼人一看就晓得你并非莫霍克族人；第二，只要你抵死不认，找人顶罪很容易；第三，莫霍克族是活化石，象徵未被殖民的美洲大陆，他们无拘无束、来去如风，周身散发神祕气场，借用其形象起义再适合不过。

贵宾请看看周遭伙伴：谁乔装得越逼真、打扮得越卖力，谁的地位就越高，尤以那十八位带头起义者最能遮人耳目，他们顶着莫霍克头，脸用木炭抹黑，身穿战袍，肩披斗篷，再罩上仿莫霍克族的披肩，完全遮住本来的衣物，甚至连发号施令都用印第安语。

底下乌合之众的打扮可就差得远了，而且位阶越低装扮越马虎，有的只用灯黑或膏油抹个脸，戴顶毛帽、套件罩衫便敷衍了事。敝社为贵宾准备了毛毯，你就这么往身上一兜，用煤烟把脸抹黑，再将斧头和手斧挂上腰带，乔装完毕便可至绿龙客栈与其他莫霍克族人会合，一同前往牛奶街，不远处就是旧南会堂，会堂里的争辩愈演愈烈，眼看就要一发不可收拾。

罗奇回来啦

倘若贵宾自认做不来体力活，请在下午三点回到旧南会堂，一边听各家你来我往，一边等候罗奇带消息回来。乔西亚．昆西（Josiah Quincy）将鼓起舌簧力劝你抵制茶叶，可怜他还罹患结核病呢，但贵宾

切记不宜躁进，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且听麻萨诸塞湾省库务司哈里森．格雷（Harrison Gray）接下来的答辩便可知晓。

下午五点四十五分，会议厅里的烛光一阵明灭，罗奇面见完总督哈钦森回来了！哈钦森人不在城里，前阵子搬到米尔镇乡居，罗奇来回奔走十四哩，为的就是回来知会大家哈钦森不允准，话音刚落，现场一阵骚动，有人嚷嚷：「今夜就用波士顿港来泡茶吧！」约翰．汉考克则站在讲台前沉重宣布：「大家自己看着办吧。」

霎时间群情沸腾，众人哄然散会，忽然外头传来莫霍克族的战嚎，听得人背嵴发凉，人潮一时拥向出口，你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那教人寒毛直竖的呐喊是个信号，表示要动手了！贵宾请跟着人潮走出会堂，莫霍克族的菁英部队正在外头等候，只见他们身穿族服、手持火炬，板着脸不发一语，众人也跟着安静下来。

莫霍克族人二话不说，领着众人就往牛奶街走，走着走着一个急转，水滨就在眼前，而且越近水滨莫霍克族人越多，队伍最后停在福特丘旁的码头和仓库，波士顿市民在此守望，莫霍克族人则继续走向格里芬码头，上了那几艘运茶船。

开茶会啦

晚上七点，皓月当空，照如白昼，此时不开「茶会」更待何时，贵宾且别管停泊在四百码外的英国军舰，大胆跟随八十至一百位举事者登上达特茅斯号、爬进埃莉诺号、翻进比佛号。你的倾茶伙伴大多不满三十岁，有的是学徒，有的已出师，有的是码头伕役，有的是开路苦力，有些则是学有专精的工匠，例如木匠师傅、建筑工头、箍桶师傅、皮革师傅，另有少数几位专业人士。

倾茶工作宛如上了油的发条般顺畅运行，由几位自称船长、水手长的领头，两侧由持枪的哨兵把风，贵宾首先要做的是喝令船员打开舱口，命他们交出起重滑车，方便你等等搬运茶箱，茶箱每箱重四百磅，你看上头有红黑双色中国图腾的就是了。

你一上甲板便可解下腰间的斧头噼开茶箱，将茶叶往舷外扔，噼、扔、噼、扔，茶箱噗噜噜裂开，甲板咿呀呀作响，茶叶哗啦啦落水，除此之外悄无声息。各位团员不仅禁止作声，也不得损伤船只或扒窃船上

货物，比佛号上有个叫查尔斯．康纳（Charles Conner）的傢伙，偷塞了几把茶叶到裤袋里给人抓包，这下真是糗大了，不但身上衣服被扒光，全身上下给抹了烂泥，还被毒打了一顿。

随着海里的茶叶越积越多，茶船周遭的海水也越来越混浊，由于潮水很低，船只停泊在浅水里，海床上的茶叶越积越多，转眼将海湾堵住，有几个本来在一旁看好戏的，急忙在岸上找了叶扁舟，意图打捞浮在海面上的珍贵茶叶，但还没下水就被制止。为了防止群起效尤，贵宾你可能会被叫下海，将海面上一坨一坨的茶叶搅散，或是搅到水浅处，或是踩进泥巴里。



莫霍克族尽兴狂欢。

两个钟头后，总计三百四十二箱茶叶被扔进波士顿港，总重四十六吨，市价九千六百五十四英镑（折合成今日美金约一百五十万），只有一箱逃过一劫，翌日让一个名叫约翰．罗宾森（John Robinson）的少年找到，这口深埋在大西洋沙岸的茶箱，就是大名鼎鼎的「罗宾森茶叶箱」。

当个品茶香的

两千多位民众白占着好位子，依旧只能瞧见茶船上的人影手脚俐落来回奔走，现场气氛虽然紧张，但大家都沉住气，没人移动脚步，一个个毕恭毕敬，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无人叫喊。无人欢呼。无人高歌。你彷佛看见一场排演熟练、指挥得当的表演，一旁观看的民众直觉到歷史正在眼前搬演。

倾茶完毕，人潮迅速散去，莫霍克族人整队集合，横笛一响，齐步撤退回码头边、拐进哈钦森街，在此无声无息就地解散。晚上十点钟，街上杳无人烟，只有波士顿港里载浮载沉的茶叶，证明你确实忙了大半夜。

返航

贵宾在离开码头之前，请先看看身上有没有沾到茶叶，许多举事者回家后发现鞋里、口袋里都是茶叶，费了番功夫才按捺住烧水煮茶的冲动。倘若贵宾发现身上有茶叶请就地扔弃，并在午夜前返抵自由之树，准备穿越回甜蜜的家。

Chapter 2

查理一世上断头臺

The Execution Charles I

时间：1649年1月29日～30日

地点：伦敦

查理一世走上断头臺，脖子一伸，歷史从此改写。几百年来，君主凭着「君权神授说」大权独揽，有了全能之神挂保证，君主威信大震，俨然一神之下、万民之上。查理一世遭处决等于昭告天下：什么「天子受命于天」根本是屁话，不过是凭着遗传基因作威作福的藉口。

当然啦，歷史上惨遭横祸的君主多的是，查理绝非首例，有的死于同室操戈，有的死于改朝换代，有的难敌外侮，有的战死沙场，死于政变者更是不计其数。然而，若要追究自古罗马时代以来哪位君主首开先例，因人民捍卫政治原则、巩固议会主权而惨遭不测？答案是查理一世——从此君权粉碎，王权至上成为明日黄花，下启美国独立建国运动（1776）及法国大革命（1789）。

敝社推出的二十四小时快闪行程带贵宾亲临刑场，目睹冲击全欧洲的关键时刻，感受全城处于未知边境的紧张气氛，有人恐惧未来，有人梦想旧世界瓦解、美好新世界到来。

歷史充电站：英国内战

1648年12月6日清晨，普赖德上校（Colonel Pride）率领步兵包围下议院，手中高举禁入国会的议员名单，上头大约列了一百八十位，其中一百位已逃出城外，当场逮补者计四十五位。

一年半前，英国第一次内战（First Civil War，1642-1646）落幕，新模范军（New Model Army）击败保皇党，查理一世虽成阶下囚，但仍企图重掌大权，拥戴者也盼他东山再起，故而接二连三策动各地保皇党暴动，史称第二次英国内战，1648年5月爆发，三个月后，保皇党的最终基地科尔切斯特镇不敌围攻、终于沦陷，第二次内战结束，国会大半支持双方和解，查理一世因此尚未死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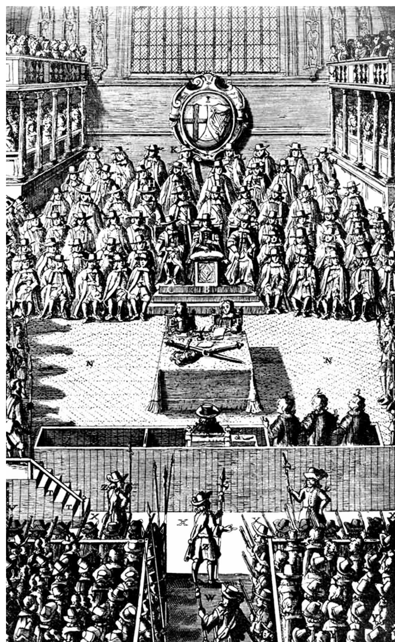
然而，新模范军可不这么想。这支兵力超过四万的劲旅在英国所向披靡，不仅视己为革命先驱，更视查理为千古罪人，两次英国内战共诛杀了二十万至三十万条人命。克伦威尔将军（Oliver Cromwell）因此上书《大谏章》（Grand Remonstrance），内容包含多条权利法案，却遭国会拒绝讨论，七千部队于是走上街头，12月2日占领伦敦。

国会不愿受威胁，议员漏夜开会，12月4日决议与国王谈判。翌日，克伦威尔将军的女婿亨利．艾雷顿（Henry Ireton）召来将领面议，裁定查理一世「背叛人民信任，引发内战耗损国力、鱼肉百姓。」新模范军为落实决心，决议驱逐保守派议员，后世称「普赖德肃清」，剩余八十位下议院议员对新模范军言听计从，组成「残余议会」（the Rump Parliament）决定查理一世生死。

国会肃清后风起云涌。12月13日议会中止与查理一世谈判。1月2日，上议院驳回对查理一世的指控，新模范军反锁上院的院门迳自起诉，由残余议会表决审判查理一世。

审判庭1月20日开庭。查理一世的答辩不脱君权神授说：「吾贵为君主，岂可教人臣诬陷⋯⋯《旧约》、《新约》白纸黑字，明令人臣服从君权。」开庭三日，查理一世口口声声咬定审判庭违法，被审判团勒令退庭。接下来两天证人出庭作证，三十位人士证实内战血流成河，指称查理一世难辞其咎。

经过进一步审议，1月27日公布判决结果—查理一世「在两次内战期间陷国家于不义，谋杀百姓，强取豪夺，焚城毁地，以致国破家亡、山河狼藉，故判其有罪」，「冠以暴君、叛国贼、兇手、人民公敌之罪名」处以死刑。



1649年1月，查理一世来到西敏宫，坐在被告席接受最高法院审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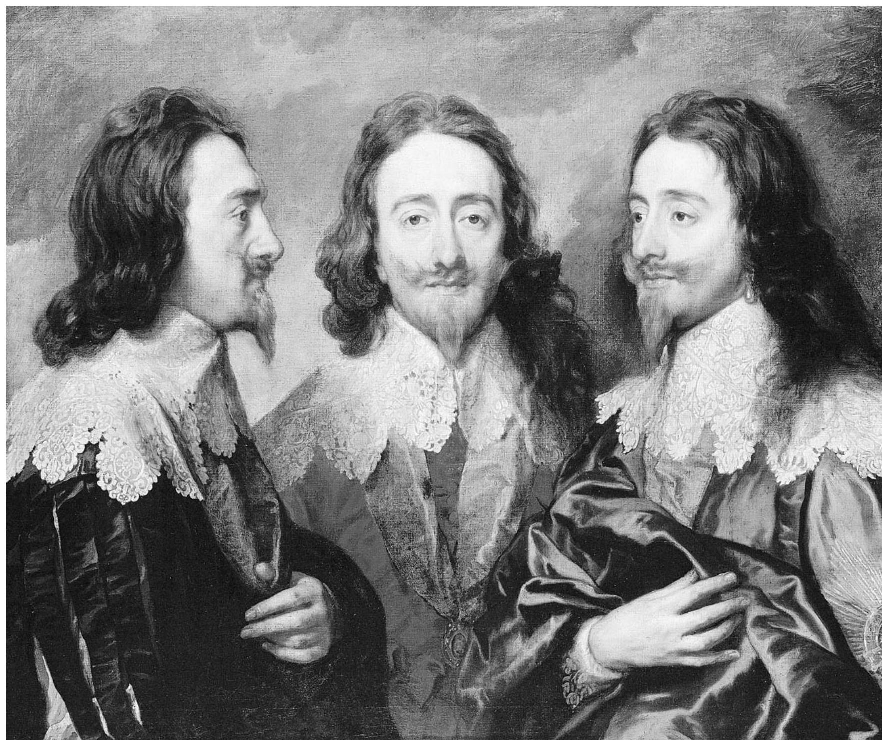
行程简介

贵宾的落地时间是1649年1月29日星期一下午两点整，地点在你圣马丁路的住宿处，大约走一哩半就会到达国会大厦，你落地后还要几个钟头才会天黑，不妨四处看看走走。

1月29日
星期一

贵宾这趟来除了观看行刑，若还想找其他乐子恐怕有些困难。早在七年前（1642年）全伦敦的剧院便遭清教徒关闭，纵使年初有四家重新开幕，但旋即遭新模范军勒令停业，若有演员反抗则立即逮捕。摔角、射箭、射击、斗熊、斗狗等休闲娱乐也一律禁止。

贵宾走在伦敦街头，可见内战导致民生凋敝、百废待举，物价飞涨、薪资低落，由于查理一世迁宫，保皇党人及王室贵族大半随之出城，商肆因此空空荡荡，不见金银珠宝、绫罗绸缎、华美钟錶等奢侈品，向来熙来攘往的市集寂寥冷清，粮食供应长期断绝，乡间田地多已荒芜，牛肉、鱼肉、乳制品皆无从取得。



砍掉他的头！《英王查理一世，左侧像、正面像、右侧像》（*King Charles I, in triplicate*），画者是英国宫廷首席画家安东尼．范戴克（Anthony van Dyck）。

这一派萧索景象，更是让伦敦物议沸腾。此时查理一世生死未卜，没有国王的英国何去何从？政客与神学家尚且辩论不休，无论你走进哪一间客栈，都可见众人口沫横飞、高谈阔论。不过你先别急，敝社建议你瞭解最新情势、听听各家说法，再到客栈走走。最简单的做法便是买报纸，包括六家取得特许字号的老牌週报，以及三家支持军方的新兴小报—《本週综览》（*A Perfect Summary*）、《新军公报》（*The Army's Modest Intelligencer*）、《大英忠僕报》（*The Kingdom's Faithful Servant*），后者在过去三週匆忙付梓，以满足大众对新知贪得无厌的追求。这类小报又以《舆情日日报》（*A Perfect Diurnall*）流通最广，今天刚出刊，立场保守、倾向国会，发行量大约三千份。

贵宾若嫌《舆情日日报》平淡，想看点激进的，不妨找找最新一期的《中庸报》（*The Moderate*），主编吉尔伯．马伯特（Gilbert Mabbot）1647年由新模范军任命为报刊审查长。《中庸报》支持平等派（The Levellers），这群人士虽未结党但理念相近，鼓吹社会平等、消弭阶级差异、普及投票权，在军人、工匠、师傅、学徒、伦敦劳苦大

众间广受欢迎。贵宾若想知道审问查理一世的细节，买《中庸报》准没错。此外还有三份非法的保皇党报—《伤感时事报》（*Mercurius Melancolicus*）、《信差快报》（*Mercurius Elemticus*）、《信使捷报》（*Mercurius Pragmaticus*），路人可能会偷塞一份给你，三份报纸的编辑都逃亡在外，报刊以小型活字印刷机偷偷打印，并私下找摊贩发送，倘若被逮到，这些摊贩可得挨鞭子。

贵宾若想听各派人马直陈己见，请挪动脚步前往圣保罗大教堂，听听伦敦长老会牧师俄巴底亚．撒域（Obadiah Sedgwick）慷慨激昂为查理一世说情；贵宾也可以往白厅街走，看看平等派的新模范军牧师休伊．彼得（Hugh Peter）鼓吹共和理念。你十之八九还可以在街角拿到小手册，正方和反方的都有，最经典的莫过于约翰．古德温（John Goodwin）声援新模范军的《当笔桿遇上枪桿》（*Right and Might Well Met*）以及保皇党的《枪桿压过笔桿》（Might Overcoming Right）。

无论贵宾你往哪里走，免不了会看到满街乞丐：有来城里寻求温饱的乡下贫工，有缺手断脚的退役军人，也有丈夫战死、孩子挨饿的寡妇。此外，新模范军也是无所不在，走到哪儿都看得到，科芬园广场简直成了露天马厩，周围那排1630年代建的官邸原本住着名流显贵，骑兵队的战马都拴在眼前「这些贵族、骑士、绅士的门上」。

服装．住宿．饮馔

你的穿着打扮就是你的政治表态，想走骑士风—华丽的襞襟、雍容的缎袍、昂贵的配件、蓬松的鬈髮……绝对不行！除非你想被认成荒唐的保皇党！你若想要接地气，穿着请尽量朴素简单，想想看「清教徒运动」就对了！话说大家一想到清教徒就想到黑色，这其实是错的！因为黑色染料不仅贵得吓人，而且容易褪色。敝社建议本团的太太和小姐顶着俏丽短髮，头戴亚麻便帽，身穿桑椹色高领毛料罩衫，领口翻出纯白宽衣领，上头点缀若有似无的蕾丝刺绣，脚上再蹬一双荷兰木鞋便得了。至于老爷和先生请戴黑色礼帽遮住短髮，身上披一件深绿色及踝毛料大衣，再穿上合脚的棕色皮靴即可。

【客房】

敝社替你在圣马丁路上的赛西尔短巷找了间旅社，此外还替你签了张「饭约」，规定店保至少要替你张罗一餐。此外，鑑于此行天气严寒，泰晤士河面结冰，敝社怕贵宾受冻着凉，特地给你弄来了几块稀罕的煤块，以保室内温暖。由于英国内战，煤块炙手可热，寻常人家泰半靠木柴生火取暖。然而，纵使皇家御苑已经光秃一片，木柴依旧供不应求，民众情急之下见到木材就烧，贵宾若瞧见哪儿缺门、缺凳、少木桩、少栏杆，大可见怪不怪。

【晚餐】

晚餐六点开饭。由于粮食短缺，想吃好料就别奢望了，有浓羹吃就该偷笑了。时局艰困，人民多靠羹汤这种粗食维生，系将谷物泡水后熬煮而成，贵宾你吃的浓羹还带有几丁千金难买的牛肉，配上韶华已逝的根茎蔬菜少许，此外还有一条面包让你沾着享用。当时面包还算好买，但因为连年歉收加上去年夏季雨水特多，过不久只怕也要打饥荒。

囿于法国红酒中断进口，敝社只能替你弄来甜滋滋的西班牙红酒，贵宾若要喝啤酒也行，英国老百姓都喝这个，只是税课得重了些、产量少了点，以免谷物价格飞涨。此外，时人虽然大多吃水果当甜点，但战事方休，哪来的水果？厨子拼拼凑凑给你端上的是酪糕，这种煎饼是用奶酪做的，跟两颗全蛋、两颗蛋黄、糖、肉豆蔻拌匀再撒上面粉，用奶油煎至金黄便可上桌。

贵宾若想到街上找吃的，敝社建议你去一家名字应景的客栈叫「国王头」，位在法院巷和舰队街转角，这里的伙食也很简陋，当时各家客栈莫不惨澹经营，「国王头」也不例外，眼下店主一个星期进的酒还不如以往一天的销量，厨房每天出的菜更是掉了七成五。不过，今晚「国王头」高朋满座，伦敦平民都挤到这里来议论翌日大事，你不妨拉张凳子坐下来偷听，或者大着胆子一起七嘴八舌讨论「国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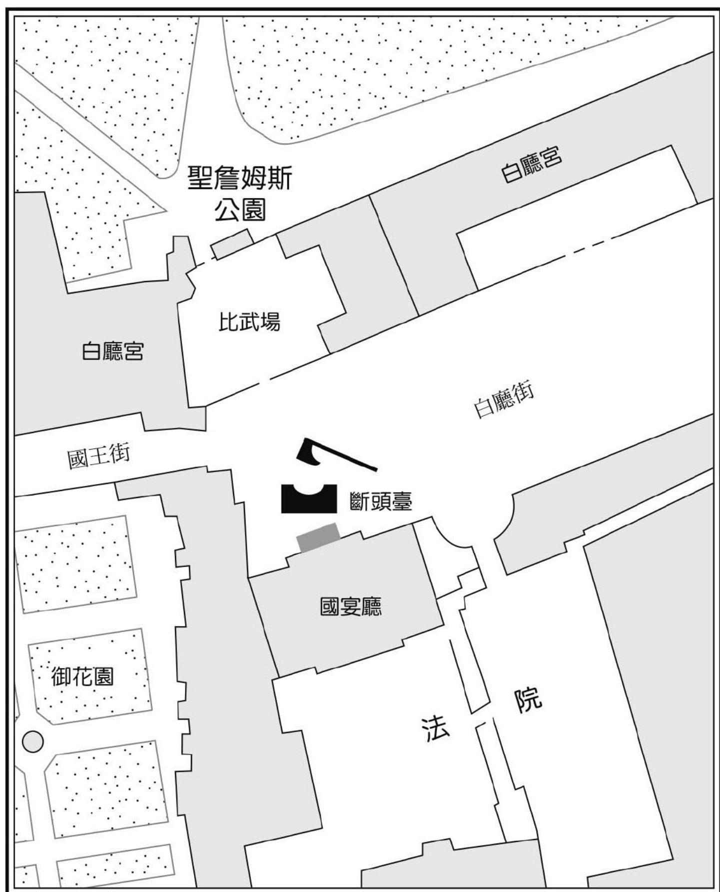
1月30日

星期二

这天贵宾天亮即起，早餐是啤酒配昨晚吃剩的面包，窗外天色阴暗、寒风刺骨，你走出客栈前，店保会帮你把午餐打包好，厨子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大块切达乳酪让你配剩下的面包，并佐上啤酒帮助下肚。

敝社建议你这时先去方便，你房里就有夜壶，毕竟刑场附近没有公厕，你若想找地方解手，原本占到的位置就会被抢走，你离开的时间越长，就会被推得离好戏越远。出了客栈后，大约步行二十分钟就会抵达圣詹姆斯公园，1532年由亨利八世建地，后由詹姆斯一世造景。

这天公园湖水结冻，触目皆是秃枝枯桠，花草鸟兽不知去向，围观人群零零星星，等着看查理一世步出圣詹姆斯宫。这幢红砖都铎宫殿大方气派，两旁塔楼矗立，原址是痳疯病院。十点钟左右，查理一世出宫，年方四十八，看上去却老态龙钟，白髮银鬚，面如槁木，眼圈发黑，随侍在侧的是伦敦主教威廉．贾克森（William Juxon）、侍从官汤马士．海伯特（Thomas Herbert）、上校马修．汤姆林森（Matthew Tomlinson）。汤姆林森上校领着两连步兵，一个个头戴军盔，身穿猩红上衣，高举手中长枪，跟随鼓手的节拍踏步行进。



围观民众有的对着查理一世破口大骂，另有个老仆哭得老泪纵横，眼看查理一世一行人神情肃穆从公园缓缓走过，步上进入白厅宫的木造楼梯，查理一世虽然回到故居，但原本的富丽堂皇已不復见，他将在此稍候，等赴刑场。

就定位啦

从圣詹姆斯公园到国王街要散步一小段路，这条通衢大道连通西敏宫和查令十字路，并且直接穿过白厅宫。白厅宫占地广大，从宫内花园到河滨殿宇大约两百码，敝社建议你在国宴厅前就定位，这里跟霍尔拜因门呈直角，这座砖造城门建于亨利八世在位时期，城门上的红砖与黑砖呈棋格排列，由此延伸出游廊连通白厅宫的寝宫与国王街另一侧的比武场、斗鸡场剧院和圣詹姆斯公园的外屋，这些地方目前都被新模范军

占领，附近高臺处还给搭了炮臺。

尽管国王街人山人海，三教九流无一不有，但却不见平时行刑前的热闹喧腾，没有摊贩，没有杂耍，没有街头表演，没有说学逗唱，没有藉酒装疯，现场一片庄严肃穆，街道南北两端各站着一支骑兵队，一手持枪、一手举剑，清一色圆颅党（Roundhead）军服，上身是奶黄色及膝束腰外衣配银灰色护胸甲，头戴可护住脖颈的军盔，脸上戴着面罩，一身军服让现场的气氛更形凝重。

断头臺罩着黑布矗立在国宴厅前。国宴厅是古典石造建筑，有拱门，有圆柱，有罗马图腾。断头臺上打了三到四个「插销」，形似木桩，上头连接滑轮，用来制止查理一世挣脱抵抗。贵宾请看那断头臺的臺面有多低！比平时足足低了两呎！死囚一般只要跪着就可以把脖子伸上断头臺，下巴舒舒服服枕在臺面的凹槽上。然而，这天臺面只离地十吋，查理一世势必得佝偻着背，才能把脖子伸上断头臺。

到了午餐时刻，行刑场前寸步难行，有人把身子挂在窗外，阳臺上人满为患，就连屋顶都站满了人。你津津有味嚼着乳酪、啜饮着啤酒，也别忘了抽空可怜可怜查理一世，他正在吃此生最后一餐：一块白面包，一杯红葡萄酒。

行刑

下午一点半左右，刑场上有人了。贾克森主教、汤姆林森上校、法兰西斯．海克上校（Colonel Francis Hacker）纷纷现身，此外还有几名守卫和平等派记者约翰．哈里斯（John Harris），几名速记员手持笔记本及墨水壶，准备一五一十记下眼前所见。众人的目光聚焦在刽子手及其副手身上，两人都穿着黑色紧身外套，脸戴面罩，头戴假髮，下巴还黏了副假鬍子。

果不其然，众人纷纷议论行刑者是谁，最多人猜是首席刽子手理察．布兰登（Richard Brandon），人称「小葛雷葛利」，他子承父业，父亲葛雷葛利．布兰登（Gregory Brandon）也是刽子手。布兰登眼力好，胆子大，手又稳，经验也够，虽然出道不久，但已经处决过坎特伯雷大主教、一位伯爵和几名贵族。这天过后五个月，布兰登会感染热病不治，在缠绵病榻时承认收了三十英镑对查理一世开铡，其副手大概是死忠的新模范军，自愿协助布兰登行刑。

下午两点钟，查理一世露面，从国宴厅那八扇大窗的其中一扇跨入刑场，身穿两件厚重上衣，以防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给人留下畏畏缩缩的印象。尽管查理一世的遗言流传千秋万代，断头臺旁的书记员全都抄了下来，但你当下一个字也听不见，这时会读唇语的贵宾可就赚到了，不过，你只要留意查理一世的一颦一笑，观看其举手投足，便能看出英王在跟谁说话，以及说了多久。

首先，查理一世会摊开一张小纸条，依着上头草草写的寥寥数语一字一句念出来，只是声音太小，还来不及传到你耳里就散了。这席演说很简短，查理一世自称「为人民殉难」，指控判刑者「专断擅权」、全凭「武力治国」。这番陈词并未引来群情譁然，臺下死寂一片，查理一世顿时泄了气，结结巴巴要海克上校「当心点，别让我痛着」。倘若布兰登第一刀没砍好，斧头就得多下几次才能把头砍断，简直是凌迟处死，场面也不太好看。

查理一世接着跟贾克森主教说话，贾克森主教附和他道：「根据英国国教的教义，」查理一世「死为基督徒」，主教还宽慰他，说他会上天堂，「得到荣耀的冠冕」。查理一世欣慰点头道：「吾从人间的冠冕到不朽的冠冕，从此再无纷扰、不染尘嚣。」贾克森主教一如其同行，总爱抢当压轴，他应和查理一世所言，说：「一物换一物，换得好。」接下来的过场可就有点表演的味道。布兰登帮查理一世把头髮塞进帽子里，塞得是干净俐落，查理一世解下披风，上头别着嘉德勋章的鍊坠，鍊坠上可见圣乔治像，他将披风递给主教，自个儿脱下紧身外衣，再把披风披上。表演结束，查理一世倒抽一口冷气，垂眼看了看逼近地面的断头臺，甚是不悦，转头向刽子手说：「这没弄紧啊。」布兰登不为所动，说：「弄紧了。」查理一世一脸怏怏，再接再厉道：「本来没那么低吧。」布兰登坚决果断道：「阁下，这已经是最高了。」查理一世一脸悻悻然，但晓得再争下去也没意思，只咕哝了几句便挺直腰桿，双手举高，两眼望天，接着弯下腰，把脖子伸上断头臺。布兰登再次确定这块俎上肉的头髮塞妥，查理一世伸直双臂，做出此生最后的要求：「等我暗号」。布兰登或许豁然大悟，晓得自己将犯下滔天大祸，因此恭恭敬敬说了声好，还低声称查理一世为「陛下」。

国王街鸦雀无声，查理一世打直双臂，布兰登高举斧头—这斧头是从伦敦塔拿来的，长三十六吋，重超过七十磅，斧口十六吋，斧刃锋利晶亮，长十吋—直直朝查理一世的脖子落下，砍中颈椎骨第三节和第四

节，人头漂亮落地，人群间发出一声诡异的哀嚎，听得人心惊肉跳。某位围观者回忆道：「我从没听过有人这样叫，但愿这辈子别再听到。」想来贵宾也深有同感。



十七世纪版画，查理一世在众目睽睽下上了断头臺，背景是美轮美奂的国宴厅。

布兰登朝群众挥了挥查理一世的头，接着迅速把「尸」和「首」装进棺材，罩上黑色绒布抬了进去。照理说叛国贼应该要枭首示众，但这帮弑君者没那么狠，只怕查理一世尸首分离的模样惹人同情、引发反弹，因此找人缝了尸首，抹油薰尸，择铅棺入殓，说有多尊重就有多尊重，但就是不肯让查理一世下葬在西敏寺，棺椁于2月7日晚间运至温莎古堡，两天后安葬在圣乔治礼拜堂里亨利八世的墓穴中。

返航

人头落地过后几秒，少数观众拿手帕去蘸溅在断头臺四周鹅卵石上的王血，或是作为纪念，或是用以祈运。不过，新模范军立刻大显威

风，驱离现场呆若木鸡的群众，有的给冻得呆头呆脑，有的被吓得目瞪口呆，人群如潮水般拥入窄小的胡同和蜿蜒的巷弄，半个钟头后，街上冷清空荡。

那些原本还想逗留的，一见骑兵队大显身手，也就打消了念头。约翰．休森（John Hewson）上校带着新模范军在闹市电掣风驰，从查令十字路扫荡到皇家交易所，以保伦敦市民速速打道回府，别像平常大典结束那样还要在街头徘徊数个钟头。冬日天色暗得快，街市不一会儿便显得冷清寂寥，贵宾也该动身了，请你兼程赶回下榻处，准备穿越回甜蜜的家。

Chapter 3

凡尔赛宫妇女大游行

The Women’s March on Versailles

时间：1789年10月4日～5日

地点：巴黎、凡尔赛

法国大革命堪称史上最大剧变，闹得地覆天翻，其结局却绝非必然。在许多节骨眼上，巴黎民众挺身斡旋，每次干预都是火上添油，燎原星火之一便是凡尔赛宫妇女大游行，从而为各地起义树立典范，其展现的力道替法国人民壮胆，让民众有信心掌握命运、逼迫大局随民意发展。

此次游行长达四十八个钟头，这群巴黎女工是时人口中的「亚马逊女战士」，凡尔赛宫遭她们掳掠洗劫，国王路易十六（King Louis XVI）和王后玛丽．安东妮（Queen Marie Antoinette）被迫迁居巴黎，从此形同软禁，富丽堂皇的凡尔赛宫人去楼空，奢靡华美的厅室寂寥冷清，气派绚丽的镜厅空空荡荡，一扇扇门扉深锁，一道道大门紧闭，壮丽的园林从此驻兵巡逻。1793年，路易十六和玛丽．安东妮双双上了断头臺，歷史之所以走到这一步，都是这场游行起的头。

本团将在巴黎停留一晚，让贵宾在皇家宫殿的林园与巴黎市民同游，隔天（1789年10月5日）再与巴黎女工一齐为了面包走上街头，一路直捣凡尔赛宫，当晚凯旋而归，在巴黎纵情欢快，通宵达旦。

歷史充电站：法国大革命与「奥地利荡妇」

1789年7月14日，巴黎群众攻陷巴士底监狱，放眼全法国，再也找不到哪一间监狱这么恶名昭彰、天怒人怨，俨然集旧制度种种腐败于一身，国民议会诸位平民代表心一横—拆了！当下普天同庆。可惜好景不常，整个8月，国民议会忙着破除封建、订定《人权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巴黎市民却提心吊胆，只怕局势要扭转，一来担忧外权干预，二来畏惧贵族诡计，加上面包供不应求，更让形势雪上加霜。在此之前，法国连年歉收，好不

容易盼到丰收的盛夏，偏偏又遇上干旱，磨坊缺水无法磨麦。一年之间，一条面包的价钱涨了六成。1789年9月，面包师傅因漫天叫价频频遇袭，粮车遭劫也时有所闻。

同年10月，巴黎陷入水深火热。10月2日，民怨沸腾，导火线是一场豪奢盛筵，玛丽．安东妮也是座上宾，路易十六为了加紧戒备，将「皇家火枪队」法兰德斯军团（Flanders Regiment）召至凡尔赛宫，设宴替士兵接风洗尘。席间宾主纵情声色，士兵头戴军帽，引吭歌颂君主，其帽徽非黑即白，白色象徵国王，黑色代表王后，全场看不见表示效忠革命的红白蓝三色，这也就罢了，据说这些士兵还一边咒骂一边践踏三色帽章，种种劣迹恶行传至巴黎，顿时引发市民义愤填膺，巷尾街头蜚短流长，说玛丽．安东妮跟士兵乱来，在流言推波助澜下，巴黎女工走上街头，浩浩荡荡游行至凡尔赛宫。


玛丽．安东妮巧扮农妇。

贵宾在游行途中八成会大感震惊：这群巴黎女工竟然对玛丽．安东妮恨之入骨、骂她骂得如此难听，而且骂来骂去似乎不脱「淫」字。玛丽．安东妮十五岁嫁到法国王室，十九岁封后，由于穿着不知检点，流连巴黎剧院或出入声色场合皆不见夫婿陪同，因此弄得声名狼藉。1777年，《娘娘腔》（*Anandria*）出版，这本以玛丽．安东妮为主角的色情小说首开先河，内容包括女女爱、欲求不满、手淫等情节，有人拿来编曲，有人用以入诗，有人改编成册，其中流传最广的则要属《歴史随笔：玛丽．安东妮祕史》（*Essai Historique sur la Vie de Marie Antoinette*），1781年首次出版，1783年再版，后续每年增修，直到玛丽．安东妮过世。

在这些谣传中，比较有事实根据的说法是：玛丽．安东妮在床上多放得开，使钱就多使得开。百姓忍飢挨饿，她却挥金如土，而且偏爱钻石，拜金加上放浪，真是要命。这些传闻有些有凭有据，有些是空穴来风，你接下来几天的见闻大抵不出这些。不过，如果你以为她会说「何不吃蛋糕？」—很遗憾，你被误导了。她从没说过这种话。你自个儿瞧瞧就晓得：说这种话无疑是自寻死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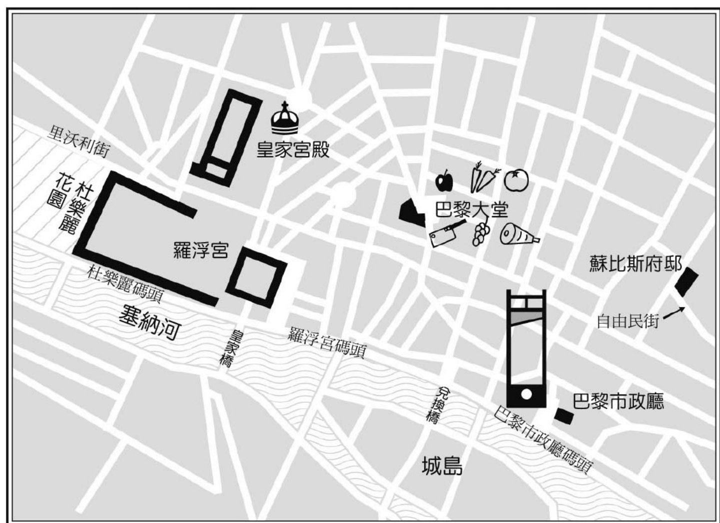
行程简介

贵宾的落地时间是1789年10月4日星期日下午三点半，地点在苏比斯府邸庭院，地址是自由民街六十号，位于巴黎市中心。苏比斯府邸是私人别墅，堪称奢华民宿，外观美轮美奂，是坐落在巴黎的富豪宅第之一，大半时间都空着，屋主一年只进城数日。贵宾下榻的苏比斯府邸为苏比斯亲王（Prince de Soubise）所有，屋主不在，依其作风自是流连别处去了，府邸内有厅室数十，皆以洛可可风装饰，另有一干僕役供贵宾差遣，室内装潢铺张讲究，墙上挂画，配备大理石浴缸、坐浴盆、特大床，无论男女都有专属豪华便椅，状如沙发，椅面挖孔，底下是便壶，老爷、先生的便壶中用不中看，太太、小姐的便壶中看又中用，名为「布达芦」（bourdaloue），形似船型酱料盅，僕人会服侍你上座并将便壶清空。

敝社替贵宾备妥巴黎中产阶级专业人士的衣着，以便你在巴黎夜游。老爷、先生头戴假髮，上身穿墨绿色开襟燕尾服，下身着白色紧身裤，脚蹬及膝皮靴，最后再戴上大礼帽便大功告成。 太太、小姐梳着包头，肩罩披肩，身穿素面低胸蓬裙，裙长及地，裙襬镶绲蕾丝褶边。男士手持银头手杖，女士则携阳伞。

夜嬉皇家宫殿

夜幕低垂，正是前往皇家宫殿的大好时节。这里王公平民都能来，是奥尔良公爵（Duc d’Orléans）的家业，1776年继承后决意改建成欢乐宫，宫殿迴廊遂成三层拱廊街，另设亭臺楼榭六十处，楼阁四周环树，参天大树形成林荫步道。拱廊街的店家虽都已打烊（毕竟是星期天），但你依旧能欣赏橱窗里的时装、名牌假髮、精緻蕾丝衣裳。



林荫大道上摊贩处处，贩售的商品琳琅满目，由于法国大革命废除审查制度，摊位上出版品氾滥，贵宾可拣择阅览。《巴黎革命报》（*Révolutions de Paris*）等报刊行文辛辣，充斥着目击报导和图文并茂的插画；雅各宾党领导人尚保罗．马哈（Jean-Paul Marat）创办的《人民之友》（*L'Ami du Peuple*）火药味十足，怂恿读者「打击贪腐份子，剿灭吃空饷的王室，肃清狡猾奸诈的贵族」。此外，摊位上还有讽谕书刊、政宣手册、民谣歌谱，鞭炮更是唾手可得，只要十二个铜板就能买到甩炮、冲天炮、蛇炮，皇宫里鞭炮声此起彼伏，五光十色照亮夜空，热闹得宛如嘉年华会。

贵宾尽管到处逛，你会瞧见许多摊贩在叫卖柠檬水，敝社建议你买一杯尝尝，柠檬水是法国人的心头好，也是法国人引以为傲的饮料，滑润可口、独步全欧，这也难怪，法式柠檬水的作工可繁复了，先取三至四颗黄柠檬削下果皮，再舀一壶清泉水，将柠檬皮撒进去，密封，静置数小时，接着滴入柠檬汁，静置三十分钟，后续用粗麻布过滤八回，放糖，再过滤两回，便是清凉解渴的柠檬水。贵宾两杯下肚后若想解手，可至皇宫的公厕方便—密闭空间，内有排排木椅，椅面挖孔，还有马桶座垫哩。


卡米尔．德穆兰在弗依咖啡馆外对皇宫的群众演讲。

贵宾若想瞧瞧时下流行娱乐，皇宫的薄酒莱剧院（Théâtre Beaujolais）推出童星与三呎高的木偶同台对戏，百趣剧院（Théâtre des Variétés-Amusantes）上演音乐剧和笑闹剧，底下座无虚席。此外，皇宫的木廊有魔灯秀、光影秀等新潮表演，一旁还可见畸人秀，其中最多人围观的是保罗．巴特博（Paul Butterboldt），他是个大胖子，重达四百磅；另有位解职神父也颇有看头，他撩拨着吉他的弦，吟唱着色情的歌。

贵宾都穿越回十八世纪末的巴黎，怎能不看蜡像展？请移步至七号沙龙，策展人菲利普．科特斯（Philippe Curtius）是蜡像工艺界的祖师爷，他开设全巴黎第一间蜡像馆「大器」（Le Grand Couvert），并在皇宫七号沙龙布展，花十二个铜板便可坐前排，花两个铜板可坐在后排，目睹栩栩如生的蜡像在你面前排成一幕幕活人画，上场的有皇亲国戚，有伏尔泰（Voltaire）等文人雅士，也有战功彪炳的沙场英雄。

贵宾若觉得以上活动太静态，建议你挪步上楼，楼上有弹子房和赌钱窟，十点过后有流莺在外头的柱廊碰头，时人以「鞑靼营」（Camp des Tartares）称之。

各位团员可在皇宫内享用晚膳，这里有巴黎最精緻的珍馐佳餚，其中夏特咖啡馆（Café de Chartres）更是一等一的名店，价位也最高，供应通称「资产阶级菜」（plats bourgeois）的高档料理，包括酥炸羔羊足、黄瓜佐兔排、酥皮香嫩犊、葡萄叶馅饼。希望价格实惠一些的团员，不妨试试普罗旺斯三兄弟餐厅（Les Trois Frères Provençaux），味道丝毫不逊色，由来自马赛的兄弟档掌勺，供应道地的马赛料理，包括马赛鱼汤和咸鳕鱼蓉。平时上这种馆子，理应能吃到各式顶级软法，例如精緻的花式面包；然而，彼一时、此一时，眼下面粉短缺，照例不得烘焙特级面包，店家也都尊重此规，以免惹祸上身。

贵宾打完牙祭若想喝咖啡、吃甜点，尝点雪酪或冰淇淋，最后再来杯香甜酒，皇宫里多的是咖啡馆任君挑选，新近又以弗依咖啡馆（Café de Foy）最为热门，乔治．丹顿（Georges Danton）、卡米尔．德穆兰（Camille Desmoulins）等革命先驱都是常客，店内豆子来自加勒比海的圣多明哥市，贵宾可以点一杯香醇的黑咖啡，或是尝尝带有奶香的咖啡欧蕾，甚至想喝摩卡也可以，请你在户外的栗树下找张雅座，瞧瞧四周形形色色的巴黎人，听他们口沫横飞议论政事，有的则在下西洋棋，一边喝咖啡一边对弈在巴黎是寻常街景，而且棋手来头都不小，每走一步都在较劲。贵宾若酷嗜下棋，大可下场小试身手，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黎棋士过招。想斯斯文文喝杯咖啡的团员，摄政王咖啡馆（Café de La Régence）是你绝佳的选择—四周是镜墙，仰看是水晶吊灯，低头是大理石桌，最是风雅不过。

法国面包二三事

贵宾接下来目睹的波澜壮阔，都与面包脱不了关系，充分体现面包在十八世纪法国社会的地位，而且样式众多，方圆长短胖瘦都有，但你可别管那瘦瘦长长的叫长棍面包，「长棍面包」（baguette）是1920年代才起的名号。法式面包的口味和嚼劲取决于用料：奶油自然不可少，牛奶和糖则酌量，盐呢要看是盐沼的灰盐还是诺曼第海滨的白盐，水则分成河水、泉水、井水、雨水，有些师傅还会刷上蛋液，让烤出来的面包润泽光亮。面粉则以石磨白

面粉为主，以棉布过筛和水可揉成三种面包：农夫面包最硬，软法最软，短法居中，后者晚近渐渐追上农夫面包，成为家常餐桌风景。

吃面包可是会露馅的—什么阶级就吃什么面包。权贵显要大多吃松软白面包，外酥内软带点咸香；资产阶级吃短法，例如取名得当的「小资面包」（pain du bourgeois）就是短法的一种；平民百姓则吃「普罗面包」（pain du commun）之类的去边硬面包。本穿越团会让各位贵宾小试各种面包，浅尝凡尔赛宫妇女大游行的滋味。

下层阶级

各位贵宾明日将随巴黎男女工人前往凡尔赛宫，你若想亲近劳工生活，建议你安步当车来到巴黎大堂（Les Halles），这里是巴黎的中央市场，请你在附近找间门庭若市的客栈走进去，点一杯价格公道的波尔多或勃艮第，叫一碗用料丰盛的浓汤，店东如果有供应面包，要不是「汤面包」（pain à soupe）就是「普罗面包」，汤面包是用面包皮和短法面团烤成的扁面包，普罗面包则是硬面包，是巴黎劳工的主食。贵宾若想再更接地气一点，请至街角随处可见的立吞酒场，点一杯红酒外带或站在店里喝，与日薪劳工摩肩接踵，市场伕役也有，烟囱工人也有，马车夫也有，罪犯、娼妓也统统都有。

不论你光顾的是客栈还是立吞酒场，都可以听见顾客满口「黑话」，尤其那卖菜的和卖鱼的最是爱讲。「黑话」（poissard）的「黑」（pois）源自「沥青」（poix），这种土话虽然粗俗，说在嘴里倒也爽利，ㄚ、ㄛ、ㄜ、ㄝ这类元音发得特别重，句不成句、文法不成文法，押韵却常有，适合打诨插科、编成下里巴人，法国大革命期间风行一时，大爷阔少、名媛贵妇都能说上几句，为应酬话平添趣味。

1789年10月5日
星期一

各位团员昨儿闹了一晚（在巴黎少说也要凌晨四点才阖眼），隔天换上普罗大众装扮，七点钟准时吃早饭。太太、小姐头戴白色无檐软

帽，上身穿白色宽松短衫，下身搭白色百褶蓬裙，最后围上白色围裙便算乔装完成。老爷、先生请戴红色便帽，上身穿白色衬衫，外罩棕色皮革背心，下身搭蓝色及膝宽裤。无论男女皆须配戴红白蓝饰带，或是繫在腰际，或是斜挂上身。

接着请你到糕饼铺买个「咖啡面包」（pain à café）来尝尝，这种早餐捲滋味丰厚，顾名思义配咖啡很对味，不过敝社建议你点杯热可可，有些店家是用可可膏加糖和香草下去熬煮，有些店家则是加牛奶让口感更加滑顺。热可可十七世纪传入法国后便蔚为流行，法国大革命期间更是风靡云蒸，玛丽．安东妮还僱了巧克力师傅开发新喝法，肉桂、肉豆蔻、丁香……都是常见的香料。有团员吃面包吃腻了？尝尝烤泡芙吧！这是糕点师傅阿菲斯（Avice）新创的甜点，将水、蛋、奶油、面粉拌匀成面煳下去烤，便能烤出蓬松酥脆的泡芙。

贵宾享用早膳的当儿，圣玛格丽特教堂（Church of Sainte-Marguérite）敲响警钟，远近数十座教堂的钟声接连响起，召集巴黎市民上街响应，一名少妇擂鼓呐喊：「要到何时我们才有面包吃？」人潮越聚越多，一转眼便将近七千人，大多是来自圣安托万近郊的妇女，有卖鱼妇、有女店东、有卖菜妇、有女摊贩，附近的贩夫走卒纷纷加入，这群乌合之众满腔怒火，聚拢到巴黎市政厅抗议。

巴黎市政厅

各位团员请在八点前抵达巴黎市政厅前的格列夫广场，你会看见男男女女正在撬锁，打算破门而入，有些胆大包天的也跟着瞎闯，人家进去是要找武器，这帮瞎闯的撕文件的撕文件、毁帐目的毁帐目，但这可不是趁哄打劫的时候。尽管有叠千镑大钞不翼而飞，但过了几週这一百张钞票又原封不动奉送回来，当场另有三百五十万现钞连碰都没人碰，但这可不代表你会空手而返。七百支步枪和两尊大炮都给扛了出去，外头躁动的民众正在破口大骂巴黎市长尚—西尔万．贝伊（Jean-Sylvain Bailly），他是一位天文学家，专门钻研木星的卫星。此外，路易十六和法兰德斯军团也是众矢之的。


巴黎妇女急行军。十二哩不算近，还得拖着大炮，天空又下着大雨。

上午十一点钟，广场前气氛闹得更僵，巴黎女工高喊：「不给去凡尔赛宫，就给你吊上路灯柱」（À Versailles, ou à la lanterne）。这可不是在撂狠话而已。依当时风气，人民公敌会被吊到路灯柱上砍头，在场更有马修．尤夫．乔丹（Mathieu Jouve Jourdan）这号帮手，他有个响亮的名号叫「斩首丹」（Jourdan Coupe-Tête），只见他一身黑，手里又是短斧又是屠刀，他本来是个屠户，因残杀财政大臣约瑟夫—弗朗索瓦．富隆．德．杜耶（Joseph-François Foulon de Doué）而声名大噪，正当这大臣的裸尸被人拖过街市，「斩首丹」一刀下去，尸首立即分离，接着「斩首丹」盯上大臣的女婿贝尔帝（Bertier），这贝尔帝也真倒楣，前一秒才见到「斩首丹」提着岳父的头颅，下一秒就身首二处。

市政厅的神父列斐伏尔（Lefèbvre）遭凡尔赛妇女五花大绑，「斩首丹」在一旁磨刀霍霍，此时，攻占巴士底监狱的英雄史坦尼斯拉斯—马利．麦亚尔（Stanislas-Marie Maillard）出手干预，好说歹说劝众人放过列斐伏尔。多亏麦亚尔向来与百姓同心，终于说动众人上路朝凡尔赛前进。

急行军

各位贵宾在麦亚尔与鼓手的带领下，与巴黎女工踏上十二哩长征，沿途大雨倾盆而下，而且要下一整天。贵宾会从城岛跨越塞纳河，沿着金银匠河堤来到新桥，过桥后来到罗浮宫，途经杜乐丽花园，后于路易

十五广场（今协和广场）小憩，再顺着香榭丽舍大道和塞纳河右岸抵达夏乐宫，接着半路经过塞夫尔抵达维洛弗雷，凡尔赛宫就在眼前。贵宾沿途高唱下里巴人，放话要路易「爷爷」好看，路人瞠目结舌加入行伍，商家则连忙钉木板，将店肆给封起来。

凡尔赛到啦！

经过六个钟头的长途跋涉，各位团员终于抵达凡尔赛镇，请你沿着巴黎大道直走，地方官员会来跟你嘘寒问暖，问你要不要来杯红酒。此外，虽然只是惊鸿一瞥，但你瞧瞧：戴洛瓦涅．德．梅丽古尔（Theroigne de Mericourt）真是美貌无双！只见她骑乘漆黑宝马，帽上簪着羽毛，身穿猩红骑士服，亮出手枪和军刀。这朵交际花不久便成为画中美人，象徵妇女解放精神。

此时同行者大多开始兜圈子等着喝红酒，几名巴黎女工自个儿脱队，找了几个小伙子帮忙扛大炮，顺着巴黎大道来到凡尔赛宫前的阅兵场，却发现皇家中庭铁栅门紧闭，还驻守着禁军、瑞士精兵和讨人厌的法兰德斯军团。几名巴黎女工不屈不挠，不仅扬言要开火，还破口大骂国王不肯签署《人权宣言》。路易十六原本在默东狩猎，闻风快马加鞭赶回宫，允诺接见几位代表，没想到见了国王的面，十七岁女工皮耶蕾特．夏布里（Pierrette Chabry）却当场吓晕过去，路易十六打发人拿嗅盐来让这位如花少女嗅闻，并承诺立刻将麦子送往巴黎。



法国浪漫主义画家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的画作《领导民众的自由女神》（*Liberty Leading the People*），画中的自由女神正是戴洛瓦涅．德．梅丽古尔。

这番好意传到外头，那帮巴黎女工不怀疑才奇怪。时间分分秒秒过去，众人一次次想强行破门入宫，却一次次被法兰德斯军团挡下来，搞得大家火气越冒越旺。路易十六自然担心惹火这帮铁娘子，赶紧下令宫内烘焙坊将面包送给诸位享用。贵宾拿到这特级面包请大嚼特嚼，因为接下来可有得挨饿了。晚上六点钟，路易十六宣布准备签署《人权宣言》、批准《八月法令》（*August Decrees*）以废除封建，这番让步暂时平息众怒，双方相安无事数个钟头，期间只听见零星炮响隆隆。

王室消闲别馆

贵宾虽然在凡尔赛宫门外晃悠晃悠便已心满意足，但不妨移步王室消闲别馆（Salles des Menus-Plaisirs），里头可看的多着呢！馆内厅室宽敞，用以举行大大小小的典仪及公宴，馆址在巴黎大道二十二号，离

凡尔赛宫不远。各位贵宾前往的会议厅新近才刚扩建，好赶上1789年5月5日召开的三级会议（Estates General），不久三级会议便改名国民议会（National Assembly），但依旧在此召开，厅内长一百五十呎、宽七十五呎、高三十呎，不仅有穹顶彩绘，还有希腊圆柱，圆形阶梯座位环绕着宽阔的辩论场，壮观到令你为之屏息。

起初只有贵宾和几名游行者陪同麦亚尔进入会议厅，国民议会代表神情困惑，聆听麦亚尔提出诉求。接着，上百位游行者浑身泥臭、大汗涔涔，倏忽现身听众席，有些腰间挂着猎刀，有些裤头扎着利剑，一个个吓眉唬眼的，场面立刻失控。国民议会代表惨遭肘击，起身让位给游行者；有个巴黎女工霸占主席之位，代为发号施令；其余工人对空鸣枪，枪声在宽绰的会议厅里缭绕不绝。一位年轻的神父为了制止卖鱼妇公然侮辱枢机主教，弯下身子亲吻卖鱼妇的手，卖鱼妇毫不领情，非但不回敬神父的吻手礼，还说：「谁要亲你的狗爪咧。」

也不是所有国民议会代表都被如此瞧不起。你瞧瞧米哈柏（Mirabeau）吧，人家就跟巴黎女工相谈甚欢，这胖麻子是法国大革命的雄辩之士，口若悬河、才思敏捷，名声如雷贯耳；再看看罗伯斯比（Robespierre），这瘦子是个外省律师，腰桿挺得老直，后来成为恐怖统治（Reign of Terror）的始作俑者，弄得身败名裂，眼前正同女工们打趣，还跟着瞎起闹。

午夜宫外

时近午夜，整齐划一的皮靴声传来，接着上千把火炬从暗夜中涌现—国民卫队来了，近两千的军力，六名士兵排成一排，浩浩荡荡从巴黎大道上走来，上身穿着深蓝色外套，白色翻领，红色绲边，下身穿着白色紧身裤，搭配红白蓝三色帽章。这支半正规民兵为了革命而成军，领军的是拉法叶（Lafayette），这位法国侯爵曾带兵参与美国独立战争，地位相当于三军统帅，眼前他骑着白马，领着后方上千名义勇军，整支骑兵队下午四点才从巴黎出发，原本拉法叶极力劝止麾下兵士行军动众，却被几名兵士问是不是想吊在路灯柱上俯瞰巴黎夜景？拉法叶眼看说不过，便率兵抵达凡尔赛。



拉法叶一抵达便进宫觐见路易十六，贵宾在宫外等得心焦如焚，终于盼到他带着捷报出宫—法兰德斯军团即将解散！大伙儿这时都有些乏了，听到这消息无不称心如意。时近凌晨三点，拉法叶看风头已过，便就近至祖父家闭目养神。谁知道，拉法叶前脚才刚走，十七岁木工学徒哲罗姆．艾希提耶（Jérôme Héritier）便中弹身亡，正是皇家黑步兵从窗口开的枪。

回王室消闲别馆小憩

夜色更浓，凡尔赛宫不时有消息传来，路易十六一次次让步，大伙儿一阵阵鼓掌，拉法叶也来探望过一回作为犒赏。兴奋褪去后，疲惫排山倒海袭来，许多女工坐着入梦，有些则站着囫囵睡去。

贵宾似乎也差不多该找个地方蜷睡了，不论你怎么睡，切记别睡过头，务必在凌晨四点赶回凡尔赛宫—要出大事啦！

凡尔赛宫的动静

大半夜里不知何故，皇家部队给拨了一支到凡尔赛宫苑深处，皇宫内院因而守备松懈，内阁广场兵力锐减，巴黎女工见机不可失，破门长驱而入，直捣大理石中庭，这里是内院最深处，直通王室寓所，就位在万间广厦一楼，单单厢房就有半哩宽，里头还住着侍臣和官员，彼此的屋子互相连通。

娘子军闯到这里，约莫是清晨四点四十分，其中几位离了队，到处找玛丽．安东妮算帐，有的打算把她的肠子挖出来用围裙兜回去，有的扬言要砍下她的头、掏出她的心、剁碎她的肝。有些跑到金玉满堂的贵胄屋里乱晃，摸走几件珍贵玩意儿，例如挂毯、烛臺、金饰、瓷偶什么的。各位团员瞧见奥尔良公爵了没有？昨晚那幢皇家宫殿就是他的，他斜倚在主楼梯上，身穿灰色长外套，头上戴的帽子歪歪垮垮，手上拿着马鞭，指点你王室寝室往哪儿走。你和女工拥向公爵身边，吓得宫廷侍臣惊慌失色，有的钻到椅子底下，有的伏到沙发后面。

贵宾走近王后住所，只见两名侍卫挡道，一位是塔尔狄瓦（Tardivet），一位是米奥芒德．德．圣马利（Miomandre de Sainte-Marie），塔尔狄瓦犯了大忌，开枪打伤游行者，当场被人抓起来砍头，场面血腥归血腥，但各位团员可别看走神，注意看米奥芒德—他后退到王后接待厅的门口，迅速把门拉开一条缝，往内对王后的女僕说：「快救王后，有人来杀她了！」语毕，门推上，暴民如潮水般汹涌而过，米奥芒德被淹没在人群里，头颅被枪托打出一个凹洞。

此时一干女工冲进王后住所，发现厅室里空空如也—「奥地利荡妇」顾不得只穿衬裙，已经拔腿开熘，安全躲进牛眼厅，此厅以状似牛眼的天窗採光而得名，可通到王后、国王、子嗣的寓所，平时皆上锁，一干女工只好拿王后的卧床洩愤，一个个举刀勐刺。

此时你和多数女工则在袭击壮丽的镜厅，此厅一侧是十七扇落地窗，对侧是十七扇拱门，每道拱门贴着二十一片镜子，你在这儿找猎物下手，却给国民卫队堵住了去路，领军的是拉札尔．霍什（Lazare Hoche），他率了一支防御军，把桌子放倒形成路障，火枪手全就战斗位置，你一行人瞧见这赫赫军威，无不吓得停下脚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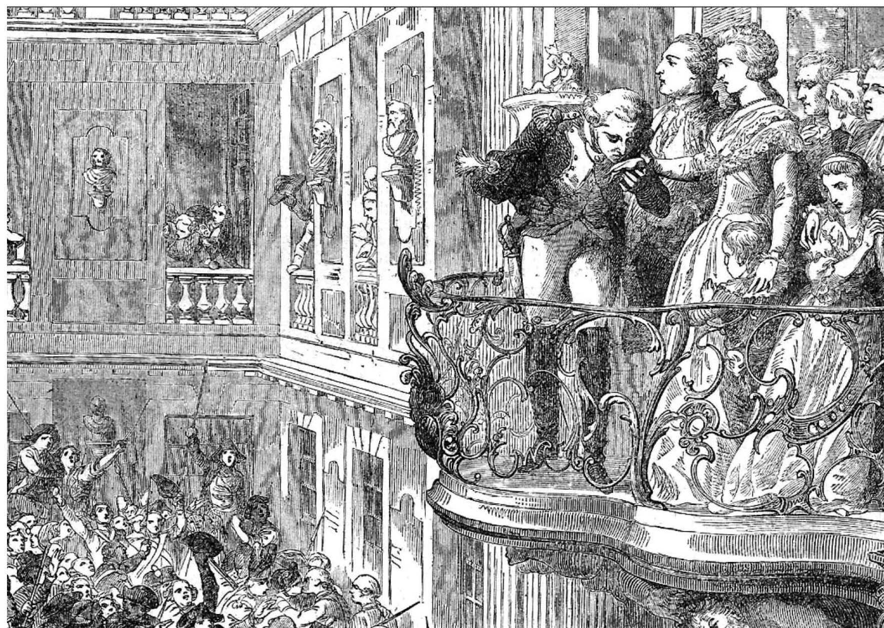
凡尔赛宫苑

贵宾若嫌凡尔赛宫内腥风血雨，只怕要作呕，敝社建议你逛逛人烟稀少的凡尔赛宫苑，顺着布局对称的花坛信步而行，循着阿波罗花径来到阿波罗喷泉，再过去便是宫苑正中央的大运河—虽名为运河，实为十字架形状的大水池，长轴长一哩，短轴宽两百呎，短轴右半名为「百兽园之翼」（Bras de la Ménagerie），遥指路易十六豢养珍禽异兽的宫苑，短轴左半名为「提亚侬宫之翼」（Bras de Trianon），通往大提亚侬宫和小提亚侬宫，这两幢新古典主义宫殿盘踞着宫苑左半，玛丽．安东妮走在时代尖端的冲水马桶就藏在小提亚侬宫。

宫苑里林木蓊郁，无论各位团员怎么逛，都会逛到不同凡响的园林装饰，例如「忒提斯洞室」（Grotte de Thétys）便是以扇贝装饰而成的石窟，状似海底洞穴，供奉着海洋女神忒提斯；又如树林深处的「万绿丛中几许泉」（Bosquet des Sources）则是环形建筑，共有三十二道拱门和二十八座喷泉；幽静的「水舞厅」（Salle de Bal）是一座圆形露天剧场，剧场一侧有一座小瀑布；「古玩夹道」（Galerie des Antiques）两侧一字排开展示从罗马运来的古老雕塑。贵宾尽管逛，但可别逛到回不来，九点半之前你得到凡尔赛宫前就定位，准备欣赏精采大结局。

露臺和解

尽管凡尔赛宫内陷入僵局，宫外群众却大肆喧腾，他们逮住了几名皇家黑步兵，准备开肠剖肚，就等「斩首丹」发号施令；某艺术家的御用模特儿身穿仿罗马长袍，手持长矛招摇而行，矛顶高挂着塔尔狄瓦和米奥芒德的头颅，正当众人嬉笑打闹之际，拉法叶骑白驹冲散人群，解救皇家黑步兵，稍稍恢復秩序。


拉法叶亲吻玛丽．安东妮的手，化解弑君杀机。

拉法叶指挥若定，号令国民卫队占领阅兵场、皇家中庭、巴黎大道入口，接着自个儿进了宫，获准进入牛眼厅，费尽唇舌说服国王和王后返回巴黎。这两位起初自然不肯，但大势所趋，不能不低头。尽管如此，拉法叶还是好说歹说了将近两个钟头，那两位才肯就范。你和那帮乌合之众在大理石中庭等得心焦，只怕一大早就要大开杀戒，上演军民对抗、血流成河。


倒楣的塔尔狄瓦和米奥芒德「高高在上」回巴黎。

所幸事不至此。上午十点钟，拉法叶现身露臺，你抬头瞧瞧，路易十六也来了，开口便承诺会进城扛责，全场一片掌声雷动。接着拉法叶大费周章，帮皇家黑步兵别上三色帽章，盼能为其开脱，群众再次欢呶鼓掌。最后出场的是玛丽．安东妮，她扮演整场戏最吃力不讨好的角色，为了赢得民心，她牵着孩子现身，底下顿时一阵譁噪，怒吼「不准带小孩」（Pas enfants）！

同年6月27日，玛丽．安东妮同样站在这个露臺，同样带着孩子出场，底下民众同样这么多，在此庆祝国民议会成立，当时众人见了王子、公主无不由衷爱戴，谁知今非昔比，大理石中庭气氛凝重，鸦雀无声，拉法叶晓得若再有差池，便会引发难以收拾的动乱。于是，拉法叶深深一鞠躬，亲吻玛丽．安东妮的手，化险为夷，赢得你和众人的掌声。

重返巴黎，穿越回府

下午一点钟，贵宾同六万民众出了凡尔赛宫，队伍浩浩荡荡、歪歪扭扭，由国民卫队领头兼压尾，队伍中央是金碧辉煌的驷马高车，国王、王后、王子、公主全在车上，另有王后的钻石一箱，拉法叶骑马随

侍在侧，皇家马车后方是一排四轮马车，满载着朝臣、部长、国民议会代表。你和那帮乌合之卒在名流显贵的车阵间穿梭，如潮水般消涨来去，保护那一车一车从凡尔赛仓廪流出的珍贵面粉。

沿途众人欢欣鼓舞，巴黎女工只手擎剑，痛快宣布：「我们带面包师傅回来了，带面包师傅的太太回来了，带面包师傅的儿子回来了。」国民卫队感染了欢愉，将面包插上长矛尖顶。同样插在长矛尖顶的是倒楣的侍卫塔尔狄瓦和米奥芒德，两人一路「高高在上」返回巴黎，经过塞夫尔时，一名假髮匠送给两个倒楣鬼一人一顶白色假髮，好让他们戴回巴黎，在皇家宫殿悬首示众。队伍行经巴黎近郊村落，几户村民门扉深锁，躲在家里不敢出来，几户村民门户大开，站在路上看热闹，成群农民怒气攻心，撮起土便往皇家马车扔。

下午六点钟，贵宾一行人回到巴黎市政厅前的格列夫广场，现场稠人广众，挨肩擦背，路易十六和玛丽．安东妮在众目睽睽下进入巴黎市政厅，会见巴黎市长贝伊及六十位区代表，接着再次登上露臺，众人又是拍手叫好，高喊「国王万岁！」不久国王和狼狈的王后便告退前往杜乐丽宫。

这下全城大开派对，众人欢蹦乱跳，大肆庆祝，通宵达旦，请贵宾在天亮时分前往苏比斯府邸，准备穿越回甜蜜的家。

Chapter 4

斐迪南大公暗杀事件

The Assassination of Archduke Ferdinand

时间：1914年6月28日

地点：塞拉耶佛

哈布斯堡王储法兰兹．斐迪南大公（The Archduke Franz Ferdinand）与其妻霍恩贝格女公爵苏菲（Sophie, Duchess of Hohenberg）遭人暗杀，歷史就此转折。那几声枪响夺走了两人性命，从此接二连三风波不断，第一次世界大战因此爆发—数百万人丧生，三大帝国瓦解，东欧和中东疆域重划，余波流衍不绝，整个二十世纪为之荡漾。姑且不论欧洲冲突是否在所难免，其爆发点之所以会是1914年，其方式之所以如此玉石俱焚，全都拜这场哈布斯堡王储暗杀事件所赐。

这起事件本身操之在命运手里，成败全凭命数和巧合，大公之死来自一时兴起，暗杀经过失之毫釐谬以千里，换言之，只要稍有差池便会扰乱时空连续体，因此穿越团员必须严正以对，恪守敝社所订的规则。

歷史充电站：塞尔维亚与哈布斯堡王朝

鄂图曼土耳其帝国于十九世纪被迫撤出巴尔干半岛，野心勃勃的诸国眼看开疆有望，理直气壮盘算着要进犯，其中又以塞尔维亚王国最为穷兵黩武 ，其民族主义者梦想建立大塞尔维亚，意图团结散居奥匈帝国各地的斯拉夫人，尤其看中新近才被併吞的波士尼亚省。 依据1878年的柏林条约，甫脱离土耳其帝国的波士尼亚省由奥匈帝国代管，让塞尔维亚人大感不满。

1908年，波士尼亚省正式併入哈布斯堡王朝国土，满腔热血的塞尔维亚有志之士激愤不已，当中不少与祕密结社有所往来，这些社员密谋削弱奥匈帝国在当地的势力，包括打响这起暗杀事件的波士尼亚青年加夫里洛．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他1894年7月生于欧羯村，这穷乡僻壤是块内飞地，位在克罗埃西亚边境上。普林西普是个毛头小子，不念军校也不念商校，长到二十岁念了满脑

子的无政府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念到头脑发晕，为了理想大可把命给豁出去。他背后有黑手会撑腰，这个地下党派跟塞尔维亚军情局有点瓜葛，此外又找来同党密谋，决定趁斐迪南大公到塞拉耶佛进行国事访问时动手。



奥匈帝国王储法兰兹．斐迪南大公。

6月28日是个星期日，这天意义重大， 一来是哈布斯堡王储夫妇的结婚纪念日，二来是圣维塔节（St Vitus Day），三来……说来不祥，1389年的这一天，塞尔维亚军队在科索沃会战浴血奋战，力抗鄂图曼土耳其大军入侵，塞军派刺客做掉鄂图曼苏丹穆拉德一世，但最后依然败北，输得颜面无光，从此沦为鄂图曼帝国附庸，接受异族统治将近五百年。久而久之，塞尔维亚人以科索沃会战作为民族号召，每逢6月28日便大肆庆祝，斐迪南大公选择这一天在塞拉耶佛招摇过市，无异于拿红布挑逗公牛。

行程简介

敝社的塞拉耶佛刺杀之旅竭尽所能让贵宾身歷其境，同时顾虑到团员的人身安全和微妙的歷史平衡。贵宾不妨假想自己在出祕密任务，你被派来盯梢刺客，走他们走过的路，感受他们的感受，全程以低调行事为最高指导原则，务必跟着敝社订定的时程走，一来确保刺杀行动成功，二来保障贵宾全身而退。

虽然进出塞拉耶佛须向当地警方报备，但想也知道本团团员绝对过不了这一关。因此，敝社安排各位贵宾于28日破晓穿越回去，落地点在

某个祕密基地，老爷、先生请穿白色衬衫，打条领带，外罩素面外套，再戴上土耳其毡帽或绅士帽。太太、小姐请穿及地洋装，套上手套，再戴一顶合适的女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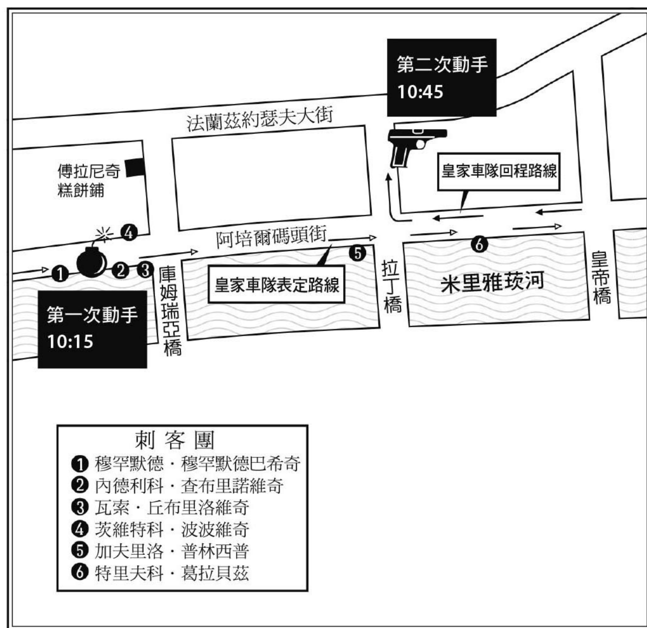
贵宾若遭警察拦检，请亮出敝社为你伪造的假证件，背诵敝社为你备妥的说词。此外，各位贵宾会拿到一份刺杀行动地图，尺寸迷你，绘制在米纸上，若遭人逮捕请立即吞食。

早餐密会

贵宾请于早晨七点半离开藏匿处，步行至库姆瑞亚街的傅拉尼奇糕饼铺（Vlajnic's Pastry Shop），一踏到街上，人文荟萃的塞拉耶佛立刻映入眼帘，清真寺和犹太会堂栉比鳞次，塞尔维亚东正教堂与克罗埃西亚天主教堂并排林立，难怪塞拉耶佛享有「欧洲耶路撒冷」的美誉，市区处处旗帜飘扬，有的是黄底黑鹰的哈布斯堡王旗，有的是红黄双色的波士尼亚省旗，全都高高挂在建筑物上，庆祝王储此趟来访。

请贵宾于七点四十四分前后踏入傅拉尼奇糕饼铺，点杯咖啡，买点小食，糕点类尤其推荐，你可以尝尝「波雷克」（burek）—外层是酥脆的千层酥皮，内馅是香浓的瑞可塔起司，嗜甜如命的贵宾不妨试试苹果夹心馅饼「亚布科瓦嘉」（jabukovaca），点好餐后请找张桌子落座，记住不要太靠近门口，刺客即将现身：特里夫科．葛拉贝兹（Trifko Grabež）率先上门，他头大身小，嘴上蓄着一字鬍，身穿白色无领上衣，外罩黑色外套，身旁跟着达尼洛．伊利奇（Danilo Ilić），这起暗杀行动他也有份，穿着打扮与葛拉贝兹几无二致，唯一的差别是领口多了条纹领带，就连五官也跟葛拉贝兹像得吓人，差只差在髮型，伊利奇头髮较短，而且侧分。两名青年走向柜檯，一边跟店主杜罗．傅拉尼奇（Djuro Vlajnic）搭讪，一边与店保娥娜．艾缇亚（Erna Atias）谈笑风生。

接着上门的是内德利科．查布里诺维奇（Nedeljko Čabrinović），人称内德鸠（Nedjo），长相稍稍突出一点，装束略略名贵一些。他和同伴打了声招呼，点了三块蛋糕和一杯咖啡，一行三人接着从你身边经过，走到最里边那一桌入座。



早上八点整，加夫里洛．普林西普现身，你一眼便能认出他来—白色衬衫配上过大的黑色外套，头髮理得很短，鼻梁很宽，留着两撇小鬍子。他那双漆黑的眼底彷彿有火在烧，脸上全是心事，包准一见难忘。他走到里边找党羽坐了几分钟，塞给他们一人一颗氰化物药丸，交给内德鸠一颗炸弹。

各位贵宾切勿直视那几名刺客，他们各个神经兮兮、风鹤魂惊，任何风吹草动都有可能让他们打消计画，等到他们步出店外，请你再坐个十分钟才离开。

各就各位

接下来是贵宾勘查地点的时间。你出了糕饼店请往南走，一百码后会抵达阿培尔码头街和库姆瑞亚桥交叉口，皇家车队会沿着河边驶过，第一次暗杀行动将在桥边展开。贵宾看到一旁的灯柱了吗？那里正是刺客丢炸弹的地方。请你朝东顺着米里雅茨河望去，只见桥桥相连水涧滥，库姆瑞亚桥再下一座就是拉丁桥，这是塞拉耶佛最古老的桥，普林西普便在此静候。

你若不喜欢码头边，站在对街也可以，贵宾若想看清楚皇家座车和爆炸余波，站在这里准没错。这一侧绿树成荫，沿街都是高大气派的维

也纳式宅邸，比起河岸边人潮更多，只是恐有遭弹片波及之虞。

贵宾看妥位子后请火速离开，此地不宜久留，以免惹人侧目。请你往拉丁桥走，到达桥边左转直行，不久便抵达法兰兹约瑟夫大街，此街与阿培尔码头街平行，并以奥匈帝国首任皇帝为名，街角有一家熟食店，什么杂货都有卖，店名是莫里茨．席勒犹太熟肉铺（Moritz Schiller’s Jewish Deli），相当好认，门楣上挂着大大的店招，橱窗里满溢着农产品，还有个德国气泡酒瓶广告看板高达天花板，第二次暗杀行动就发生在这家熟食店前面，当时街上排着人龙，不论你站在哪里都可以轻松混入人群。

场勘完毕后，各位团员约莫还有一个钟头可以打发，接着请在九点四十五分前就第一次开枪位置，届时路上一堆看热闹的，你得占个视野清楚的好位置。

有鑑于行程紧凑，敝社建议你掉头回拉丁桥，过了河便是一座心旷神怡的公园，你可以在树下乘凉，眺望塞拉耶佛四周五千呎高的蓊郁山丘，上头还有果园和别墅点缀。



1914年5月，三名刺客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勒—特里夫科．葛拉贝兹、内德利科．查布里诺维奇（绰号内德鸠）、加夫里洛．普林西普。

或者，你可以沿着法兰兹约瑟夫大街往东行，走着走着会来到一处土耳其市集，人称「巴什察尔希亚」（Bascarsija），在土耳其语是「大

市集」的意思，鼎鼎大名的格兹．胡色雷．贝格清真寺就在这里，宏伟壮观，睥睨全城，一侧还竖着擎天宣礼塔，高达一百四十呎。格兹．胡色雷．贝格清真寺建于十六世纪中叶，由时任鄂图曼帝国驻波士尼亚总督格兹．胡色雷．贝格监工完成，四周是人声鼎沸的大市集，五花八门的摊贩拉起顶篷，有的卖地毯，有的卖蔬果，有的卖马具，还可见工匠和铜匠摆摊，男士头戴土耳其毡帽、身穿坎肩和飞鼠裤，女士头罩面纱、身穿艳丽的土耳其服饰，游人往来如织，景象绚丽如画。

第一次动手

上午九点五十分，请贵宾在库姆瑞亚桥附近就定位。天气晴朗温暖，群众兴高采烈。明明是容易生事的场合，警力却少到令你讶异。十点钟，六名刺客已在阿培尔码头街两侧就定位，起头的是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巴希奇（Mehmed Mehmedbašić），接着是内德鸠，他在你和库姆瑞亚桥附近，瓦索．丘布里洛维奇（Vaso Čubrilović）和茨维特科．波波维奇（Cvjetko Popović）也在不远处，波波维奇在库姆瑞亚街角，拉丁桥则由普林西普埋伏，压尾的是特里夫科．葛拉贝兹，他在皇帝桥边等候。六名刺客都带着炸弹，普林西普等四名刺客还配戴了比利时制造的白朗宁FN Model 1910左轮手枪，使用9×17毫米白朗宁短弹。

你第一眼看到皇家车队的时间是上午十点零八分，总共七辆车，九点四十五分浩浩荡荡从塞拉耶佛车站出发，中间在军营短暂停留，接着才驶向阿培尔码头街。第一辆车上坐着塞拉耶佛的警力—原本带头的应该是斐迪南大公的私人保镳，偏偏他们阴错阳差被滞留在塞拉耶佛车站。市长大人和警察局长则坐在第二辆。

第三辆是黑色的格拉夫＆施蒂夫特敞篷车，堪称奥地利的劳斯莱斯，车上坐着王储夫妇，斐迪南大公戴着漂亮的帽子，帽顶簪着草绿色孔雀羽毛，身穿骑兵制服，外罩蓝色哔叽外套，胸口别着一排勋章，手带白色手套，一旁的公爵夫人身穿纯白礼服，腰繫红色饰带，头戴宽边礼帽，帽顶簪着黑色鸵鸟羽毛，帽缘饰以白色帽纱，肩上披着貂裘，因为怕热还携了黑色摺扇和白色阳伞。公爵夫人手捧鲜花，与斐迪南大公并坐在后座，对面坐着波士尼亚总督欧斯卡．波蒂奥雷克（Oskar Potiorek），他坐在翻下来的隐藏椅上，前座则是司机利奥博德．罗伊卡（Leopold Lojka），他在这场暗杀事件中「举足轻重」（或说是「误

入歧途」），坐在副驾的法兰兹．冯．哈拉赫伯爵（Count Franz von Harrach）于1910年买下这辆敞篷车，后头则跟着四臺车，车上坐着形形色色的高官和幕僚。


王储夫妇步出塞拉耶佛市政厅准备上车，五分钟后便惨遭暗杀。

十点十二分，车队驶过第一名刺客—穆罕默德巴希奇没有动静。车队继续驶向库姆瑞亚桥，内德鸠准备出手。离开糕饼铺后，内德鸠绕去尤瑟夫．薛里（Josef Shrei）的照相馆，拍了六张照片留予后代子孙，这才出发前往阿培尔码头街。十点十五分，贵宾如果靠得够近，便会看见内德鸠从外套里掏出炸弹往灯柱上划，「嗤」一声，炸弹点燃，虽然还要十二秒才会烧到引信，但内德鸠没算到这一点，执起炸弹就往大公的座车扔。

炸弹旋转划过天际。司机利奥博德．罗伊卡听到炸弹擦过灯柱的声响，以为有人鸣枪，赶紧把车往前开了几吋，炸弹因此没有落在车里，而是打到收起来的敞篷车顶、弹进第四辆车的前座，把路面炸出窟窿。

爆炸当下有两个看点：一是场面混乱的事故现场，二是内德鸠近乎搞笑的自杀行动。眼尖的贵宾会看到他先吞下氰化物药丸，但药性不够强，没死，接着他灵机一动—投河自杀！他从墙上奋力一跃，往米里雅茨河跳下去！说来还真倒楣，这条河不仅奇臭无比，而且河水混浊，更

惨的是夏季水位极低，约莫只有一吋左右，内德鸠从十五呎高的桥上跳下来，安稳降落在河岸上，一落地便遭四名男子追捕，一个是挥舞军刀的宪兵，一个是持枪的穆斯林警探，两人不费吹灰之力便将内德鸠缉捕到案。

待事故现场烟雾散去，贵宾便可见众人惊惶失色。总督助理头部中伤，某奥匈帝国官员身负轻伤，七名观众遭弹片击中， 一个在自家阳臺观礼的妇人耳膜破裂，公爵夫人则是肩膀擦伤。

车队耽搁了一会儿后，按照原订计画朝市政厅驶去，一路上经过四名刺客，没有一名有动静。人潮在现场徘徊逗留，拍照的拍照，嚼舌根的嚼舌根，好奇接下来该做什么。

第二次动手

各位贵宾千万别蘑菇，请神色自若前往莫里茨．席勒犹太熟肉铺，爆炸的消息已先你一步抵达，几位顾客和席勒太太聚在门口七嘴八舌，语气十分热烈。你可没心情跟他们穷搅和，请你一熘风进到店里，喝点烈酒镇定镇定，一杯「拉基亚」（rakia）下肚应该就能见效，这种蜜李白兰地可是本地佳酿。你冷静下来后请于十点四十三分踏出店外，距离门口六呎处站着普林西普，他在内德鸠事迹败露后处变不惊，想起皇家车队回程会驶过法兰兹约瑟夫大街，故而决定来此碰碰运气。

等待好戏上场的同时，贵宾不妨花点心思想想王储夫妇，他们正在市政厅出公差，纵使心有余悸也只能强压下来，斐迪南大公仅忍不住发了一顿脾气，那时倒楣的市长大人正在致词欢迎大公来访，因为事出突然，讲稿来不及改，照旧是陈腔滥调满篇，大公气急败坏打断他，说：「讲这些有什么用？我出访塞拉耶佛以示友好，结果呢？给人扔炸弹！」


普林西普上前瞄准！义大利《周日信使报》（La Domenica del Corriere）头版刊登的画家速写。

十点三十八分，王储夫妇准备离开市政厅，虽然原定行程皆已取消，顾问团也求大公尽速离开塞拉耶佛，但是大公坚持要去医院探望伤患。

一行人担心遇袭，决定沿原路驶回阿培尔码头街，完全避开法兰兹约瑟夫大街。然而，千不幸万不幸，没人知会司机路线改变，带头的车驶到拉丁桥后，便转向法兰兹约瑟夫大街，大公的座车也依序跟进，驶过莫里茨．席勒犹太熟肉铺时正好是十点四十五分。

总督波蒂奥雷克与王储夫妇同车，勐然惊觉座车拐错弯，赶紧命令司机迴转，罗伊卡听命倒车，在普林西普面前暂停了一会儿，普林西普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枪一举，头一转，「砰砰」就是两枪。一颗子弹直直飞向公爵夫人，穿过右侧鼠蹊后射进腹腔；另一颗子弹射中大公脖子，切穿静脉后直入颈椎。由于弹孔很小，所以看不见鲜血飞溅，也别指望有什么明显外伤。

中弹后，王储夫妇一动也不动，接着头垂了下来，上身慢慢往前瘫倒，座车朝米里雅茨河驶去。普林西普吞下死不了人的自杀药丸，举枪准备自尽，立刻遭目击者拦截，当场被愤怒的警察、士兵、民众制伏，被打趴在地上。

贵宾有幸亲临史上最重大的犯罪现场，想靠近枪击地点也是人之常

情，但要小心—枪案才发生，人潮中便有摄影师频频按下快门，为了避免被拍到，普林西普一开枪就请你远离现场。此外，为了避免被认成共犯，请在案发十分钟内撤离。

返航

此行的返航时间是上午十一点四十五分，团报的贵宾请和其他团员分散开来，兵分多路回到祕密基地。十一点三十分，教堂钟声齐响，宣告王储夫妇亡故。民众义愤填胸走上街头，高喺口号反对塞尔维亚。届时贵宾已返抵家门，顺利完成祕密任务。

不过，贵宾若想多待一会儿，感受全城警戒的高涨气氛，另一个返航时间是晚上九点半。你若选择晚一点才走，此时应该会想吃些点心，慰劳一早出任务的辛劳。敝社建议你步行至大市集，或是找间咖啡店点几道开胃菜「槑喆」（meze），或是尝尝美味可口的路边摊，例如「切巴契契」（ćevapčići），有点类似沙威玛，用口袋饼夹着配洋葱吃；贵宾若是茹素，不妨试试「菠菜口袋饼」（pita de spinaku），内馅除了菠菜还有茅屋起司和菲达起司。到了下午，你难免会遇上席捲全市的示威人潮，甚至可能跟众人一样愤懑得理直气壮，毕竟你早上也目睹了灭口血案。

到了傍晚，想必你飢肠辘辘、脚痛腿痠，想找个地方坐下来好好吃顿饭。塞拉耶佛多的是道地的风味餐馆，必点的波士尼亚汤品既抚慰人心又具饱足感：「碧瑶汤」（Beya）是清蔬鸡汤，加入胡萝蔔、秋葵、豆类、马铃薯、芹菜、洋芫荽一起熬煮，「塞拉耶佛汤」（Sarajevo soup）的用料也差不多，只是多了牛犊肉和酸奶油。两道汤品都可以单吃。波士尼亚啤酒也是一绝，既顺口又浓烈；波士尼亚葡萄酒同样劲道十足，将糖、水、酵母、葡萄酒、兰姆酒混合装瓶，密封起来酿造两週，其中茨瓦卡（žilavka）白酒和布拉第那（Blatina）红酒较为醇和，喝起来没那么呛，后劲也没那么强。

挑嘴的贵宾不妨到奥地利大饭店享用一流美馔，但凡高官显爵来访都在此下榻，不过，有鑑于一早的暗杀事件，这里十之八九会被封锁起来，倘若果真如此，上欧洲大酒店用餐还更有意思，这间酒店由塞尔维亚人经营，隔天立刻暴民横行，贵重物品遭愤怒民众洗劫一空，塞拉耶佛全市陷入暴动。

贵宾上哪儿都好，就是别去酒吧，祕密警察、间谍、眼线巡酒吧巡得很勤，看谁不对劲立刻逮捕。团员万一遭遇此劫，便会落入哈布斯堡王朝的刑事司法黑洞，里头贪赃枉法、行贿舞弊，走后门、耍伎俩样样来，搞到你永生不得重见天日。

Chapter 5

柏林围墙倒塌事件

The Fall of the Berlin Wall

时间：1989年11月9日～11日

地点：柏林

「柏林上週发生的事件，堪比『巴士底监狱遭攻陷』外加『除旧布新迎新年』。」这是《时代杂志》对柏林围墙倒塌所下的注解。从1989年11月9日至11月11日，这三天非比寻常的日子改写了东欧战后史，确确实实为冷战画下了句点。东德人民盼着这一天盼了将近三十年，一百多万东德人从东柏林拥入西柏林，柏林围墙为人潮所淹没，众人在柏林街头欢庆德国统一，现场欢乐洋溢，人人礼赞奇蹟。你不穿越回去看看怎么行？

歷史充电站：冷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被列强瓜分成四块，美、俄、英、法各占一块。柏林位于俄国辖区，也由美、俄、英、法均分。随着冷战升温、美苏对峙，美英法辖区合併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俗称西德，俄辖区改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简称东德。原德国首都柏林也分为东柏林和西柏林，然因柏林全境位于东德境内，所以西柏林实为内飞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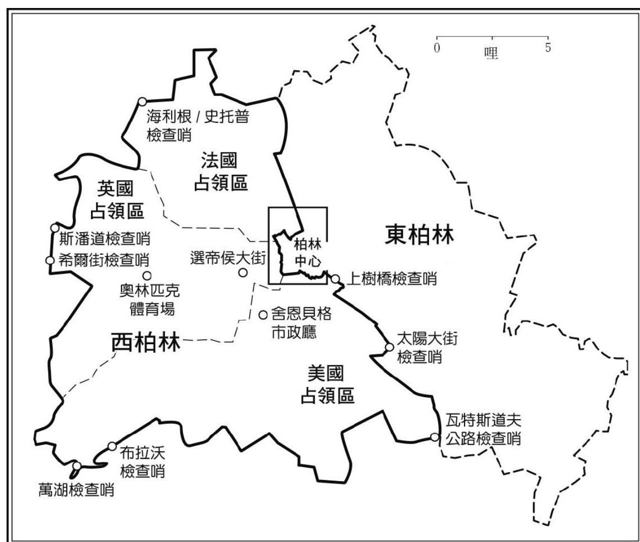


柏林围墙的「死亡地带」，1986年摄于西柏林，墙上涂鸦由法国艺术家特里．诺瓦（Thierry Noir）所绘。

接下来几年，东德人民陆陆续续前往西柏林，尤其是身怀绝技、雄心万丈的青年，移民西德后便长住下来，造成东德政经动盪，压力大到当局吃不消，遂于1961年8月13日决议兴建柏林围墙，共产东德称之为「反法西斯保护壁垒」，总长将近两百公里，沿着西柏林边境修筑，跟东西德国界上的围墙接在一块，于东德境内形成边防，围墙四周布满地雷，并加派兵力和警犬巡逻，翻墙者格杀勿论，但仍挡不住东德人民投奔西德，在墙边丧命者超过一百人。

二十八年后，柏林围墙矗立依旧，坚守城墙的东德却摇摇欲坠，人民的爱国心在暴政下荡然无存，电视成天放送西德耀眼的经济表现，两德相比，东德相形见绌。改革派主席戈巴契夫（Gorbachov）上任后，革新浪潮席捲东欧。1989年初，波兰的反对党「团结工联」（Solidarity）组成政府，匈牙利的共产党全面推动改革，对奥地利大开门户，从此不再管制东德和罗马尼亚移民进出，取道脱共的东德人民超过五十万，东德政府祭出匈牙利旅游禁令因应，没想到适得其反，布拉格、华沙、东柏林的西德大使馆涌现东德移民来此申请庇护；同年10月初，祕密列车一班接着一班，将成千上万的东德人民载往西德。东德政府狗急跳墙，宣布全面锁国，东德人民只有两条路可以选：一是展现赤胆忠心，二是发出不

平之鸣。数十年来的监视和打压纵使曾令无数英雄气短，但一个月后，东欧人民选择了让世界听见他们的声音。



德勒斯登首先发难，市民在火车站附近示威游行，最后扩大成全面暴动。11月4日，莱比锡上演「週一示威游行」，由小反对党和路德教会筹划，莱比锡布商大厦管弦乐团指挥库特．马舒尔（Kurt Masur）登高一嗯，十万多人走上街头，各个态度严正、心意坚决，沿着环城大道绕行，展现反抗到底的决心。

两天后，惊惶失措的共产党在东柏林开会商讨对策，超过五十万市民拥入市中心阻挠会议进行。由于误判情势、心慌意乱、一筹莫展，在阴错阳差下，倒楣的共产党政委君特．沙博夫斯基（Günter Schabowski）被推派出来开记者会宣布政令，两德皆以电视实况转播。11月9日晚间六点五十三分，沙博夫斯基被问及政令细节时答不上来，便随口胡诌新法令立即生效（原订为渐进实施），从今以后东西德可自由迁徙（政令并无此条）。

众人不管政令究竟如何，听闻两德边防大开，便一窝蜂行动起来。

行程简介

贵宾的落地时间是1989年11月9日晚上六点，地点在东柏林芬兰街十五号宅邸门厅，这整条街上都是空屋，住户在柏林围墙兴筑后遭当局驱离。你推门出去右转沿着芬兰街直行，两百码外就是波荷木街检查哨（Bornholmerstrasse Checkpoint），只见瞭望臺上霓虹灯闪烁、边防上铁丝网耸立。贵宾请于11月11日午夜前回到芬兰街十五号宅邸门厅，此行阳光灿烂、秋高气爽，入夜后温度会降到零度左右，请你包紧一点，并尽量穿着耐走的鞋履。

住宿．饮馔．反文化运动

敝社替你在东柏林腓特列大街大都会旅馆订了房间，南边就是全柏林最出名的菩提树下大道。大都会旅馆隶属东德观光局底下的茵特五星饭店集团，1977年开幕，风格现代，是该集团当年一等一的旅馆，专门接待西方旅客，而且只收强势外币。旅馆内部装潢走1970年代风：橘色塑料饰带、棕色图腾壁纸，贵宾穿越到1980年代末一看，自然觉得有些陈旧，但仍不失为宁静宜人的所在，可伴你度过这个乱腾腾的週末。请记住：旅馆内所有房间都加装监听器，贵宾请谨言慎行，千千万万别提到敝社，「穿越时空」四个字更不能冲出口，还没发生的事情绝不能说熘嘴。胆子大的团员若是有屋顶就能睡，不妨到普伦茨劳贝格区加入霸屋者行列，这里是东德的反文化运动基地，推荐你到利兴街六十一号或贝赫芬尼街七号看一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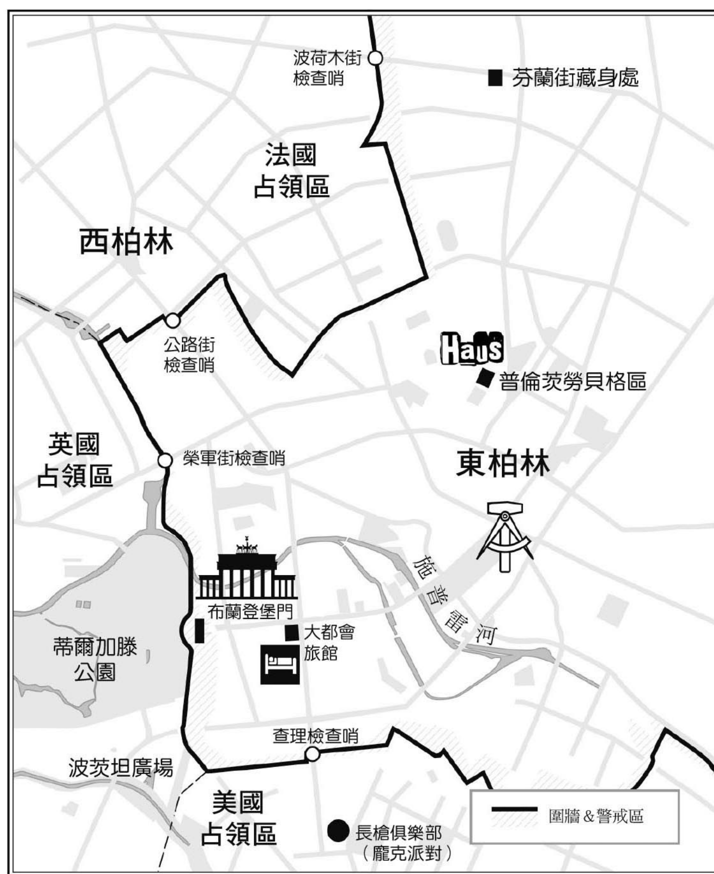
贵宾待在东柏林期间，见到当地有什么吃的、喝的，敝社建议你都尝一尝，否则两德统一后就吃不到了，尤其是热狗—那颜色怎么看怎么怪，口感也是走黑暗料理路线。再说那碳酸饮料，一入口就是满嘴的化学味。就连烈酒都走味得厉害。

虽然本团团员整颗心都悬在柏林围墙的动静上，但若有贵宾想领教西柏林反文化运动的滋味，敝社建议你到长枪俱乐部（Pike Club）走一走，地址在十字山区海因里希海涅街某户人家后庭，俱乐部北边就是查理检查哨（Checkpoint Charlie）。11月9日晚间，东德庞克乐团「异类」（Die Anderen）在此演出。说也奇怪，这阵子不少东德乐团（甚至庞克乐团）都取得了表演许可。贵宾抵达长

枪俱乐部时，观众已经喝啤酒喝到醉茫茫，人人随着节拍跳、跳、跳、跳，全场疯到最高点。此外，森林小酒馆（Dschungel）也值得一游，全店走1920年代现代主义风，来这里喝鸡尾酒的柏林客人都帅得邪气，包括大卫．鲍伊（David Bowie）和伊吉．帕普（Iggy Pop）。

11月9日，星期四
东西隔离

贵宾抵达波荷木街检查哨后，请抽点时间到米特区晃一晃，这里的建筑有种颓废美，自从柏林围墙砌筑后，原先住在这里的工人纷纷迁出，不爽东德政府的愤青全都聚到这里来。检查哨附近有许多小酒吧、小酒馆，贵宾不妨挑一家进去看一看，听听当地居民热烈讨论沙博夫斯基在记者会上的发言、好奇两德边防今晚是否真的会大开。



贵宾可别在米特区逗留太久。晚间七点二十分，波荷木街检查哨东德闸口开始涌现人潮，当中有两位愤青，一位是阿兰．拉多姆斯基（Aram Radomski），一位是史吉．薛夫克（Siggi Schefke），他们大声叫嚣，咄咄逼问一脸茫然的边防军放不放行？接着，高阶军官来了，双方继续讨价还价，但军方还是不放行。贵宾此刻若有闲情，不妨抬头看一看，检查哨办公室灯火通明，不时可见留守中校哈拉尔德．叶格（Harald Jäger）的身影，他生着一张国字脸、梳着旁分头，你在底下闸口等，他在上头打电话，气急败坏询求上级指示，说是底下群众越聚越多、企盼越来越殷切，这下该如何是好？

晚上八点钟，闸口前聚集了上百人，车潮也逐渐涌现，大家都要入境西德。八点半，一辆警车穿过人潮驶到闸口前，车上警员拿出扩音器，号令群众到附近警局申请离境签证。贵宾请无须理会，你周围也没几个人理他。九点钟，边防军再次现身，把几个卢到不行的大嗓门带进

检查哨办公室，依（头脑发昏的）国安局指示，在他们的护照盖章、永久除籍、送往西德。九点半左右，那些爱吵爱卢的都放行了，但你不必有样学样，随大流就好，这时聚集民众已达数千，波荷木街人满为患，就连周边街道都塞住了。请贵宾竖起耳朵，且听「开门！开门！」的口号声一阵一阵传过来。

十一点半左右，哈拉尔德．叶格自作主张，下达开门指令，其部属赫姆特．史托斯（Helmut Stoss）和卢茨．瓦思尼克（Lutz Wasnick）赶到闸口，徒手将闸门拉开一条小缝，群众立刻如海潮般涌入，闸门自动大开，人潮如海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数千名东柏林人喜极而泣，又是哭、又是笑、又是叫，穿过闸门踏入西德，轮到你时，不妨看看那满面的倦容和一脸的不解，全都写在边防军的脸上。



再挤一个！拍摄时间：11月9日。拍摄地点：布兰登堡门。告示牌上原本写着「注意！你将离开西柏林」，但被改成「怎么离开？」（wie denn?）

深入西境

贵宾通过波荷木街检查哨、跨越博泽桥，便抵达西柏林，贵宾可在此驻足，彻夜观看东德人民如岩浆般滚滚涌入，有些西柏林人也在此欢迎同胞，但敝社建议你别逗留太久，倒不如沿着柏林围墙四处熘达，看看其他检查哨的情况。

请贵宾先往西南边走，大约走十五分钟后便会抵达荣军街检查哨（Checkpoint on Invalidenstrasse），比起波荷木街检查哨，国安局和东德边防军对这里的态度强硬许多，说什么也不肯放行，你可以听见围墙另一头群情激动，大批民众吵嚷不休，西柏林人围聚在围墙这一侧。凌晨一点钟，出身社会民主党的市长瓦尔特．莫波尔（Walter Momper）现身，他是个大光头，脖子上围着猩红色的围巾，手上拿着大声公，包准你一眼就能认出来。莫波尔要求群众和两德边防军稍安勿躁，并吆吁东德的边防军放行。凌晨一点三十分，眼看今晚是没戏唱了，东德那边死不放人，请你沿着荣军街走，走到第一个路口左转，一路走到蒂尔加滕公园，这是西柏林最大的公园，看到公园后左转菩提树下大道，这条东西向大道横贯整座公园，请你跟着人潮往东走，四百码后就又会看到柏林围墙，墙后矗立着一排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宏伟柱子，正是布兰登堡门。

布兰登堡门位于柏林围墙的无人区，前后两侧都被围墙挡住，东柏林人到不了，西柏林人也到不了，是柏林分裂的象徵。围墙此段虽然没有设检查哨，但今晚来此的柏林人络绎不绝，美国电视公司也在布兰登堡门前进行实况转播，在泛照灯的照射下，现场气氛十足。西柏林这一侧的围墙特别矮，有一段墙顶还是平的。贵宾要是来得早，可以看见人群在墙边徘徊。九点钟左右，开始有路人接二连三爬上去，敝社建议你先别跟风，东德边防军正使出水柱喷击，硬是不让人站上去。但你倒是可以留心一名青年，他撑着群众递过去的伞，英勇挺住水柱攻击。等到夜阑人静、水柱关上，西柏林这一侧的围墙便是绝佳据点，可以俯瞰东柏林人川流不息，在探照灯的扫射下穿过布兰登堡广场。

今晚行程的最后一站是鼎鼎大名的查理检查哨，位于布兰登堡门东南边、西柏林美国占领区内。请贵宾沿着围墙走到腓特烈大街，看见一间铁皮屋没有？那就是查理检查哨办公室，一旁是着名的老鹰咖啡馆（Café Adler），冷战期间军官和间谍固定会来此聚会，你要是来得早，便能目睹店主阿尔布雷希特．劳（Albrecht Rau）端着酒杯、气泡酒、热咖啡，亲自送去东德给边防军享用，虽然碰了软钉子，但他照样庆祝不误。东德边防军婉拒了酒水，赶紧加设几道路障来封锁边界，但群众依然在凌晨十二点十五分冲破封锁。

11月10日，星期五
柏林中心巡礼

敝社今日为贵宾安排到柏林中心闲步，超过五十万东柏林人今天会从围墙另一边涌入，虽然大多是安步当车，但还是有两万六千臺车辆过境，大多是东德国民车，不是「拖笨」（Trabant）就是「华特堡」（Wartburg）。拖笨的二行程引擎马力很弱，开起来很吵，而且不能吃一般汽油，必须在里头加其他油品才能运转，排出来的烟又黑又臭又毒，相信你很快就会习惯。有些车还飘扬着东德国旗，如果把国旗中央的圆规、铁鎚、麦穗裁掉，看起来和西德国旗没两样。

此外，东柏林人和西柏林人的穿着判若云泥，你想不注意到都不行。东柏林人身上灰扑扑的，外套也很单薄，说来也不是什么意料之外的事，更何况东西德的经济还要失衡三十年，当年双方的差距就在波茨坦广场上展露无遗，怎么说呢？约莫是早上十点钟吧，西德总统里夏德．魏茨泽克（Richard Weizsäcker）现身，跟众人寒暄握手一阵，便搭乘亮晶晶的黑色宾士离场，后头跟着脏兮兮的卡其色华特堡和灰熘熘的绿色拖笨。对了，好好听听那悦耳的铿锵声，百来支鎚子和凿子在柏林围墙上敲敲打打，卖力把墙砖撬下来当纪念品卖，其中又以有涂鸦的几面围墙最为抢手。你不得不佩服在商业刺激下众人手脚速度之快，这一头才刚把瓦砾和碎砖凿下来，另一头就变成了纪念品在兜售，围墙附近开始有人在叫卖白T恤，上头印着「Ich war dabei: November 9」（到此一游，11月9号）。

不过，大同才是今天的重点，今天大家都是柏林人，大家都是德国人，从西欧各地城市蜂拥而至的大批人潮也算是柏林人、也算是德国人。有名仁兄开着卡车，将一万朵玫瑰从阿姆斯特丹的辛格花市载到波茨坦广场，谁前来就发给谁，盛况空前，绝不容错过。除了玫瑰之外，这两天大众运输也免费，公车司机拒收车费，地铁挤得水洩不通，《柏林晨报》（Berliner Morgenpost）特别版在街头免费发放，柏林的民众、餐厅、咖啡厅端出饮料、点心、咖啡、茶招待路人，一卡车一卡车的水果、口香糖、洋菸在各个检查哨附近免费发放，一袋接着一袋，一个传过一个。至于挑嘴的贵宾，查理检查哨周围的十字山区有人在发大麻，你就跟着鼻子走，摆出兴致盎然的样子就是了。

初履西德的东德民众只要到银行或邮局出示身分证件，就能领到西

德政府发放的一百马克。贵宾不妨移步至名品大道选帝侯大街上的柏林银行一探究竟，只是你得先有心理准备—人潮足足绕了五圈，人龙长达四分之一哩，尽管选帝侯大街百货公司林立，这一栋巍峨气派，那一栋富丽堂皇，看得东柏林人目瞪口呆，但他们可不会把刚到手的钱花在这里，反而都拿去买水果，放眼望去，香蕉、柳橙、奇异果差不多人手一袋，这些在东德想买都买不到。

今天还有两件大事，值得贵宾绕路去瞧一瞧。如果你是政治控，西德政坛巨星将于下午两点半在舍恩贝格市政厅发表演说。舍恩贝格市政厅原本只是舍恩贝格区的区公所，1950年代成为柏林市政府所在地，柏林市长在此办公，旧市政厅（红色市政厅）位于米特区，在柏林围墙另一头，二战时遭盟军炸成断垣残壁。今日舍恩贝格市政厅演说卡司阵容坚强，包括西德总理赫尔穆特．柯尔（Helmut Kohl），他近日才中断波兰出访归来；外交部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Hans-Dietrich Genscher）；1969至1974年的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他是土生土长的柏林人；还有现任柏林市长瓦尔特．莫波尔。各家媒体无不争相报导，照相师、摄影师、收音员争先恐后挤到前头，採访过程相当老派。西德总理柯尔高喊：「自由德国万岁！自由欧洲万岁！」接着又说：「东德的同胞们！我们与你们同在！我们是一国的！东西德不分离！」此时全场欢嘫，柯尔出尽锋头。维利．勃兰特显然大受感动，不忘叮咛道：「我们走过漫长的旅途，终于迎来美好的今天！但这只是中继站！这还不是终点！」

贵宾若欲前往舍恩贝格市政厅，请搭乘地铁二号线，从市中心往西搭，到诺伦多夫广场站转乘四号线，搭乘开往茵斯布鲁克广场的列车。

倘若贵宾雅好音乐，请移步至查理检查哨西侧的柏林围墙，俄罗斯大提琴家米斯特斯拉夫．罗斯托波维奇（Mstislav Rostropovich）在此演奏。这位传奇大提琴家于1971年脱苏入法，眼前刚从巴黎飞抵柏林，以即席演奏向柏林围墙下的亡魂致敬，一开场便以动人的琴音，带来巴哈无伴奏大提琴组曲第二首萨拉邦德舞曲。

11月11日，星期六
足球比赛开踢

今日延续昨日的气氛，检查哨闸口定时开放，更多东德人穿过柏林

围墙，等在围墙另一头的西柏林人狂喜不减，而且今天会再多开放两个闸口，一是在格林尼克桥，一是在伊博斯华德街，后者可见东德派出军用推土机剷除部分柏林围墙，以舒缓其他检查哨的人潮压力。

上午十点钟左右，波茨坦广场出现DIY拆墙行动，一群西柏林人开着一辆老旧吉普车，把车停在柏林围墙旁边，接着拿出一条粗壮的链条，一端繫在水泥砖墙上，一端繫在吉普车上，周遭民众不是呐喊：「墙必倒！墙必倒！」就是嚷着琅琅上口的口号：「德国统一！人民同心！」附近排箫合奏的乐音悠悠传来，更加深现场奔放不羁的情调。然而，拆墙行动频频受阻，先是东德边防军朝吉普车喷洒高压水柱，接着西德警方引来强力奥援，一排厢型车停在柏林围墙边，以防拆墙事件再次发生。东德边防军站在围墙上，西德这边的民众朝他们吆喊：「快下来！在那边是想饿死吗？」

不想看拆墙的贵宾，不妨前去观看足球比赛，由柏林赫塔队（Hertha Berlin）出战华登舒特队（Wattenscheid），下午三点准时开球，地点在柏林奥林匹克体育场，这是1936年柏林奥运的主会场，位在柏林西边。在两德边防大开之前，这场赛事原本号称德乙联赛关键之战，但从11月10日起，这场关键之战变成全城欢庆柏林统一的难得机会。

1971年前，柏林赫塔队的主场在格森布鲁能体育馆，位于西柏林威丁区。1961年，距离体育馆东边几码处筑起了柏林围墙，东柏林的球迷再也无法到场观战，数十年来都只能聚在墙边，听围墙另一头的群众为赫塔队加油，今天，这些球迷终于有机会亲临现场，到赫塔队的新主场（柏林奥林匹克体育场）观赛，只要出示东德身分证，就能索取免费球票，限量一万张。贵宾别担心，拿不出身分证不要紧，到现场买票也可以，反正多的是机会。



罗斯托波维奇在柏林围墙前演奏巴哈，注意墙上的涂鸦写着「查理退休了」（charlie’s retired）。没错，谁会傻傻拿着喷漆站在旁边等呢？

开球之前，球赛播报员会点名柏林各区，包括东柏林和西柏林，点到的观众无不热情回应。开赛十六分钟，华登舒特队率先进球取得领先，但在第六十四分钟，十九岁小将史文．克雷奇默（Sven Kretschmer）硬是踢进一球，为赫塔队追平比分。赫塔队本季表现亮眼，在赛季末晋级德甲。

贵宾若想观看足球比赛，请从布兰登堡门往南走到一号线的地铁站—默肯桥站或三角铁路站都可以，进站后请搭乘开往乌勒本站的西行列车，奥林匹克体育场是倒数第二站。

第三部

文化盛典＆运动盛事

Cultural & Sporting & Spectaculars

Chapter 1

第二百三十五届古代奥运会

The 235th Olympiad

时间：公元161年8月

地点：古希腊奥林匹亚

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诗人品达（Pindar）称奥林匹克运动会为「竞技之极致」。古奥运每四年在圣地奥林匹亚举行一次，贵宾穿越回去看的那一场是「千载」难逢的运动盛事，见证品达并非妄言。本行程为期一週，你将穿越回伯罗奔尼撒半岛西部伊利亚，该城邦四周绿野起伏、绿草如茵，神庙、神殿、竞技场、澡堂星罗棋布，其中竞技场甫由罗马帝国全新翻修，这届盛会不仅让贵宾躬逢其盛，见证古希腊奥运种种仪礼及奇观，更让团员体验到古代无与伦比的观赛及住宿品质。本团保证贵宾自由进出奥林匹亚，游行和献牲看到饱不说，更有整整一週的五项全能、自由搏击、驭马比赛、角力大赛任君挑选，古代奇观尽在眼前，机会难得，错过不再！

注意 ▸ 古奥运赛事仅容男宾观礼，报名本团的团员须着男装前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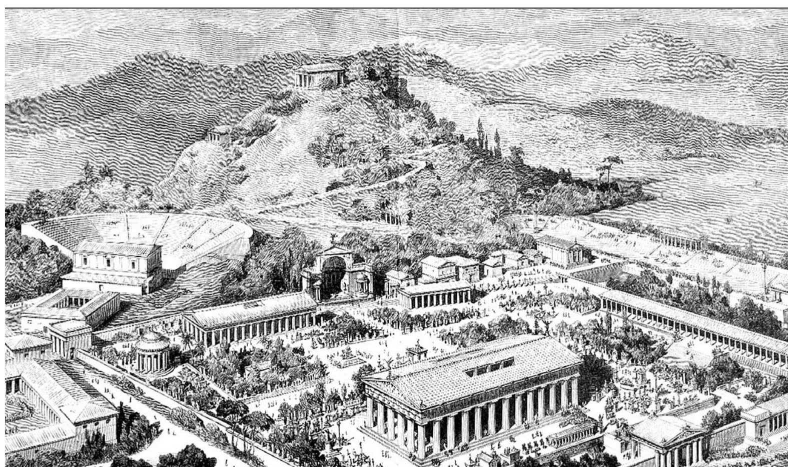
歷史充电站：古代奥运会

奥林匹亚神庙群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东部科罗诺斯山山麓，数千年来朝圣者及膜拜者络绎于途，直到公元161年仍绵延不绝。早于公元前八世纪，这片山麓便冒出一座座神庙，用以供奉古希腊母神。至于祭祀融合竞技始于何时？史家咸认以公元前776年为最早，当时仅限于奥林匹亚一地，直到公元前六世纪才普及至全希腊，奥林匹亚宙斯神庙（Temple of zeus）亦于此时落成，庙中的宙斯神像壮伟无比，名列古代七大奇观，此时兴建的天体训练馆反映希腊文化崇尚肉体，为数众多的营帐则反映日益增加的希腊城邦，奥运的名气越来越响，名声也越传越广。到了公元前五世纪初，奥运赛事大致底定，一开赛就是五天，此规传承了几百年，直到公元前二世

纪罗马人征服希腊才打破，将赛事再延长一天。

罗马人对希腊文化大抵全盘接收，仅就基础建设着手改善，罗马人举办的古奥运会也是如此，带给宾客前所未见的奢华享受。从前奥林匹亚没有公厕、没有自来水，宾客得在神庙四周搭帐篷住上一週，忍受希腊八月的酷暑和黄沙。

爱比克泰德（Epictetus）不愧为斯多噶学派哲学家，果真吃苦耐劳，连这也认为值得忍：「壅闭不通？盥沐不便？日晒雨淋？嘈杂不堪？依愚之见，处境愈艰，奇观愈奇，忍人所不能，见人所未见。」罗马学者伊良（Aelian）的见解则恰好相反，认为这简直是活受罪，比遭人奴役更有得受：「昔希俄斯有一主，怒叱家僕曰：『吾不使尔汝踏车磨麦，吾将携尔汝赴奥林匹亚！』依其之见，烈日当空，挥汗观战，方为酷刑。踏车磨麦，岂可堪比？」不论活受罪也好，吃苦当吃补也好，民办的奥运村日日人声鼎沸、夜夜语笑喧阗，当地特别加派「警力」维护秩序，违者即处鞭刑。



大家来找碴！这幅古奥林匹亚图是画家凭印象绘制，前景可见宙斯神庙，你穿越回去会发现怎么也找不着图面左侧的露天剧院—那只是画家的空中楼阁。

行程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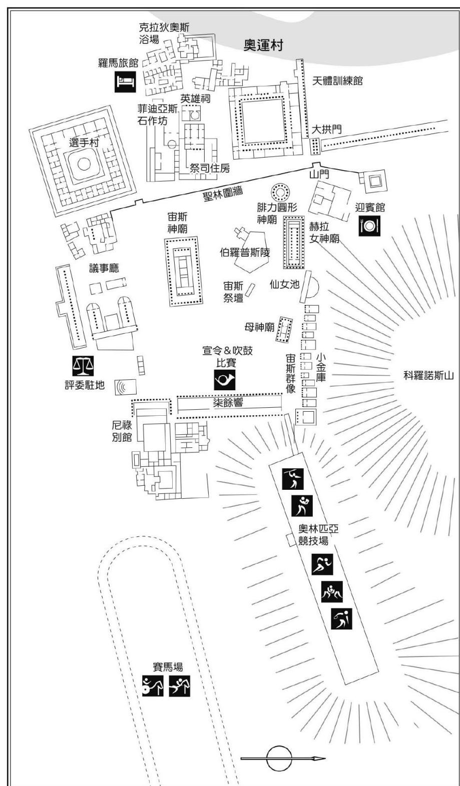
贵宾若是对古希腊文化情有独钟，敝社未来将推出古希腊奥运苦修之旅，至于报名本梯次的团员亲歷的是第二百三十五届古代奥运会，体验的是罗马人的奢侈享受。这届奥运除了豪华的住宿和舒适的卫浴，罗马人还首次引进自来饮用水，场地看上去很新颖，过去十年来，雅典首

富赫罗狄斯．阿提库斯（Herodes Atticus）斥资打造仙女池（Nymphaeum），以此壮丽的喷泉纪念其亡妻，并建造给水系统确保仙女池水源源不绝。仙女池于本届奥运正式启用，不仅让贵宾此行更加赏心悦目，更大大提升整体卫生。贵宾将于开赛前一天搭船至克拉狄奥斯河北岸，下船后会有人带你至附近的罗马旅馆（Roman Hotels），此处亦是贵宾五天后的返航点。

古奥运会场地

奥林匹亚中央是「圣林」（Altis），外有围墙环绕，内中神殿和神庙林立。罗马征服希腊后重建并修復围墙，增设巨大的廊柱和宏伟的拱门，并闢出林中花园和林间小径。圣林平时相当清幽，但奥运期间却比古罗马广场喧嚷，一时间四方辐辏、游人如织，罗马帝国各地运动员、教练、祭司、贵胄、文人、法官、裁判匯聚于此，贵族的随行总管、家僕、厨役随主子拥入，占卜的、敲诈的、叫卖的都跟着人潮来了，在圣林外、草坡上的营帐间穿梭不绝。

贵宾请从山门（Propylon）进入圣林，这道宏伟的拱门开在圣林西北角的围墙上，进去后右手边是迎宾馆（Prytaneion），这里是奥林匹亚中枢，也是统筹奥运的中心，一旁是纪念腓力二世的圆形神庙（Philippeion）。迎宾馆建于公元前六世纪，里头燃烧着永恆的圣火，并设置奥林匹亚祭司长的居所。奥运期间，所有官员在此起居，并于宴客厅款待奥运冠军。腓力二世神庙以爱奥尼亚式柱廊支撑雕花大理石顶，公元前338年由马其顿腓力二世（Philip II of Macedon）委託建造，一来纪念马其顿大军于喀罗尼亚战役（Battle of Chaeronea）大败希腊同盟，二来缅怀其为公元前356年奥林匹亚驭马比赛冠军。贵宾入内后可见以象牙及黄金雕塑的全家福，包括腓力二世、其父阿明塔斯三世（Amyntas III）、其子亚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其第四任王后奥林匹亚丝（Olympias），这位王后亦为亚歷山大大帝的生母。



赫拉女神庙

贵宾出了腓力二世神庙，左手边是赫拉女神庙（Temple of Hera），右手边是伯罗普斯陵（Pelopion）。赫拉女神庙后方可见小幢的母神庙（Metroon），母神庙再过去是一排小金库（Treasury Houses）。伯罗普斯陵是远古的墓地，墓地底下是古老的墓丘，四周围墙呈不规则的五角形，入口处是多利克式柱廊，入内后是受用不尽的静谧，白杨和橄榄绿叶成荫，成堆的墓冢和献祭的余烬落了一地。奥运期间，公家和私家祭典皆在此举行，有兴趣的贵宾不妨前来观礼，尤其是烤肉祭，但若想分食请注意了，根据《希腊志》（*Description of Greece*）作者保萨尼亚斯（Pausanias）记载：「推事宰黑羊，献于伯罗普斯，祭后分食与众，食者不得入宙斯殿。」因此，敝社建议嗜羊肉的贵宾先参观宙斯神庙，回头再吃黑羊肉也不迟。

再来看看赫拉女神庙，这幢多利克式建筑建于公元前六世纪初，外观有些古怪，一看就知道改建过，石材和雕塑都是罗马式的，原先的希

腊工艺已不復见，就连木柱都换成了石柱。贵宾入内后可见一张木头长桌，上头摆着一排橄榄花冠，准备颁给奥运得主。看完了花冠，贵宾请面朝北边，右手边可见一山灰烬，宙斯祭坛（Altar of Zeus）就在那里，几百年来的祭祀余烬堆成这座小丘，高达二十余呎。

贵宾一出赫拉女神庙，十之八九会瞧见群众围绕着新启用的仙女池啧啧称奇。仙女池于公元160年前后由赫罗狄斯．阿提库斯斥资兴建，纪念已故妻子嫘吉雅（Regilla）。嫘吉雅是罗马贵族之女，也是奥林匹亚农耕女神迪米特（Demeter）的女祭司。仙女池实为人造水景，前方是椭圆形大水池，后方是大理石拱形壁龛，分上下两层，除了依规定摆放宙斯雕像，此外还陈设阿提库斯列祖列宗像，而整座水景最吸睛之处，要属水池中央的大理石公牛，但若要论最具巧思之处，贵宾是看不见的，因为仙女池只是门面，背后的土木工程才是真功夫，这是罗马人首次利用石造水道桥，将东边的泉水导引至数哩外的奥林匹亚，此外，蓄水和供水系统也同样巧夺天工，让奥林匹亚各处皆可饮水沐浴。

仙女池旁边的母神庙是小幢的多利克式建筑，建于公元前四世纪初，用来敬拜诸神之母瑞雅（Rhea），其母是大地母神盖亚（Gaia），母神庙里虽保留了瑞雅的小祭坛，但公元一世纪以来母神庙已逐渐成为罗马皇帝的祠堂，贵宾穿过柱廊入内，可见奥古斯都（Augustus）、克劳狄一世（Claudius）、提图斯（Titus）、维斯帕先（Vespasian）等罗马皇帝像，此外还有暴君尼禄（Nero）之母阿格里皮娜（Agrippina）、图密善王（Domitian）之妻多米西娅（Dominitia）。

从母神庙出去有条小径，通到圣林东北角的拱顶门（Cripta），穿过拱顶门就是奥林匹亚竞技场（Olympic stadium）。小径两边是各式各样的宙斯铜像，称为宙斯群像（Zanes），举凡运动员作弊、违反奥林匹亚竞赛规则，就必须罚款立像，铜像上刻着训诫，用以警告走向竞技场的运动员。第一尊铜像立于第九十八届奥运，时值公元前388年，来自色萨利的拳击手尤普鲁斯（Eupolos）贿赂三名对手放水，因此遭处罚锾。半个世纪后，小径上一口气多了六尊铜像，这次是来自雅典的卡利波斯（Athenian Kallipos），他买通对手，确保自己拿下自由搏击冠军。宙斯群像后方是一片平臺，平臺上坐落着一排小金库，五百年前由地中海各城邦的希腊人打造，用以捐献给同乡的运动员和奥运冠军，如今看来蔚为奇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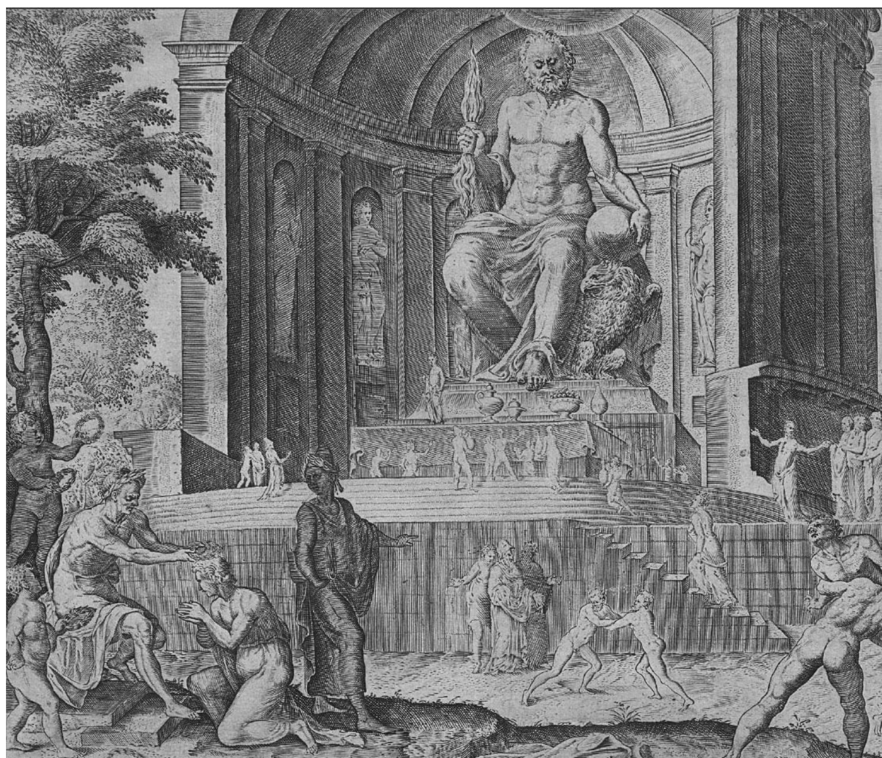
尼禄别馆

圣林东侧有一排列柱，公元前四世纪由马其顿腓力二世建造，庆贺其为奥林匹亚驭马比赛冠军，由于此处音效特殊，故有「柒余响」（Heptaechos）的美称，吹鼓手和宣令官在此同臺较劲，奥运少了他们怎么行？宣布比赛开始要由吹鼓手齐鸣号角；比赛结束要由宣令官宣布冠军来自何处、祖上何人。奥运期间除了这些职责，吹鼓手和宣令官也会私下一较高下。

过了柒余响，便可见圣林东南角坐落着尼禄别馆（Villa of Nero），这位喜怒无常的暴君曾出巡希腊，中途顺道至奥林匹亚游歷，为了配合尼禄的行程，当届奥运迟了两年才举行，这可是数百年来首例。贵宾此行必定会听闻种种关于尼禄的逸文轶事，包括他参加公元67年奥运的驷马拉车竞赛，但却用十匹马拉车，结果摔出车外，此外尼禄还大爆冷门，在音乐及文学竞赛拔得头筹。再者，尼禄拆了祭祀希腊灶神赫斯提亚（Hestia）的女神庙，在原址修筑铺张奢靡的行宫，后人扩建为贵宾眼前这幢尼禄别馆，里头附设澡堂，专供罗马贵族中的贵族来此下榻。

宙斯神庙

整片圣林望去，最宏伟的建筑要属宙斯神庙，这里是古奥运的精神支柱，公元前五世纪初开始兴筑，咸认是多利克式神庙的典范。公元前430年，神庙迎来了宙斯坐像，由菲迪亚斯（Pheidas）雕刻，名列古代七大奇观，神庙与之相比，顿时黯然失色。贵宾入内瞻仰之前，不妨抬头瞧瞧神庙东西两侧的三角楣，东侧的三角楣画着伯罗普斯（Pelops）和俄诺玛俄斯（Oinomaos）比赛拉车，由宙斯裁夺胜负；西侧的三角楣画着拉皮斯人（Lapiths）大战人马（Centaurs），居中者是太阳神阿波罗（Apollo）。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大理石屋顶上的狮头喷嘴、神庙四角的金色大鼎、绘有海克力斯（Hercules）十二道难关的排档间饰，每一片间饰一道难关，总共十二片。


宙斯神像目露称许，观看角力选手嘻笑打闹。（此为想像復原图，宙斯姿势可能稍有不同。）

贵宾进入神庙后，会先穿过六角形大理石铺成的矩形地带，奥运冠军便是在此获颁橄榄花冠，宙斯神像则理所当然坐镇在神庙中心，高逾四十呎，以黄金和象牙雕成，想错过还不容易，但为了保险起见，敝社还是多嘴几句—贵宾请看，坐在宝座上的那位就是宙斯，头戴橄榄编成的花冠，左手持权杖，杖顶有鹰，右手边是拍着翅膀的胜利女神妮姬（Nike），光是妮姬雕像就高达六呎，贵宾请趁此机会大饱眼福，到了五世纪宙斯神像便移至君士坦丁堡焚毁。

贵宾出了宙斯神庙请往南走，你会先遇见一片橄榄树丛，奥运冠军头上的橄榄花冠就是从这儿来的；再往南是议事厅，议事厅中央是露天议事场，左右两侧是堆栈和府衙。议事厅在奥运期间相当热闹，这里是奥运评委的驻地，此外奥运筹委会伊利斯元老院也在这里，运动员得来此报到，甚至当场抽籤决定对手或出赛顺序，倘若发生买通、收贿、作弊等违规情事，亦是在露天议事场举行听审，场上有一座恶狠狠的宙斯神像，手里握着恶狠狠的闪电，雕像底座刻着碑文，字字句句都在诅咒作弊、造假。

奥运村

圣林西侧有一片建筑群坐落在河滨草坡上，那儿就是奥运村。奥运村的北边是竞技场和训练场，包括天体训练馆（Gymnasion）、列柱廊（Xystos）、角力场（Palaestra）。再过去是歷史悠久的建筑和神殿，里头住着奥林匹亚的祭司和劳工。奥运村南边是崭新的罗马旅馆，河畔是豪华的克拉狄奥斯浴场（Bath of Kladeos），手头宽裕的贵宾可来此盥洗，旅馆和浴场之间有连通道，旧的选手村就在奥运村南边。

贵宾请从宽绰的柱廊进入天体训练馆，馆内空间宽敞，场地呈矩形，长两百码，中间以列柱廊分隔，一边用来掷铁饼、投标枪，另一边则用来练跑步。贵宾请找找列柱廊南边尽头那扇绿色小门，门推出去就是天井，天井中央是一幢方形建筑，那里就是角力场，场地很大，地上铺沙，拳击手、角力手、教练、医员全挤在里面。天井南端的列柱廊通往褪衣室（Apodyterion），天井北端则是俱乐部（Ephebion），运动员训练完便在此休息、交际。贵宾只消在天井绕一圈，就会发现涂油房（Elaiothesion）、上粉室（Konisterion）、球戏间（Sphairisteria）。此外，俱乐部前方有条走道，上头铺着磁砖，有些磁砖有稜纹，有些磁砖很平滑，两者交错铺成保龄球场。

奥运村中央最显眼的建筑是祭司住房（Theokoleon），里头住着奥林匹亚的祭司，平时为人作祭，奥运期间负责主持各项祭典。此外，祭司住房还有口译员和占卜师进驻，奥林匹亚神庙的乐师、献牲专家、柴薪师也住在里头。柴薪师负责添柴，确保神庙各处香火不断。然而，纵使这群祭仪专家集思广益，也想不透该拿一旁那间英雄祠（Heroon）怎么办。这间英雄祠原先是座小浴场，后来改建成希腊神庙，如今则是膜拜牧神潘恩（Pam）的罗马神殿。除此之外，祭司住房旁还有个菲迪亚斯石作坊（Pheidas’s Workshop），长久以来都是奥林匹亚的石工和石雕中心。菲迪亚斯是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雕塑家，不少重要的古希腊雕像皆出自其手笔，包括雅典卫城的女神雅典娜青铜像，以及贵宾方才在宙斯神庙瞻仰的宙斯坐像。

希腊人曾经在公元前三、四世纪在奥运村盖了几间宿舍和旅社，甚至打造了简陋的浴场，但罗马人一来便尽数拆除，大刀阔斧重新打造圣林、整顿奥运村，还在希腊旅社的原址上盖了一排气派的罗马旅馆，地板铺着精美的马赛克砖不说，还在克拉狄奥斯河畔建造豪华的浴场。贵

宾穿越回去时，克拉狄奥斯浴场还很新，不满八十年，状况极佳，有壮丽的穹顶、五彩缤纷的大理石砖、蒸气室、浴缸、公厕，此外当然少不了奥运规模的冷热水池。

相较之下，旧的选手村虽经罗马人翻修，却依然显得相当老旧，你穿越回去时，选手村已有将近五百年的歷史，公元前332年由奈克索斯岛的列奥尼达一世（Leonidas）下令建造，并由其亲绘草图，选手村东北角可见列奥尼达一世的雕像，整座选手村格局四方，中央为天井，原为选手下榻处，后为罗马高官寓所，天井则改建成富丽堂皇的大泳池，炫富意味十足。

竞技场

贵宾穿过圣林东北角的拱顶门，沿着小径直走，便会看见奥林匹亚竞技场，最初于公元前六世纪修筑，你眼前这座是罗马人盖的，位在原址南方五十码处，依偎在科罗诺斯山麓旁，是一片长两百码、宽四十码的椭圆沙地，四周是隆起的青青草地，可容纳四万五千名观众，众人大半站着观赛，但身为改造狂的罗马人在竞技场长边加设木凳，并在跑道周围修葺石造排水道。

竞技场南边草坡正中央有个石臺，是奥运评委的座位，北边草坡则可见农耕女神迪米特的大理石祭坛，迪米特的女祭司是唯一获准观赛的女性观众。竞技场西边可见褪衣室，选手在此脱衣准备出赛，闲杂人等不得进入。

竞技场南边是赛马场（Hippodrome），场地比竞技场大三倍，其碎石赛道长逾八百码、宽逾八十码，四周是低矮的人造边坡，赛道本身以石垣分隔，头尾两端设圆柱，作为每一圈的过弯和起点。赛马场上可见皮萨（Pissa）公主希波达米娅（Hippodamia）的雕像，其父俄诺玛俄斯为战神阿瑞斯（Ares）之子，所用车马武器皆为战神所赐，故每每与求亲者赛车必获胜，然因希波达米娅对伯罗普斯一见倾心，故请马车夫动手脚，让伯罗普斯拔得头筹。此外，赛马场上可见「惊马灵」（Taraxippos）的圆形祭坛，传说惊马灵会在赛马场出没，根据《希腊志》记载，在祭坛观赛很有意思：「惊马灵立于途，显灵于圆形祭坛，众马见，惊恐莫名，滋扰生事，车毁人伤，是以车夫献牲，祈求惊马灵开恩。」

古奥运会赛程

古奥运会赛程于公元前486年底定，一开赛就是五天，罗马征服希腊后延长为六天。且容敝社提醒贵宾：古奥运选手皆裸体竞技，此规滥觞于公元前720年，由墨伽拉人（Megara）奥西普斯（Orsippus）首开先例，因其赛跑时兜裆布散落，故而追风逐电、领先群雄。下一届短跑选手斯巴达人阿肯瑟斯（Acanthus）如法炮制，果然夺冠。此后裸体竞赛遂从创举成为定规，选手多以皮绳綑缚包皮和胯下，以免晃动或勃起。

每场赛事只要冠军出炉，立刻举行凯旋礼，首先由吹鼓手鸣号角，再由宣令官唱名，宣布冠军为「希腊之最」，优胜者获颁披带，并当场大设私宴、手持棕榈叶庆功。倘若在竞技场，优胜者会绕场一周。正式的颁奖典礼则待所有赛事结束后一併举行，颁发橄榄花冠给每位冠军。

第一天
宣誓典礼

开幕式这天的盛事，就是「希腊人的裁判」（Hellanodikai）齐聚一堂，这群奥运评委清一色穿着紫色罩袍，相当醒目。评委除了全程主持奥运，还要负责到宙斯神庙监督宣示典礼。根据《希腊志》记载：「选手及其亲人和教练誓言不作弊，裁判誓言公正不收贿。」贵宾请注意选手和裁判起誓时，脚下踩的是野猪的性器。

午后欢迎贵宾到柒余响逛一逛，宣令赛（Keryx）和吹鼓赛（Salpinktes）战况激烈，另外也欢迎贵宾到角力场和天体训练馆看选手集训，或是到圣林南边草坡上的民间奥运村碰碰运气，看能不能混进奢华别墅参加豪门盛宴。

第二天
驭马比赛

第二天先是游行，宙斯祭司和奥运评委齐聚在迎宾馆，用永恆的圣火引燃火炬，一行人接着行进至圣林各处祭坛礼神，由于多为血祭，故而苍蝇成群。祭礼完毕，贵宾便可移步至赛马场。

驭马比赛是富人的竞技，毕竟要从罗马帝国各处驭马驱车至伯罗奔

尼撒半岛这穷山僻壤，不仅要腰缠万贯，还得有僕从效力。驭马比赛分成三种，驷马拉车、双马拉车、单人独马，其中驷马拉车歷史最为悠久、名声最为响亮，双马拉车原先规定以贱驴拉车，后来才改为马匹。

拉车比赛分为成驹赛和幼驹赛，成驹跑十二圈、幼驹跑八圈，每次四十组比赛，赛道上挨挨挤挤，更显得过弯处惊险刺激。单人独马比赛不得使用马镫和马鞍，骑师随时有翻落马背之虞。无论最后奖落谁家，这份殊荣和荣耀都不归车夫或骑师所有，而是由车夫和骑师的主人独享。

贵宾请注意场上有尊「放马仪」（Hippaphesis），此一精巧的仪器专为起跑而设计，让外侧赛道的马匹先起跑，内侧赛道的马匹再出发，这是因为内侧赛道较短，故而让外侧选手先驰得点。「放马仪」摆放在赛道正中央，一头是青铜老鹰，另一头是青铜海豚，两尊铜像捆着绳索，将马匹拴在起跑闸门前，用以控制马匹起跑顺序。

第三天
五项全能

今天的重头戏是五项全能，先比跑步，接着掷铁饼、掷标枪、比跳跃，最后以角力作结。跑步比的是短跑，从竞技场头跑到竞技场尾就是了。

古奥运选手掷的铁饼最初以石造，后来改为铜铸，最后演变成铁制，而且赛则奇特，每位选手都要带铁饼，谁的铁饼最重，就用谁的铁饼比赛。贵宾若以为会看到选手华丽旋转再将铁饼奋力抛出，必定会大失所望，那是现代奥运才有的出手技术，古代是定点掷铁饼，选手须站在平臺上或「结界」（balbis）内，投掷距离由裁判以木钉标记。贵宾要记住，古奥运会场上没有铁网，朝你直飞而去的铁饼平均重达五磅。

掷标枪跟掷铁饼一样，都是比谁掷的远。古标枪为木制枪身、金属枪头，大多附缠绕皮绳以便选手出力，掷出标枪即放绳，藉此让标枪旋转，赛程大多会奏乐，由两名风笛手伴奏。跳跃比赛的规则较为费解，仅知选手在木板上立定跳，并甩动重物和哑铃帮助起跳。

古奥运的角力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沙地角力（Kato Pale），选手在沙坑中擒抱扭打，第二种立式角力（Orthos Pale）较为正式，选手双足着地、擒抱对手，伺机将对方绊倒或抛摔出去。比起希腊人，罗马人暴

力许多，他们引进指节套环，让选手出拳虎虎生风。裁判虽然以木棒维持场上秩序，但选手出招几乎百无禁忌，仅明定不得断人手指、挖人眼珠。

注意 ▸ 五项全能可由赢得前四项者夺冠，无须再以角力一较高下。



犯规！这支花瓶彩绘着五项全能，画面上可见选手正要挖对手的眼珠，一旁的裁判正要判该选手出局。

第四天
伯罗普斯节

这天是伯罗普斯节，伯罗普斯身世复杂、耐人寻味，是奥林匹亚一带的偶像，幼时曾遭父亲坦塔罗斯（Tantalus）大卸八块、烹煮宴神，以考验众神是否通晓一切，众神看穿其伎俩，令伯罗普斯死而復生，伯罗普斯长大后与皮萨国王俄诺玛俄斯赛车，国王的车马虽然皆由战神所赐，但是伯罗普斯贿赂了国王的马车夫，克敌制胜并娶回公主，但也因此遭遇不测、祸延子孙，死后葬在奥林匹亚，并于公元前六世纪末成为神祇。

是日，奥运评委和来自罗马各省城的大使都会到宙斯圣坛献牲，奉上烤全牛一百头，贵宾若想大快朵颐就趁现在，待你饱餐一顿后再散步回竞技场，少年奥运浩荡展开，所有奥运项目皆由少年出战。

第五天
赛跑与摔角

本日以赛跑展开，分成三种赛程，一是长跑（Dolichos），选手绕着竞技场跑二十四圈，总长近三哩；二是短跑（Stade），沿着竞技场冲刺两百一十码；三是双跑（Diaulos），选手在短跑场地上折返，途中要过弯。每次比赛最多二十二位选手下场，倘若当届选手较多，则另行举办预赛和决赛。跑者抵达终点时，贵宾请留意他们脚下踏着石槽，这石槽特别凿在赛道上，以助于选手起跑。

比完赛跑之后改比摔角，首先比角力，规则与五项全能的角力类似，接着比拳击，贵宾只消看一眼，便知古代拳击较现代拳击勐烈许多，难怪有选手用皮绳綑着拳头，有的更饰以铆钉。接着上场的是自由搏击，除了不得咬人、不得戳眼，此外毫无忌讳，上演全武行是家常便饭，非要打到一方讨饶、昏厥才罢手。

本日最后一项赛事是武装赛跑（Hoplitodromos），原本赤条精光的选手戴上头盔、手持圆盾，古希腊时代还得穿胫甲，但此规为罗马人摒除，令若干人不胜唏嘘。

第六天
庆典和颁奖

这天是奥运闭幕日，奥运冠军列队前往宙斯神殿获颁橄榄花冠，民众载道相迎，撒花的撒花，撒枝桠的撒枝桠，撒水果的撒水果，贵宾若挤不进人山人海的宙斯神殿，不妨在神殿外驻足，聆听众人为冠军献唱〈奥林匹克圣歌〉（Olympic Hymn）。

礼毕，奥运评委在圣林迎宾馆设宴款待冠军。想弄张邀请函去蹭饭？别白费心机了。你瞧瞧四周，人潮已渐渐散去，到河边搭船的搭船去了，乘马车的也上车了。讽刺作家琉善（Lucian）参加了下一届奥运，时值公元165年，据其回忆，退场时摩肩擦踵：「奥运旋即落幕，

吾曾亲歷四场奥运，尤以此场为善，一时间万头攒动，马车难觅，只得延迟一日返家，实非吾所愿。」

贵宾切勿流连，赶紧迈开步伐，前往位于河滨的罗马旅馆，准备穿越回府。

Chapter 2

莎士比亚环球剧场开幕夜

Opening Night at Shakespeare's Globe

时间：1599年6月11日～12日

地点：伦敦

环球剧场在泰晤士河南岸重建开幕，当代观众得以一窥堂奥，遥想莎翁戏剧首演的风采。但与其怀想，亲歷其境岂不更好？本团带各位贵宾穿越回环球剧场开幕夜，一同观赏《凯撒大帝》（Julius Caesar）首演，在伊丽莎白时代（1558～1603）兴盛蓬勃的剧场氛围中，感受开幕当晚的亢奋与激昂、壮丽与精采，聆听后世频频引用的臺词初次从演员口中娓娓道来。

戏剧在现代虽然是了不起的艺术，但在莎翁的年代却饱受抨击，因其雅俗共赏，无分贵贱，消弭了伊丽莎白时代的阶级壁垒，贵族平民都能上剧院，看戏不仅是消遣，更能议论朝政，宗教领袖因此对戏剧大肆批评，伦敦主管机关老是託词关闭剧院、不时下令禁演，但民众对戏剧热爱依旧，再加上威廉．莎士比亚天才横溢，同代剧作家克里斯多福．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班．强生（Ben Jonson）才气纵横，戏剧地位大大提升，剧作家始得留名，戏剧方能与诗文平起平坐。纵使如此，瞧不起戏剧者大有人在，多亏了环球剧场等戏院，莎翁等剧作家的文字才能流芳百世、启迪后人。

本团全程三十六个钟头，贵宾将在伦敦停留一天，在这冠居全欧的大都会细心吟味，这座城市孕育了莎士比亚，这一介少年怀着万丈雄心来到国际之都伦敦，以其蓬勃朝气为粮、以其风起云涌为食，快速的社会变迁让伦敦改头换面，全英国几番沧海桑田，中世纪淡出舞臺，新世界即将登场。

歷史充电站：环球剧场诞生

1598年12月28日拂晓时分，十来位壮汉身负「傢伙」，跋涉过雪地，来到肖迪奇区的戏场剧院（The Theatre）。

戏场剧院建于1576年，堪称伦敦最古老剧院，名气响叮噹，1594年宫务大臣剧团成立后便在此驻演，由亨斯顿勋爵（Lord Hunsdon）出资，剧团成员包括莎士比亚、悲剧主角李查．白贝芝（Richard Burbage）、丑角威尔．坎普（Will Kempe）、演员约翰．何明斯（John Heminges）、奥古斯丁．菲利普斯（Augustine Phillips）、汤玛斯．波普（Thomas Pope）。

宫务大臣剧团在戏场剧院搬演了上百齣戏，眼前却碰上了麻烦，一来跟地主贾尔斯．亚伦（Giles Allen）谈续租谈不拢，二来在黑衣修士区开剧院的计画又遭到当地富豪反对，只得另外在泰晤士河南岸找了块地，地点在伦敦城外，枢密院鞭长莫及，隔壁则是劲敌海军准将剧团的玫瑰剧院（Rose Theatre），宫务大臣剧团在此签下三十一年租约，1598年耶诞节生效，这下地皮终于有了，但没有剧院怎么演？从头盖起又筹不出钱，因此，剧团成员想了个胆大包天的办法：戏场剧院的土地虽归地主所有，但建物却是剧团的财产，何不把剧院拆了，将建材搬到新址重建？

趁着地主在埃塞克斯过节，剧团除夕又要进宫表演，拆建一事刻不容缓，地主友人虽出面制止，但哪里敌得过这十来位壮汉？他们在工头彼得．史崔特（Peter Street）监工下动手，至黄昏时分已将剧院骨架拆除完毕，屋梁、椽柱皆运至河边仓库贮存，四天后全面拆除，等环球剧场地基打好，便能以舟车将建材运过去。后来地主对剧团提告，打了两年官司，最后败诉。

1599年孟春，地基接近完工，谁知春寒料峭，五月底豪雨成灾，工程进度延宕，所幸一转晴，地基即刻竣工，紧接着木工、锯工进场，骨架搭好、外墙吊上，以交叉构架及弧形支架固定，然后开始「布局」，刚噼好的木料每天运来，或用以架桁，或用以作椽，或用以隔间，有的造成木椅，有的盖成木梯，铁工、画匠、玻璃工、水管工、盖屋匠、抹灰匠陆续加入，抹灰匠将木条抹灰贴在骨架上，营造出石造建筑的错觉，另有能手将舞臺上的木柱彩绘成大理石柱。

时序入夏，环球剧场落成在即，择定6月12日星期六启用，在都铎王朝的儒略历上，这天正好是夏至兼满月，金星和木星高挂夜空，在在是剧院高朋满座的吉兆，鑑于伊丽莎白时代占星盛行，环

球剧场选在这黄道吉日开幕绝非偶然。

如今万事俱备，只差新戏一齣。莎士比亚近来迁居南华克，住在克林克监狱一带，离剧场也近，年初刚写完《亨利五世》（Henry V），新近受希腊罗马文化薰陶，一齣《凯撒大帝》援笔立就，总长两千五百行，差不多句句押韵，一经乐苑长准演，戏班立刻排练，一个演员一轴卷帙，上头只有该演员的臺词，整个班底卯起来对戏，准备在首演日粉墨登臺。

行程简介

贵宾落地时间是1599年6月11日星期五晚上九点半，地点在今伦敦南华克郊外，落地后请往东走，大约四分之一哩后会看到一条大道，沿着大道直走会抵达伦敦桥，过了桥就是伦敦城，无论是来自欧陆的游人，还是英国东南部庄园或村庄的客人，皆循此桥进城。

服装．住宿．饮馔

伊丽莎白时代以服装彰显个人身分及职业，各位贵宾请打扮成中产阶级。此阶级地位虽不如贵族仕绅尊贵，但安享富裕功名，最初虽然白手起家，但终究出人头地，一如莎士比亚。这样的富人新近雅好欧风，花花绿绿、不拘一格，尤以西班牙窄袖、法国长袍、荷兰斗篷最为流行。

此行天气暖和宜人，贵宾不妨穿得薄一些，太太、小姐则有几件内搭非穿不可，露腿、露手臂太落伍，黄花闺女倒是可以大秀乳沟。为了防止走光，太太、小姐请先裹一层亚麻布，接着套上衬裙，再穿上袖管华丽的亚麻亵服，然后套上裙撑架，接续便能穿上礼服—你瞧瞧：襞襟和荷叶边衬得太太、小姐多么雍容华贵！再来非围不可的是颈巾（partlet），披肩则看贵宾喜好，最后请你套上丝袜、穿上带釦皮革便鞋，以利步行，此外亦可斟酌配戴假髮或珠宝。由于伦敦城内臭气冲天，贵宾请喷洒浓烈香水，例如抹香鲸的龙涎香或麝猫的麝香，并请随身携带薰衣草香囊。

相较之下，老爷、先生轻装简便即可过关。最里头穿件亚麻衬

衣，外罩紧身衣和背心，披上斗篷后更显浮夸，下半身则以贴腿裤搭马裤，接着穿上长筒皮靴，然后戴上毡帽，记住要挑帽圈鲜艳的款式，并簪上彩色鸟羽便完成变装。讲究的贵宾不妨考虑梳个从欧陆流行到英伦的髮型，并且把鬍子修得漂亮一点，穿越回去便是一枚型男。

【住宿】

伦敦的客栈相当好住，贵宾的下榻处舒适宽敞，四墙以印花布面装饰，睡的是四柱床，四面挂帐，躺的是羽绒垫、枕的是羽绒枕，枕头包枕套，床面铺亚麻床单及床罩，另附棉被和毯子。老爷、先生请着寝衣、戴寝帽，太太、小姐请着宽松眠袍，房内附烛臺及蜡烛，床边有夜壶，运气好的话还有解手凳—说穿了就是个方形木箱，朝上那一面挖孔，周围铺垫，好让贵宾方便。敝社建议各位团员尽量在房内如厕，伦敦的公厕恶臭难闻，倘若真的内急，伦敦塔街上有公厕三间，尤以伦敦桥上那一间最大，直接泻入泰晤士河。



把酒抽菸—伊丽莎白时代客栈即景画。

【饮馔】

想大啖都铎烤肉的贵宾可要失望了，为鼓励人民吃鱼，女王下令星期五、六禁肉，只供应香辣水煮鱼，以水果及果糖入菜，佐以蔬菜沙拉，并附起司和甜点。

伦敦市集处处，供应食膳让贵宾下肚，市集一週营业六天，早上六点开市，下午五点休市，十一点到一点午休，时价由市长大人及市政委员决定，并对拦获的摊贩开罚。贵宾盘中的水煮鱼或来自南北货市集、或来自比灵斯门鱼市、或来自鱼儿街鱼贩，蔬果则或来自绿堂街市场、女王埠滨江市场或伦敦三百七十七家杂货商，起司则来自上述市场或面包街起司店。贵宾虽不知肉味，但触目皆肉，想看肉走路请至史密斯菲尔德区肉市，想看肉横尸请至齐普赛街，有的挂在钩子上、有的串在扦子上。

伊丽莎白时代的伦敦没人喝水，要喝就喝啤酒、麦芽酒、葡萄酒，酿啤酒的原料是水、大麦麦芽、啤酒花；麦芽酒不加啤酒花，赏味期只有三天；葡萄酒则有三十种牌子任贵宾挑选。

6月11日，星期五
伦敦城

伦敦桥上肩摩毂击、人畜挨挤，两侧建筑美轮美奂，伦敦城奇景尽收眼底。贵宾一上桥，两座玉米磨坊首先映入眼帘，接着可见一座废弃吊桥，桥上有塔，塔上骷髅高挂，总共十六颗，全是叛国贼，桥中央则

是一座荒废的教堂。

这些地标之间点缀着富商的华厦，楼高四层，有些一楼是店铺，其中又以无双宫最为宏伟——十足文艺復兴风格，堂皇而富丽，构件先在荷兰预制，再运至伦敦组合，两侧塔楼高竖，圆柱镀金，雕花迴廊半悬在泰晤士河上，再往北走可见拱门迎面而来，门中有大水车，过了大水车，前方就是伦敦城门阿尔德门。

入城后只见通衢纵横，窄街交错，巷弄曲折，各式住宅混杂，有一贫如洗的陋巷，也有铜臭逼人的豪宅，陋室与豪门比邻，一旁还有官署、商行、店家、教堂，大半都已人去楼空。此外，伦敦城里花园处处，每走几步便是绿地，多半都让洗衣妇晾衣服去。

城里的街道有些是柏油路、有些是石板路、有些是碎石路，贵宾上街晃晃，必定会发现街上都是年轻面孔，伦敦城民大半不满二十岁，男的唤「某头家」（Goodman），女的唤「某氏」（Goodwife），倘若有人喊你「美鼻」（Snout fair），表示对方觉得你相貌不错；反之，倘若人家说你「不过是泰晤士河里的一泡尿」，请你当成羞辱，对方显然出言不逊。此外，贵宾请当心「礼大夫」（Courtesy men），他们专挑旅客下手，先结识后洗劫；老爷和先生则要提防「仙人跳」，惨遭美女色诱索钱，闹得人财两失；地陪也会来跟贵宾搭讪，好心说要带你在城里熘达，实则带你蹚浑水以诈财，你可别当冤大头，当真接受这些地陪的「帮助」。

沿途摊贩兜售不绝，叫卖着一篮一篮的馅饼和时令水果，另外还有卖唱的、卖艺的、说书的，说不定还会有人向你递戏单，宣传环球剧场开幕夜。至于碰到乞丐则难免，这些叫化子经教会允许，可于某时至某地乞讨。你可能会遇见搭车游街示众者，这些人罪刑较轻，因品行不端而遭当众羞辱，有些则被绑在马匹上，面朝后拖街惩戒，至于无耳者或单耳者则吃过牢饭、受过刵刑，曾经披枷带锁坐囚车示众。

主教门午膳

午膳是这天的正餐，敝社推荐你到主教门的「蛮牛小馆」或「绿龙酒吧」用膳，先净手再点餐，店小二会奉上毛巾让你擦手，这儿的菜色虽不似伊丽莎白时代最讲究的膳食那般奢靡精緻，但也有几道大菜，例如用红酒焙鳗鱼的「烧酒鲈鳗」（Elus Bakyn）、以葡萄酒酱烤鱼的

「葡萄酒肉鱼仔」（Pykes in Brasey），或是醋调啤酒煮香鲑。起司则有三种——生起司、切达起司、香料软起司。甜点也是三种——草莓塔、樱桃塔、乳脂松糕，草莓塔淋姜汁肉桂红酒酱，樱桃塔佐肉桂姜汁黄芥末，乳脂松糕则以海绵蛋糕打底，最上层抹上厚厚的鲜奶油（用量约一品脱），以玫瑰露、姜汁、砂糖提味。

贵宾若要喝啤酒，则以三月啤酒（March Beer）为首选；你若嫌弃甜葡萄酒，可千万别点人气歴久不衰的雪利酒，这款琥珀酒的产地在西班牙，入口涩辣，酿造时加了糖，此外，克里特岛的马尔美希（Malmsey）、法国的蜜思嘉（Muscatel）、巴尔干半岛的罗马尼（Rumney）甜度也很高。

若有团员嗜喝醇厚葡萄酒，不妨试试勃艮第产的忘八酒（Bastard），偏好淡口的贵宾可尝尝法国加斯科尼省产的淡红酒，至于白酒则以法国拉侯谢尔与德国莱茵河这两个产地最优，餐后则不妨再点一小杯来自法兰德斯区的白兰地——「红毛烧酒」（Brandewijn）。

午后娱乐与伦敦塔猎奇

贵宾酒足饭饱后可以继续在城里凑热闹，也可以找个地方活动活动筋骨。你若想试试击剑，敝社可为你在霍尔本区的伊利大街预约击剑课，初学者称「弟子」，学的是细剑、长杖、阔刃剑，教练是防身术大师公会的成员。

你若偏爱打靶胜过击剑，请从主教门往东前往打靶场，靶场四周是砖墙，墙上张靶。如果射箭更吸引你，请往北出城至芬斯伯里郊原，现场有两百个箭靶供各路好手及新手练习。

有没有贵宾雅好猎奇挖黑的？请参加伦敦塔导览团！不过，请你谨记在心：伦敦塔底下的地窖和刑房可不是摆好看的，时人用得可兇了。

一进到地窖，迎面而来的二十呎大坑便是「牢坑」（The pit），犯人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坑底腐烂衰朽；恶名满贯的「肢刑架」（Rack）将犯人的四肢往反方向拉扯，直到骨断肢离；「立锥圜土」（The Little Ease）则是关人犯的洞窟，窄小到不容直立；导游还会向你介绍「食腐人心血」（Scavenger’s Daughter），这玩意儿残忍至极，从多方面对犯人行刑，包括以铁箍让犯人头脚相碰呈球状、以搒子夹碎犯人手指、

以枷锁将犯人的手脚拴在一起。

夜间消遣

敝社安排贵宾今夜下榻在圣保罗大教堂附近的「贝尔客栈」，建物是1087年的诺曼风格，晚间六点会供应简单的晚餐，现场有音乐伴奏，小提琴手、风笛手、民谣歌手同臺演出，气氛迷濛，烟雾瀰漫，你若想一同吞云吐雾，不妨买个小菸斗来抽抽。爱与人较量的贵宾，可以下一盘西洋棋或打一场保龄球，你周遭的宾客吆五喝六，有的在打牌，有的在掷骰，牌戏包括四十四张（gleek）、普里美洛牌（primero）、三十一点（one and thirty）、新裁牌（New Cut）、比王牌（trumps），骰子则几乎都动过手脚，贵宾可别跟着下场赌钱，除非你擅长使剑，毕竟赌客爱钱又好面子，一相争便拔剑决斗、至死方休。

不论你今晚在何处消闲，记住宵禁是九点钟，教堂钟声一响，街道便须净空，巡夜人会在城内巡逻，见人便捉，确保酒家打烊、商店收市、市民奉公守法待在家中。

6月12日，星期六
南华克

破晓开城门，随即便可用早饭。晨餐是面包涂奶油配啤酒，不论黑面包或白面包皆可见印记，一看便知是哪位烘焙师傅的手艺，重量和售价则由伦敦市长公定。贵宾用过早膳尚有余暇，两个钟头后再到黑衣修士桥搭摆渡船到南华克即可，在此之前你不妨参观参观圣保罗，这座大教堂虽以华美着称，但眼前景况却相当凄惨，内装因宗教改革而受到破坏，圣像、绣帷、雕塑、金饰皆遭拆毁，但建筑本身依旧壮观，哥德式大教堂的宏伟一展无遗。贵宾若行有余力，何不登高揽胜？爬上三百层阶梯，站上教堂顶端，让伦敦美景尽收眼底。

圣保罗大教堂周遭书肆聚集，贵宾或许也想去兜转几圈，书摊上的书册若不是古希腊文或拉丁文，便是义大利文、法文或英文，其中以《殉教者之书》（*Foxes Book of Martyrs*, 1563）最为畅销，历书、义大利香艳诗、英国戏剧（包括莎剧）卖得也很好，可惜各位团员只能看不能买。此外，圣保罗十字讲坛附近也值得走过去瞧一瞧，看看福音派牧

师慷慨激昂、口沫横飞，这些激进清教徒身负传教重任， 对你耳提面命，说你的罪孽多么深重、死后的罪罚多么可怕。

贵宾抵达黑衣修士桥后，不用愁找不到摆渡船，河面上没有几千艘也有几百艘，每艘船尾有软座椅两张，附顶篷遮风挡雨，船首有船夫执桨，每个都受过两年训练，由「八监」（The Eight Rulers）授与合格证照，搭一趟一便士。

泰晤士河上船舶密密，声势惊人。除了摆渡船之外，更有大型客船，每船十名船夫，另有大帆船无数，船身长，每艘附甲舨船一艘。此外，数十艘大船在伦敦桥海关会所前排队卸货，鱼群在混浊的河水里泅泳，天鹅在泛灰的河面上悠游。

环球剧场周边

南华克位于泰晤士河南岸，占地一哩，建筑鳞次栉比，破烂流丢的廉价公寓挨挤在万头攒动的街边，里头住着船夫、工匠、异乡客，这些人成天泡黑社会，与罪犯和流莺厮混。此外，南华克有三百家客栈，大半兼营妓院，其中以「红衣主教帽」最为出名。此地恶臭瀰漫不说，更有酿酒、制革的难闻气味混杂其间。

今日午餐首选是马蹄巷的「大象酒馆」，一旁是环球剧场，离你下船的码头也近，但若想品尝美馔就别奢望了，这里可是南华克，你来这里是来看戏的，下午三点准时开演，为确保你有座位，请至少提早一个钟头到场。环球剧场直径一百呎，屋顶上旌旗飘扬，入口上方刻着古训——「寰宇皆戏」（Totus mundus agit histrionem），剧院内设座位三千三百席，剧院外门庭若市，你可一边等候入场，一边目睹四周客如云集，几位权贵或骑马而至、或安步当车，另有穿着讲究的仕绅和语笑喧譁的法律学子，后者从圣殿关和律师学院前来，与小贩、学徒、劳工摩肩擦踵。

现场有人变戏法、有人抛接杂耍，看得你目眩神驰。另可见摊贩兜售零嘴，包括柳丁、苹果、坚果、姜饼、瓶装啤酒等，瘾君子只消花三便士，便能买到菸管和菸袋来消瘾头。人群中亦有扒手和娼妓出没，贵宾请提高警觉。剧院外的排队秩序可谓乱中无序，一路七歪八扭到门口，向收费员缴费买票。

进入剧院后，你会为里头之金碧辉煌所震慑，眼前无论绘画、雕塑、挂毯、帷幄，皆可见希腊罗马文学掌故。入内后请往左行或向右转进入楼廊，楼廊共三层，座位为长条木椅，半面环绕宽五十呎的舞臺，贵宾若想抢到好位子，得和一千多名看戏客恐后争先，倘若想克难观戏，则可花一便士站在剧院中央的「池子」，此处上头无遮蔽，脚下地势朝舞臺斜倾，满地菸灰、残渣、榛果壳，你得与两千个庶民（又称「立池客」）挤成一团，争睹舞臺动静。

六月的艳阳晒得你睁不开眼，五呎高的舞臺上却是一片阴凉，贵宾只要瞥一眼，便晓得这表演场毫无藻饰、只具功能，演员从左右两侧的门上下场，舞臺中央垂下帘幕供「揭祕场景」专用，角色在此或卧床熟睡或垂死挣扎，上头有顶篷，两旁以木柱支撑。

此外，除了藏在舞臺底下（戏称「地府」）的桌椅道具，舞臺上空空如也。虽然可见活板门，但下午搬演的《凯撒大帝》用不到。舞臺上方有露臺供乐队演奏，包括小号手、鼓手、喇叭手、直笛手、鲁特琴手。火炬和烛光就是舞臺灯光，另有后臺团队制造马蹄、鸟鸣、钟响等音效，成员包括一名簿记、一名场控、一名木工和两名道具人员。

观众从头到尾充分入戏，不时以「凹呜」表示不满。演到紧要关头，楼廊客会倏然起身；演员讲出扣人心弦的臺词，立池客便叫嚣吹哨、鼓掌叫好。喧闹归喧闹，这些看戏客大抵目不转睛而且戏品不俗，有的还带了大笔记本，听见深刻的臺词便随手抄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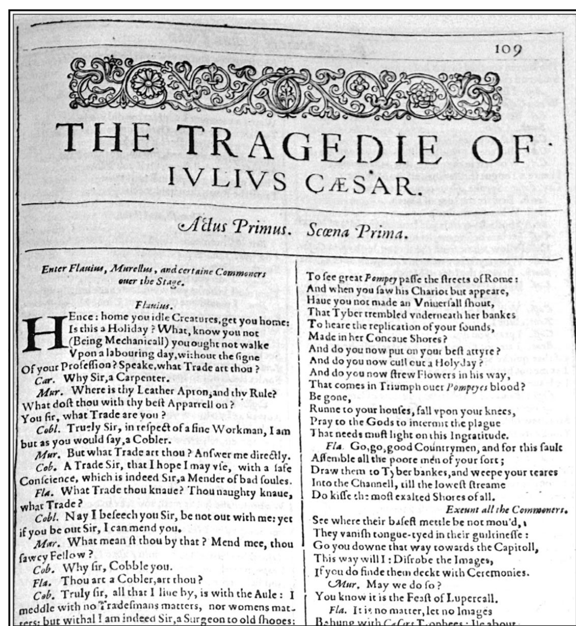
好戏上场

《凯撒大帝》剧长超过两个钟头，总共五幕十七景，换幕不休息，十七景一气呵成，出场角色共十六位，其中六位女角由男童扮装，男主角由李查．白贝芝担纲，其演技精湛，同代无人能出其右，以演技自然见长，并以此独领风骚。

此时期的演技以浮夸为主流，一来由于观众必须伸长脖子才能看得见演员的表情，二来臺词念得太小声会被观众的嘈杂声淹没。因此，演员各个声若洪钟、铿锵有力，念起臺词抑扬顿挫，演起戏来指手画脚，共有五十九种手势，用以表达各种情绪和心境。整个戏班虽然都擅长脱稿演出，但今天大家都照着脚本走，演员的服装称为「形」（shape），走位称为「居」（habitation），整场戏下来演员既要穿罗

马长袍、也要穿希腊短袍，还要换穿披风或罩袍，碰到战争场景则披盔甲上阵，全由服装师一手打理。

《凯撒大帝》一开演，便有许多看点不容错过。黎民百姓首先上场，口出恶语讥刺凯撒妄想独揽大权；第二景由露臺乐队吹奏敲打揭开序幕，迎接主要角色和罗马公民出场；第三景夜色降临，情节益发错综复杂，刺客万事俱备，准备动手犯下滔天大罪，外头狂风呛啸、风暴雨疾—全是音效组的功劳，他们用金属来打雷，用爆竹当闪电，将帆布繫在轮子上摇出大风，将干掉的馅饼在锡板上摇得涮涮响，宛若雨声。



109

THE TRAGEDIE OF
IVLIVS CÆSAR.

Actus Primus. Scœna Prima.

Enter Flauius, Murellus, and certaine Commoners ouer the Stage.

Flauius.

HEnce: home you idle Creatures, get you home:
Is this a Holiday? What, know you not
(Being Mechanicall) you ought not walke
Vpon a labouring day, without the ſigne
Of your Profeſſion? Speake, what Trade art thou?

Car. Why Sir, a Carpenter.

Mur. Where is thy Leather Apron, and thy Rule? What doſt thou with thy beſt Apparrell on? You ſir, what Trade are you?

Cobl. Truely Sir, in reſpect of a fine Workman, I am but as you would ſay, a Cobler.

Mur. But what Trade art thou? Anſwer me directly.

Cob. A Trade Sir, that I hope I may vſe, with a ſafe Conſcience, which is indeed Sir, a Mender of bad ſoules.

Fla. What Trade thou knaue? Thou naughty knaue, what Trade?

Cobl. Nay I beſeech you Sir, be not out with me: yet if you be out Sir, I can mend you.

Mur. What mean'ſt thou by that? Mend mee, thou ſawcy Fellow?

Cob. Why ſir, Cobble you.

Fla. Thou art a Cobler, art thou?

Cob. Truly ſir, all that I liue by, is with the Aule: I meddle with no Tradeſmans matters, nor womens matters: but withal I am indeed Sir, a Surgeon to old ſhooes:

To ſee great *Pompey* paſſe the ſtreets of Rome:
And when you ſaw his Chariot but appeare,
Haue you not made an Vniuerſall ſhout,
That Tyber trembled vnderneath her bankes
To heare the replication of your ſounds,
Made in her Concaue Shores?
And do you now put on your beſt attyre?
And do you now cull out a Holyday?
And do you now ſtrew Flowers in his way,
That comes in Triumph ouer *Pompeyes* blood?
Be gone,
Runne to your houſes, fall vpon your knees,
Pray to the Gods to intermit the plague
That needs muſt light on this Ingratitude.

Fla. Go, go, good Countrymen, and for this fault
Aſſemble all the poore men of your ſort;
Draw them to Tyber bankes, and weepe your teares
Into the Channell, till the loweſt ſtreame
Do kiſſe the moſt exalted Shores of all.

Exeunt all the Commoners.

See where their baſeſt mettle be not mou'd,
They vaniſh tongue-tyed in their guiltineſſe:
Go you downe that way towards the Capitoll,
This way will I: Diſrobe the Images,
If you do finde them deckt with Ceremonies.

Mur. May we do ſo?
You know it is the Feaſt of Lupercall.

Fla. It is no matter, let no Images

尚未付梓的《凯撒大帝》对开本。

这夜的风雨一直下到第四景，凯撒在风雨飘摇中思索自身命运，就这样点点滴滴，滴到第八景，密谋者一齐将匕首刺向凯撒，刺穿该演员身上一袋又一袋的羊血，舞臺上顿时血花四溅，养子布鲁图（Brutus）补了最后一刀，凯撒眼见惨遭知己背叛，错愕不已，吐出一句：「吾儿，亦有汝焉？」（Et tu, Brute?）迴肠荡气悠悠几世纪。

政变过后，轮到布鲁图和马克．安东尼（Mark Antony）发表着名輓辞，两位演员登上露臺致词，安东尼的輓辞煽惑人心，一开口便流芳百世：「诸位旧雨新知，诸位罗马公民，诸位同胞，且听在下一言。在下今日系来收殓凯撒尸骨，并非来称颂缅怀其人」，这一席话说得罗马

公民对刺客恨之入骨，义愤填膺的乌合之众四处追缉嫌犯，于是诗人奇纳（Cinna）便在第十景倒了大楣，因其与凯撒反对党成员奇纳同名，故而遭暴民抡拳打死，羊血再度四溅。

好戏到了最后三分之一，布鲁图和同谋行刺的元老院成员卡西乌斯（Cassius）率军临近腓立比，准备与安东尼及屋大维（Octavius）开战，乐队又是击鼓又是吹号角，后臺则传出阵阵呐喊，以营造沙场氛围。第十二景是腓立比战役前夕，凯撒的阴魂现身布鲁图的营帐，一声「尔曹，腓立比见」，令听者毛骨悚然。道具人员为打造阴森的会面场景，让灯光从彩色玻璃瓶后打出来，在演员身上投下曲折的光影，宛若置身在阴间。

最后四景节奏紧凑，包括战场厮杀、尸横遍野、（更多羊）血流成河。卡西乌和布鲁图眼看大势已去，一前一后举剑自杀，安东尼及屋大维班师奏凯，留下来收拾残局。

贵宾鱼贯离场之前，舞臺会宣布下一齣戏码，戏班先下跪为伊丽莎白女王祈祷，接着起身载歌载舞，以风骚轻佻的吉格舞欢送各位团员离去。

戏终人散

时人散戏后常至巴黎公园散步，距离环球剧场不过咫尺。贵宾可在此买酒、看人打牌和滚木球。此外，公园里有熊园，观赏斗熊在当时是广受欢迎的消遣，乔治．史东（George Stone）、哈利． 杭克斯（Harry Hunks）、哈利．谭（Harry Tame）都是有名的熊明星，贵宾只消花一便士便能站在栅栏前观斗，花两便士便能坐在楼廊观战，只见大熊被人用链条牵进场绑在木桩上，接着便放出龇牙咧嘴的猎犬扑咬大熊，其中以英国獒犬最为常见，场面凶残血腥，一斗就是好几个钟头，斗到双方筋疲力竭或身负重伤才肯罢休。

返航

薄暮忽至，街头险象渐生，外客不宜久留，贵宾请速往西南走，离开南华克，越过农场、穿过森林、跋涉过沼泽，回到你昨日落地的郊外，由此穿越回府。

Chapter 3

好莱坞黄金年代

The Golden Age of Hollywood

时间：1923年5月28日～6月26日

地点：美国洛杉矶

西席．戴米尔（Cecil B. DeMille）1956年执导的《十诫》（*The Ten Commandments*）在影痴之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谓其最终代表作，但1923年版的《十诫》呢？该片亦由戴米尔掌镜，摄于好莱坞黄金年代，砸钱手笔无人能敌，改写了史诗鉅作的定义。本穿越团员将担纲临演，出饰以色列人一角，领会电影工业之铺张奢靡及海市蜃楼，亲歷在加州沙漠外拍的盛大场面，体验在帐篷城里饮食起居，与成千上万剧组成员及牲口同食共寝。

为回馈报名本团的贵宾，敝社免费赠送四十八小时洛杉矶之旅，邀你探索这座新兴城市的蓬勃生机。此时洛城脱离蛮荒未久，新近甫具城市雏形，初见泱泱大城气度。

歷史充电站：《十诫》

1923年，西席．戴米尔四十一岁，是好莱坞一线大导演，以辛辣的世态喜剧着称，然其新片《亚当的肋骨》（Adam’s Rib）既不叫好也不叫座。自从美国政府颁行禁酒令（1920-1933）以来，爵士年代的纸醉金迷便饱受道德批判，《亚当的肋骨》因此遭殃。

戴米尔自知需调整方向，藉其高曝光率在《洛杉矶时报》举办「全美点子王大赛」，公开徵求下一部电影主题，首奖美金一千元，尽管不保证会拍成电影，但幸运之神依旧眷顾了戴米尔。点子王冠军是密西根的润滑油制造商尼尔森（F. C. Nelson），其来信开头写道：「你超越不了十诫—十诫超越得了你。」戴米尔一看就心动了！身为虔诚基督徒，戴米尔豁然省悟—《十诫》堪称史上最伟大的故事，就等好莱坞拍成电影，由于另有七名投稿者央求拍摄《出埃及记》，戴米尔对《十诫》的信心更加坚定。

《十诫》的剧本从1923年初开笔，由珍妮．麦弗森（Jeanie MacPherson）操刀，她常伴戴米尔左右，不仅创意十足，更令戴米尔灵感源源不绝。她将全剧分为两部，第一部为前传，讲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逃离埃及人的奴役，并接受上帝颁布十诫。故事始自神降九灾，法老脚下的国度不堪蹂躏，摩西在西奈山上领受十诫，下山责备百姓崇拜偶像。第二部则是当代家庭剧，以一对兄弟为主角—一个笃信《圣经》，另一个不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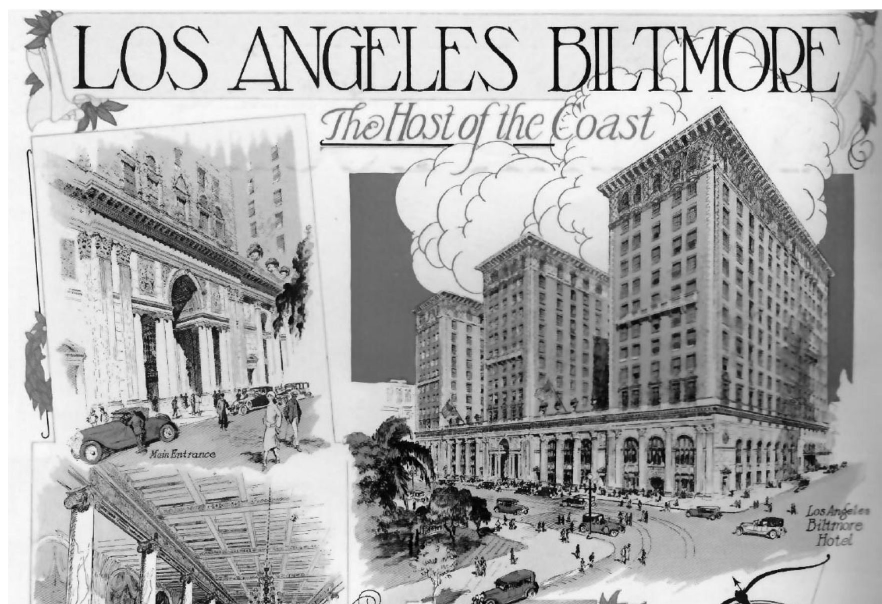
戴米尔为派拉蒙影业专属导演，派拉蒙是全球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电影制片厂，由于合伙人杰西．拉斯基（Jesse L. Lasky）和阿道夫．祖克尔（Adolph Zukor）合作无间，因此屡创佳绩。拉斯基出身剧场经理，慧眼独具，挖掘梅．蕙丝（Mae West）等艳星，祖克尔则具有商业头脑，两人于1911年碰头，拉斯基于该年起用当时是编剧兼业余演员的戴米尔，三年后成立派拉蒙影业独立发片，至1921年每年量产一百多部影片，在全美三百多家连锁戏院上映。

拉斯基和祖克尔对戴米尔的提案起初兴致盎然，拨了美金七十五万的预算。过了不久，祖克尔因顾忌拍这支片子太过烧钱而中途抽手。戴米尔临难不屈，自行募资将电影拍完，总共向柯达公司老闆伊士曼（George Eastman）和美国银行创办人贾尼尼（A. P. Giannini）借了美金一百万，全片最终斥资一百五十万美元，戴米尔是这场豪赌的赢家，《十诫》大卖特卖，票房超过美金六百万。

行程简介

贵宾落地时间是1923年5月28日星期一午餐时间，地点在洛杉矶普辛广场，眼前是新开幕的比特摩尔大饭店，看上去相当气派，敝社已用尊名预订了一间套房。该饭店号称「大方阔绰，奢华至极，称霸芝加哥以西」，光是装潢就足以令人目眩神摇，杂揉各色各样的建筑风格—金碧辉煌的摩尔式天花板镶嵌着片片金叶，富丽堂皇的门廊则採西班牙巴洛克风，另有典丽矞皇的义大利枝形吊灯，并饰以仿文艺復兴的壁画和罗马神像。贵宾进房后，老爷、先生可换上敝社预备的亚麻西装和棉质衬衫，另有多款领带任君挑选；太太、小姐则可换上夏季洋装配开襟

衫，或是打褶上衣配休闲宽裤。



虽然广告单上只字未提，但比特摩尔大饭店私设地下酒吧，相当便民。

贵宾若想知道城里消息，请翻阅众家日报和晚报，包括老字号的《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日新月异的《洛杉矶前锋论坛报》（*Los Angeles Herald Examiner*）及其晚报《洛城快报》（*Los Angeles Express*），后两者皆为报业大王赫斯特（Randolph Hearst）所有。此外，请各位贵宾擦亮眼睛，留意两家十分活跃的西文报—《新闻报》（*La Prensa*）和《墨西哥先驱报》（*El Heraldo de México*），其发行数量与洛城的拉丁美洲人口同步增长。广播则是洛城的新兴传媒，共有三家电臺开播：KFI（640 am）、KHJ（720 am）、KNX（1050 am）。



5月28日，星期一～5月29日，星期二
探索洛城

洛城人最常搭的交通工具有两种，一是洛杉矶铁路的黄色电车，二是太平洋电车的红色街车，前者走市中心和附近景点，后者蜿蜒过整座洛城，远至圣塔莫尼卡、长滩市、圣迦谷，敝社建议贵宾多多搭乘。这两条轻轨在1950年代遭到拆除，路线全面停驶，洛城整整数十年不见轨道交通。此外，贵宾也可以在路上招共乘车[1]，这是洛城的无照计程车，你可能会搭到福特T型车，而且只能站在车身侧踏板上，因此不建议胆子小的团员尝试。

贵宾落地位置在洛城市中心，正是这座新兴城市最繁华热闹的所在，其中以百老汇街最好逛也最好买，过去十年来街上的影院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一间比一间更大，买张票进去看戏绝不吃亏，随便看哪一齣都好，主要就是体验一下当时电影院的气氛，「百万元」、「雷亚托」、「环球」、「拱廊」、「彩宝」都是主流戏院。

碉堡丘位在洛城市中心西北角，熟悉二十一世纪洛杉矶市景的团员恐怕认不太出来，碉堡丘的今生矗立着新颖的摩天大楼，你穿越回其前世却只见住宅林立，但许多宽绰的维多利亚别墅已改建成公寓或套房，整个碉堡丘也比起战前增添了几分佻达的夜生活情调。

当时的好莱坞跟今天的好莱坞一样，几乎没有任何好莱坞片是在好莱坞拍摄，片场大多位于库佛市等地。尽管如此，好莱坞依然值得一访，就算只是去好莱坞大道看崭新的格劳曼埃及剧院也好。贵宾若到好莱坞一游，可至好莱坞大道和藤街交叉口眺望着名地标「好莱坞山庄」，这几个矗立在山顶上的字原为建商广告，「山庄」二字后来遭拆除，成为今日的「好莱坞」地标。贵宾这趟穿越回去可见其全貌，而且正在安装灯饰，预计七月点灯。

除此之外，不妨也绕去格兰岱尔大道1100号回音公园看看安吉利斯主教堂，这是洛城第一座巨型教会，由首位作风亲民的福音传教士艾米．森坡．麦克菲尔森（Aimee Semple McPherson）及其国际四方福音会创办，会众超过两千，布道穿插方言及信仰疗法，并理直气壮要求听众奉献。市中心以南虽然看点较少，但可斟酌到华兹区东107街1727号的三角地瞧一瞧，西蒙．卢地亚（Simon Rodia）刚从义大利移民来此定居，正着手打造日后洛城的地标华兹塔，这十七座尖塔以钢筋和铁丝拼凑，并以磁砖及玻璃瓶碎片装饰，颇类西班牙建筑大师高第的风格。

吃在洛城

此时洛城的美食地图宛如沙漠绿洲，除了少数几家高档的大饭店和隐密的墨西哥小酒馆之外，洛城的外食以湖区菜系为主，炸鸡尤其多，「棕色圆礼帽」（Brown Derby）等经典餐馆要过几年才会开幕，但仍不乏好几间别致有趣的馆子，大半都开在市中心，光是「小猪吹笛子」（Pig’N’Whistle）就有好几家分店，分别开在百老匯南街224号、452号、712号和西七街87号。最初「小猪吹笛子」只卖糖果和饮料，近来这几间分店增设座位，菜单上也添了许多品项，贵宾不妨入内欣赏巧夺天工的木雕天花板和鬼斧神工的拼花磁砖，瞧瞧大方气派的柜檯满溢着五彩缤纷的糖果，保证让你大饱眼福。

贵宾若想吃点咸的，何不试试风靡全洛城的法式沾酱三明治？虽然名为法式，但这道三明治在法国寂寂无名，厨师先将法国面包微微烤过，然后夹上片片烤肉，最后淋上一匙烤汁或肉酱，让面包入口湿软。有两家店号称是法式沾酱三明治创始店，一家是「寇尔斯小馆」（Coles），位于主街和六街交叉口、太平洋电车大厦一楼，另一家是

「菲力元祖店」（Philippe’s），最近刚迁址到艾利索街246号、联合车站南边。

你若想碰碰运气，与赌王、石油大亨、地产鉅子同桌，不妨到西六街1310号试试「太平洋餐车」（Pacific Dining Bar）。这间位在市中心停车场的餐厅以火车厢改建，供应美味的馅饼和顶级的牛排。

若有团员决定跑远一点去吃点心，可至日落大道和藤街交叉口的「木匠三明治」（Carpenter’s Sandwiches），该店外观是座十角亭子，屋顶如宝塔，塔顶矗立着霓虹店招，是洛城第一间汽车餐馆，顾客点餐、用餐都不用下车，但也欢迎入内享用，你可闲步入店花美金十五毛点一份道地汉堡，或者来一份烤猪排、沙朗牛排、酥炸牡蛎，吃完若是口干，欢迎至「宾汉手沖咖啡」（Ben Hur Delicious Drip Coffee）点杯饮料漱漱口，除了咖啡之外尚有多款汽水任你选择。

你若想吃档次更高的，请至好莱坞大道6669号，这间餐馆原先叫「冯斯瓦小馆」（François’s），1923年重新开幕，改名「穆索法兰克烧烤餐厅」（Musso & Frank Grill），时至今日仍是好莱坞政商名流云集之地。服务生打着蝶形领结、身穿西装外套，店里灯光微暗，装潢与摆设以深木为主，搭配红绒沙发雅座，气氛浪漫，常客包括好莱坞默片男星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Douglas Fairbanks）、义大利明星蓝道夫．范伦铁诺（Rudolph Valentino）、英国喜剧演员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其中范伦铁诺对各式义大利面情有独钟，卓别林则多半点烤羊排佐酸豆。

另一个好莱坞新秀（例如青年华特．迪士尼〔Walt Disney〕）常出没的地点，是卢斯费利斯大道2980号的「农夫汤姆」（Tam O’Shanter），建筑由好莱坞首屈一指的艺术总监哈里．奥立佛（Harry Oliver）设计，走的是「童书风格」，宛如电影场景中的童话小屋，屋顶斜得不可思议，窗户歪歪扭扭，入内后是仿中世纪的装潢混搭苏格兰花格子呢，在这里享用牛肋排餐搭配约克夏布丁最适合不过。

想喝酒，有门路

美国自1919年实施宪法第十八条修正案，禁止贩售、饮用酒精饮料，贵宾穿越回去正值1923年，禁酒令已实行三年。在洛城，只要你晓得门路，想喝几杯不成问题！说到对地下酒吧瞭若指掌，大概以洛城警

署最为清楚，他们大都向私酒商领薪水，然而，与其找警察指点迷津，不如去几间屡试不爽的宝号，敝社敢担保其酒水品质，这可是不是闹着玩的，光是1923年就有好几起私酿烈酒毒死人的案例。

若有团员想喝一杯，最近又最方便的要属「金屋」（Golden Room），设在比特摩尔大饭店内，有位隆格男爵（Baron Long）专为住房贵宾安排时段品尝琴酒。如果贵宾好奇随时想来一杯该上哪儿去？请你搭车离开市中心，到威尼斯海滩的迎风大道向路人打听一家「美诺帝杂货店」（Menotti's Grocery Store）。你信步入店后会先走过几箱番茄和香草，接着便会被带到里间，无论白天还是黑夜，这间「私宅酒吧」（Townhouse）随时嗨翻天，还能品尝加拿大进口的兰姆酒和威士忌，皆是上上之选。

5月30日，星期三
跟着西席．戴米尔出外景

贵宾领略完洛城风味，准备迎接下一段旅程：欢迎你踏入演艺圈！请你于星期二（5月29日）晚间十一点前抵达联合车站，与两千五百位临时演员搭乘加班列车北行一百七十哩，抵达西席．戴米尔《十诫》的拍摄场地，一旁就是瓜达卢佩沙丘，临近圣塔芭芭拉郡瓜达卢佩市，该市人口一千一百三十人。鑑于搭车人朝众多，为免争先恐后，建议你及早候车方为上策。

戴米尔营地

星期三早上凌晨四点，各位团员将抵达戴米尔营地，这座迷你帐篷城占地二十四平方哩，街道两边有人行道，总长四哩，街道以派拉蒙影业高层为名，主要干道为拉斯基大道。

帐篷城东边是行政区，包括两座食堂帐篷，其中一座附放映室，戴米尔及其至交天天来此看毛片；此外，摄影师也住在行政区，此区另有库房和医院，后者由外科军医进驻。行政区以西有沙丘挡风，一共搭了二十四座帐篷充作服装间和道具房，另有一顶多功能大帐，每天早晨供片场六十五名童星上课。



《十诫》改写了好莱坞史诗鉅作的定义，电影一杀青，戴米尔便下令掩埋片场。六十年后，这尊人面狮身像终于重见天日。

帐篷城北边是导演营帐，多亏了帐顶那面翻飞的旗帜，上头以靛底白字拼写着导演的名字—西席．戴米尔，贵宾想错过还不容易。营帐外观宛若宫殿，颇富东方情调，营帐内铺波斯地毯，另有多项奢华摆设，营帐外设有蓝色羽扇豆花园，造价一千七百美金，另聘请五十六名特助和家僕供导演差遣。

一班工匠和杂役穿梭在你和其余临演之间，片场修缮全靠他们，包括五百个木匠、四百名画匠、三百八十个装潢工、三百八十名造景师，另有一班电工负责营地照明，他们有一臺可携式发电设备，瓦特数够大，足以照亮十座马戏团帐篷，拍夜戏打光则用探照灯和弧光灯，此外共有数十名电话工程师维护七十五哩长的电缆和电线，拍摄进度则由《影音新闻》（*Movietone News*）、《电影新闻》（*Motion Picture News*）等圈内记者撰文报导，内容鉅细靡遗。为了替这批人力效劳，剧组僱了一百三十二辆卡车往返于营地和瓜达卢佩市之间，负责载送物资、垃圾、换洗衣物，每天开销美金四万元。

此外，在营地撞见形形色色的动物是家常便饭，包括骆驼两百头，牛、马、羊、骡、犬、鸡、鸭、鹅、珠鸡各数十只，另有一群奶牛提供整座帐篷城牛乳，就养在营地北边低地的围栏里，围栏旁边搭了二十二座帐篷，里头住着牧民和驯兽师。

《十诫》的片场由法国艺术家保罗．伊希比（Paul Iribe）设计，以五万五千呎的木材打造，涂层用掉三百五十吨的石膏，并以两万五千磅的铁钉固定，5月21日用货柜车运抵片场，众人在现场组装出拉美西斯二世神殿，主门高一○九呎、宽七百五十呎，两旁的拉美西斯二世巨像高三十五呎，中心是金属骨干，外层是黏土和石膏，正墙上可见浮雕，雕的是战马拉战车，主门前是一条康庄大道，夹道两旁是二十五呎高的人面狮身像，以混凝土灌制，每尊大约重四公吨。

住宿．饮食．娱乐

贵宾此行住帐篷，总共有一千多座营帐，搭设得宛若军营，驻扎于拉斯基大道两侧，你住的那条「街」尾立着牌子，牌子上有你的大名和确切「住址」。戴米尔大智大慧、超凡入圣，竟然决定男女分宿，结伴同行的贵宾只得拆伙，戴米尔会派贴身警卫奉公执法，男营、女营都查，热心取缔私通、赌博、私酿（纵使是在好莱坞，禁酒令依然风风火火），只要触犯这三项大忌，立刻会被逐出营地。贵宾若想偷带烈酒或异性混入营帐，敝社劝你还是作罢。

每顶帐篷都有电灯一盏、行军床两张、长凳一把、脸盆架两副、脸盆两个、水桶一个、抽屉柜一套。此外，营地有淋浴间五十四间—男士三十间，女士二十四间，你和其他临演每天拍完戏都灰头土脸、满身泥泞，大家都抢着要淋浴，贵宾若要冲澡，必须忍受大排长龙。

营地有两座食堂帐篷，男女分食，每座帐篷可容纳一千五百人，二十四小时供餐，伙食平淡归平淡，分量绝对充足，由九十七个火头军烹煮。贵宾若要出外景，则可领一份餐盒，包括一份三明治和一颗苹果（或柳丁），三明治每天用货车载来，一载就是七千五百份，这外烩生意规模之大，光是将午餐袋扭结就僱了三名人力。

戴米尔为提防演员闲来生事，在营地布置了各项娱乐，包括电影、爵士乐、歌舞杂耍、马戏表演，林林总总，每週还有拳击比赛可以看。贵宾若是拳击迷，可望一睹精采对决，由1924年蝇量级奥运金牌得主斐

代尔．拉巴尔巴（Fidel LaBarba）出战布莱恩．摩尔（Brian Moore），奖品是二十美元金币。布莱恩的弟弟派特．摩尔（Pat Moore）是剧组演员，饰演拉美西斯二世的儿子。拉巴尔巴风度翩翩，尽管实力占上风，却让布莱恩取胜。

各位团员作为临演，每天可领美金十元，你得在片场禁酒禁欲三週，有戏拍时劳心劳力，一场戏接着另一场戏，每一幕、每一景都是煎熬，没戏拍时无聊透顶，还得忍受恐怖的天候，有时浓雾漫天盖地、从太平洋滚滚而来，有时寒风砭骨，风速六十哩，扬起满天黄云，片场为沙尘暴笼罩，此番愁苦既无酒可消、又无小情小爱点缀，岂是区区美金十元酬劳所能平抚？但敝社得替咱们大导演说句话—戴米尔并未隐瞒实情，直指眼前种种艰苦：「你会怀念安逸舒适的家，咬牙撑过影史上最难受的外景。」



拍片现场。右边是西席．戴米尔，左边的查尔斯．德罗希（Charles de Roche）饰演法老，中间是饰演法老儿子的派特．摩尔，片场另有六十五名童星。

一个星期后，如果贵宾受够了片场种种恶劣环境，可于6月8日午夜提前返航，请从拉美西斯二世神殿入口穿越回府。然而，选择提前退团便形同放弃入镜，与影史上最难忘的几个镜头擦身而过。

开拍啦！
5月31日～6月8日

戴米尔身穿法兰绒衬衫、飞行外套、卡其长裤，搭配招牌及膝长靴（戴米尔向来怕蛇而且脚踝不好），以铁腕作风统辖片场，个性强悍霸道，不容瑕疵，眼睛又尖，一点细微末节都不放过，为了拍出想要的画面，戴米尔使出浑身解数—或用拳头强逼，或用软语哀求，或是花言巧语，或是甜言蜜语，软硬兼施要求演员全力以赴。幸亏拍片是烧钱事业，临演的镜头数不胜数，片场天气又变化莫测，各位团员无须每一镜都律己甚严，但千万别脱线演出，导演一双眼睛锐利如鹰，会用望远镜视察所有演员，只要瞄到谁举止失态，包括偷笑、傻笑、嚼口香糖，二话不说、当众破口大骂。为了用最少镜头数捕捉到最佳画面，戴米尔一场戏出动七臺摄影机，每臺美金四千元，名导左右两边各一臺，一臺拍特写、一臺拍长镜，另僱用唐纳．比多．基斯（Donald Biddle Keyes）和爱德华．柯蒂斯（Edward Curtis）担任摄影助理，尤金．李齐（Eugene Richee）担任剧照师，并派心腹库伦．塔特（Cullen Tate，绰号黑吉〔Hezi〕）担任副导，负责在其他场景补拍镜头，全片画面摄制则交由四位摄影指导，包括伯特．格兰能（Bert Glannon）、佩弗瑞尔．马利（J. Peverell Marley）、阿尔奇．史陶特（Archie Stout）、弗莱德．维斯特博格（Fred Westerberg），同在片场的还有雷伊．赖纳哈（Ray Rennaha），负责操控特艺公司提供的彩色摄影机，该机种採用减色法彩色摄影，拍出来的画面略微偏红。



摩西（西奥多．罗伯兹饰）开路！导演坚持所有演员都要放感情。

演员阵容

主角摩西由六十二岁的西奥多．罗伯兹（Theodore Roberts）出演，他是戴米尔出品电影的固定班底，两人合作过二十三部电影，他手持长杖，留着一头花白的头髮，蓄着一把及腰的白髯，这扮相显得摩西威仪赫赫、神情庄严、真情流露。法国演员查尔斯．德罗希（Charles de Roche）饰演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眼神空灵，喜怒不形于色，茱莉亚．费耶（Julia Faye）饰演王后，艾思黛．泰勒（Estelle Taylor）饰演摩西的大姊米利暗（Miriam）。

客串临演

电影开拍数天后，贵宾会发觉片场多了两百五十位正统派犹太人，他们来自加州正统犹太教区，由拉比艾隆．马可维兹（Aaron Markovitz）找来入镜，有些是新移民、有些是年长者。他们一露脸，场面立刻逼真了起来，光看其外形，活脱是从旧约时代走出来的。根据驻地记者描述，这批犹太人「年事已高，步履蹒跚，身体羸弱，披头散髮，蓄着一把德高望重的鬍子，家当绑在身上，或用报纸捆着、或用老旧提箱装着，你偎着我、我依着你。」

他们拍片首日便掀起轩然大波，说什么也不肯吃餐盒里的三明治，

自然免不了要大吵一阵，最后戴米尔设了清规（kosher）厨房，专门为他们备膳。

灯光，摄影，开拍！

凌晨四点半，号角声在睡梦中响起。贵宾请下床走到街尾，阅读布告栏上的拍摄细节，接着到食堂帐篷排队领早餐。食毕，戴米尔的助理会来帮临演分组，一组称为「一连」或「一排」，分组完后便可换装，换装前有个诡异的例行公事—由于《十诫》的场景理应在北非沙漠，你看上去须得溽暑难耐、汗流浃背，为了创造这样的妆感，你得脱到赤条精光，让人先用五百加仑的甘油桶为你喷上甘油，再从头到脚为你涂油以打造古铜肌和晒伤妆。

变身完毕，请你至充作服装间和化妆室的帐篷，此处由克莱儿．魏斯特（Claire West）和霍华德．格里尔（Howard Greer）坐镇，掌管十六哩的衣料、三公吨的皮革（作为战车马具用）、两公吨滑石粉（演员敷粉用，拉美西斯二世及其亲信各个白得像鬼）、两百磅安全别针（用于固定服装），男团员若年纪轻则缠腰布，体格好则遮重点部位，年纪大则着长袍，女团员大半穿罩袍入镜，越上镜的布料越少。团员中有的穿凉鞋、有的打赤脚，每场戏之间会发毯子，以免你着凉。

号角声再次响起，本日拍摄起跑，请贵宾乘坐干草车至外景地点。不同于其他导演依分镜脚本拍摄，戴米尔将依剧本顺序一场一场拍下去，不是每一场群众戏你都得入镜，但只要是大场面的戏，所有临演差不多都必须上阵。

以色列人出埃及

贵宾第一场重头戏是出埃及记，饰演以色列人从拉美西斯二世神殿出逃，导演会安排你和族人挤在主门外，并在一百呎外的沙丘竖起二十呎高的小城门，以此划出外景范围。戴米尔一鸣枪，雨果．里森费尔德（Hugo Riesenfeld）的小号配乐一下，你与其余临演便如潮水般涌出神殿，人人表情惊恐、眼神迷茫，手里拽着少少的家当，一旁或有驴子、骆驼、牛只做驮兽，或遭驮兽挡住去路，另有成群的绵羊和山羊为东逃西窜的场面添乱。

下一景是穿越沙漠，一路上劲风扑打、黄沙漫天，你拖着沉重的脚步跋涉而行，定能体会当年以色列人逃离法老暴政的心境。现场的正统派犹太人更是心有戚戚，情不自禁以希伯来文高歌〈仁慈的圣父〉（Father of Mercy）和〈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Hear O Israel the Lord our God, the Lord is One），唱得深情款款，唱出满腹辛酸，听得戴米尔泪流满面。

战车开出，万马奔腾！

这场万马奔腾戏虽然没有贵宾的戏分，但敝社建议你占个好位子，整齣剧就属这场戏最为惊险刺激且极富戏剧张力。在场所有骑士都是精兵，不是来自陆军十一师装甲骑兵团，就是来自陆军七六野战炮兵团第二营，在中尉东尼．麦考利夫（Tony McAuliffe）的率领下冲锋陷阵、锐不可当，造成五十六人轻伤、四人重伤，坐骑皆为黑色骏马，斥资五万美元从堪萨斯市运来，由骑师史徒兹曼（A. F. Stultzman）发号施令，下戏后马匹大多伤痕累累、皮开肉绽，跛脚的跛脚、负伤的负伤，建议动物保护人士还是眼不见为净。


灯光，摄影，开拍！这一景就是流传千古的万马奔腾戏。

驭车夫身穿金袍、头戴金盔，盔顶簪五彩鸟羽，在神殿外整装待发，由于片场拥挤，两百五十部战车一向外驶，场面立刻陷入混乱，战马受鞭腾踔、惊惶窜游，纷纷将驭车夫摔下战车。在这阵骚动中，三十名来自棕榈阁管弦乐团的乐师安若泰山，有的身穿燕尾服、有的穿着晚

宴服，由鲁道夫．柏林尼（Rudolph Berliner）指挥，在镜头外的乐苑演奏军乐，无视眼前战马乱窜，只管专心看谱奏乐，最后马驹冲进乐苑、踢坏乐器，造成数名乐师挂彩。

紊乱过后，下一场戏恢復秩序，战车列队在沙漠上追风逐电，法老的两批黝黑宝马（美金一万元飞了）领在前头，追赶逃跑的以色列人，那景象真是精采万分！然而，接着却碰上了麻烦—面对前方连绵不绝的高耸沙丘，几位驭车夫说什么也不肯驾车前行。戴米尔向来脸皮厚、点子多，便把芳龄十五的女儿希希莉雅（Cecilia）叫来，希希莉雅骑术精湛，驾马下坡易如反掌，把几名驭车夫羞得面红耳赤，一边嘟哝一边接下导演交派的任务。

摩西分红海

为了拍摄这场大戏，贵宾请至海豹滩集合，片场距离海岸大约四十呎，沿岸立着柱子和铁网，闢出通道让你和其他临演通过。现场气氛紧张，戴米尔担心场景穿帮，非得赶在正午开拍不可，否则太阳一西斜，柱子和铁网的影子映在沙滩上，整个画面就毁了。

上午十一点四十五分，剧组人员各就各位，棕榈阁管弦乐团演奏德佛札克《新世界交响曲》第二乐章〈念故乡〉，藉此酝酿出浓浓的乡愁，铜管乐队不顾海沙作对，兀自吹奏着哀婉的旋律，这时戴米尔站上高臺，马上察觉这沙滩太干净，红海的海床哪有这么整洁？随着时间分分秒秒流逝，导演一双眼睛死命往海边搜索，一见海面上浮着成堆的海藻，立刻跳下高臺，吆唤众人往海里冲，身先士卒打捞出满怀的海藻扔在沙滩上，数百位临演立刻有样学样。不到十分钟，沙滩变成了海床。正午十二点整，戴米尔吹哨，你和大批临演跑过通道，及时拍完这场大戏。

傍晚时分，你和饰演以色列人的临演瑟缩在海滨，摩西站在岩石上，信誓旦旦保证法老的大军会被红海吞没，你假装看着战车驶近，演出酸甜苦辣的表情—先是一脸狐疑，接着从猜忌转为畏怯，再从畏怯转为钦佩、激动、安心。在要开拍之际，落在太平洋上的夕阳为乌云笼罩，眼看就要拍不成，但紧接着云开见日，宛如奇蹟。众人看到这神奇的一刻，都露出戴米尔梦寐以求的表情。犹太作家兼临演丽塔．凯欣（Rita Kissin）回忆：「人人倒抽了一口凉气，夕阳余晖映照着男男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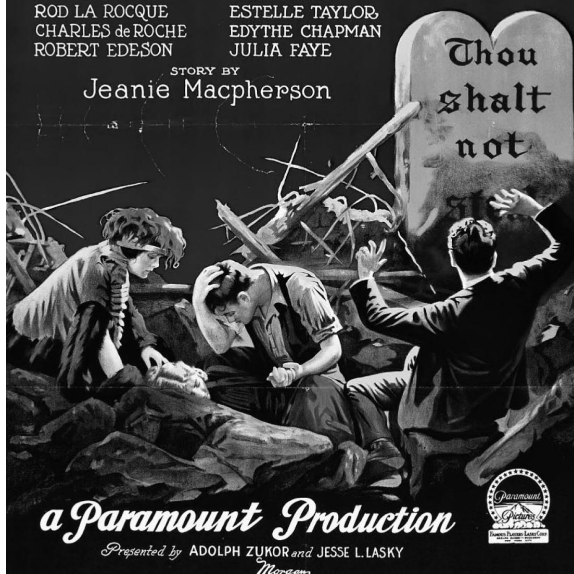
女的脸庞，满是皱纹的脸颊垂下了清泪两行，嘶哑的喉咙发出了呜咽。这一刻，时光彷佛倒流三千年。」

请贵宾注意：法老大军、红海分道、大海灭军，这些都是特效组变的戏法，由罗伊．庞默罗伊（Roy Pomeroy）领军，在洛杉矶进行后制，先在两大块明胶上刻出海浪，将明胶摆在大桌上，大桌从中间噼开，于裂痕处装设煤气喷嘴，接着转动把手让桌子分开，同时点燃煤气，明胶慢慢融化，宛若汹涌的海壁，画面拍出来便如同红海分道，倒带播放则如同海水匯流。

摩西下西奈山

摩西领受「十诫」下西奈山，你和一干临演既要表现得诚惶诚恐，同时又要引领企盼，准备聆听摩西讲道。导演登高俯瞰，对各位的演技不敢领教。对导演来说，这一幕如此扣人心弦，非得全心全意投入感情。这老狐狸老奸巨猾，立刻喊「卡」，趁中场休息找心腹「黑吉」商讨对策。五分钟后，导演广播道：片场有演员猝死，妻儿九人顿失依靠，请全场静默片刻后再继续拍摄。

这招果真奏效，所有临演一听，大吃一惊，当场愣住，毕恭毕敬聆听摩西训斥。原来摩西上山去找上帝，四十天没下山，以色列人害怕，便造了金牛犊来拜。摩西责备大伙崇拜偶像，当众怒碎法版，众人一脸惧色，接着闪电一噼，金牛犊裂成两半，临演全都吓得直打哆嗦、抱头鼠窜，演出导演想要的惊慌失措。



你上镜头了！报名本团的团员可加购「重返洛杉矶套票」，参加《十诫》的电影首映会。

6月26日，星期二
返航

贵宾拍完这几场群众大戏，请于6月26日上午搭乘火车返回洛杉矶，虽然筋疲力竭，却是春风满面。抵达联合车站请与嚮导碰头穿越回府。

贵宾想观赏电影拍出来的成果吗？想看看自己上镜头的模样吗？此乃人之常情。你穿越回现代后，虽然只要上网或租DVD便能如愿以偿；可是，如果能在好莱坞的格劳曼埃及剧院观赏首映，眼见名人会集、人气爆棚，亲身感受观众的热情与激动，如此岂不更好？为此，敝社推出「重返洛杉矶套票」，贵宾不妨花点小钱加购，落地时间是1923年12月4日星期二，邀你体验洛杉矶的夜晚，观赏自己的身影出现在大银幕

上，因参与了改写影史的伟大作品而沾光。

1. Jitney，原意为五分镍币，由于当时有轨电车时常大排长龙，1914年开始有这种灵活的新交通方式，每次搭乘只要五分镍币，营业车辆通常为可搭载四、五人的小型车，有时还会载站立的乘客。

Chapter 4

咆勃爵士乐诞生

The Birth of Bebop

时间：1942年2月15日～16日

地点：纽约哈林区

二战期间，爵士乐经歷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而诞生出全新曲风—咆勃爵士乐，虽是蓝调曲式，但是节奏轻快、离经叛道，其乐手也潇洒，其声势也崇高，左右了爵士乐、非裔美国文化、流行音乐，在文学上影响了凯鲁亚克（Kerouac）「垮掉的一代」，在艺术上启迪了抽象表现主义，在戏剧上启蒙了伦尼．布鲁斯（Lenny Bruce）、莫特．索尔（Mort Sahl）等单口相声先驱以及「法国新浪潮」的新锐导演，在时尚界则影响了影星和摩斯族的穿衣文化。本团全程四十八个钟头，敝社特别为贵宾安排摇滚区，让你在咆勃爵士乐圣地体验纽约繁华的夜生活，到世界一流的萨沃依舞厅跳舞跳到挂，在爵士擂臺欣赏初生之犊和摇摆年代巨星同臺飙乐，互相探问爵士乐的底线、寻求爵士乐的新诠，在这样的新旧对话中，咆勃爵士乐应运而生。本团带你见证老干新枝萌绿芽，既欣赏大乐队圆熟老练的震撼表演，也体验新乐团耳目一新的即兴演出。

歷史充电站：咆勃爵士乐革命

本行程之所以超绝群伦，在于后世多半不知咆勃爵士乐的起源。1942年7月31日，美国音乐家协会因版税纷争发动罢工，当年想在音乐界混口饭吃必须加入该协会，协会成员于罢工期间不得替唱片公司灌制音乐，无论是进录音室、上广播、现场演奏，一律不准，直到1944年11月才解禁，不久二战结束，查理．帕克（Charlie Parker）、「迪吉」葛拉斯彼（Dizzy Gillespie）等爵士乐手推出新曲风，观众一听—简直闻所未闻，乐式却又臻于完善，彷彿横空出世一般，爵士乐的新派与旧派就此决裂，从而抹去咆勃爵士乐的根源。因此，此行是千载能逢的大好机会，带你重返大乐队与新乐团

同街演出的爵士年代。

贵宾将莅临纽约三大爵士圣地，全都位在纽约爵士乐手辐辏的哈林区。

【萨沃依舞厅】

萨沃依舞厅1926年开幕，占据一四○街和莱诺克斯大道五百九十六号交叉口，时人戏称「翩翩国度」，不仅在纽约是爵士圣地，在世界各地也领先群伦，各家流行舞步皆起源于此，而后流衍全美、广及欧陆。萨沃依舞厅由莫．盖尔（Moe Gale）出资创办、查尔斯．布坎南（Charles Buchanan）经营，营运费每年美金五十万元，每年客人上门进帐美金一百万元。此外，萨沃依舞厅会举办「尬乐」（或称「殊死战」），由舞厅的大乐队迎战外来乐团，比赛看谁技高一筹。

1930年代的当家乐班是奇克．韦伯管弦乐队（Chick Webb Orchestra），由鼓手奇克．韦伯领班，他是整支乐队的灵魂人物，带领乐队录制首张永恆经典《舞动萨沃依》（Stompin’ at the Savoy），其乐手各个乐技无双，主唱为正值荳蔻年华的艾拉．费兹洁拉（Ella Fitzgerald），该乐队1937年技压「摇摆乐之王」班尼．古德曼（Benny Goodman）的乐班，隔年又大败贝西伯爵（Count Basie）的乐团。可惜奇克．韦伯罹患嵴椎结核，身材矮小、英年早逝，1939年辞世，得年三十。

贵宾落地时间为1942年，其时当家乐班为「吉星」米兰德管弦乐队（Luck Millinder Orchestra），乐风摇摆十足，带有节奏蓝调的味道，节拍分明，支支动听。



【明顿俱乐部】

在纽约想观赏爵士乐手即兴演奏，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明顿俱乐部，位于塞西尔酒店一楼的餐厅，酒店楼高五层，风格典雅，在西一一八街，靠近第七大道，俱乐部为亨利．明顿（Henry Minton）所有。明顿是次中音萨克斯风手，也是美国音乐家协会首位黑人代表，曾经营节拍酒吧，邀请爵士乐之父路易．阿姆斯壮（Louis Armstrong）、爵士钢琴巨匠「胖子」华勒（Fats Waller）驻店演奏，后来随着乐风转趋即兴，节拍酒吧吹熄灯号，另外开设明顿俱乐部，僱用前乐团领班泰迪．希尔（Teddy Hill）担任经理。

泰迪．希尔广纳新秀、筹组当家乐班，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者，莫过于他起用「大炮」鼓手肯尼．克拉克（Kenny Clarke），此人绰号「镗镗咚」（Klook-mop），无论大鼓、小鼓都打在反拍上，让前团员颇有怨言。克拉克重新定义鼓手的角色，让鼓手不再只是乐团的节拍器，反而能跳出来与独奏者互动，从而为咆勃爵士乐定了基调。随后，克拉克找来喜怒无常的钢琴天才瑟隆尼斯．孟克（Thelonious Monk），其演奏技法特立独行，入团不久便创作出〈午夜时分〉（Round Midnight）、〈亲爱的露比〉（Ruby My Dear）等爵士乐名曲。然而，班尼．古德曼、贝西伯爵、柯曼．霍金斯（Coleman Hawkins）、「总统」李斯特．杨（Lester “Prez” Young）等摇摆乐大师之所以落脚明顿俱乐部，还是看在爵士吉他手

查理．克里斯汀（Charlie Christian）的份上。同代吉他手中，就属查理．克里斯汀最早慧，起初在贝西伯爵及古德曼的乐团中演出，初试啼声便一鸣惊人，让众人看见原来吉他还能这么弹，其开创的技法是摇滚乐的先声，可惜这位标新立异的爵士乐手罹患肺结核，1941年住院，不多时便病逝。

【门罗上城会所】

门罗上城聚会所又称「海贼窝」，爵士乐手收工后都来此即兴弹奏，会址在西一三四街一百九十八号地下一楼，里头灯光昏暗，看起来虽然像个地窖，但已经算挺像样了，毕竟这间会所江湖味浓厚，现任老闆克拉克．门罗（Clarke Monroe）是爵士乐迷，前手巴隆．威尔金斯（Barron Wilkins）遭皮条客查尔斯顿（Charleston）枪杀，克拉克．门罗因此继承了这间会所。

行程简介

贵宾落地时间是1942年2月15日星期天下午三点四十五分，地点在一二五街和第七大道转角，周围是人山人海的哈林区居民，他们刚刚做完礼拜，各个盛装打扮、争奇斗妍，在回家的路上互相寒暄，贵宾不妨至第七大道欣赏这场「礼拜日炫富行」。第七大道是哈林区最宽绰的大道，横跨二十三个路口，人称「黑百老匯」或「黑人大道」，本团景点大抵位于此，不然就是在不远的莱诺克斯大道上，与第七大道平行，长度差不多相当，共横跨二十一个路口，名声也一样响亮，哈林文艺復兴运动作家蓝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称其为「哈林区的心跳」，启发他写下诗作〈午夜名街〉（Midnight On The Legendary Street）。

有鑑于全美施行种族隔离，敝社为了确保你全程尽兴、打破黑白藩篱，让你不因肤色遭人找碴，此行你将化身法国贵族，跋山涉水逃出纳粹欧洲、落脚纽约。你的英文堪用但不算流利，对爵士乐热爱无比。

爵士乐手自1925年起风靡法国，当年「黑珍珠」约瑟芬．贝克（Josephine Baker）以精湛的歌舞才艺在巴黎掀起旋风，此后法国人对爵士乐手推崇备至，不仅称其为大艺术家，最重要的是对其一视同仁，

黑人爵士乐手在花都受到庇护长达数十载。由于爵士乐圈子很小，彼此又互相照应，贵宾在纽约同样会受到热情款待。此外，作为欧洲贵族，你大可纵情享受纽约夜生活，不会留下任何纪录（详见「贵宾专案」）。

2月15日，星期日

贵宾落地后，正前方便是哈林区最高档的饭店—泰瑞莎酒店，外观纯白，高耸入天，带有哥德式建筑的细节，占地包括整个街区，经理是沃特．史考特（Walter Scott），此处政商名流云集，演艺名人时常出没，搭个电梯也能撞见爵士乐大师艾灵顿公爵（Duke Ellington）。此外，每週付八美元便能在此长住，房客包括爵士乐大师纳京高（Nat King Cole）、乐团团长吉米．兰斯佛（Jimmie Lunceford）、流行天团「墨水痕」（The Ink Spots）。

贵宾请直走前往酒店大门，沿途计程车、豪华轿车一辆接着一辆，载来一批又一批的宾客，大多来自底特律或芝加哥，各个提着象徵身分地位的高尔夫球具，穿着最新的炫富行头—骑马装。饭店大门一推开，映入眼帘的是宽敞的门厅和通亮的大厅，墙上贴着绿色花纹的米白色壁纸，闪闪发亮的镜廊尽头是饭店柜檯，接待你的是艾洛丝．史考特（Eloise Scott）——蜜色肌肤、身材苗条，后头坐着大学毕业生玛蒂．吉恩（Mattye Jean），正忙着操作交换器，柜檯旁则有三架公共电话，一旁就是电梯。

各位团员将在此住两晚，房间位在饭店一楼，走廊两边的墙上贴着白底黑纹砖，经过时香气扑鼻，错不了—正是大麻，俗称老鼠尾巴、麻仔、草仔、茶，爵士乐手照三餐「开饭」，甚至创作分支类型「毒蛇乐」（Viper Music）来赞颂这种神通广大的药草，经典名曲包括〈来根麻仔〉（Gimme a Reefer）、〈喲麻汉子〉（Reefer Man）、〈缉麻犬之歌〉（Reefer Hound Blues）、《货来了，爽啊》（*The Stuff is Here and It's Mellow*）。贵宾就算没在泰瑞莎酒店闻到麻菸，也会在明顿俱乐部和门罗上城会所看见有人喲麻，敝社建议你别自个儿弄几根来抽，很危险，倒不如到俱乐部外头晃一晃，或是从厨房后门绕出去看一看，老奸巨猾的「饭友」所在多有，只要你手腕高明，抽上几口不是问题。

贵宾进入舒适的房间后，会发现豪华的双人床旁边有一本凯伯．卡

洛威（Cab Calloway）编纂的《爵士字典》（*A Hepster's Dictionary*）。卡洛威是经验老到的乐队领班，成名曲是〈乞儿米妮〉（Minnie the Moocher），他蒐罗了两百条爵士乐术语收入《爵士字典》，全是圈内人常用的黑话，你不妨花几分钟学几个实用单词，说不定旅途中能派上用场，例如「很屁」（hip）意指「见多识广」，「爆头」（blow their wigs）表示「满脸兴奋」，「小钞」（dime note）指的是「十元钞票」，「早暝」（early black）意思是「晚间」，「好餐」（fine dinner）意指「漂亮女人」，「降帆了」（slide your jib）是「打开天窗说亮话」。

打开衣橱，你会看见三套衣服。老爷和先生今晚请穿礼服、打领带，太太和小姐请戴上白色手套、换上镶满亮片的晚宴服。明早的打扮则较为保守，男士身穿深蓝色西服，女士穿着素面洋装，入夜后要欣赏爵士乐，请老爷、先生换上「阻特服」（zoot suit）亮相，上身是条纹西装——大垫肩、大翻领，下身是宽管裤，裤管打褶；太太、小姐换穿图案鲜艳的上衣，下身搭配铅笔裙。纽约的二月天寒地冻，敝社为男团员备妥了风衣，替女团员准备长到拖地的（假）貂皮。



「菜鸟」初试啼声，一飞冲天。查理．帕克（最右边）与杰．麦克湘的乐团同臺飙乐。

各位贵宾请于下午四点半准时扭开房内的广播，敝社已事先为你转到当地电臺，即将播放十五分钟萨沃依舞厅举办的「尬乐」，本週日下午的挑战者是杰．麦克湘（Jay McShann）带领的乐班，来自堪萨斯市，乐风激越摇摆，由二十一岁的查理．帕克（Charlie Parker）担任萨

克斯风手。查理．帕克绰号「菜鸟」或「鸟仔」，这是他第二度踏上纽约，上回初访虽然有人欣赏但却没人打赏，「鸟仔」只能借住朋友家、到酒馆洗盘子打零工，这回来访虽然仍旧寂寂无名，但接下来的广播却让他一曲成名。

杰．麦克湘乐团总共演奏五首曲目，「鸟仔」在〈山的子民〉（Cherokee）担纲独奏，短短六十四小节的乐谱，难度极高，和弦复杂，「鸟仔」的即兴演奏惊艳四座，每段乐句都不照原本的节拍及和弦进程，而是静候佳机让音符流泻而出，节奏虽快但乱中有序，听得全纽约都竖起了耳朵，从曼哈顿到布鲁克林再到布朗克斯，甚至传到纽约市之外。「鸟仔」的广播处女秀吸引了大批爵士乐迷到萨沃依舞厅朝圣，欣赏「鸟仔」的现场演出，各位贵宾当然不容错过。

舞动萨沃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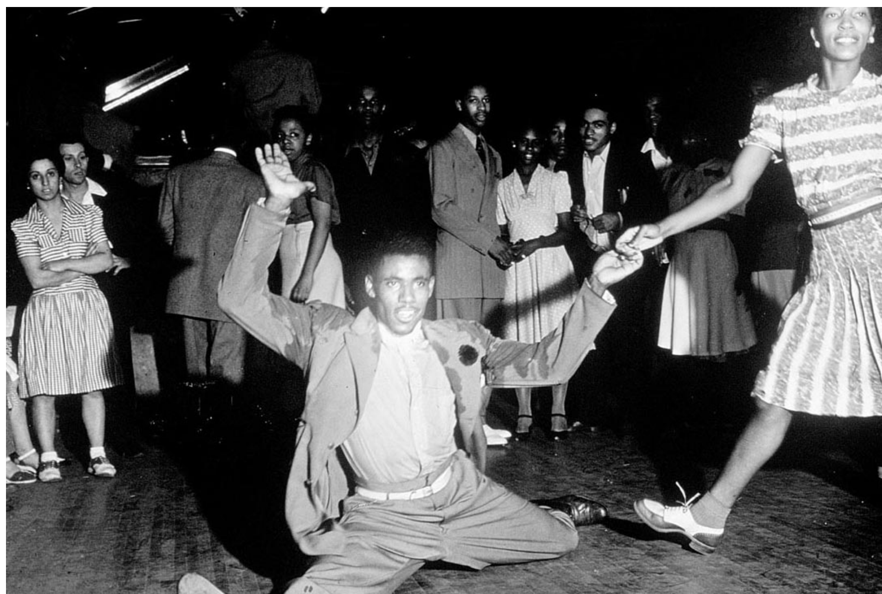
各位团员整装完毕后请从泰瑞莎酒店出发，走过几条街来到萨沃依舞厅，门口已可见人龙，八点以前入场费是六十美分，八点以后是八十五美分。入内后是宽敞的大厅，装潢虚华而奢靡，看得你瞠目结舌，还以为置身皇宫而非舞厅。头顶是一盏偌大的雕花玻璃吊灯，眼前是弧形的大理石楼梯。签到处十分宽绰，可以吊放大衣。休息室墙面贴镜、地上铺地毯，贵宾不妨在此「歪一歪」（这里的人不时兴说「休息」）。上了楼梯便来到舞厅，这里占地两百八十坪，可容纳四千人，空间宽阔无比，其中一边是舞池，另一边则设有茶几和小沙发，贵宾可以在此歇歇腿、点杯便宜的啤酒，一边啜饮一边看人跳舞。

舞池里千头攒动，男女老少、三教九流都有。萨沃依舞厅名气响亮，就算瞥见明星也不稀奇，据传好莱坞影星克拉克．盖博（Clark Gable）和葛丽泰．嘉宝（Greta Garbo）皆曾在此出没。此外，场边还有十来位彪形大汉巡逻，这些西装笔挺的壮汉是围事，有些是退役拳击手，有些是篮球员，每晚来这里赚一百美元，听凭杰克．拉鲁（Jack La Rue）指挥，悄悄将闹事份子强压出场。除了围事之外，舞厅里还有女给，又唤「咖啡欧蕾妹」，大多出身曼哈顿北部糖山区富裕黑人家庭，男团员可别跟这些女给走得太近，「咖啡欧蕾妹」跟客人过从甚密会被舞厅炒鱿鱼。不过，倘若你肯花二十五美分买券，便可邀一名女给共舞良宵。

舞池的地面铺着枫木地板，韧性够、弹性佳，因为上蜡而闪闪发亮，又有五颜六色的灯饰点缀，看上去赏心悦目。主舞池称「赛道」，长两百五十呎、宽五十呎，可容纳上千位舞者热舞，舞步不出吉鲁巴、扭腰舞、骆驼步、摆臀舞、查尔斯登飞翔舞等爵士舞步。放眼望去，赛道上泰半是非裔美籍青年男女，一个个扭腰摆臀、劲歌热舞，使出浑身解数惹人注目，令萨沃依的常客麦尔坎．利托（Malcolm Little）念念不忘。麦尔坎．利托是当地毒枭，专营大麻，代号「底特律红毛」，后来改名麦尔坎．X，成为民运人士，据其回忆：「黑妞打扮时髦，身穿丝绸洋装，梳着各式髮型，小伙子身穿阻特服、顶着怪头，一个比一个瞎趴。」贵宾若嫌爵士舞太狂野，想斯斯文文跳支舞，舞池里有一区专门留给经典舞步爱好者，例如探戈、狐步等，并称舞王为「天菜」（The Sheik）。

萨沃伊的尬舞战况激烈，想脱颖而出的舞棍都聚集在乐池右侧的「猫角」（Cat's Corner），十呎见方的场地聚集了围观的宾客，有些甚至打赌谁会尬赢，赢家得以获邀加入「四百俱乐部」（400 Club），白天乐班排练时，俱乐部成员便可来此编舞，舞王唯有推陈出新才能屹立不摇，否则别想霸占宝座。贵宾除非技痒难耐，否则切勿踏入「猫角」。

赫伯．怀特（Herbert White）领军的萨沃伊林迪舞团是「猫角」的另一个看点。「林迪舞」（Lindy Hop）起源自1927年，该年美国飞行员查尔斯．林白（Charles Lindbergh）创下单人飞越大西洋的纪录，「林迪舞」便以其绰号「林迪好彩头」（Lucky Lindy）命名，以兹纪念。萨沃伊的林迪舞团是职业舞群，曩昔由赫伯．怀特出任经纪人，如今依旧听其指挥。赫伯．怀特绰号「麦克」，从拳击场退役后先在萨沃伊担任围事，后于1938年负责林迪舞团，不仅挖掘新秀，更为舞团争取在《跳乎伊勇》（*Hellzapoppin'*, 1942）等电影中出镜的机会，贵宾要在人群中认出他很容易，瞧瞧一绺招牌白髮垂在黑髮之间的那位就是了，其手下得意舞者包括法兰基．曼宁（Frankie Manning），绰号「大块头」，自创独门舞步，让身体与地板呈现大斜角，彷彿在起跑线前等待鸣枪的跑者，蹲得低低的，准备腾跃而起；另一位知名舞者是二十岁出头的艾尔．明斯（Al Minns），绰号「疯腿」，跳起舞来脚步快到令人发疯；此外还有诺玛．米勒（Norma Miller），曾于多项舞蹈比赛夺冠，乐此不疲。


林迪舞团在萨沃依的猫角劲歌热舞。

舞池里热舞不歇的动力，来自乐队热力四射的演奏。杰．麦克湘的乐班率先登场，高深莫测的孟克也来旁观，「迪吉」葛拉斯彼则提着小号盒现身，头戴贝雷帽，蓄着山羊鬍，鼻梁上架着角框眼镜，与其他爵士乐手聚拢在舞臺边，争睹「鸟仔」初试啼声。「鸟仔」戴着墨镜，身穿皱巴巴的寒酸西装，在乐团中不甚起眼，表演到〈掌声响起〉（Clap Hands Here Comes Charlie）和〈山的子民〉这两支曲目时，「鸟仔」十指飞快，吹奏出一连串感情饱满的音符，让乐曲更加摇摆，将演出推上新的颠峰。

杰．麦克湘乐班将场子炒热后，轮到当家乐班「吉星」米兰德管弦乐队登场，由克莱德．哈特（Clyde Hart）弹琴，全团实力不容小觑，但仍不敌杰．麦克湘强军压境。尬乐一展开，杰．麦克湘的乐队立刻横扫全场。几週后，「迪吉」葛拉斯彼加入萨沃依的当家乐班，他因为在臺上过于卖弄抢戏，遭前乐队领班凯伯．卡洛威开除。

消夜场

贵宾在萨沃依欣赏完表演，不妨到布德瑞克餐酒馆解解馋，地点在一二五街和第七大道路口，一旁是鼎鼎大名的阿波罗剧院，餐酒馆的牛排颇具水准，而且买一送一，广受爵士乐手欢迎。此外，

男爵俱乐部走精緻奢华路线，位于莱诺克斯大道四三七号，靠近一三二街，由赖瑞．史蒂尔（Larry Steele）主持全场，中间穿插几位搞笑新秀的段子，另有唱功一流的艾索．华特丝（Ethel Waters）驻唱献声。若有团员偏好朴实小馆，请到第七大道的丹瓦利墨西哥餐馆，位在一三九街和一四○街之间，爵士乐手不时会来此即兴演奏。

再者，泰瑞莎酒店也是不错的选择，酒店里越夜越热闹，敝社建议你先至餐厅享用消夜，再到酒吧喝点小酒。酒吧开到凌晨两点，经理是约翰．汤玛斯（John Thomas），底下有七名男酒保，清一色穿着白色长衫，贵宾只要花个七十五美分，便可点一杯威士忌啜饮。现场除了深夜的酒客、阔绰的大爷、纽约的商人，更有几个绝世美人在此流连，有些来拉客，有些来钓金龟婿，另有零零星星几位欧洲贵族。酒吧打烊后，贵宾若想回房就寝，建议你往大厅走，顺道寻些乐子，巧遇几名「吉星」米兰德管弦乐队的团员，他们也下榻在泰瑞莎酒店。

伍德赛德旅馆的装潢虽然庸俗，却也是见证爵士时代的好去处。贵宾出了萨沃依舞厅后请沿着莱诺克斯大道走，到一四一街左转直行，旅馆就在第七大道的路口。根据房客回忆，伍德赛德旅馆里莺莺燕燕、罪犯成群，老闆乐福．B．伍德斯（Love B. Woods）是贫民窟包租公，名下的廉价旅馆和破烂公寓遍布哈林区，本人则住在伍德赛德旅馆里，房客包括皮条客、赌客、娼妓、风骚阿姨，爵士乐的圈内人也在此出入，贝西伯爵每次来纽约必至此下榻，1939年的名曲〈跃动伍德赛德〉（Jumpin’ at The Woodside）便是在该旅馆里谱写，杰．麦克湘的乐团也是伍德赛德的常客，贵宾进入旅馆后请至地下室餐厅欣赏爵士乐手练团。

贵宾专案：白鹳夜总会

想去瞧瞧纽约最高级的夜总会？本团团员只要付加购价，便可光临东五十三街三号的白鹳夜总会，1929年开幕，店东薛尔曼．毕林斯礼（Sherman Billingsley）原为私酒商，夜总会一开张便吸引众多大咖上门，包括查理．卓别林、平．克劳斯贝（Bing Crosby）、法兰克．辛纳屈（Frank Sinatra）等演艺名人，海明威（Hemingway）等文坛巨擘，

另有重量级拳击手乔．路易斯（Joe Louis），他1937年至1949年蝉联世界冠军，加上金融鉅子和各界大老，以及偶尔光临的皇室贵族，美东的上流社会便全员到齐。



贵宾步出萨沃依舞厅后，请搭乘敝社为你安排的豪华轿车前往白鹳夜总会，该店从上午十一点营业至凌晨四点，入口处面街，看起来一点也不起眼，不过就是寻常人家的门扉，窄窄的遮篷延伸到人行道上方，唯独那条十四克拉的纯金锁链透露出里头的不凡。贵宾切莫担心无法入内，那个戴礼帽的门卫正在恭迎你的到来，进门后请你拿出规矩，若是太忘情可是会被店东轰走，纵使名气再大也无法倖免，好莱坞巨星亨佛莱．鲍嘉（Humphrey Bogart）就曾被店东的原则害得斯文扫地。

白鹳夜总会拥有多样空间，满足贵宾各项娱乐需求。偏好热带风情的团员可至岛屿酒吧，想搭讪人喝酒请移步大厅酒吧，饭厅四面则是大片落地窗，贵宾可一边用餐一边欣赏乐团表演，餐后则可跳舞助消化。巢穴厅地方虽小但气氛融洽，没伴者可上楼光顾独行厅，一旁的寿宴厅则专办外烩宴席。逛了这么一大圈，贵宾想来也有些食慾，请前往饭厅进膳，享用多道美式法国料理，包括巴尔的摩嫩菲力，以菲力佐蘑菇、

洋葱、牛腰花、炖番茄，另有德比炖野鸡、纽约皇家乳鸽、佛罗里达鸭胸条，饭后则可享用法式起司和醇郁甜品。

贵宾或许想点红酒来佐餐，但都到白鹳夜总会了，不尝尝鸡尾酒就太傻了，这里的调酒冠居纽约，酒保尤利乌斯．柯尔萨尼（Julius Corsani）会帮你摇一杯「尤利乌斯特调」（Julius Special），以君度橙酒搭配牙买加兰姆酒，并以莱姆提味；你也可以点一杯「白鹳酷乐」（Stork Club Cooler），基酒是琴酒，加上糖和半颗柳橙汁，摇一摇，滤渣，倒出来加冰块上桌。其余特调包括「葛萝莉亚史璜生香槟调酒」（Champagne Cocktail Gloria Swanson），以干口香槟为底，搭配干邑白兰地和柠檬皮；「亚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混合伏特加、可可香甜酒、咖啡香甜酒、鲜奶油，再摇到酒变冷为止；「白雪公主」（Snow White）用金馥香甜酒加伏特加和柳橙汁；「百万富翁」（Millionaire Cocktail）以黑刺李琴酒打底，加上杏桃白兰地和牙买加兰姆酒，再掺一点红石榴糖浆增色。

午夜时分，女团员请挪步至饭厅参加週日夜典。第十二声钟响刚敲过，数不清的气球便从天而降，宛如跨年夜一般热闹。每颗气球里都有一张抽奖券，只有女宾可以开怀摸奖，也许抽中手鍊、也许抽中汽车，至少有三颗气球里藏着美金一百元。

夜总会两点打烊，豪华轿车已在门口恭迎，载你回泰瑞莎酒店熄灯安寝。

2月16日，星期一

贵宾昨晚就寝得晚，今早不妨睡个懒觉，倘若硬要排行程，不妨到熟悉的曼哈顿地标逛一逛，像是时代广场、第五大道、中央公园等，再到洛克菲勒中心六十五楼的「彩虹烧烤」吃午餐，眺望纽约中城的市景，俯瞰洛克菲勒中心的户外熘冰场。「彩虹烧烤」1934年开幕，菜单以法式料理为主，水准高、价位也高，贵宾若想尝尝亲民的美式料理，请参阅菜单上「冷餐」和「烧烤」这两个栏目。

贵宾倘若提不起劲步出哈林区，「威尔的鸡棚」也是午餐的好去处，除了享用让人一口接一口的松饼和炸鸡，说不定还能巧遇常来此用餐的爵士乐手，例如琴声细腻的泰迪．威尔森（Teddy Wilson）便喜欢下午来此练琴，他与声势高涨的爵士女伶比莉．哈乐黛（Billie

Holiday）隶属同个乐团，今日或许一时兴起，独奏几曲让贵宾一饱耳福。

各位团员吃过午饭后，请抽空到第七大道走一走，激进派的讲者在街角鼓吹革命，传教士在街头传播福音，形形色色的行人为了日常琐事在街上奔忙，另有两间书店特别值得一逛，一间是布莱登书局，一间是全国书局，前者的店主是威利斯．哈金斯博士（Willis Huggins），后者则由路易．H．米肖（Lewis H. Michaux）经营，两者皆以销售非裔美国文学、歷史和政治思想书籍闻名，库藏无人能敌。

明顿群星会

逛完第七大道，贵宾请回泰瑞莎酒店换装，以一袭爵士风华前往塞西尔酒店，从门口藏青色的遮篷底下走进去拾级而上，一楼便是明顿俱乐部，入内后往左看，长长的酒吧檯前坐着呼风唤雨的政客、身无分文的舞者、妄想出头的地痞，还有一干摩拳擦掌的爵士乐手坐在酒吧凳上，既巴望能上臺代班，又担心自己表现不佳、下臺后面子挂不住。坐镇在吧檯的是酒保赫曼．普里查德（Herman Pritchard），一杯啤酒收费二十五美分，一小杯醇美威士忌要价三十五美分。俱乐部入口右侧是衣帽间，由一名美艳女侍为你保管大衣和「帽仔」（lid），往前走穿过旋转门便是音乐厅，左侧可见离地十二吋高的小乐池，小乐池前方是小舞池，最里头一扇对开门进去便是厨房。俱乐部里头有十来张桌子，铺着白色桌巾、摆着玻璃瓶花，贵宾请挑一桌入座，享用明顿俱乐部的可口家常菜—炸鸡、猪脚、烤肋排、玉米粥、黑眼豆、热比司吉。



瑟隆尼斯．孟克、豪沃．麦吉（Howard Mcghee）、洛伊．艾德瑞吉（Roy Eldridge）、泰迪．希尔在明顿俱乐部外头合影。

今夜是群星会，由阿波罗剧院经理鲍比．席夫曼（Bobby Schiffman）资助。剧院週一公休，明顿俱乐部广邀进驻乐团出席，免费招待酒水和小食，既有得吃又有得喝，加上明顿俱乐部名气响亮，乐手欣然上门。晚上十点，爵士擂臺开打，俱乐部里人山人海，臺上可见鼓手肯尼．克拉克、欢欣的次中音萨克斯风手唐．拜亚斯（Don Byas）、十九岁的钢琴浪荡子巴德．波威尔（Bud Powell），巴德是帮钢琴天才孟克代班，但孟克也会现身弹奏几曲。过了一会儿，更多爵士名家齐聚一堂，包括「鸟仔」、「迪吉」葛拉斯彼、比莉．哈乐黛、萨克斯风手柯曼．霍金斯、小号手「热唇」佩吉（Hot Lips Page）、萨克斯风手班．韦伯斯特（Ben Webster）和李斯特．杨等，乐池里一度挤满了十五位乐手，各个皆非泛泛之辈，没有几把刷子的菜鸟一下子就会被刷下来，其他乐手只要加快节奏、窜改和弦、改用冷门调号，就把菜鸟乐手甩在后头，连个车尾灯都看不到。撇开少数出师不利的负伤新手，乐池里和乐融融，但萨克斯风手李斯特．杨和班．韦伯斯特一尬乐，现场气氛立刻火爆起来，酒保赫曼．普里查德形容这场萨克斯风天王的对决是「群狗大战」，两位乐手擦出的火花让各自的演奏相得益彰，臺上英雄惜英雄，臺下观众如痴如醉、拍案叫绝，欣赏〈灵与肉〉（Body and Soul）、〈节奏上身〉（I Got Rhythm）、〈月儿高高〉（How High The Moon）、〈巴黎春晓〉（April in Paris）、〈找乐子〉（Get Happy）等爵士标准曲。「迪吉」葛拉斯彼说得好：「週一夜，狂欢

夜」，堪称明顿群星会的绝佳註脚。

门罗尬乐秀

贵宾大可在明顿俱乐部待到凌晨四点打烊，但「鸟仔」、「迪吉」葛拉斯彼等爵士乐新秀将于凌晨两点左右离场，前往门罗上城会所即兴演奏，想跟去的团员请做好心理准备，门罗可不像明顿那么赏心悦目，只是一间位在地下室的平价酒吧，吧臺破烂，厨房狭窄，舞臺勉强称得上是舞臺，酒吧的调性与老闆的气质一致，既前卫又冷酷。老闆克拉克．门罗以行骗维生，认识一堆毒枭和毒虫，闲来无事便转卖赃物，包括银器、珠宝、皮草、手錶，每天午夜则来门罗巡店，听听音乐、做做生意，外表迷人帅气，身材高大魁梧，古铜色的肌肤，笔直的头髮，花稍的西装，光亮的皮鞋，女人莫不投怀送抱，保证你一眼就能认出他来。

像这样一间骯脏的跳蚤窝，竟然会有如此强大的魔力，靠的全是店里的爵士乐演奏。「鸟仔」一行人在明顿俱乐部热身完毕，便带着满脑子的想法来与驻店乐班同臺尬乐，门罗的乐班由欧庭内（Al Tineey）弹琴，「大力水手」拉司．吉隆（Russ “Popeye”Gillon）吹小号，次中音萨克斯风手由维特．考森（Victor Coulson）担纲，贝斯手是以便以谢．保罗（Ebenezer Paul），鼓手是麦克斯．罗区（Max Roach），现年十八岁，将爵士鼓打出新境界。两派人马多方尝试，即兴演奏数个钟头，抄起几段旋律随手变奏，节拍忽快忽慢，节奏时强时弱，和弦似有若无，将同样的旋律翻出不同的花样，就在双方你来我往之间，诞生出如假包换的咆勃爵士乐，每个音符都航向未来，每个小节都推陈出新，将爵士乐推上新的层次。

门罗上城会所营业到早上七点，贵宾蹒跚步出店外，在余音萦绕中走入晨光，请你步行至莱诺克斯大道和一六一街交叉口，到「赛门．朱卜餐馆」享用早餐，这里聚集了哈林区的拉美民族，不仅可以喝到香浓的黑咖啡，还可以品尝到甜甜咸咸的古巴酥派，外层是酥皮，内馅是奶油起司、芭乐、凤梨、椰子，或是番茄牛肉佐葡萄干和绿橄榄。店里播放着节奏分明的乐曲，令人情不自禁想跟随节拍点首顿足。店内一角还摆了一套康加鼓，随时随地都有人在拍打演奏。

贵宾在「赛门．朱卜餐馆」享用完早餐，请返回泰瑞莎酒店，从你下榻的住房穿越回府。

Chapter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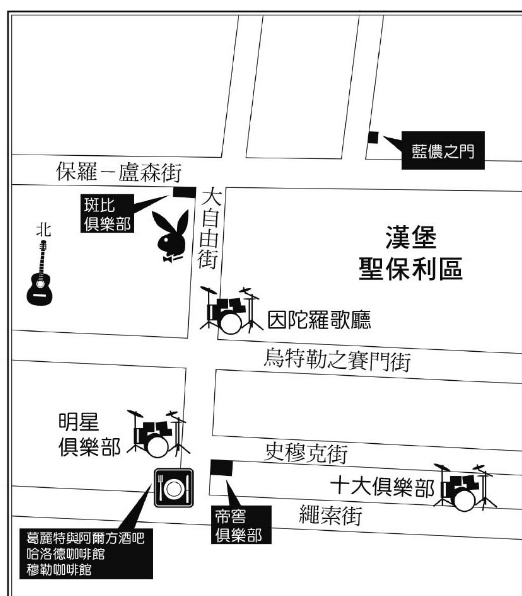
披头四发迹

The Beatles in Hamburg

时间：1960年～1962年

地点：德国汉堡

1969年，披头四在伦敦西北区艾比路录音室旁的斑马线拍摄专辑封面，此后每年都有五十万乐迷从世界各地蜂拥至这条平凡的斑马线朝圣，许多乐迷年纪尚轻，根本没见识过当年的「四头热」（Fab Four），倘若能跟发迹前的披头四厮混，岂不是更有意思？本团带你尾随最初成军的「五头热」（Fab Five），看他们在汉堡经历一场又一场的表演洗礼，从青涩的节拍乐团（beat group）蜕变成职业的摇滚天团，从而带动往后的「披头热」（Beatlemania），致使团员名利双收、永垂不朽。本行程包括三趟穿越之旅，分别标记披头四在汉堡的成名轨迹。各位贵宾将回到1960年、1961年、1962年，目睹披头四在三个週末和三个地点的三场表演。



歷史充电站：圣保利区

本团行程安排反映披头四当年在汉堡的经歷，三趟行程的零花、衣着、景点、停留时间，皆取决于披头四当时的习性和生活方式，带你记录巨星成名之路的迴环转折。

此行大半时间都待在德国汉堡中部的圣保利区，这里不仅犯罪频仍，更是声名狼藉的红灯区，住户多为工人，附近就是码头。披头四爆红后，圣保利区成为小有名气的旅游景点，但在1960年代初期则因暴力频传加上犯案不断，汉堡居民避之唯恐不及，流莺、皮条客、贱民来来去去，情趣商店、牛肉场、酒吧、妓院满街林立，汉堡黑帮在此流连忘返，各路好汉莫不因此前来，此外也是水手上岸找乐子的好去处。这些流动人口血气方刚，逞凶斗狠时有所闻，兇杀案件屡见不鲜，正是这样的青春热血造就了日后的披头四。

首穿之旅

1960年8月8日星期一，帝窖俱乐部（Kaiserkeller）老闆布鲁诺．柯希米德（Bruno Koschmider）从汉堡到伦敦挖掘新秀。布鲁诺短小精悍，原是马戏团成员，后来成为夜店老闆，近来开了一家因陀罗歌厅（Indra Cabaret），打算在一週内找到一支五人乐团来店驻唱。披头四的经纪人亚伦．威廉斯（Allan Williams）好说歹说，布鲁诺终于签约，答应让披头四从8月17日起至10月16日止，除了週一公休之外，每晚在因陀罗歌厅驻唱演出。

约翰．蓝侬（John Lennon）、保罗．麦卡尼（Paul Mccartney）、乔治．哈里逊（George Harrison）、史都特．沙克里夫（Stuart Sutcliffe）、彼特．贝斯特（Pete Best）匆匆忙忙办了护照，从而展开三十六个钟头的舟车劳顿。五名团员都是第一次出国，彼特．贝斯特直到最后一分钟才答应加入，成为披头四成军十三週以来第四任鼓手。为了省钱，经纪人威廉斯开着奥斯汀J4小巴，先把团员从利物浦载到伦敦初瞥首都，再往东北开到哈维奇，让团员搭夜船渡海至荷兰角，接着转乘长途巴士穿越德国内陆，于8月17日週三凌晨抵达汉堡，当晚便在因陀罗歌厅登臺演出。

1960年8月26日
星期五

贵宾的落地时间是披头四首演九天后傍晚五点，地点是专门播放A片的斑比剧院（Bambi Kino），下午场的爱情动作片已经播了一个钟头，银幕后方的斗室里住着睡眼惺忪的披头四，准备从侧门走出来。



皮衣造型的披头四，阿斯特丽德．科尔什赫摄影。从左至右分别是彼特．贝斯特、乔治．哈里逊、约翰．蓝侬、保罗．麦卡尼、史都特．沙克里夫。

各位团员或许想留在座位上欣赏电影高潮，但敝社建议你提早离场，趁外头天色还亮，在圣保利区逛一逛，此时安全相对无虞，离开前不妨看一看洗手间，说不定你注定在此邂逅披头四，他们夜夜在此盥洗、沐浴、刮胡，打理完毕再登臺演出。斑比剧院外就是大自由街，你到街上走几步便会发现对面就是六十四号的因陀罗歌厅—绯红的门面，印度象的店招，栅门入口上装饰着吉他和萨克斯风。

老爷、先生此行请模仿披头四打扮成「男阿飞」（Teddy Boy），梳上油头，戴上墨镜，穿上黑色衬衫，披上翻领外套，套上黑色窄管裤，穿上鳄鱼皮鞋；太太、小姐请穿着奶油色洋装或点点洋装，裙襬落在膝上，再搭配短袜和平底鞋。每位团员会拿到三十马克的零花，相当于披头四每晚驻唱的薪水，这点酬劳相当微薄，还不如苦力的工酬，因此贵宾请省吃俭用，但这谈何容易？街上多的是想骗光你铜板的骗子。此时的披头四在汉堡居无定所，各位团员也只有流浪街头的份，但既然你将和披头四一齐通宵达旦，订了房间又有何用？

披头四此行大半在大自由街上度过，各位团员自然得当跟屁虫，只见街上高楼和矮房并立，形成鲜明对比。高楼年代久远，有些还留有二战的炮痕；矮房则相当简陋，里头开设酒吧、速食店、性爱俱乐部，身躯庞大的店员在店门口巡逻，吆喝客人上门光顾，里头的服务生清一色都是金刚芭比，身穿比基尼，街道尽头则隐约可见冒牌的巴黎铁塔，整体风格颇似西大荒或淘金热时期的美西小镇。贵宾请沿着狭窄的圆石街道前行，经过「X棚脱衣舞俱乐部」（Studio X）时留意一下，隔壁那间店面十分气派的就是帝窖俱乐部，披头四此行尾声将转往此地驻唱，最后以不欢而散收场。

大自由街走到底，请各位贵宾左转绳索街，这里是圣保利区的主街，繁华热闹不说，更添了几分大都会的风华，街上的店家与大自由街虽无二致，但装潢就是气派、消费就是高档，但贵宾可别犯傻，店里头粗鄙低俗依旧，这里霓虹灯称霸整夜，将街道闪烁成一场声色嘉年华。

若有贵宾巴不得见识圣保利区之龌龊下流，请从绳索街转入通往码头的大卫街，直行至第三个路口后右转赫伯街，映入眼帘的是一条污秽的陋巷，阻街女郎从窗口探出身来讨价还价。

摇滚一整夜

贵宾请在晚上八点前回到因陀罗歌厅，店里空间狭窄，最里头有座小舞台，布景是一片厚重的红色帷幕，褪色褪得厉害，舞台前摆了几张桌子，观众三教九流都有，有脱衣舞孃、有阻街女郎、有变装皇后，圣保利区的夜店盛行男扮女装，因陀罗歌厅也不例外，此外台下还坐着零零星星的水手和稀稀疏疏的「摇滚咖」，这些小摇滚乐迷可是鼓足了勇气，才敢在入夜后到大自由街听披头四演唱，敝社建议你尽量挨着这些小乐迷入座，因为店里随时会开打，尤其店员多半是前纳粹军人，满腹积怨无处发泄，找到藉口就打架闹事。根据乔治．哈里逊回忆：「店员身上都有催泪枪、警棍、手指虎。」贵宾若想点饮料，敝社建议你点最便宜的瓶装啤酒，至于荷兰杜松子酒和仿香槟气泡酒则碰都别碰，那标价高到简直坑死人。

今夜披头四会出场四次，每次一个钟头，包括以下四个时段：八点半至九点半、十点至十一点、十一点半至十二点半、凌晨一点至两点，唱满四个钟头已经是披头四的极限，再下去就没歌唱了，今夜贵宾将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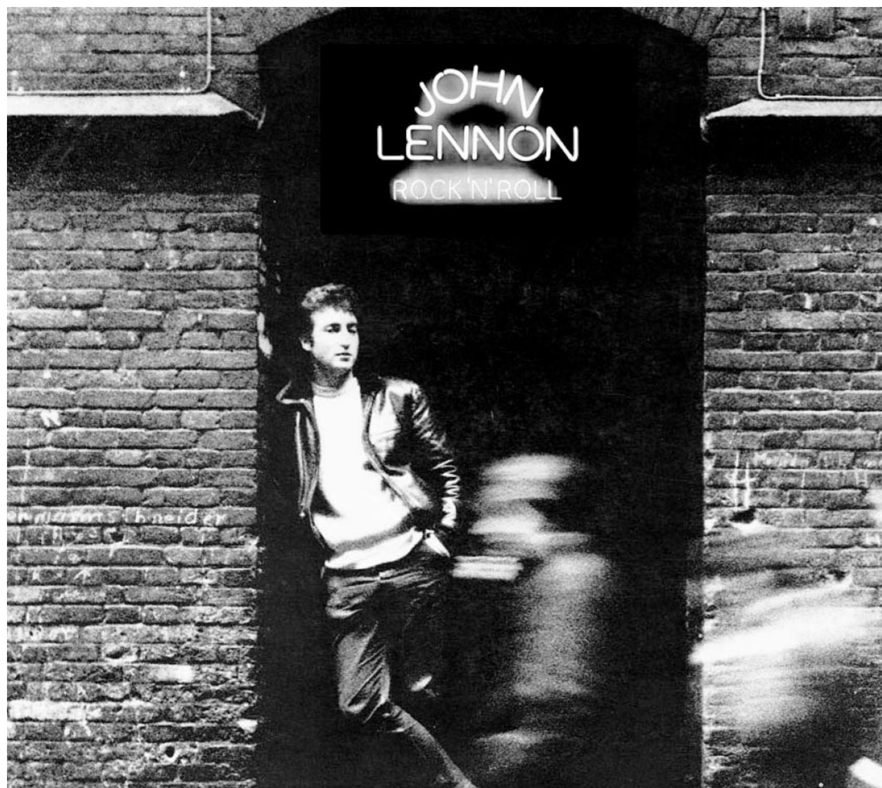
饱耳福，欣赏披头四翻唱卡尔．帕金斯（Carl Perkins）、猫王（Elvis）、杰纳．樊尚（Gene Vincent）的专辑歌曲，以及〈夏日时光〉（Summertime）、〈彩虹之上〉（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月光〉（Moonglow）等爵士标准曲，外加摇滚乐先驱查克．贝里（Chuck Berry）、「胖子」多明诺（Fats Domino）的经典流行歌曲，并加码影子乐团（The Shadow）的〈阿帕契〉（Apache）、雷．查尔斯（Ray Charles）R&B神曲〈我不是说了吗〉（What'd I Say）等排行榜金曲，其中〈我不是说了吗〉更是披头四独创的十五分钟加长版。

此时披头四的唱功青涩生硬，翻唱起来颠三倒四，偏偏臺下听众听得高兴，频频传酒上臺，对表演水平毫无助益。麦卡尼弹节奏吉他弹不顺手，史都特最近才刚学贝斯，彼特打鼓打得零零落落，连拍子都抓不准，其他团员只好用力跺脚帮他数拍子，彼特则奋力踢大鼓作为回应，砰、砰、砰、砰，吵到屋顶差一点掀开，住在歌厅楼上的老妇受不了，不得已只好向经理威廉．林本萨（Wilhelm Limpensel）客诉。尽管瑕疵不少，但不得不佩服这支男孩团体魅力四射且爆发力十足，听得人浑身鸡皮疙瘩，他们的桀骜不驯也叫人印象深刻，跟初代的庞克摇滚乐团有得拼，又是打嗝又是吐口水，不仅出言不逊而且出口成脏，蓝侬尤其喜欢拿希特勒奚落底下的德国观众。

九点四十五分，店内播放广播。十五分钟后，店员开始巡店，专挑那稚气未脱的检查证件。依据德国法律规定，晚上十点后未满十八岁者不得出入夜店，违法者立刻被撵出店外，但似乎没人发现乔治．哈里逊才十七岁，算是种种不幸中的大幸。

摇滚过后

因陀罗歌厅凌晨三点打烊，贵宾自然觉得不过瘾，想去绳索街逛逛「啤酒屋」、「曼波舞」、「去流浪」、「大口喝」等夜店。不！准！去！这些店都实施「新制」，帐单上的品项都要「额外收费」，开销必定高过预期，各位团员绝对付不起，最后只能挨一顿拳打脚踢。



约翰．蓝侬的《摇滚》专辑封面，1960年摄于德国汉堡。贵宾将从这条甬道口穿越回府。

喝酒虽然喝不成，但喝咖啡总可以。贵宾请前往大自由街十五号的哈洛德咖啡馆，披头四下工后最爱来这里点瓶啤酒配汉堡、薯条、热狗，经济又实惠。贵宾请挑一张沙发椅就座，欣赏一下朴实的木桌，披头四不久便会上门，点那千篇一律的玉米片配牛奶当早餐，可见他们手头之拮据、品味之缺乏。

返航

早上八点钟，披头四拖着蹒跚的步伐，准备躺回斑比剧院那称不上是床的床上补眠。他们一起身，返航时间就到了。请你沿着大自由街走到保罗—卢森街转角，接着从保罗—卢森街的第二个路口左转沃威街，沿着沃威街直行几百公尺后可见一个巷口，巷子通往一座天井，天井四周是廉价公寓，此处便是各位团员的返航点。约翰．蓝侬数週后在此进行拍摄，照片上的他漫不经心斜倚在巷口，十五年后登上其《摇滚》（Rock 'n' Roll）专辑封面，里头收录多首披头四在汉堡夜復一夜的表

演曲目。

二穿之旅

1960年10月4日，由于披头四吵得住户不得安宁，因此提前结束在因陀罗歌厅的表演，在布鲁诺的安排下转至帝窖俱乐部驻唱，情况从此急转直下。披头四和布鲁诺的关系原本就剑拔弩张，这下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先是乔治未成年一事穿帮遭遣返，接着布鲁诺以毁损舞臺之名逮补其余团员，情况十万火急。1960年10月10日，蓝侬、麦卡尼、彼特打包行李准备回国。

此行唯一值得庆幸之事，便是披头四结识了两名汉堡青年，一个是艺术学院毕业生克劳斯．弗尔曼（Klaus Voormann），一个是主修时尚与摄影的阿斯特丽德．科尔什赫（Astrid Kirchherr）。两人都是二十二岁，比披头四年纪稍长，让披头四见识到汉堡的多姿多彩。阿斯特丽德和史都特迅速坠入爱河，两人于11月28日订婚，史都特从此留在汉堡，计画继续学习艺术。

帝窖俱乐部驻唱虽然以狼狈收场，但却让披头四打响了名号，受邀到汉堡的十大俱乐部（Top Ten Club）驻唱七个晚上。1961年3月28日星期二，蓝侬和乔治从利物浦的莱姆街车站出发，搭火车到哈维奇后转搭渡轮，抵达荷兰角后再搭火车到汉堡的中央车站，到站时间是3月30日凌晨，史都特和阿斯特丽德前来会合。两天后，由于找不到更好的鼓手，彼特和麦卡尼也抵达汉堡，五人于4月1日星期六在十大俱乐部开唱，对于这次演出，乔治认为「精采绝伦」。

1961年4月15日
星期六

贵宾的落地时间是4月15日星期六傍晚五点，地点是沃威街的天井，口袋里有三十五马克，比上回稍微多一点。老爷、先生请模仿披头四的新造型，上身穿黑丝绒衬衫配黑色皮衣，下身穿黑色皮裤配牛仔靴。太太、小姐也是一身黑色劲装，黑色高领毛衣、黑色皮衣、黑色皮裙、黑色裤袜、黑色皮靴。敝社为你从「汉堡皮革时尚」（Hamburger Ledermoden）找来这些单品，披头四新造型的灵感便是来自这家店，

但因为买不起，改请圣保利区的裁缝订做，价钱实惠许多。

本行亦不提供住宿，直接在十大俱乐部过夜，敝社建议你这回先填饱肚子再去欣赏披头四演出—空腹吸毒绝非明智之举。请你从大自由街转入史穆克街，走过徘徊在门口的人妖，来到九号的「久如」，这是一间便宜的中国餐馆，店里气氛欢愉，披头四常来此用餐，尤以煎饼最对团员胃口。贵宾请先在这里饱餐一顿，再前往绳索街一百三十六号的十大俱乐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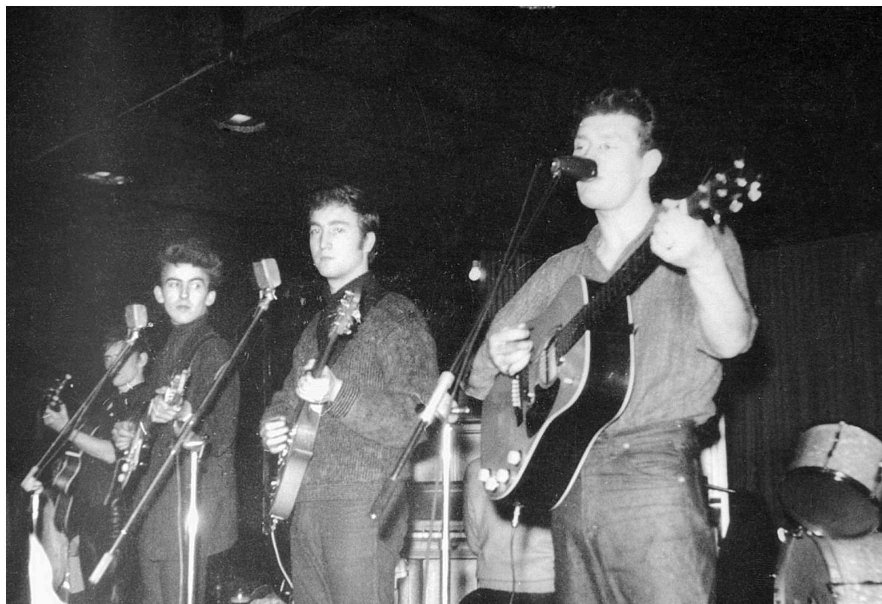
摇滚一整夜

晚上七点三十分，请贵宾步入十大俱乐部。这栋建筑外观老旧，山墙狭窄，入口处可见雨遮，雨遮正面是蓝色店招，入内后是一间大房间，舞臺靠墙，前方是舞池，右侧是吧檯。

你可能会遇到店主霍斯特．费雪（Horst Fascher），现年三十六岁，原是业余冠军拳击手，因为在圣保利区打架闹事把人打死，吃了九个月的牢饭。贵宾就算见不到店主，必定能见到店主的两个弟弟，一个叫乌佛（Uwe），一个叫曼弗雷德（Manfred），两个都是拳击手，驻店保护披头四免于过多关注。十大俱乐部的观众水平比因陀罗歌厅稍微高一点，摇滚乐迷的比例也多了一些。霍斯特将此打造成音乐圣地，要求店经理彼得．艾科宏（Peter Eckhorn）架设最先进的音响系统，并购置宾索牌（Binso）回音麦克风，后者深得披头四喜爱。

披头四每晚从八点唱到凌晨四点，每小时休息十五分钟，麦卡尼乐得摆脱节奏吉他，坐在钢琴前尽情弹奏，团员彼此激盪出的火花更多，但仍得跺脚帮彼特数拍子。由于史都特已是汉堡美术学院的学生，经常无法到场演出，因此蓝侬偶尔得充当贝斯手。披头四此行的表演曲目跟上回大同小异，但五人的默契显然更好，和音也更加细腻圆熟。

披头四的唱功之所以突飞勐进，部分要归功于东尼．雪瑞登（Tony Sheridan）加入演出。雪瑞登才华洋溢，在英国星途看好，但因为表现不稳，摇滚生涯因此喊卡，只好从英国转战德国，背着马丁牌电木吉他在汉堡夜店演出，凡是有歌手来汉堡巡演，或是临时有乐团进驻，店家便会找雪瑞登来搭档。披头四不仅和雪瑞登一拍即合，还一起在汉堡录制唱片，这是披头四首次进录音室，他们不得不更上一层楼，才不至于被雪瑞登的锋芒盖过。



披头四与雪瑞登（图右）同臺，功力更上一层楼。摄于十大俱乐部。

披头四进步神速的另一因素是「减肥」，不是变瘦的意思，而是毒品「芬美曲秦」，俗称「减肥」，披头四天天当晚餐吃，俱乐部的观众也不遑多让。芬美曲秦是绝佳的兴奋剂，1954年经德国政府批准，各大药店均有贩售，消费者可凭处方笺购买，服用后可抑制食慾，并让披头四得以连续摇滚八个钟头，越夜越狂野，夜夜嗨翻天。他们的表演奔放不羁，拨弹出犀利的音符，演奏着危险的旋律。

为了与臺上的披头四和臺下的夜猫子一起嗨翻天，敝社建议你也吞几颗芬美曲秦—只是偶一为之，不伤身的。要弄到药丸很容易，请下楼到男厕找萝希．霍夫曼（Rosie Hoffmann），这位六十二岁的老妪坐在收费桌前，桌上摆着小费碗和玻璃罐，罐子里看似是薄荷糖，其实全是芬美曲秦，每颗索价五十芬尼，披头四简直爱死了萝希，贵宾可以跟她买一、两颗，差不多就是披头四的用量，只有蓝侬除外，他今晚会多嗑几颗。

凌晨一点左右，一群西装笔挺的混混在舞臺附近就座，开始赏酒给臺上的披头四。他们堪称是披头四的死忠歌迷、圣保利区的头号罪犯，领头的是汉堡黑帮角头威尔菲德．舒尔茨（Wilfried Schulz），德国媒体尊称为「圣保利教父」，手下包括华瑟．斯普兰杰（Walther Sprenger）等大只佬，其中华瑟战果辉煌，共犯下十五起重伤罪。各位团员今夜想怎么嗨就怎么嗨，但小心别把酒水洒到华瑟身上！这群地痞

爱死了披头四，不仅频频点歌，甚至还上臺合唱。

摇滚过后

凌晨四点钟，贵宾再度流落街头，请你无视绳索街上种种诱惑，前往大自由街二十九号的「葛丽特与阿尔方酒吧」，店里天花板低矮，装潢走航海风，加上舒适的壁炉，颇有几分英式酒吧的味道；再搭配上纯白的外观，小小的窗子，吊挂的水桶，低调的店招，更是英国风十足，让披头四享受回家的温暖。店主霍斯特．杰诺维克（Horst Janowiak）更是直接让团员回他公寓补眠，地址就在大自由街六十六号。趁着天还没亮，贵宾不妨入店喝几杯，感受一下店里的温馨自在。

返航

星期日上午九点，披头四散步去约翰尼斯堡街二十号英国海军使馆，这里离大自由街不过几分钟，途经圣保利哈芬街，与古斯塔夫阿道夫教堂毗邻，建筑外观古色古香，专供英国水手过夜，每晚四马克，只收男客，并附免费英式早餐，这对披头四而言是再熟悉不过的家乡味，加上英国报纸和英式浓茶，无怪乎团员频频造访。贵宾请随意入坐，享用丰盛的英式早餐，包括猪肝、培根、香肠、煎蛋、烤番茄、炒蘑菇、煎吐司，吃下去保证精神百倍，缓解芬美曲秦药效消退后的不适，慰藉你通宵整夜的疲劳。

贵宾用完早膳后，请至使馆旁边铁桥底下的隧道，从隧道里穿越回府。

三穿之旅

1962年1月24日星期三，布莱恩．爱普斯坦（Brian Epstein）成为披头四的新经纪人，披头四的演艺生涯从此扶摇直上，不久便在英国广播公司电臺初试啼声，并开始在利物浦的洞穴俱乐部（Cavern Club）驻唱，这时曼弗雷德．维斯里德（Manfred Weissleder）的邀约也上门，他从圣保利区的性爱俱乐部赚了一大笔钱，将一间废弃电影院改建成摇滚俱乐部，想找披头四到店里开嗓，同时彼得．艾科宏也想再邀披头四

到十大俱乐部驻唱，但出价太低，最后由维斯里德得标签下披头四，从4月13日起到明星俱乐部（Star Club）驻唱两週。

尽管披头四行情看俏，还能搭飞机去汉堡，但全程却因史都特猝死而蒙上阴影。4月10日，披头四飞抵汉堡，史都特同日病逝，死因是脑动脉瘤，团员闻讯后大惊失色，接下来在明星俱乐部的演出无异于EQ测试，蓝侬尤其深受影响，只得装疯卖傻化解满腔悲愤，一晚装扮成打扫阿姨登臺，一晚打赤膊、戴马桶圈上阵。

披头四熬过这场噩梦回到英国后，歌唱事业从此一帆风顺。8月16日，彼特遭经纪人开除，改由林哥．史达（Ringo Starr）担任鼓手。林哥跟披头四初识于汉堡，当时是1960年，倒楣的披头四在帝窖俱乐部驻唱，林哥则是罗里飓风乐团（Rory Storm and the Hurricanes）的鼓手，他们的命运从此交织，一次又一次在利物浦和汉堡擦肩而过。9月4日，披头四为科艺百代公司录制首张单曲，监制便是以耳朵尖着称的乔治．马丁（George Martin）；9月22日，披头四初次在电视上亮相；10月5日，首张单曲《爱我吧》（*Love Me Do*）发行，月底登上《新音乐快递》（*NME*）排行榜第二十七名。然而，披头四与汉堡缘分未尽，经纪人再度跟明星俱乐部签约，披头四将从11月1日起驻唱十五天，纵使披头四（一如蓝侬所言）「已挺过汉堡岁月，巴不得划下句点。」

1962年11月11日
星期日

贵宾的落地点是日耳曼大酒店，外观老旧，内装差强人意，楼高三层，附阁楼，位于德特列夫布莱梅街，距离大自由街脚程五分钟。敝社已为你订好房间、付足房款，房内备品齐全，设施应有尽有，承蒙维斯里德的支票给力，披头四驻唱期间亦在此下榻。

贵宾此行的零花与披头四的声势一同水涨船高，每位团员有七十三马克可以挥霍，比首穿之旅多了一倍，服仪规定也不同以往，老爷、先生请穿白色衬衫，打上细长领带，披上靛蓝色毛海西装外套—这是经纪人为披头四量身打造的新造型，以迎合主流乐迷的喜好，太太、小姐请穿高领无袖黑色洋装配踝靴。有鑑于冬日凛冽，入夜后气温不到零度，敝社事先为你备妥大衣，男士是海军蓝粗呢及膝外套，女士是深灰色风衣。

这下贵宾男的帅、女的美，请步出酒店，往南走向乌特勒之赛门街，由此转入大自由街三十九号的明星俱乐部，店址在色情电影院隔壁，外观十分好认，漆黑的入口处上方有一块看板，上头有驻唱歌手的签名，看板上方则是俱乐部的霓虹店招。

摇滚一整夜

贵宾一踏进明星俱乐部，必定会大吃一惊—怎么比前两间夜店大这么多！场地可容两千人，舞池超大不说，里头更是热舞不休，舞臺也是标准规格，以市景为布景，臺下观众多半是摇滚乐迷，其间夹杂着几个惯犯，整间店人山人海，贵宾要等到十点清场过后才能抢到位置。

各位团员此行银弹充足，大可尽情开喝，不愁付不出钱要挨拳头。请你特别留意一名酒吧女，本名贝蒂娜．德琳（Bettina Derlien），绰号「大贝蒂」（Big Betty），长相标致，身材丰满，秾纤合度，心直口快，迷蓝侬迷得心荡神驰，蓝侬也乐得顺水推舟。

披头四此行每晚表演两场，十点一场，深夜一场，跟其他乐手一起拆帐，包括东尼．雪瑞登、罗伊．杨（Roy Young）、大卫．琼斯（Davy Jones）、巨人泰勒与骨牌乐团（Kingsize Taylor and the Dominoes）。罗伊．杨是伦敦的摇滚歌手，与美国创作歌手杰瑞．李．刘易斯（Jerry Lee Lewis）如出一辙。大卫．琼斯出身曼彻斯特，后来赴美发展，与首支男孩乐团顽童合唱团（The Monkees）合作，从此星途顺遂。巨人泰勒与骨牌乐团则来自利物浦，主唱泰勒身高一百九十八公分，身兼吉他手。

披头四一上臺，贵宾便能感受到林哥带来的新气象，节拍稳定的慢拍摇滚让团员乐声整齐，一改先前七零八落、参差不齐的乱象，全团臺风稳健而且技巧圆熟，演出曲目包括经典摇滚歌曲〈摇摆与嘶吼〉（Twist and Shout）、〈哔吧吧噜啦〉（Be-Bop-A-Lula）、〈超越贝多芬〉（Roll Over Beethoven），以及〈航行日落下〉（Red Sails in the Sunset）、〈再次坠入情网〉（Falling in Love Again）等「美国流行金曲」精选，另外还新翻唱了「胖子」华勒的〈你的脚太大〉（Your Feet’s Too Big）。


1962年，林哥加入，披头四全员到齐，嗨翻明星俱乐部。

今晚的高潮自然是节目单上的重头戏，请来的嘉宾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美国创作歌手小理察（Little Richard），伴奏的是英国的五音公司乐队（Sounds Incorporated）。小理察是钢琴才子，生于1932年，表演风格浮夸，乐风根植于福音音乐、蓝调、节奏蓝调，创作出多首脍炙人口的名曲，包括〈水果总匯〉（Tutti Frutti）、〈高个儿莎莉〉（Long Tall Sally）、〈露希儿〉（Lucille）、〈天啊天哪！茉莉小姐！〉（Good Golly Miss Molly）等，都是披头四的演出曲目。小理察此时身处演艺生涯转捩点，正考虑抛弃世俗舞臺、全心投入宗教音乐，但这番天人交战丝毫不影响其舞臺表现，贵宾将欣赏到小理察精采逼人的演出。他上臺时身穿晚礼服，内搭白色衬衫，打上蝴蝶领结，每高唱一曲就褪去一件衣物，褪到只剩西装长裤为止，最后他站在钢琴上，长裤一脱，露出底下激凸的泳裤。

夜復一夜，披头四目瞪口呆看着小理察登臺献技，在臺上亦步亦趋跟着大师学艺，在臺下则拜小理察为心灵导师。披头四此行另一项收穫，便是结识钢琴神童比利．普雷斯顿（Billy Preston），他是五音公司乐队的键盘手，后来与披头四一同录制〈回归〉（Get Back）等多首单曲，并于1969年1月30日现身披头四的屋顶演唱会，地点在苹果唱片公司顶楼，那是披头四解散前最后一场公开表演，并当场拍摄成纪录片。

摇滚了一整夜，请贵宾步行至大自由街和绳索街交叉口的穆勒咖啡馆，外观是一幢平房，外墙是柠檬雪酪色，店招是头戴白色厨师帽的大厨和手拿缤纷冰淇淋甜筒的女侍，风格近似美式餐馆。贵宾可坐在户外欣赏绳索街的风光，也可以学披头四点一份火腿荷包蛋内用，省得你坐在外头喝西北风。此外，穆勒咖啡馆的手工蛋糕也是一绝，敝社大力推荐。

贵宾请于八点半返回日耳曼大酒店，这是本团唯一有床位的行程，因此宽待贵宾两个钟头感受被窝的温暖，再由此穿越回府。

Chapter 6

丛林之战

The Rumble in the Jungle

时间：1974年10月29日～30日

地点：萨伊金夏沙

谈到运动竞技，夸大其辞在所难免，但这场丛林之战确实冠绝古今。先说比赛场地：这场拳击赛办在非洲之心，比赛场地建在一座监狱上方，其恐怖万状唯中世纪牢狱可堪比拟，比赛前夕才随意处决了五十名罪犯，用以杀鸡儆猴，因为这场丛林之战全球瞩目，绝对不能出任何乱子！接着来谈谈比赛时间：1970年代正值黑人意识崛起，因此特意选择非洲作为比赛场地，加上新科技卫星电视刚刚发明，金夏沙顺势成为全球焦点——至少维持了一个钟头。再来不得不提一提卡司阵容，这场拳击赛由怒髮冲冠的赌棍发起，由秀下线无极限的独裁者出资，并找来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出战乔治．福尔曼（George Foreman），这两位拳击手的魅力在当代堪称无人能敌，活脱脱是慓悍二字的最佳写照。

最后谈谈拳赛本身！这场丛林之战是老少对决，优雅出战野蛮，斗牛者反被牛斗，演活了《圣经》中大卫以小搏大、最后大败歌利亚的戏码。想打败福尔曼只有一个办法，而阿里掌握了诀窍、一战成神，而福尔曼经此一役，从此别开生面、不同凡响。目睹神话诚然可贵，此行保证让你大饱眼福。


福尔曼和阿里双双抵达金夏沙，由萨伊总统莫布杜介绍出场。

歷史充电站：丛林之战幕后祕辛

这场拳击赛的幕后主使是唐．金恩（Don King），此人运筹帷幄手段之卑劣，恐怕连马基维利（Machiavelli）都要觉得龌龊。唐．金恩出身俄亥俄州克里夫兰市，先前是地下赌王，有名赌客欠了他六百美元，他一气之下把对方打死，因此吃了四年牢饭。他在黑牢里蹲着蹲着，突然看见一线曙光（大概是钱币的反光）—他有一个梦！虽然不像马丁．路德．金恩的梦得以解救天下苍生，但妈呀也真够诱人！他唐．金恩决定要叱咤拳坛！

1971年，唐．金恩出狱，便以替克里夫兰市医院募款为由，说动阿里参加拳击表演赛。接下来三年，唐．金恩琢磨出史上最浮夸的拳击赛，先是鼓舌如簧怂恿阿里与福尔曼对战，赢家可独得美金五百万—这可是史无前例的高额奖金，两位拳手点头签约，这下只差找金主掏钱买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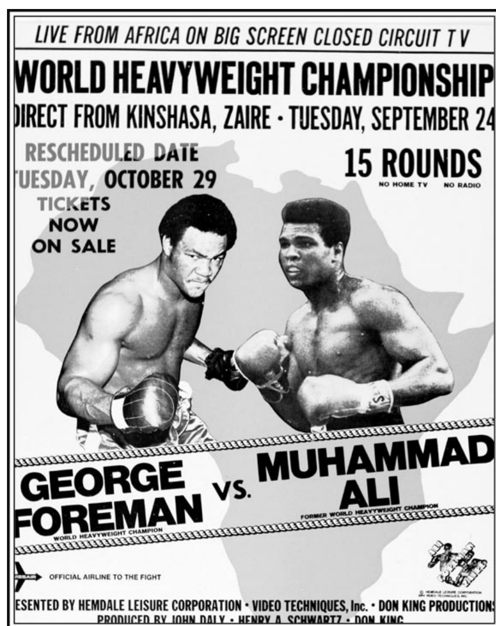
为此，唐．金恩找上约瑟夫．德西雷．莫布杜（Joseph-Désiré Mobutu），此人是中非萨伊共和国总统，1972年改名「莫布杜．塞塞．塞科．酷酷．恩梆都．瓦．萨．班嘎」（Mobutu Sese Seko Kuku Ngbendu Wa Za Banga），意思是「天威战士，坚忍不拔，愈

挫愈勇，东征西讨，步履及之，烽火随之」，对此名号其政敌想必心有戚戚，阿里则或许饮恨自己怎么没早点想到这个名号。

萨伊共和国物产丰饶、幅员辽阔，莫布杜有条不紊从中揩油，自然跃升全球第七大富豪（另一说为第十大），其子民则名列全球最穷，平均年薪七十美元左右。因此，要莫布杜拿出五百万美元易如反掌，更别提唐．金恩料事如神，早就算到莫布杜爱面子，自然不会错过办这场拳赛的机会。但莫布杜不傻，自知站在阿里身边要相形见绌，因此比赛当天并未到场观战，而是舒舒服服坐在皇宫里，从闭路电视上追踪赛事。

此战之后，每一任世界拳王身边差不多都有唐．金恩的身影，赛后的颁奖仪式除了致赠金腰带，还少不了要跟笑容可掬的唐．金恩合影。

【贴心提醒】丛林之战原订于9月25日登场，但福尔曼受训时眼睛受伤，休息了五週才出战，丛林之战因此无法与「萨伊七四音乐祭」同时举办。「萨伊七四音乐祭」于9月22日开幕、24日闭幕，为期三天，地点在「五二○体育场」，表演嘉宾包括编织者合唱团（The Spinners）、「灵魂乐教父」詹姆斯．布朗（James Brown）、「蓝调之王」比比金（B. B. King）、「传奇创作歌手」比尔．威德斯（Bill Withers），另有「非洲妈妈」米瑞安．马卡贝（Miriam Makeba）、塔布．雷．侯薛荷（Tabu Ley Rochereau）、佛朗哥（Franco Luambo Makiadi）带领的TPOK爵士乐团（Tout Puissant Orchestre Kinshasa Jazz）等非洲歌手，敝社不久便会开团，欢迎各位贵宾加价选购。



行程简介

贵宾的落地时间是1974年10月29日早上，地点是金夏沙独立广场中央车站，距离比利时殖民者打包归国不到十五年，为纪念比利时国王利奥波（Leopold）起名的利奥波市已更名为金夏沙，这座蓊蓊郁郁的首都在一片太平气象中蓬勃发展，殖民广场四周新建了旅馆和高楼大厦，俨然一派现代都会气象，贵宾只消一招手，便能拦到计程车。

气象．住宿．饮馔



本团全程两天一夜，期间天气溽热，白天大约摄氏三十五度，入夜后最低气温二十七度，夜空清朗，满月高挂，但完赛半个钟头后立即大雨倾盆，请各位贵宾务必谨记在心。

当地通用货币为萨伊，一萨伊兑两美元，黑市匯率则好得多，由于离境时萨伊政府会要求贵宾出示换匯证明，因此敝社一般不建议旅客暗盘交易，但本团团员将搭乘「咻一下时光机」出境，所以不在此限。此外，拳赛票价为五萨伊（十美元），当地居民另有更便宜的入场方式。

丛林之战于凌晨四点开打，贵宾若能在七点钟上床补眠算你运气好，倘若整天睏倦亦属正常，敝社可安排你入住特特拉民族大道的洲际酒店，福尔曼及其教练团亦在此下榻，美国小说家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也是此处的房客。此外，贵宾亦可选择梅林饭店，位于查德共和国大道五号，是一间颇有歷史的大饭店，前阵子才由业主比利时航空整修完毕，除了梅林饭店，比利时航空旗下还有一间宾馆，就位在机场附近，腹地景观优美，有套房和别墅两种选择。

想品尝顶级美馔的贵宾请至绿廊餐厅，就位在刚果中央银行正对面，同级餐厅还有比利时皇家俱乐部，位于金夏沙高尔夫球场，入口开在辖圈大道上。蜂鸟小馆也是不错的选择，地址在路沙卡大道六十一号，1950年代开张，其名菜是食人族吐司，将鞑靼牛排抹在切片吐司上。



惊艳金夏沙！

此行来金夏沙除了看拳击赛，还能享受许多消遣娱乐。需要买东西吗？请至美轮美奂的瑟德克大厦，外观走装饰艺术风，店址在六月三十日大道，原先为汽车展示中心，新近改装成全市第一家自助商店。想逛非洲工艺品吗？请至神偷市集，摊位上摆满了孔雀石、象牙饰品以及卡赛省织毯，但敝社在此贴心提醒一下贵宾—纪念品不得携回府上。

自从独立建国以来，萨伊的剧场蓬勃发展，整条卡萨武布路宛若百老匯，但真要论起来，音乐、舞蹈、夜生活才是金夏沙的强项，贵宾穿越回去的年代正值萨伊伦巴乐全盛时期，无论你找哪一间酒吧光顾，都能欣赏到一流的伦巴乐曲，首屈一指的乐团包括萨祖强强（Zaïko Langa Langa）、索奇兄弟与美美乐团（Frères Soki & l’Orchestre Bella Bella）、巴库巴帝国（Empire Bakuba），此外，佛朗哥带领的TPOK爵士乐团自然不在话下。贵宾若想欣赏这些乐团演出，可至「威士忌俱乐部」、「酒窖」、「蓝鹦鹉」这几家店碰碰运气，「蓝鹦鹉」是金夏沙的地标，「酒窖」则声誉不佳，请贵宾留心。此外，旧城区西边宾查鸥颂区的山顶有一间□□狓酒店，舞池很棒，但往往满是侨民。

贵宾若想尝尝上流社会的滋味，请务必造访德维尼餐坊，地址在宾查区，对面就是总统的大理石宫，餐坊四周有围墙，围墙里是赏心悦目

的花园、精緻讲究的法式料理、黎巴嫩的富商大贾以及萨伊的政府高官。

拳王对决

当地时间凌晨四点，丛林之战准时开打，地点在马通给区的五二○体育场，恩杜洛机场就在半哩外。赛程之所以订得这么早，为的是要配合美国实况转播时段，尽管如此，现场仍有六万民众观战、寥寥数位贵宾莅临，擂臺搭在足球场正中央，上方架着铁皮浪板遮盖贵宾席和拳击场，球场一端的球网后方立着大型看板，看板上是总统莫布杜戴着招牌豹纹帽的海报。当地居民大多提前一晚来搭帐篷过夜，十点、十一点便在现场等待，贵宾倘若也想在足球场过夜，定能欣赏到当地居民的非洲部落舞蹈表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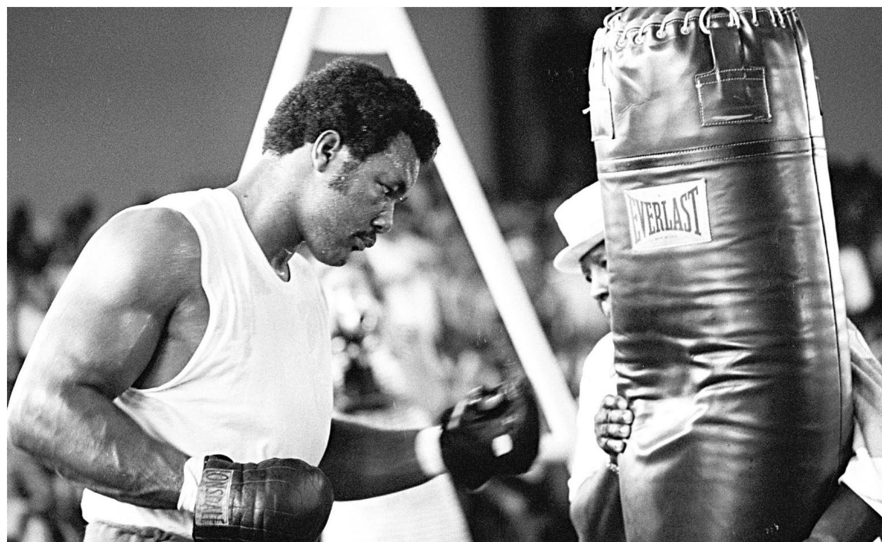
此外，请瞧瞧擂臺边的贵宾席，当中除了总统亲信还穿插着几位美国名人，例如前世界重量级拳王乔．佛雷泽（Joe Frazier），他穿着绿底黄花夏威夷衬衫，外罩栗色运动外套，打扮相当时髦，另可见诺曼．梅勒、乔治．普林顿（George Plimpton）、亨特．S．汤普森（Hunter S. Thompson）三位美国文坛大老。贵宾席后方则是各位团员的座位，正对面就是总统莫布杜的海报看板。

乔治．福尔曼

1974年的乔治．福尔曼，跟后来成为电烤炉代言人的乔治．福尔曼，两者之间的差别何止几光年。后世眼中的福尔曼是个圆滚滚的可爱秃子，1974年的福尔曼却是世界重量级拳王，年仅二十五，看上去张牙舞爪，散发出震慑人的气场，出场时身边还带着爱犬，萨伊人民一看是德国牧羊犬，立刻想起比利时殖民时期的警犬，因此对福尔曼的印象奇差无比，拳赛时一面倒地为阿里加油，但福尔曼似乎并不放在心上。

阿里若是多话一哥，福尔曼便是省话一哥，保留体力撑起慑人心魄的气势。福尔曼出身德州休士顿，自认年轻时是不良少年，夜路相逢会把路人吓得屁滚尿流，后来才在拳击场上找到救赎，1968年在墨西哥奥运过关斩将，夺金归国，此后福尔曼每战必胜，截至丛林之战前已连胜四十场，其中三十七场都把对手打得倒地不起，乔．佛雷泽和肯．诺顿

（Ken Norton）新近才成为其手下败将，阿里復出后也曾和这两位拳击手对战，两次都失利（但阿里后来追平了积分），福尔曼却只花了两回合便解决这两位拳击手，其中佛雷泽还被击倒了六次。



训练场上的福尔曼。他打算用对付沙包的重击来对付阿里。

福尔曼出拳虎虎生风，在拳击史上无人能出其右，只消瞥一眼他受训用的沙包，便知他出拳有多重，每打完一回合，沙包都要凹陷几吋，倘若阿里让福尔曼钉在绳边，铁定非成为人肉沙包不可。福尔曼不仅出拳狠，出拳的劲头也狠，其教练是诡计多端的前轻重量级拳王亚契．摩尔（Archie Moore），他忧心阿里如果犯傻，硬是不肯让福尔曼击倒胜，恐怕要在擂臺上挨拳头挨到死。

由于福尔曼意外受伤，比赛因此延宕，其间福尔曼窝在金夏沙市中心的洲际酒店养伤，酒店北边就是刚果河，福尔曼每天都和教练团沿着河岸跑上六哩。

穆罕默德．阿里

该怎么说阿里这号人物呢？他1942年出生在肯塔基州路易维尔市，原名卡修斯．马塞勒斯．克莱（Cassius Marcellus Clay），绰号「路易维尔嘴炮哥」（Louisville Lip），是1960年代头号争议人物，直至丛林之战仍旧毁誉参半。阿里自诩「震撼世界」，二十二岁便击倒拳王索

尼．利斯顿（Sonny Liston），从此一战成名，夺下世界重量级冠军头衔，此后一举一动都教举世震惊。

阿里夺冠不久便皈依伊斯兰教，与麦尔坎．X一同加入激进宗教组织「伊斯兰国度」（Nation of Islam），并从此改名换姓。原本阿里自吹自擂的行径就已让美国白人反感，如今这离经叛道的举止更使其与美国主流疏远。此后阿里称霸拳坛3年，九度守住金腰带，却因一句「越共可没叫过我黑鬼」拒绝参加越战，因此遭到国家报復，除了被褫夺拳王荣衔，还遭禁赛3年半。按照常理，这3年半应是其职涯颠峰。对于阿里拒绝从军，记恨终生者虽然大有人在，但歷史的滚轮终究不断前行，如今阿里反越战的立场似乎更符合时代氛围。

阿里的拳法独树一格，与其他重量级拳手大相迳庭，其拳速迅勐如轻量级拳手、敏捷如少林武僧，刺拳一秒可挥六下，简直是无影手来着。此外，阿里无视「举拳护身」的传统，反而将拳头垂在身侧，由下而上朝对方脸上挥去，对方出拳也不遮挡，只是歪头闪避。阿里儿时便央求哥哥朝自己扔石头，因而练就出一身优异的反射神经。

此外，阿里的举止特立独行，与其他重量级拳手天差地远，贊助厂商莫不视其为宠儿，因为他鬼点子特别多，极擅长自我行销，不仅会作诗嘲笑对手，还会在比赛前放话要在几局内击倒胜，还没开赛就扰得对手心神不宁，开赛后更是叫嚣不断，搞得对手心浮气躁。阿里的字典里没有「谦虚」这两个字，开口闭口就自称「王者」，此举十年来如一日，不仅自信爆表，而且往往说到做到，虽然让比赛看头十足，但也惹来许多人巴不得看他自食其果。

阿里1970年復出拳坛，其表现便宛如惊喜包，尽管出拳依旧如蜂螫，但毕竟沉潜了三年半，青春一去不復返，其脚步已不復蝶舞，无法随心所欲闪避对手的重拳。他那张嘴虽然还是很会说，却不知身手是否矫捷依旧？且看丛林之战便可分晓。阿里此行下榻在恩赛勒的别墅，位在金夏沙东边，靠近莫布杜的官邸，两位拳手的训练场也在附近。

阿里与福尔曼PK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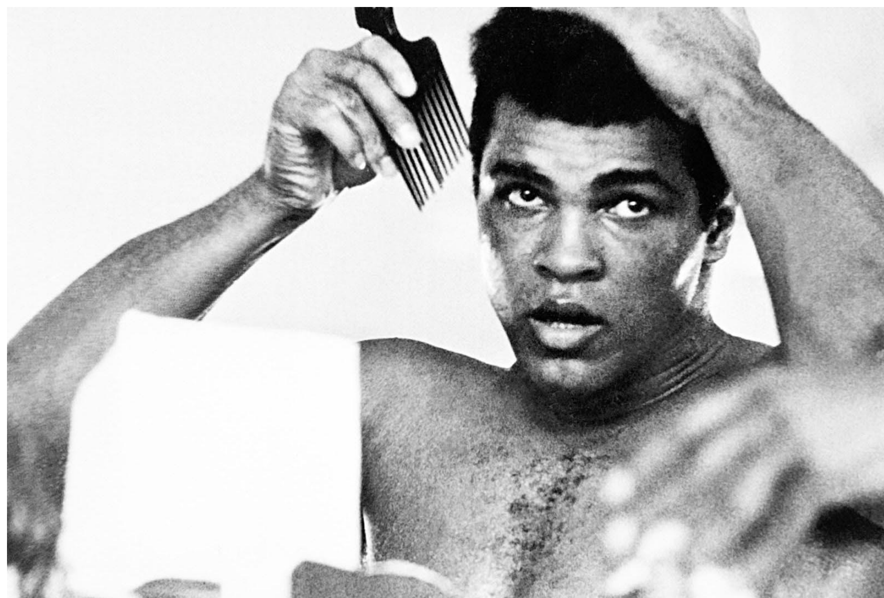
阿里和福尔曼的体型其实不相上下，但因气场有别、声望悬殊，导致外界认知出现误差。两位拳手身高相同，都是一百九十二

公分，但阿里的臂展稍微长了点、赛前过磅福尔曼比阿里重了些（但也才重一．六公斤）。比赛胜负各位贵宾既已知晓，自然不得下注，但根据文献记载，阿里当时的赔率是三比一。

	穆罕默德．阿里	喬治．福爾曼
年紀	32歲	25歲
勝績	44場	40場
擊倒勝	31場	37場
敗績	2場	0場
身高	192公分	192公分
體重	98.2公斤	99.8公斤
臂展	203公分	199公分

赛前暖场

阿里率先步出更衣间，身穿白色浴袍，绲边是非洲纹饰，前方以美国国旗为前导，其弟拉曼（Rahman）则走在队伍最前头，身材魁梧，留着一嘴大胡子，其余重要人物包括教练安哲罗．邓迪（Angelo Dundee）、医生兼场边指导费尔迪．帕切柯（Ferdie Pacheco）、挚友兼啦啦队德鲁．「邦狄尼」．布朗（Drew “Bundini” Brown），其中布朗身穿一件瞎趴的丝绸夹克，背上绣着阿里的名字。阿里足足等了七分钟，才等到福尔曼披着猩红浴袍现身，现场嘘声此起彼伏，阿里则不受福尔曼迟到影响，反而抓紧时机指挥全场齐呶「Ali, boma ye!」（阿里！痛宰他！）福尔曼则在经纪人迪克．沙德乐（Dick Sadler）和教练亚契．摩尔的陪同下上场。


「史上我最帅！」阿里梳妆打扮，准备出赛。

开幕歌曲是美国国歌〈星条旗〉，唱得有些荒腔走板，还带着几分纽奥良爵士輓歌的味道，接着全场观众合唱萨伊国歌，曲毕，全场静默，擂臺上两位拳手戴上拳击手套（手绑带已在更衣室缠绕好），裁判札克．克雷顿（Zack Clayton）上臺，号令两位拳手到擂臺中央碰拳，福尔曼使出眼神杀人法，阿里则以连珠炮回应，贵宾虽然听不见叫嚣的内容，但看那不时闪现的洁白护齿，便知阿里如何嘴上不饶人。

接着，两位拳手各自退到场角，阿里展开蝴蝶步，并向真主阿拉祷告。福尔曼则使出令人望而生畏的肩颈拉筋操，且看他面向擂臺柱，双手拽着围绳摇晃，摇得擂臺颤颤巍巍，彷佛在说：「这座擂臺是我的！」

第一回合

阿里一上场就是一轮勐攻，脚步轻盈如蝶舞，状态一如1960年代中期，并且率先击中对手，这一点十分关键。整场比赛下来，阿里出拳迅勐似猫、慓悍似蜂，一拳一拳螫在对方脸上，击中次数远高于福尔曼。

阿里开赛不久便使出第一下险招。这场丛林之战阿里一共用了两大险招，第一招便是右拳先发。阿里习惯左脚在前，右拳先发挥拳距离较远，平白给了福尔曼更多反应时间。一般来说，这招无异于自寻死路。

但丛林之战可不一般，一来阿里的拳速堪比空手道大师，二来福尔曼毫无防备，根本没料到阿里会来这么一下。

比赛开打一分钟，阿里把福尔曼的头压在嘴边嘀咕，这一幕在比赛中不断上演，但福尔曼不屈不挠，一次次把阿里逼到场角，一记记勾拳不断挥出，不给阿里任何喘息空间，其拳势之兇勐，令人不禁为阿里捏一把冷汗。但阿里也没在客气，身上每挨一下福尔曼的拳头，便回报这尊德州巨炮一记耳掴。

第二回合

第一回合打得精采，第二回合则攻势稍缓，阿里使出第二招锦囊妙计—自动退到绳边任福尔曼宰割，但这招有个祕诀，就是只给打身体、不给打脸，为此阿里将双拳挡在面前，聚精会神守得密不透风，并将上半身倚在绳边，利用围绳摆盪闪躲头部攻击，史称「绳边战术」，这种背贴绳边的打法激得福尔曼拼命朝阿里的身躯挥拳，阿里因而逮到破绽给予福尔曼迎头痛击。第二回合结束前十秒，阿里摇摇头，示意福尔曼的拳头伤不了他。

贵宾别光只看场上热闹，场边的唇枪舌剑也不容错过。前任拳王乔．佛雷泽断言阿里退到绳边必死无疑，美式足球明星吉姆．布朗（Jim Brown）则持不同看法，认为阿里虽然被钉在绳边，但拳头却比福尔曼更具杀伤力。

第三回合

开打一分钟，阿里组合拳连发，出拳，一一击中对手，福尔曼也不是省油的灯，对准阿里的身躯就是一阵勐打，并在两分钟时击中阿里的左脸，成为开赛至今最佳代表作，但在这回合结束前，福尔曼也被打得眼冒金星、昏天黑地，只得举拳探路、脚步蹒跚。钟声一响，裁判将两名拳手分开，阿里怒瞪福尔曼，眼神彷佛在说：「你吓唬不了我！」

第四回合

阿里「绳边战术」之精妙，在这一回合发挥得淋漓尽致。福尔曼赛

前的训练重点，就是将阿里逼到场角，阿里乐得顺势而为、毫不推拒，与其浪费力气闪躲，不如倚在绳边更能全副精力出拳，并利用围绳的摆盪吸收福尔曼出拳的力道，这俨然是柔道的技法。阿里不按牌理出牌，反而转危为安、化险为夷，且听他不断出言挑衅福尔曼：「你就这么点能耐？」

第五回合

整场比赛要属这一回合最出色，惊心动魄一如史诗。从钟响后三十秒开始阿里便倚在绳边，足足倚了一分半钟，其间福尔曼使出浑身解数拼命出拳，阿里则偶尔从绳边转出反击，诺曼．梅勒见状打了个妙喻，说阿里出拳「宛如盪绳索般惬意」，福尔曼根本伤不了他，只是挥空拳把自己累个半死。第五回合结束后，围绳重新拉紧，以免阿里倚一倚摔出去。第六回合开打后，贵宾不妨注意阿里的教练安哲罗．邓迪，他不时大叫暂停，要求场边技术人员调整围绳。

第六回合

本回合节奏稍缓，阿里彷佛大厨品尝酱汁似的评估福尔曼还剩多少体力，并在钟声响起前送出连环左刺拳，福尔曼毫无挡架之力。

第七回合

整场比赛打得最没力的就是这一轮，福尔曼宛如丧尸般进攻，只知一味向前，出拳毫无章法，彷佛梦游一般，阿里则静候佳机。

第八回合

钟声一响，阿里随心所欲抢分。二十五秒，福尔曼打出一记重拳，但没打中，反而因为用力过勐，整个人摔出围绳外。本回合进行到一半，阿里从绳边转出来退到擂臺另一角，对于福尔曼的绣花拳或是闪避、或是挨揍。钟响前十五秒，福尔曼再度出拳、失手、倚绳，阿里眼睛一亮，立刻飙出一套组合拳，一拳打在福尔曼脸上，福尔曼宛如故障的直升机般旋转倒地，现场观众欢声雷动，场边的体育记者大卫．弗罗

斯特（David Frost）大吼道：「这是拳击史上最大快人心的一幕！」



阿里放大绝！举世为之疯狂！

赛后与返航

福尔曼遭KO后，阿里也软脚倒地片刻，但贵宾看不到这一幕，因为教练、随扈、粉丝、跟班一拥而上，手舞足蹈淹没了阿里，唐．金恩则像无脚鬼似的飘了过去，最后连头戴白色头盔的萨伊警察也拥上臺，不愿错过跟大家一起热闹的机会。

赛后金夏沙会狂欢到天明，通宵达旦庆祝阿里击倒胜，各位贵宾不妨一起疯，但记住要在午夜前赶到中央车站，由此穿越回甜蜜的家。

第四部

海陆史诗飨宴行程

Epic Journeys & Voyages

Chapter 1

马可．波罗游上都

In Xanadu with Marco Polo

时间：1275年7月～1276年2月

地点：中国

古今中外的旅人中，最出名的大概非马可．波罗莫属，从游轮到服饰，世界各地都看得到「马可．波罗」四个大字。然而，马可．波罗的名气从何而来？说他是探险家嘛，他这趟东游记既称不上歷尽艰辛，更没什么令人毛髮皆竖的桥段。说他是首位抵达远东的欧洲人嘛，他又不是。马可．波罗之所以留名于后世，是因为他在中国待了十七年，当时正值蒙古人统治中原，马可．波罗在忽必烈的宫廷自由进出，畅游鼎鼎大名的元上都。

敝社安排各位贵宾穿越回马可波罗甫抵中国的头六个月，当时马可．波罗正是忽必烈跟前的红人。行程前半敝社安排贵宾住在元上都（又称「仙那度」），这是忽必烈打造的华美夏宫，也是马可．波罗笔下的世外桃源，其文字为后世所传颂，英国浪漫诗人柯立芝（Coleridge）拜读之后文思泉涌，在鸦片的效力下梦见自己游歷元上都，梦醒后一挥而就，将梦境写成名诗〈忽必烈大汗〉（Kubla Khan），如今元上都虽然已成为一片废墟，但此行将带领贵宾目睹「仙那度」的灿烂绚丽。

行程后半，各位团员将随同马可．波罗和忽必烈的朝臣南行，浩浩荡荡前往忽必烈的新都「大都」（今北京）。「大都」原为金朝「中都」，成吉思汗灭金毁城，孙子忽必烈擘划重建，全城以中轴布局、左右对称，城内宫殿巍峨、御苑扶疏，并取《易经》「大哉干元」之意，正式定名为「大都」。

蒙古帝国是史上幅员最广阔的陆上帝国，领土包括俄罗斯、波斯、中亚、中国，贵宾身处帝国中心，彷佛置身国际都会，身边是慕名而来的各国人士，街头充溢着形形色色的语言。你将亲眼目睹堂皇富丽的宫廷仪典，纵情于各项消遣娱乐，并参与一年一度最铺张奢华的两大庆典，一是忽必烈寿诞，二是蒙古白节—也就是蒙古春节，届时家家户户

大张筵席，饮馔仪式皆具意义，充分展现蒙古特色。

歷史充电站：忽必烈与波罗父子

1260年，忽必烈智取政敌，成为西蒙古帝国可汗，然其野心却在中原及中国邻国，先后将西藏、高丽、大理纳入版图，接着绍復祖父的一统大业，想当年成吉思汗灭金之后，华北虽然併入蒙古帝国，但人烟稠密、富庶繁华的江南却依旧是南宋国土。忽必烈克绍箕裘，挥军南下，展开旷日弥久的宋元之战，出动上百艘战船、上千名兵力，外加精良的攻城武器，终于歼灭南宋残余势力。

忽必烈的丰功伟业一传十、十传百，顺着丝路西传至欧洲，传进马可．波罗父执辈的耳里，其父尼哥罗（Niccolo）和叔父玛菲（Maffeo）早就在高加索一带寻觅商机，听闻忽必烈统一中原，遂难掩心中好奇，一路缓缓东行一探究竟。

事有凑巧，忽必烈正打算在中原培植基督教势力。忽必烈的母亲是景教徒，其疆域内道教、佛教、回教鼎立。忽必烈自知徇私偏袒将后患无穷，受推崇为国教者将与朝廷分庭抗礼，而被贬为异教者则恐会策划谋反。因此，忽必烈欲找罗马教廷来与国中各教抗衡，波罗兄弟来自威尼斯，自然受到可汗竭诚欢迎。

尼哥罗．波罗和玛菲．波罗受到忽必烈殷勤款待，回程充其使臣请求教皇派遣百位居高位者携带贵重基督教文物出使中国。波罗兄弟歷经长途跋涉，于1269年返回威尼斯，是年马可．波罗十五岁，一心想随父亲和叔父东游。1271年9月，波罗父子带着教皇书状启程，途经耶路撒冷时顺手揩油，准备将圣墓灯油献给忽必烈。



马可．波罗穿鞑靼人服装。

波罗父子此行风尘僕僕，启程前先为教廷政争所累，上路后为了绕过敌国，只得翻过白雪皑皑的山头、越过漫天风沙的大漠，终于在1275年踏上大元帝国，忽必烈不仅派蒙古精兵前来护送，更授以「金符牌」让波罗父子在帝国境内畅行无阻，并于同年夏季抵达元上都。

行程简介

贵宾的落地地点在元朝驿站，忽必烈在国境内遍建驿站，既是传递文书的枢纽，也是人马休憩的处所，贵宾将在桓州驿与波罗父子会合，此处地势平坦、群山环抱，距离元上都仅数日之遥，驿馆内设备齐全、舒适惬意，蒙古精兵将在此补给兼换马，骑乘三百匹良驹护送你进城。

贵宾在桓州驿正式成为波罗氏的随扈，从此大事小事都得出点力，往后半年打杂自然少不了，鞠躬哈腰也得多学着点，你将随主子出入宫廷，这甜头之甜，足以抵过受人差遣之苦。

此外，不论在元上都也好、在大都也好，贵宾皆得以一窥大元帝国

的后台，与这群幕后推手厮混往来，包括厨子、金匠、银匠、瓷匠、织工、僕役、领班、俳优、史官、必阇赤（笔译）、怯里马赤（口译）、历官、医官、藏室史、掌教司、伶人、大匠等。贵宾一身家僕模样，必能潜伏其间毫无违和，请你尽量到处走、到处看，逛到你满意为止。

本行程前半时值夏季，贵宾请着窄袖长袍，入冬后请换上敝社为你备妥的皮袄和皮靴，戴上人头一顶的蒙古皮帽。此外，敝社会发元朝货币给各位贵宾花用。自从宋朝发行交子以来，纸币在中原流通了数百年之久，忽必烈一朝对纸币十分热中，总共发行了三种宝钞，分别以金、银、绢为本位，并以木版印刷在桑皮纸上。贵宾只消一叠宝钞在手，使起钱来必定得心应手。

元上都（仙那度）

穿过广袤的草原，经过连绵的山丘，看一看山林掩映的「敖包」（祭坛），元上都便近在眼前。越接近元上都，路上的牛车就越多，有些是黄牛车，有些是犛牛车，一辆接着一辆，从通衢广陌驶向元上都，每天进城的牛车多达五百辆，将物资从帝国内外运进城里，供应其中的十二万居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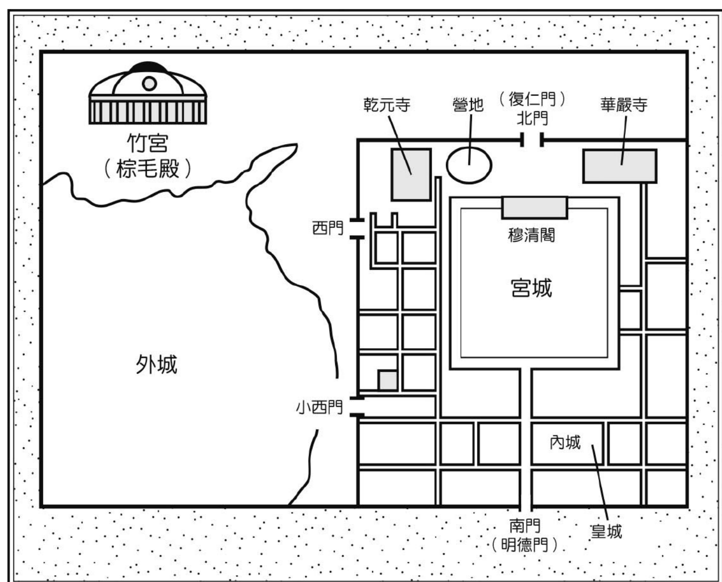
各位贵宾请从御道进城，沿途可见上千匹忽必烈珍爱的白马在草原上游荡，另有上千头人见人爱的香麝在原野上晃悠，你且顺着御道走便可进入外城，外城里商贾云集，古朴的泥砖房屋栉比鳞次，上千家食肆香气四溢。

穿过外城后便进入「仙那度」，由刘秉忠为首的金莲川幕府选址兴建。「仙那度」原名「龙岗」，因有龙蟠踞于此，该龙为法术赶跑，并被神奇三角铁旗挡在城外。

「仙那度」分为三重城垣，每一重皆设五十五呎高的城墙，城墙四角建有角楼和堡垒，四面设城门，从城墙外可见蓝、绿、红琉璃屋瓦在阳光下闪烁，进城后则见摊贩在密密层层的建筑间吆喝，贵宾行走其间请留意脚步，城里的贫民大半挖坑为屋，以木板、干草为宇，你稍一闪神，便可能踩进人家客厅！

敝社建议贵宾到西门外的关厢瞧瞧，关厢生意鼎盛，卖马的、卖羊的、卖牛的、卖奴隶的，统统都有。此外，北苑也值得一游，那儿是皇

家林园，畜养山狮、大狮、老鹰等珍禽异兽。



各位团员既然都到「仙那度」来了，不进内城看看怎么行？请你先过护城河，再沿着屋宇林立的御道走上半哩，举头便可见第二道宫墙，请你从宫墙的南门（又称明德门）进入皇城，城内採棋格布局，除了后宫、东宫、庙宇、殿阁之外，此处也是忽必烈家臣和文武百官的寓所。

皇城内另有一条护城河，过了河便是宫城，这里可是此行的重要看点，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殿阁亭榭，包括水晶殿、鸿禧殿、睿思阁、仁春阁、香殿、穆清阁，富丽堂皇、气象万千。接着请贵宾深吸一口气，迎接两层楼高的纯白大理石宫殿—大安阁，忽必烈命人从国外运来大理石，搭建在三百五十呎高的臺基上。

依敝社浅见，天子为彰显身分，多半喜好让宾客久候，忽必烈也不例外。因此，请你同波罗父子先兜转一会儿，方能进入大安阁觐见可汗。在进入正殿之前，所有宾客皆须换上精緻白皮履，再随着僕使弯弯绕绕，途经一百二十间厢房，东西廊庑各六十间，两廊合抱大庭院和大安殿，元朝诗人周伯琦在〈是年五月扈从上京宫学纪事絶句二十首〉咏大安阁道：「层甍復阁接青冥，金色浮图七宝楹。」

请贵宾随波罗父子入殿，晋见短小结实的忽必烈，晚年困扰可汗的痛风此时已可略见徵候，其身上穿着刺绣精细的黄金龙袍，漆黑的眼珠

盯着你的一举一动。

贵宾请同波罗父子在天子面前行大礼，众人战战竞竞，唯恐教皇未遣人随行会激怒可汗。甭怕！忽必烈乐得见到波罗父子，你也乐得鸡犬升天，成为可汗朝中红人。

宿在上都

敝社为你安排下榻在北门附近的贵宾商贾专用营地，夜里就睡蒙古包，这种圆形帐篷以架木和羊毛毡搭建，四周的侧壁是数块「哈那」，意指以柳木条交叉而成的围栏，伸缩自若，可用以调整蒙古包的高矮宽窄，「哈那」里头围上围毡，毡上以兽纹、锤纹、五行装饰。

蒙古以游牧为生，茅厕简陋也是意料中事，贵宾必须在臭气冲天的坑上如厕，但往好处想，中国从唐朝就以厕纸拭秽，到了元朝手纸更是随手可得。此外，据传茅厕里常闹鬼，因此玉皇大帝封紫姑为厕神来驱鬼。紫姑相传姓何名媚，为唐朝山西寿阳刺史李景之妾，嫡妻妒其美貌，将紫姑推入茅坑致死，天帝怜悯，封为厕神。

除了有厕纸之便，住在上都的蒙古包可以享受夏季长长的天光，拥抱回归自然的活力，体验露天作息的简朴。无论是在浑圆的蒙古包里过夜，还是在辽阔的星空底下用膳，都将令贵宾耳目一新、心旷神怡。

【饮馔】

上都居民虽以汉族为主，但忽必烈以蒙古文化为重，蒙古人餐餐都要喝「艾日戈」，汉译马奶酒，将新鲜马奶倒入皮囊中加以搅拌，数日后乳脂分离、发酵成酒，在上都几乎天天都喝得着，敝社建议你不妨尽早尝尝味道。此外，马奶熬煮后表面形成的薄皮称为「乌如木」，汉译奶皮子，剩下的马奶则可做成「毕西拉格」（奶豆腐）。蒙古以奶食为主的饮食对乳糖不耐症的团员是一大挑战。

除了奶食之外，蒙古的人气美食是「簿子」（羊肉蒸饺）和石板羊肉，家常饮食包括各式肉汤，例如羊肉汤便是以三十头羊的羊骨下水熬煮。

蒙古帝国幅员辽阔，饮馔粗犷、精緻皆有，俄式酸汤便是结合食材和厨艺的美馔之一，食材包括羊腿一条、豆蔻五粒、去荚鹰嘴豆数颗，下水煮滚后滤渣，再加入沙枣、羊胸、白菜、荨麻叶煨煮。

另一道美馔则是「瑜挌粑」（羊杂酥），内馅是羊排、羊脂、羊尾，以盐、芽姜、橘皮、酱料、香料调味，外层酥皮则以植物油、在来米粉、面粉揉制。此外，面食也是着名的蒙古风味菜，食用时搭配肉汤，汤里加鸡蛋、羊肠、蘑菇，并以盐、姜、胡椒、醋提味。

贵宾若吃蛋奶素，恐怕要觉得蒙古料理难以下嚥，敝社建议你选择无肉面食或只掺奶豆腐或葡萄干的米食。吃纯素的贵宾则最好不要出门。

游猎上都

贵宾这趟上都行的重头戏之一，便是畅游忽必烈的皇家林园，位址在上都西北边，又称北苑，苑里清泉泠泠、溪水潺湲、草木扶疏、恰似仙境，实为忽必烈狩猎场。冬狩夏猎，正是蒙古本色。苑里有鹿、有兔、有鸟、有野兔，想捕猎得翻上马背举弓射箭，这可是真本领，不擅骑马的贵宾恐怕难以上手。

忽必烈出猎会带猎犬，包括獒犬、灵缇、寻回犬，但最令人叹为观止的要属海东青，这种勐禽产自高丽和满洲，分布在亚北极一带，以纯白者为上品，有些羽翼掺杂黑色斑点，翼展极宽，兇勐有力，以双翅搏击鹿首、鹿眼，振翅便可擒鹿，看得你目瞪口呆，此外，忽必烈放出猎豹的瞬间也同样令人瞠目结舌，甚至可说有些骇人，猎豹是自然界掠食者中的佼佼者，其猎捕速度之快、之敏捷，皆令你惊诧不已。

北苑中另一不容错过的看点是忽必烈的竹宫，又称「棕毛殿」，这座金顶大帐雄伟壮丽，帐内豪华奢靡，地上铺兽皮，忽必烈在此主持政务，其豪侈实非其父祖辈所能想见。金顶大帐不仅能容百官上朝，而且拆卸方便，堪称工程创举。大帐外以两百条丝绳牵拉固定，大帐内以金漆缠龙绕柱，尽管硕大无朋，却似浮在空中，大大违反物理定律，让观者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宛如目睹传说现形。

上都里寺庙、道观林立，其大者供养僧侣上百，外观皆作宝塔状——飞檐重重，雕龙刻凤，五彩斑斓，一如今日所见，塔内则精雕细镂，炉香袅袅，供奉鎏金神像，贵宾可自由入庙体验数千年如一日的仪典。



忽必烈带海东青游猎图，出自十五世纪法文版《马可．波罗游记》（*Le Livre des merveilles du monde*）。

忽必烈虽留心各教平等，却私心崇信摩诃迦罗。摩诃迦罗为佛教战神，俗称大黑天，面目黧黑，龇牙咧嘴，目光如炬，以骷髅为瓔珞，膜拜此神，尽显忽必烈攻城掠地、无往不捷的英雄本色。然而，信奉大黑天不代表忽必烈忘本，综观上都，仍以萨蛮教最为普及。

萨蛮教讲轮迴，相信万物皆有灵，以飞禽走兽作为祖先及部落图腾，蒙古民族便自称是苍狼白鹿的后代。萨蛮教尊天为父、尊地为母，天分为九十九天，以长生天为首，其双目为日为月、为火为水，下辖九十九位腾格里男神，包括吉神五十五位，其色也白，另有凶神四十四位，其色也黑。萨蛮教讲求平等，故上有男神司天，下则有七十七阶地母，并以大地之母为尊。

萨蛮仪式体现了萨蛮教的天地神三界。萨蛮有灵气，能疏通三界之事并与万物及祖灵沟通，包括大汗灵、萨蛮灵、动物灵。萨蛮作法时穿

戴法器和神镜，不仅用以抵御恶灵，亦可吸收天地能量，且听萨蛮口诵歌诀、手摇抓鼓不绝，并请你抽菸、喝酒、嗅闻杜松的氤氲，令你浑身飘飘欲仙，不知不觉踏上萨蛮之旅。请你打消怀疑、敞开心胸、顺其自然，尽情在时空之间穿梭遨游。

开拔巡狩

贵宾将在上都待到处暑（8月28日），是日夏季结束，忽必烈向南巡狩前往大都，并择良辰吉时举行起驾仪典，只见忽必烈手捧白马奶、洒地祭天神，再由祭司饮圣奶，并向长生天祝祷。

礼成，贵宾请随数百位朝臣前往大都，一路上冠盖如云，牛车步辇络绎于途，每日前行二十公里，约于三週后抵达大都，沿途设「纳钵」（行在），供忽必烈一年一度巡幸顿宿，贵宾先后驻跸南坡店、桓州、李陵臺、察罕脑儿（即白湖，天鹅、鹧鸪、雉鸡、野鹤成群）、中都、白城子、张家口、统墓店、黑谷，沿着峡谷从高原下到平原。

由此前行三十哩即是大都（今北京），沿路地势平坦，崇山峻岭夹道，整条辇途早已差遣厮役前来打扫，相当平展干净。

大都（汗八里）

大都又名「汗八里」，汉译「可汗之城」，由忽必烈起名，地点在今日北京，城里房舍星罗棋布，园圃点缀其中，另有商旅居住的广厦及旅舍，俨然一派大都会气象。贵宾请顺着辇途穿过大都近郊，浓烟立刻滚滚而来，这是火化场冒出的黑烟，由于大都内禁止土葬，因此平民百姓皆往郊区火葬。此外，忽必烈不准流莺在大都内站壁，这群莺莺燕燕一窝蜂跑到近郊来揽客，声势浩大，煞是惊人。

近畿看点

近畿人文荟萃，热闹熙攘，各国文化百花齐放，汉人、蒙古人、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印度人毂击肩摩，丝绸商、香料商、珠宝商、珍珠商吆喝喊价，街头艺人逗得你合不拢嘴，街头小吃香得你食指大动，卖的大多是中华料理，尤以北食代表「鲁菜」为主，无论选料和调味，都

与今日外带中国菜相距不远。此外，这趟大都之行喝茶之勤，绝对更胜平时。

入夜后，近畿热闹依旧，贵宾可至客栈饮酒作乐，喝喝米酒、啤酒，打打麻将、吆五喝六。中国自中唐便开始打牌，元朝最受欢迎的牌戏与扑克牌几无二致，贵宾若上牌桌应可占上风，倘若不喜牌戏，则不妨试试骨牌，一副三十二只，以数字为名的武子十只，以国字为名的文子二十二只。此外，贵宾也可下象棋或打双陆，但打双陆的赌客往往口袋都很深，下注毫不手软，只怕贵宾血本无归。

城里风光

大都的布局与上都大致雷同，皆出自刘秉忠之手，并得西域大食国建筑师也黑迭儿丁辅佐。大都一以高大城墙分隔外城和内城，二以城垣分隔内城和皇城，三以宫墙分隔皇城和宫城。

忽必烈的仪仗浩浩荡荡走向三十呎高的纯白城墙，接着南行四哩抵达南门（即午门），进了门便是皇城，皇城内街道整齐如棋盘，路面以砖石铺砌，下设阴沟排水，街坊多为达官显要所有。

宿在大都

皇城跟上都一样设有营地，大蒙古包供贵宾专用，小蒙古包则或供官员、工匠起居，或用以储藏军械，想露营的贵宾可在此扎营，但未来数月天气阴冷，你或许愿意捨弃蒙古包改与主子同住。忽必烈腾出了几间宽绰的屋子给波罗父子，不仅设备齐全而且位置良好，不是位在近畿而是位在大都。波罗父子在忽必烈面前相当得宠，可汗很看重这对父子的建言，因此安排他们就近居住。可汗赏的屋子不仅舒适，而且茅坑全面升级，是个木造旱厕来着，有块带洞的石板让你踩在上头，一旁还有扶手，底下的粪坑设有自来水，厕纸更是高级无比—软柔柔又香喷喷。

大内景致

贵宾作为波罗氏的随扈，时常要随主子进宫，首先要跨过护城河上的三拱大理石桥，接着走过通往三座城楼的三条大道，城楼共五个门洞，贵宾可择一进入皇城（又称大内），在御苑的太液池畔看鱼群在水底悠游。

大内的中心是琼华岛，「琼岛春阴」原为金朝「燕京八景」，成吉思汗灭金后日渐萧索，直至忽必烈继位方得重建，除了修造连通琼岛的永安桥，还在岛上种植奇花异木、铺设阶梯、修建亭臺楼阁，包括金露亭、玉虹亭、介福殿、延和殿，皆名副其实，山顶则修广寒殿，贵宾可来此细细品味琼岛美景，度过无数美好时光。

大内正殿则是壮丽的大明殿，单层建筑，殿基高出平地数尺，设大理石殿陛，四面绕以龙凤楹栏，并设壮士把守，内有大殿七间、厅房数十，可理朝政、藏珍宝，或作为后妃之室。贵宾在大明殿各处皆可见彪形大汉全副武装，各个满脸横肉、人见人怕，贵宾可别随意招惹，人家可是忽必烈精挑细选的侍卫亲军。

大内殿宇广阔，中有小玉殿，内设金嵌玉龙御榻，左右列从臣坐床，忽必烈可在此听政。御榻前架一罈黑玉酒瓮，重约四吨，可贮酒三十余石（约六百加仑）。贵宾此行若想见识帝王威仪恐怕非得来此，且看忽必烈卧躺御榻、大权独揽、从容自若，安安稳稳身居帝国中心，斜睨其僕使为宾客斟酒，宾客谢恩不迭。

夜赏元杂剧

中原文化在大都蔚为主流，尤以杂剧最为风行，一如忽必烈所愿。贵宾可至梁园、勾栏欣赏大戏、小戏，每齣都包括音乐、词曲、科白、舞蹈、杂耍，偶尔插科打诨、臺上臺下笑闹几番。

正规杂剧一本四折，多以男女恋爱为题材，女主角称正旦，情节大抵老套，泰半是广为人知的故事，观众稀罕的不是创意而是老眼，爱看的不出那几个桥段，角色不外乎末（男角）、旦（女角）、净（恶角）、丑（喜角）、搽旦（恶女）。此外，观众对角色的身段动作也很熟悉，称之为「科」，种种科段皆有成规可循，例如做入门科、做咳嗽科、做指眼科。

元杂剧少不了音乐，每一折一套曲，每一套曲使用同一宫调，以音

乐贯穿整齣杂剧，诸宫调并无调式、亦不讲究音律和谐，乍听之下真不知从何欣赏起，但贵宾请耐着性子，听久了就能听懂杂剧高雅的复杂和弦、欣赏乐工高超的演奏技法，聆听金、石、丝、竹、匏、土、革、木齐奏，包括古筝、琵琶、月琴等弦乐，笛、箫、笙等管乐，另有编磬、编钟、钹、锣、皮鼓等丰富的鼓乐，八音谐畅，乐声细腻，迴肠荡气。

欢度佳节

贵宾在大都期间，有幸躬逢两大盛典，一是9月23日忽必烈寿诞，地点在大明殿，殿内宽广，足容六千人聚食，请你同黎民百姓席地而坐，只见忽必烈披上黄金龙袍，上千王公贵人身穿可汗赏赐的华服赴宴，流金璀璨，看得你目瞪口呆。

各位团员入殿请留意足下，请你抬脚跨入门槛，做到「行不履阈」，此一习俗从蒙古包文化衍生而来，绊到门槛视为凶兆，磕碰门槛则是不敬，贵宾入殿倘若绊跤，会遭侍卫剥个精光并以刑杖伺候，但酒醉蹒跚者则可斟酌减刑，也算是奇事一桩。

另一盛宴是蒙古白节，时序为阳历2月，正值蒙古新年，亦是此行尾声，仪式隆重，朝廷上下皆以额头碰地，连行四次大礼，接着奏乐颂歌，忽必烈与仁慧的察必皇后上座，皇子与王妃依序坐在下首，正中一桌酒席琳瑯满目，中有大金碗一只，侍宴官取金樽舀酒，先让忽必烈啜饮，百官这才开喝，饮酒如此，用膳亦同，所食者多为「簿子」，即贵宾在上都品尝的各类肉饺，可汗的侍宴官以金绸掩住口鼻，恐其气息坏了御食。



察必皇后为蒙古贵族之女，善于劝谏，深得忽必烈宠爱，波罗父子得以回宫，察必皇后功不可没。贵宾可在白节御宴一睹其庐山真面目。

饮馔之间，丝竹不绝，可汗以蒙古乐为宴乐，乐部与汉乐大同小异，皆以弦、管、鼓为主，絃管如马头琴、三弦、潮尔笛、蒙古单簧管、蒙古喇叭，鼓乐则包括云锣、板鼓，真正能余音绕梁者则属「呼麦」，这是一种藉由喉咙紧缩而唱出「双声」的咏唱技法，歌者一边发出连续低音、一边演唱出和谐的旋律，令听者惊艳不已。贵宾敬请沉浸在迷人的呼麦演唱中，在这动人心弦的天籁美声中心驰神往，听完精神为之一振。

饮宴过后便是余兴节目，又是载歌载舞、又是杂耍戏法，请你不疾不徐慢慢欣赏，彻夜作乐，通宵达旦。

返航

次日一早，趁你的主子尚在宿醉酣睡，请你悄悄前往琼华岛，从延和殿穿越回甜蜜的家。

Chapter 2

库克船长越洋首航

Captain Cook’s First Epic Voyage

时间：1768年8月27日～1771年7月12日

库克船长曾三度横越太平洋，敝社欣喜推出最为波澜壮阔的首航穿越之旅，各位团员将随这支鼎鼎大名的船队歷时三载远渡重洋，中途绕行纽西兰，绘制出破天荒精准的纽西兰地图，并误打误撞「发现」澳洲，在库克船长的手下体验否极泰来，挑战体能和心智的极限，以此换取人间仙境和纯净海滨，惊喜直击各种野生动物，迎战大海的生勐和风浪的兇残，并站上甲板远眺大洋落日圆。

此行从英国普利茅斯启程横渡大西洋，中途停靠西非外海的马德拉群岛和巴西里约热内卢，绕过南美洲南端的合恩角，航过波涛汹涌的洋面抵达太平洋，一路航至大溪地停靠数月，在这人间天堂与热情好客的居民乐以忘忧，接着航抵纽西兰，感受此地岛民与大溪地判若天渊，并在此绕航北岛和南岛后航向澳大利亚，歷经大堡礁惊魂、澳洲土着相见欢、登岛插旗、将澳洲纳入大英帝国属地，再歷经千辛万苦返回英格兰。

歷史充电站：天文考察团

库克勇渡太平洋并非创举，其首航之时，欧洲地理学家便已认定有一块新大陆尚待探勘，名之为「未知南方大陆」（Terra Australis Incognita），不仅大英帝国对其有觊觎之志，法、荷、西、葡也兴致勃发，急欲挑战英国的海上霸权。

英国既想拓土开疆又不想引起敌国起疑，几经讨论后，决定以科学考察为藉口，由皇家科学院于1768年2月奏请英王乔治三世，请求王室经援天文考察团赴太平洋观察金星凌日，此一景象不仅是天文奇观，更是丈量金星（等行星）至太阳距离的绝佳时机。

此行由皇家天文学家助理查尔斯．格林（Charles Green）负责绘制星图，为使科学考察团师出有名，特聘植物学家随船同行，为

首者约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是富家子弟，长期以瑞典自然学家林奈（Carl Linnaeus）的二名法为动植物命名，并聘两位助手随行，一是生徒丹尼尔．索兰德（Daniel Solander），二是芬兰博物学家赫尔曼．斯波林（Herman Spöring），此行三人一共蒐集到三万种植物标本，从此植物分类表多出一百一十「属」和一千三百「种」。悉尼．帕金森（Sydney Parkinson）和亚歷山大．巴肯（Alexander Buchan）则是随船画家，两人以画笔记录远航生活和沿途风光。

船长詹姆士．库克（James Cook）出身英国约克郡，家境贫寒，父亲以务农维生。七年战争期间，库克测绘了纽芬兰岛圣劳伦斯河口地图，俾使英军奇袭大败法军。库克的绘图奇才受到皇家学会青睐，任命其为考察船司令，是年库克四十岁，其座舰奋进号（Endeavour）原为运煤船，船身坚固，排水量三百六十八吨，长九十七呎、宽二十九呎，艏部圆钝，艉部方平，下有压舱。为了此次远航，船身重新防水填缝，并在舱内增设甲板以隔出舱位和货仓，船上另有大艇一艘和小艇数艘，外加重炮十尊（可发射四磅重的炮弹）、迴旋炮十二尊，为奋进号增添火力。

奋进号共有十四名军官、十二名皇家海军、八名僕人（其中两个是班克斯家的黑奴）、六十个来自英国各地的水手、猎犬灵缇一只、捕鼠猫三只、开运招福山羊一头。

依照惯例，心有疑虑者可在启航前退出，十八名船员用双脚表露了心迹，眼看出发日在即，短时间上哪里找人呢？这就是徵兵队厉害的地方，欲报名本团的贵宾请准备登船。

行程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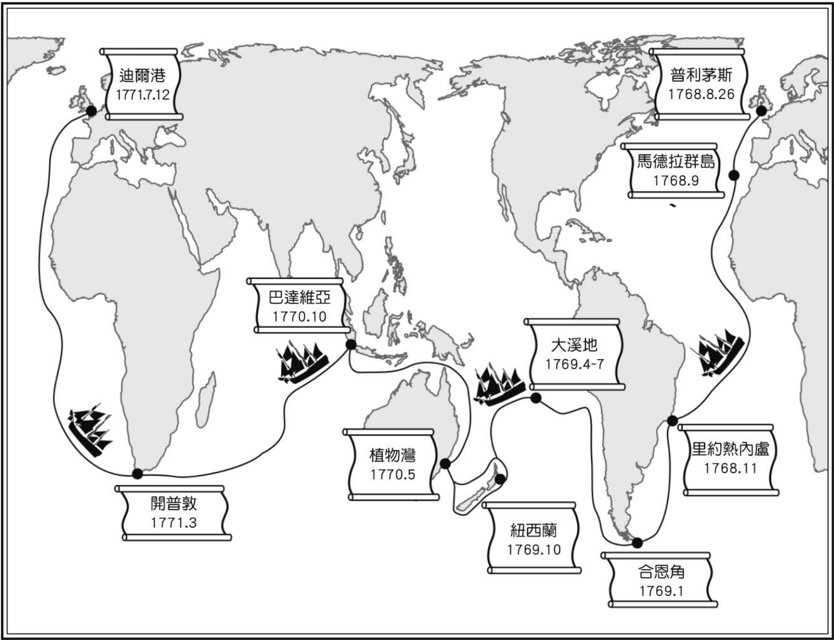
贵宾的落地时间是1768年8月18日，地点在普利茅斯的特恩察拜尔船坞，这里临近港口，鹅卵石街道狭窄而漆黑，娼寮处处、酒吧林立，暴力事件、龌龊勾当频仍，正是拉壮丁的好地方。请你到柏凌盾徽酒吧拉张椅子就座，不久徵兵队便会前来将你拉走。徵兵队以十二人为一组，队长的薪资高低取决于拉到的壮丁人数，贵宾可选择「志愿从军」或「徵召入伍」，选择前者当然比后者好，不但可以预支军饷，而且入

伍后待遇从优。

贵宾此行将与船员一同吃喝拉撒睡，因此请尽早适应水手生活，你若想高攀库克船长和其他爵爷，保证会碰一鼻子灰，毕竟水手是水手、官员是官员，两者判若云泥，纵使双方因船务而有所互动，但海员终究是海员。你将肩负让库克船长环游世界的任务，少了你，奋进号走不了多远。

贵宾若有讨海经验，此行必能派上用场，再加上熟悉船只布局及跑船黑话，便可获封为「一等海员」，但没出过海也无所谓，皇家海军还是会用你，顶多就喊你声「菜鸟」。然而，不论菜鸟也好、一等海员也好，上船桅扬帆这种艰难差事总没你的份，除非你体格健硕、身手矫捷，则另当别论。一般来说，这种令人头皮发麻的危险工作多半交给手脚麻利的年轻海员，别号「船桅手」。

各位贵宾请待在甲板上打杂，帮忙搬运帆布、吊索、吊具，或从背上抽出刀具割断船索。海员的工作主要是值班，请你按时就指定位置看海八小时，他船的船员须连续值夜三晚，但多亏库克船长宽宏大量，贵宾只要连续守夜两晚即可。



贵宾请穿着单颗袖扣的长袖棉衫或麻衫，外罩单襟背心，下身内搭及膝宽裤，外罩条纹帆布灯笼裤，天冷了再披件粗绒大衣，下身改穿加厚长裤。帽子则是必备行头，帽檐上翻的海盗帽可以挡雨，棕色毛线帽则能御寒。贵宾脚上可穿黄铜釦黑皮靴，但大半时候打赤脚便能应付。此外，你或许会想围一条鲜艳的领巾，并用黑色头巾遮掩洗不掉的污泥。

【伙食】

像这样出海一趟，伙食的好坏多寡攸关着贵宾的身心健康，全船的士气高低取决于船员的饭饱飢寒。当时海船上坏血病猖獗，许多船员因此消瘦甚至丧命。为了防治坏血病，库克决定从船员的伙食下手。

库克船长参考詹姆斯．林德（James Lind）1753年的《论坏血病》（*A Treatise of the Scurvy*）等最新研究，开出防治坏血病的菜单，包括一百磅鲜蔬汤块、糖、西米、胡萝蔔酱、兰根粉、醋、芥末、麦芽、生洋葱、浓缩柠檬汁、海菜、七千八百六十磅德国酸菜。此外，奋进号离港时，船上还载着六千块猪肉、四千块牛肉、九吨面包、五吨面粉、一吨葡萄干、乳酪、盐、豌豆、油、燕麦、十七头羊、四头猪、二十四只家禽。

你每天有四十五分钟的早餐时光、一个半钟头的午餐时光，每日摄取热量约四千五百卡，每週吃下腌牛肉四磅、咸猪肉两磅、谷物三品脱、奶油六盎司、乳酪十二盎司。星期一、三、五茹素，主菜是豌豆布丁配洋葱。此外，每餐随附营养口粮，上头时常爬满虫子，令人难以下嚥。

航程中奋进号会定期靠岸汲取淡水，贵宾可趁机大啖各岛屿特产，例如椰子、山药、香蕉、番薯、黄苹果、甘蔗、大蕉。此外，请你尽情品尝海鲜，试试纽西兰岩湾新鲜的牡蛎和龙虾，品味澳洲外海硕大肥美的魟鱼，你也可下水捕捉大海龟，尝尝软嫩多汁的海龟肉。

海鸟也是贵宾的盘中飧，尤其是信天翁。在海员心中，信天翁怪异丑陋，是已故水手转世而来，但植物学家约瑟夫．班克斯顾不

了这么多，先打野味再说，于是信天翁给剥了皮、腌了盐水、汆至半熟、炖至软嫩，淋上酱汁，美味上桌。

【酒水】

水手第一追求饭饱，第二追求酒足，除了伙食之外，奋进号上有啤酒两百五十桶、白兰地四十四桶、兰姆酒十七桶。此外，贵宾每天可饮啤酒一加仑或掺水兰姆酒一品脱，有时船员会以啤酒为基底调酒，名之为「菲利普」（flip），无怪乎酒醉时有所闻，各位贵宾敬请斟酌，千万别跟着喝酒闹事，有一名船员灌了三品脱兰姆酒后暴毙身亡，另有四名船员因偷喝兰姆酒遭受鞭刑。

贵宾若想滴酒不沾，最好以宗教作为藉口，尤以自称新教徒为上策。除了饮酒，船上娱乐还包括唱歌和赌博，从两人摔角到蟑螂赛跑，只要能分胜负就能下注。此外，虔诚的信徒可于星期日早晨至教堂礼拜。

【歇宿】

贵宾此行歇宿在下舱，吊床宽十四吋，紧邻隔壁床，舱内高仅四呎，教六呎以上的船员活受罪，让幽闭恐惧症的患者吃尽苦头。

此外，如厕也是一大挑战。水手的茅厕在船首，看见那块半悬在海上的木板了吗？木板尽头挖了个洞，请你就地如厕。什么隐私啦、面子啦都还在其次，先求别落水再说。倘若海面上风浪大，你不如就憋着吧！

若想沐浴，敬请使用敝社为你准备的一大桶冷水，衣服脏了也是往桶子里浸，再用油脂和硷混制的手工皂刷洗，吊床和被褥的洗涤方法亦同，洗好晾在甲板上风干即可。

【纪律】

每週船员都要在甲板上宣读《军法条例》，1652年制定，1757年修订，总共三十六条，用以规范船上的纪律和惩处，罗列哪些罪会判死刑、哪些罪将「依罪刑轻重论处」，也就是鞭刑的意思，刑具为「九尾鞭」，又称「船长之女」，长约两呎，由九股带结的绳

索组成，绳索上蜡，末端打结，行刑时犯人光着背接受抽打，最多可鞭十二下，待犯人皮开肉绽再于伤口抹盐，以免感染。

许多法条此行皆不适用，堪称不幸中的大幸，但有几条值得贵宾特别留意。请你小心不要触犯第二条—船员不得「亵渎冒犯、口出恶言、随地便溺、酒醉闹事，一切丑行尽皆禁止。」此外，请你留意第二十三条—不得与同仁斗殴、争吵，也不得挑衅同仁，由于航程漫漫、生活苦闷，船员稍不留心便会犯忌。第二十七条则警告水手执勤不得打盹或怠忽职守，这条的违禁者多半毫不知情。此外，第三十六条最容易遭到滥用，内容涵盖「本条例不及备载之罪行」，全权任凭船长处置。幸而库克船长心地仁慈，能不处罚就不处罚，对船员宽容大度，但他深谙纪律，执法如山，贵宾休想得寸进尺。

此外，无论船上的伙食吃得再怎么腻，都请你别发牢骚，第二十一条禁止抱怨「殽馔不洁」，另有两名船员因拒吃牛肉而挨了十二鞭。

纵使你并未犯禁，也必须目睹船长在甲板行刑，全程鞭声咻咻、鼓声咚咚，中间让犯人喝几口水，接着继续落鞭不绝。

【亡故】

此行贵宾不免要痛失同船成员。从普利茅斯启程才两週，便有一名水手被锚缆拖下海。六个月后，一名海军无故失踪。抵达大溪地后，随船画家亚歷山大．巴肯死于腹疾。你若能克服这几桩惨死事件带来的悲痛，便能坚强面对航程尾声无数船员的凋零。



横渡大西洋

1768年8月26日～11月13日

1768年8月26日，奋进号从普利茅斯出发，九月风狂雨骤，一艘小艇和无数家禽在飘风骤雨中落海。9月13日，奋进号在马德拉群岛的丰沙尔港（Funchal）靠岸，全船下船休息四天，船员颇有得救之感。

趁奋进号在港口填缝涂漆，请贵宾上岸享受短暂的假期。丰沙尔港船只往来频繁，港边不乏娼寮和酒吧，但你观光揽胜的时间不多，光是白天搬运装货就够你忙了，每个船员得搬洋葱二十磅，其余补给物资包括新鲜牛肉两百七十磅、活牛一头、啤酒一千两百加仑、烈酒一千六百加仑、葡萄酒三千零三十二加仑。

10月26日星期三，奋进号航过赤道，全船举行「越线典礼」，凡是从未越过赤道者都将落海三次，贵宾可藉机体验海上高空弹跳，由老水手在你身上捆绑绳索，一条繫在你头顶的木板上，一条绑在你腿间的木板上，一条捆在你掌间的木板上，捆好后将你高挂在船桅顶端，绳子一放——垂直落海，绳子一拉——高挂桅顶，如是三回，贵宾有权拒绝，但须戒酒四天。

11月13日星期日，里约热内卢映入眼帘，船员早已摩拳擦掌，准备享受巴西种种消遣，但巴西总督安东尼奥．罗林．德莫拉．塔瓦里斯（Dom Antonio Rolim de Moura Tavares ）可不这么想。这位总督对奋

进号所谓的「科学考察」不以为然，一口咬定英军居心叵测，因此只准船员上岸饮食但不准进城，就连船长也不能倖免。有十二名船员闻令又气又恼，执意抗命偷熘进城，但立即以走私为名遭逮捕，与其他囚犯关押大牢，双手铐在墙上过夜，库克气急败坏致信总督，这才将船员救出人间炼狱。

航向太平洋

1768年12月2日～4月12日

奋进号驶离里约热内卢，一路南行三百哩，来到南美洲南端合恩角，船上温度急剧下降，船长发下御寒衣物，好让船员过冬兼过年。1769年1月11日，奋进号驶抵火地岛，岛民热情好客，住在状似蜂窝的木屋里，以枯木和海豹皮煳墙造顶。

贵宾请在火地岛稍事歇息，准备迎战此行至今最凶险的航段——勒梅尔海峡外宽内窄，暴风不时大作，最狭处波涛汹涌，奋进号形同枯枝任白浪掀搅，试了三次才从死神的魔爪下逃脱。

数日后，奋进号在好胜湾下锚，船员与岛民相见欢，植物学家前往内陆蒐集标本，画家则以彩笔捕捉全身涂得红黑红黑的岛民身影。1月21日，奋进号起锚，航向一望无际的太平洋，每天除了看海还是看海，日子过得极其缓慢，好不容易才把数週捱成数月，所幸天气日渐和煦，海上生物变化无穷，又有关于大溪地的传闻得以排忧解闷。原来有几位船员待过皇家海豚号，1767年到过大溪地，据其所述，大溪地人民和善至极，举世无双。

大溪地

1769年4月13日～7月14日

陆地！看见陆地了！汪洋中浮现了弹丸之地，原来是潟湖岛，一连驶过几座潟湖岛后，马他维湾映入贵宾眼帘，只见岛上棕榈婆娑、海滩洁净，岛民划着六十呎长的独木舟前来远迎，用食物和你交换棉布和珠子。大溪地有一套数学符号，用以表示一至二十，再加上十进位系统，岛民可做两万以下的数学运算。此外岛上使用阴历，并有天文学解释星

体运转。

乐活大溪地

大溪地的社会制度以酋长（Ari'i）为首，祭司（Tahu'a）居次，贵族（Ra'atiri）又次，平民（Manahune）在最底层。贵宾初来乍到，只觉岛民看上去都一个样，还以为阶层分野不明显，但其实仍有迹可循。你瞧瞧岛上的坟冢（Marae），虽然多半是一堆石头，但偶尔可见珊瑚堆成的华丽碑坛，不仅设有臺阶，还有雕花木柱搭成的祭坛，尤以欧普雷欧诺（Opooreonoo）的碑坛最为宏伟，呈金字塔状，侧边有十一级臺阶，顶端是平坦的坛场。传说在人类出现之前，大溪地岛住着「矛威」神（Mauwe），全是七头巨人，而且神力无边。

大溪地岛民穿着清凉，不论阶级皆以树皮为衣，首先将树皮剥下来一条条叠好，用浆煳黏妥后以木器敲薄，再将敲薄的树皮条交叉编织，最后染上红色、棕色、黄色。此外，大溪地岛民热爱刺青，以骨头和煤烟作为纹身工具，贵宾不妨纹个图腾留作纪念。



大溪地妇女大跳求偶舞。贵宾看能不能捡到苹果。

大溪地不仅盛产奇蔬异果，而且猪只满地跑，特色菜是烤狗肉，听到这里贵宾或许要作呕，但请你压下反胃的感觉，根据库克船长的笔记，狗肉可是鲜甜无比。要烹狗肉，第一要烫水拔毛，第

二要清洗内脏（狗杂），清洗的同时可在地上挖坑生火，坑深一呎，待火旺了放入石头，石头烧红便灭火铺上菜叶，菜叶上摆狗肉和狗杂，再盖上菜叶烘烤至熟。

开动后，你会发现大溪地男女分食，共食在当地是禁忌。贵宾若想喝几杯请自备酒水，岛上的饮料只有椰奶和清水，但席间备有乐舞，岛民的乐器一是手鼓、二是竹笛，手鼓的鼓身是中空木头，鼓面是鲨鱼皮，竹笛则长十五吋，共四个孔，以鼻孔吹奏。在手鼓和竹笛的伴奏下，男女舞者翩翩起舞，男的跟男的跳、女的跟女的跳。女舞者多为少女，求偶舞由几近全裸的女郎担纲，分为两队互丢苹果。男舞者则以跳战舞为多，舞姿近似摔角，若想看真的摔角也没问题，岛上十分盛行。

贵宾在大溪地期间若有纷争，多半是因财产而起。大溪地岛民认为「我的就是你的」，私有财产是什么？听都没听过！至于偷窃？有这种事喔？当时全岛仍处于石器时代，岛民对亮晶晶的物品特别感兴趣，例如玻璃或金属制品。奋进号驶抵大溪地隔天，两位爵爷便遭扒窃，一位掉了千里镜，一位掉了鼻烟壶，从这天起，东西不断不翼而飞，最后大多失而復得，并未爆发流血冲突，不过，某日火枪从某船员手中被抢走，该名扒手登时毙命。6月14日，铁耙不知去向，库克船长无计可施，当场没收全岛独木舟，直到铁耙归来。

除了物品失踪，以物易物也时有所闻，不少岛上妇女以一夜春宵换取梦幻逸品，譬如奋进号上的铁钉。库克船长心知此风不可长，登时立下五条规矩，除了一条明令双方友好往来，其余四条皆与私下交易有关，包括禁止以铁交换食物以外的物品，为了杀鸡儆猴，船长边打了一名偷拿库存铁钉的水手。

大溪地女子豪放大方，投怀送抱者所在多有，全岛在房事上相当开放，从不为此记恨吃醋，做丈夫的、做父亲的都不小器，男人乐于分享，大家都乐得轻松，难怪船员多和岛上妇女过从甚密，或是做露水夫妻，或许下海誓山盟。

金星凌日

尽管岛上娱乐众多，但贵宾此行是为观赏金星凌日而来，为此，库克船长下令建筑堡垒，用以存放天文仪器，确保仪器安全无虞，包括黄铜象限仪一臺、刚取得专利的方位罗盘一只、精密的六分仪一座、格里反射式望远镜两架（以抛物面镜作主镜）。抵达大溪地后，盖堡垒的工作立即展开，贵宾请帮忙在堡垒周围打桩修筑铁栅栏，并在四角架回旋炮，铁栅栏附近是林地，请在林地里搭帐篷，并将船上两尊大炮搬下来加强防御。

5月1日，象限仪架设妥当，隔天竟然就失窃，库克船长勃然大怒，扣留岛上大艘独木舟，幸亏象限仪当晚便物归原主。6月3日星期日金星凌日，诸事就绪，只差天公不作美，满天乌云遮蔽了阳光，库克在日志中抱怨「星体为大气所昙」，三次测量的读数互有出入，无法正确计算星体间的距离。

7月9日，奋进号准备启航，船上多了一名大溪地青年，略通英文，名唤图帕伊亚（Tupaia）。然而，拔锚后船只迟迟不离港，原来是少了两名船员，一个是克莱蒙特．韦布（Clement Webb），一个是山姆．吉布森（Sam Gibson），他俩为了与大溪地女郎长相厮守，竟然弃船逃逸，急得大家四处奔走，赶紧组了一支搜索队上岸拿人，并以酋长作为人质，要岛民乖乖把船员交出来。二十四小时后，两个水手失魂落魄重返奋进号，踏上另一段冒险之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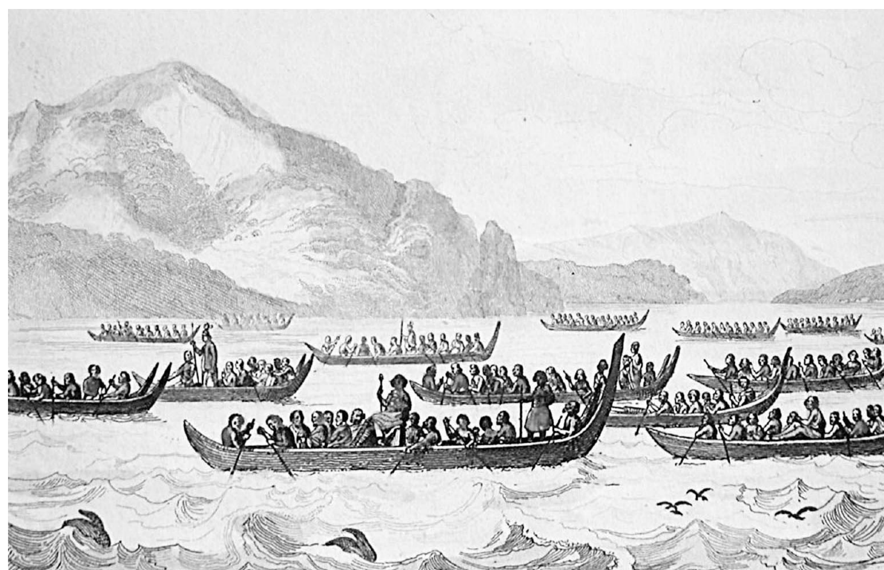
纽西兰

1769年9月～1770年4月1日

奋进号前往纽西兰的途中会停靠社会群岛，岛民宰了一头八十磅的猪公向你致敬，除此之外整趟航行乏善可陈。9月狂风骤起，天气转冷，压力攀升。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陆地？真的能再见到陆地吗？库克对此深信不疑，因为荷兰探险家亚伯．塔斯曼（Abel Tasman）1642年到过纽西兰，但只绕了北岛，而你则要访遍纽西兰每一个角落。

10月8日，陆地终于出现！峭壁洁白、沙滩闪烁、山林掩映、山高谷深，美景一时齐现眼前。奋进号愈驶愈近，海滩上那排小屋愈来愈清晰，毛利人脸上的战纹和身上的刺青也愈来愈清楚，只见他们驾战船（每艘长五十呎、宽五呎）、掷长矛，口中叫嚣，来势汹汹，每船载着

一百名战士，库克船长下令开枪射击，一个毛利战士中弹身亡，毛利战船立刻折返，奋进号赶紧跟进靠港，船员却无法顺利上岸，敌我双方对峙僵持，毛利战士手拿「怕图怕图」（patoo patoo），这种绿石兵器很重，锋刃呈锯齿状。图帕伊亚虽然试图讲和，又是搅舌又是献礼，但双方依然大动干戈，又一名毛利战士倒下。奋进号再接再厉，然而第二次靠岸依旧失败，造成四个毛利人受伤，难怪库克船长对此地没好感，名之为「贫穷湾」。



毛利人驶船—不是远迎，而是开战！

登陆纽西兰后，奋进号船员频频与毛利人交恶，图帕伊亚的小助手塔耶托（Tayeto）在绑匪湾被抓走，英军以武力相逼才把人找回来，无怪乎绑匪湾要叫绑匪湾。此外，两百个毛利战士在岛湾以兵戎相逼，英军不得不发射重炮驱敌。

所谓不打不相识，有交恶就有交好，尤其是在图拉嘎湾那七天，贵宾得以细细品味毛利人的生活与文化。毛利人靠海为生，擅长捕捞，不仅会用树枝做陷阱抓龙虾，还会用拖网捕鱼。此外，毛利人以麻类植物织衣，用木柱盖房子、铺长草当屋顶，厕所虽然盖在户外，但有总比没有好。毛利人的舞乐以木笛和法螺为乐器，跳舞时女生头上簪黑色鸟羽，男生则跳战舞，舞步近似今日纽西兰橄榄球队开赛前跳的哈卡舞。

11月9日，船员顺利观察到水星凌日，接着奋进号绕航南岛，中途

在夏洛特峡湾附近的杀人犯湾下锚，直到捕够了鱼、汲够了水，才于4月1日驶离纽西兰。

澳大利亚（新荷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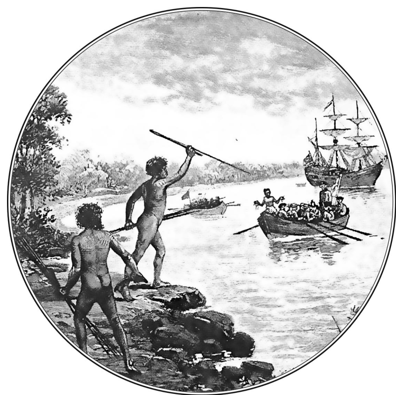
1770年4月19日～8月22日

4月19日迎来了重要的歷史时刻，瞭望员看见了海岸线，一口咬定那就是「未知南方大陆」，库克船长开始找地点下锚，一边寻觅一边取名，例如直立岬、鸽巢山、圣乔治岬、长鼻半岛、红岬，最后终于决定在植物湾登陆。

4月29日，奋进号驶入港湾，海边木屋星罗云布，澳洲土着的身影从中浮现，两名屋主一老一少，一步步接近奋进号，由于双方互相不解又彼此猜忌，兵器相向在所难免，一方掷矛、一方鸣枪，一名土着遭受轻伤，其余土着弃屋逃逸。尽管起头不顺，后续双方倒是相安无事。当地男子蓄鬍、穿鼻环，脸上、身上皆有彩绘，而且兵器不离身，手持三呎长木棍，可用于投射四角飞镖，同时携带盾牌和回力标（贴心提醒：奋进号船员当时还不会使用回力镖）。当地女子脖戴贝壳项鍊、手戴贝壳手鍊，除此之外一丝不挂，站得离你老远。

库克船长选择在植物湾登陆再自然不过，植物学家乐得大展身手。澳洲的野生动物十分迷人，在奋进号的船员眼中莫不是奇兽，例如袋鼠、丁格犬、果蝠、蜥蜴、蛇、巨毛虫、大蝴蝶、绿蚁、蝎子、热带鹦鹉等。

从植物湾起锚后，贵宾将航经杰克森港（今雪梨港）、危险角、摩顿岬、摩羯岬，接着来到美丽又危险的大堡礁，这天是6月11日，大堡礁龇牙咧嘴，以锐利的礁石凿穿了奋进号的船底，库克船长别无选择，只得将船驶入浅水区，否则只能坐以待毙。降帆令一下，贵宾请帮忙减轻船只重量，把铁器、压舱石、枪炮、过期生鲜都给扔了，留下四尊重炮即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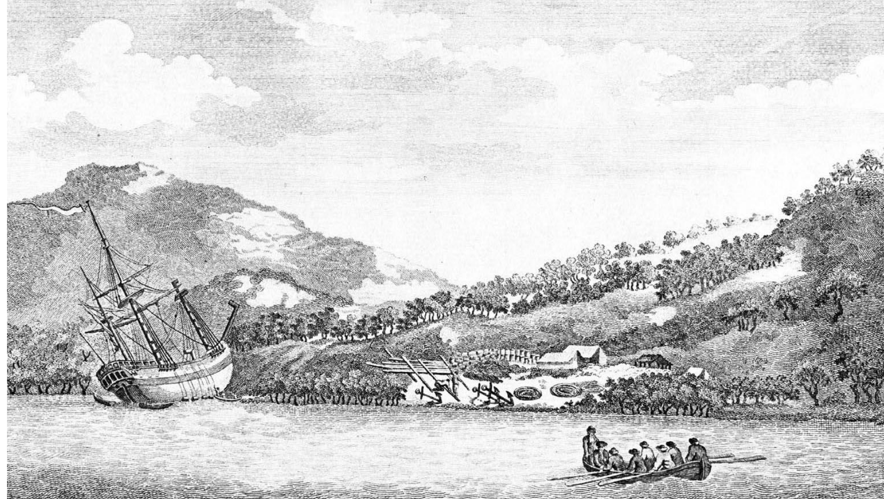
翌日，奋进号进水严重，全船一齐帮忙抽水，同舟共济果然见效，船长终于将奋进号驶出礁群，但海水又立刻灌了进来，亏得上下团结一心，奋进号这才没灭顶，这是全体船员最敬业的一刻，全船合作无间，宛若新上油的机器，就连向来豁达的库克船长都说：「此刻众人齐心，冠绝古今。」

尽管如此，奋进号依然缓缓下沉，距离最近的海湾还有二十四哩，在这生死关头，船员乔纳森．蒙克豪斯（Jonathan Monkhouse）挺身而出，自告奋勇要「堵住」裂口。他将麻絮混毛线缝到老旧的船帆上，接着潜入水中用船帆包住船底，利用水的压力让船帆塞住裂口，成功防止海水灌入，奋进号得以慢慢驶往岸边，于6月17日早晨靠岸。

接下来两週贵宾将修补奋进号，或填补裂口、或刮去藤壶、或修补船帆。多亏了你的帮忙，修补工作进展神速，期间你可在海边露营，忙里偷闲一下。

8月5日，奋进号再次下水，准备一寸一寸驶过大堡礁。海里的珊瑚虽然缤纷迷人，但船上的每一只眼睛都盯着水面下的暗礁，生怕驶错一步，船底又要破洞进水。中途海面一度平静无波，微风徐徐将奋进号吹向毁灭之域，眼看奋进号又要触礁，贵宾请尽管加入祷告行伍，直到海风转向，奋进号脱险，全船终于得救。

驶离大堡礁后，奋进号绕行了澳洲东岸，于8月22日航抵约克角半岛，船长将此地命名为新南威尔士，请贵宾站到甲板上，观看库克船长和几位爵爷登上小小的占领岛，以三声枪响举行插旗仪式，奋进号也鸣炮三轮、全船欢呼三声作为回应。


奋进号于澳洲东岸维修。

回航

1770年8月23日～1771年7月12日

经歷此行，奋进号船底漏水，船泵损毁，船身遭凿船虫穴居，船体残破不堪，歪歪斜斜航向荷属东印度群岛，一路驶过帝汶、爪哇、苏瓦，终于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下锚，港口放眼望去全是荷兰船只，只有一艘孤零零的英国商船与之作伴。

此时巴达维亚处于荷治时期，市区人口约两万、市郊人口约十万，路上可见欧洲人、玻里尼西亚人、中国人，全市仿阿姆斯特丹规划建造，市区里有市政厅、教堂、运河，可惜某次地震导致河道堵塞，活水变死水，河面上万蚊蝇，河底积满臭泥、秽物、死畜，正是疟疾和痢疾的温床。靠岸不过数日，半数奋进号船员都挂了病号。敝社为避免贵宾遭逢不测，会派遣员工假扮成荷兰商船水手穿越回去找你，一边与你攀谈一边塞给你抗疟疾及抗痢疾药物，剂量足够你免于感染，但也只够你倖免于难。为了修復奋进号，你一行人在巴达维亚滞留。启航前共计七名船员死于疟疾，另有四十名船员重病倒下，其中率先病死的不是别人，正是贵船的大溪地领航员图帕伊亚。

奋进号驶离巴达维亚，中途在王子岛停留补水，接着痢疾便在海上发威，短短数月便夺走三十二条人命。这是此行最难熬的时刻。船上水手剩不到一半，两名植物学家、随船画家、天文学家也皆已不在人间。

全船低迷的士气，在看到好望角后稍微振作起来。两天后，奋进号驶抵开普敦，时序是1771年3月15日，开普敦的英军基地闲来无事，而当地田园风光正好，白的是殖民地建筑，绿的是葡萄园，红的黄的是果园和菜圃，桌山在天边孤悬，贵宾可到风景如画的街上散散步，到动物园参观鸵鸟、羚羊和斑马，过去几个月累积的压力瞬间消失，你大可大啖大嚼，品尝库克船长招待的全牛料理。

在开普敦小憩后，大伙儿打起精神踏上最后一哩路，这段横渡大西洋的航程有商船为伴，全船还在5月15日共同欣赏日蚀。7月7日，奋进号驶离比斯开湾，航程终点就在眼前。7月10日，英格兰的陆地在海面浮现，12日，奋进号在比奇角靠岸，午后便在肯特郡的迪尔港下锚。

返航

奋进号一靠港，便可见码头上万头攒动，贵宾可别被这片欢声雷动的人海淹没。迪尔港虽然不是大港，但也相当热闹，喝酒闹事、作奸犯科时有所闻，正是徵兵队抓壮丁的好去处，敝社怕你稍不留神又被抓走，在汪洋大海中不知所向。因此，下船后请你往多佛路南行两哩至上沃尔默村，抵达后先至皇旗酒馆喝几杯，庆祝此行歷劫归来，接着散步至旧圣母教堂，由此穿越回甜蜜的家。

第五部

超越极限行程

Extreme Events

Chapter 1

维苏威火山爆发

The Eruption of Vesuvius

时间：公元79年8月23日 ~ 8月25日

地点：古罗马庞贝城

维苏威火山爆发并非史上规模最鉅、伤亡最多的一次，事件后的残骸却留给我们许多想像空间。年復一年，考古团队在庞贝和赫库兰尼姆古城的遗址奋力挖掘，盼能寻回古罗马生活的任一块拼图，拼凑出静止在刹那动人的一切。现在，你可以亲身体验古罗马生活的每一刻！这个超越极限行程将带你见识古罗马大城内的精采日常、观赏令人屏息炫目的自然现象。你将会处在一个安全的位置，以完美视角见证这桩悲剧的始末。在旅途中，你可能会有一股强烈的冲动，想偷偷告诉当地人，这几天别待在城内比较好，可以的话把贵重物品都带在身上，但我们绝对绝对绝对不允许这样做（很重要所以要讲三次）！若你觉得无法抑制自己的人道关怀或恻隐之心，这套行程就不是你的菜。我们不希望团员和当地居民有太密切的互动。

各位贵宾将在庞贝城停留一天一夜，再移驾到海边的赫库兰尼姆城参观一天。接着你会在拿坡里湾登上我们特别准备的船只，观赏火山爆发的过程。灰烬和石砾形成的乌云会笼罩方圆数哩的乡村，因此陆地上很难找到较佳的观测点。但海上视野相当辽阔，即使距离较远，你仍可以清楚看见那骇人的每时每刻。

歷史充电站：维苏威火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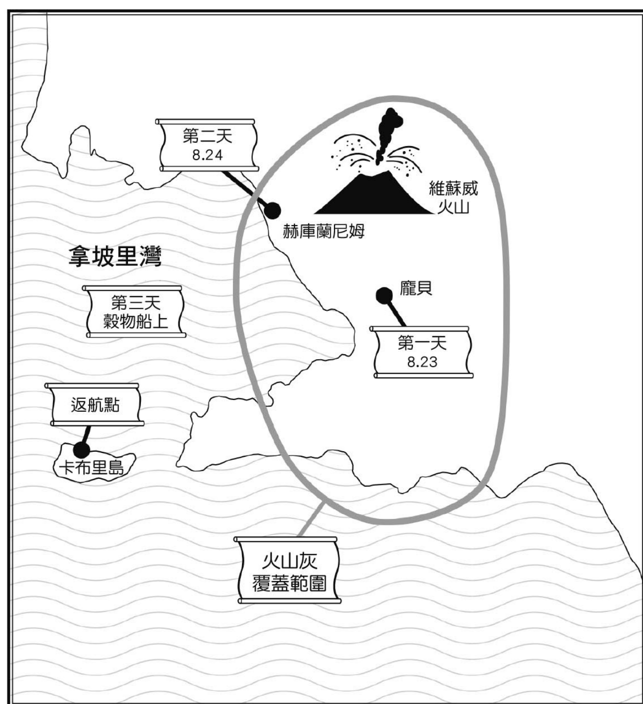
庞贝城气候宜人、与海为邻、土壤肥沃，因此公元前六世纪便有人定居。公元前四世纪时，罗马人控制了这座城市，不满的居民在公元前89年群起反抗，以失败告终。但此后它便顺利地融入罗马帝国，蓬勃发展。城内当前的人口数为一万两千人，近郊则有两万四千人。供养这些居民的是全义大利最适合农作的土壤—矿物质丰富的火山灰土，种植出大量的谷类、葡萄、橄榄、杏仁、无花果和

胡桃；这种土壤也相当适合放牧羊群。

丰富的物产在城市里流通，也出口到帝国的各个角落。一些更奇特的商品—香料、香水、布料、珠宝自各地输入，让庞贝成为重要的贸易中心。

赫库兰尼姆和庞贝有相似的歷史。它面积较小也较富裕，城内和近郊矗立着罗马帝国一些最豪华的别墅。

这两座城市的毁灭者—维苏威火山是座「驼背山」，大约两万五千年前由非洲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而形成。在公元79年以前，维苏威有过至少三次的大规模爆发，但与贵宾接下来要欣赏的这次相比，完全是小巫见大巫。等等你将看见熔岩及火山碎屑以每秒一百五十万吨的强度喷出，形成滚烫的火山碎屑流，夹带的热能是夷平广岛那颗原子弹的十万倍。



行程简介

贵宾落地的地点是庞贝城外的墓地附近，你会看见缅怀达官贵人华

丽高耸的纪念碑，也会看见平凡无奇的小型墓碑。各位团员的服装是浅色的罗马长袍，让你更容易融入背景之中。庞贝城的人对色彩有一种执着，把屋子粉刷成明亮的红色系、黄色系和蓝色系。步行一小段距离后，你将由东北方的城门进城。

食宿与夜生活

贵宾入住的地点是城镇中心多功能建筑的上层公寓，这里平常可是一户难求。这些独户公寓不仅明亮、通风而宽敞，有巨大的窗户和阳臺、豪华的家具及设备，更有自己的厕所（墙壁刻出来的凹槽上有个木制的座位，下方便是污水坑）！如此奢华便利的空间，定能让各位贵宾消除一整天的疲劳，好好放松。公寓里还有一臺可携式烤箱（farnus），想要自己下厨也没问题！

不过城内美食多不胜数，我们强烈推荐各位贵宾去尝尝新鲜的鱼料理。 鱼酱（garum） 是庞贝的特产，可别错过了。这是由海盐和各类海鲜在艳阳下曝晒数月再装罐而成的。鲭鱼口味相当值得一试，你可以直接和当地小贩指名顶级纯鲭鱼酱（liquaminis flos）即可购得。但请注意：不要贪小便宜！低档的鱼酱尝起来就跟坏掉的海鲜没两样。

肉食主义的贵宾请看这边，城内的肉品以猪肉为主，通常制成香肠或血肠来贩售。 若你敢试古怪食物，还可以尝尝正港的罗马红烧榛睡鼠。榛睡鼠被放在特别设计的罐子里，餵食坚果养得肥肥胖胖，再填入猪肉、胡椒和坚果，用鱼酱黏起来，烹煮直至肉质软嫩。若要选购农产品，贵宾可步行至市民广场附近的食品广场（Marcellum），那儿的酒馆里总是找得到城内最上等的食材。

你也可以在路边摊解决你的午餐。城内到处都有面包师傅，带着刚出炉的面包四处兜售。烘烤这些面包的炉子大小不输今天烤披萨的窑烤炉，面团则在隔壁房间制作，生产面粉的磨坊就在后院，由一只驮兽提供动力。一条面包配上在地的起司和橄榄油，基本上就能吃一餐了！记得别忘了试试城里的葡萄酒，尝过的人都赞不绝口，最着名的品牌非法勒那（Falernian）莫属。

建议各位团员早些用完晚餐，若你要在天黑后出门，请务必提

高警觉。入夜后城内一片漆黑，只有微弱的星光能指引你的步伐，且所有的住宅、商家和作坊都会关上大门，街上满是强盗和醉汉。

若各位贵宾真心想体验当地的夜生活，可以从城内的众多酒馆中挑选一家。除了饮酒之外，当地酒馆也会主持以掷骰方式进行的图版游戏。这里的潜规则是玩家一定要赌钱，建议你在旁观看，较不会惹祸上身。也请各位女性贵宾注意，酒馆是男性的娱乐场合，入内的各位淑女会觉得气氛相当骇人，且容易被不怀好意的份子盯上，因为大家认为会到酒馆来的都是比较随便的女性。

每日行程

8月23日
庞贝城街道

庞贝城并不大，因此徒步是最好的游览方式。你不会想要乘坐交通工具的，因为狭窄的单线道总是挤满驴子或骡子拉的货车，载着满满的货物，根本没有驾驶任何交通工具的空间。城内的塞车问题非常严重，随处可见繫缆柱和单行道等因应措施。

庞贝城的人可说是用生命在过马路，因为路中央总是有满满的人和动物、垃圾和排泄物。幸好马路两旁有稍微架高、铺得稳固的人行道，而路中央也有一个个的踏脚石，让你不会踩到不该踩的东西，平安过马路，而踏脚石的间距也能让马车的轮子顺利通过。在8月的艳阳下行走会让你挥汗如雨，因此请记得随时补充水分。当地人在这方面设想得倒很周到：每走一段距离，你就会在主要的十字路口看见不断涌出沁凉水柱的喷水池，一旁有饮水设备，随时有流动的活水供你饮用，源头则是下方的大水缸。城内的水绝对安全卫生，请各位团员放心饮用。城镇周边高山上的雨水，由引水渠流进城墙外的高堡，分配到十数个约二十呎高的高塔，高塔由石头和砖块筑成，顶上有大水缸，再经由人行道下方的管径配送至各处。



庞贝城酒神巴克斯（Bacchus）壁画中的维苏威火山。这座山今后的模样将完全不同，因为勐烈的火山爆发会摧毁整个火山锥。

在庞贝城内行走，你随时都会撞见栩栩如生的雕塑，有官方刻的荣誉市民和歷史人物的巨大雕像，也有不少神龛，献给随时看顾着这座城市的神祇。如果你观察得更仔细，就会发现街道上或店铺旁也有各式各样的小型人像。最常见的是下半身非常雄伟，酷似矮人的塑像。在这里，「那话儿」不只是生育力和男性权力的象徵，更是能招来好运的「吉祥物」。

涂鸦是街上最抢眼的风景，刻画着城市生活的所有面向。在庞贝，说「有墙的地方就有涂鸦」一点都不为过。看看墙壁，你就能了解政令或公众事务、即将到来的活动和当红的名人。有些涂鸦歌颂性慾与征服、热恋与失恋，也有些写着桂冠诗人和经典作家的至理名言。

在庞贝，涂鸦俨然是属于大众的一种艺术形式。商店外的招牌更把这项传统发挥得淋漓尽致，有些招牌上的图像非常细緻，各种细节一应俱全。例如一名建筑工的招牌上画着他赖以为生的各种工具—凿子、铁鎚，还有……随处可见的阳具。摊贩和匠人的种类五花八门，数量多到令人难以置信—布商、时装店、理髪师、香水店、珠宝店、鞋匠、香料铺等等，应有尽有，让这儿成为逛街的不二选择。你可能也会注意到路边有不少妓院，其实庞贝的妓院相当出名，许多罗马男性会在白天光顾

一下。

你在旅途中应该会发现，城内有许多地方都在重建和翻新，许多着名的公共建筑暂停开放。有些重建工作进度飞快，有些除了瓦砾堆什么都没有。例如供角斗士互相杀戮或与野兽浴血搏斗的竞技场，便因施工而关闭。这一切的原因是发生在公元62年2月5日的地震，芮氏规模高达五至六级。当天适逢奥古斯都大帝掌权 N 週年纪念，市民广场上正举行两场牲礼，随后还有一场敬拜城市守护神的盛宴，现场挤得水洩不通，因此地震发生时场面一片混乱，使得罹难人数大增。

市民广场是位于庞贝城中央的开放空间，你在参访时应会立即注意到地震造成的影响。广场的四周矗立着许多廊柱，因为两座主要的神殿皆位于此处。你看到的阿波罗神殿可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另一座则是朱比特（Jupiter）、朱诺（Juno）和密涅瓦（Minerva）的神殿，在地震中受损严重。广场上还有一栋献给欧玛奇雅（Eumachia）的建筑，她是一个富裕酒商的爱女。长方形会堂则是城内最大的公共建筑，墙上充满各式各样的涂鸦。即便上头已经刻着成千上万的话语，还请各位贵宾克制你的冲动，不要再加一笔「ＸＸＸ到此一游」。



「香艳庞贝城」：罗马人的性观念非常开放，在公共建筑或民宅的墙上，你都能见到各式各样的「教战壁画」。

阿波罗神殿有着高耸的圆柱和三角形的外墙，相当值得一看。走上阶梯，通过高臺上的大门，你便会看见众神雕像一同迎接你，雕像旁总是有许多信徒留下的供品。神殿内部的风格则较简单、朴素，很明显不是为了宗教仪式或庆典而设计，因为这类活动通常都在市民广场上举行。

来庞贝城，如果不去澡堂就太可惜了。这里的澡堂都是裸汤，所以你必须习惯一丝不挂，不过别担心，男性和女性的澡堂是分开的。这里要先对想尝试男女混汤的贵宾说声抱歉，城内唯一的混汤——中央澡堂，因为地震影响尚在维修中。

请注意，男性贵宾须从前方的入口进入澡堂，女性贵宾则须由侧门进入。进入澡堂后，请到更衣室解下你的罗马长袍。这里有个大亮点值得注意：为了让更衣的人记得自己把衣服放在哪里，墙上有一系列令人脸红心跳的壁画，其中一幅是大剌剌的「品玉」特写，甚至还有两男一女「三P」的画面。罗马人对这些色情事物早就习以为常，所以你会发现其他人完全不以为意。

脱完长袍你就自由了，你可以做运动、游泳、晒日光浴、去按摩、除毛美容，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来这里的重点还是泡泡看各种温度的浴池，有冷水池（frigidarium）、温水池（tepidarium）、热水池（caldarium），还有温度超高的「爆汗池」（laconium），适合泡汤狂热者。不过我们并不建议你把头埋进池子里，因为池水是各种细菌的温床。

各位贵宾在旅程中一定有内急的时候，城市里到处都有公共厕所，但请不要想像会拥有自己的私人空间，因为撇条在庞贝城是种团体活动。你会跟其他人同时蹲在一条条大理石长板的上方，当然中间有个钥匙孔形的洞，下方就是收集和处理秽物的污水沟，你正前方的地上还有个装满清水的小凹槽。当你解放完毕，请拿起你的海绵棒（末端黏有一块海绵的桿子）沾沾水，在你的罗马长袍下方仔细擦拭，直到你觉得够干净为止。

8月24日
赫库兰尼姆城

各位贵宾隔天清早会在赫库兰尼姆城附近的出发点会合，再一同步

行进城。赫库兰尼姆城并不大，但居民大多非常富裕，住在华丽的大宅中，而临海的地理位置也让此处成为罗马菁英阶级度假的首选。若要观赏维苏威火山的第一次爆发，这儿的视角再好不过。

8月24日下午一时，维苏威火山突然开始活动，冒出夹带大量火山灰和石砾的浓烟，窜向数千公尺的高空。即使烟幕笼罩了西边的庞贝和赫库兰尼姆，留下厚约数吋的烟灰，尚无其他灾情传出。虽然各位贵宾可能会眼睛过敏、喉咙干涩、啰吸困难，你仍可以清楚看见火山活动对庞贝城的影响。

尽管有些赫库兰尼姆的居民按兵不动，希望一切到此为止，大部分的居民选择离家落跑。许多豪宅里头一个人也没有，正是各位贵宾进去一探究竟的好机会。

当你找好一间无人的大宅入内参观，会先看见一个宽敞的中庭，再往内走便会进入迷宫般的迴廊，有着许许多多的房间。屋子里的一切都值得你细细品赏：家族守护神的壁龛、装饰豪华的镜子、各式各样的油灯和铜像。也别忘了看看墙上、天花板上和地板上的壁画，生动地描摹狩猎探险、神话剧情和性爱场景。庭园则是屋主最引以为傲的部分，有些庭园绿意盎然，树木和藤蔓恣意生长；有些则较典雅，有着精心布置的花床，还有各式各样的装饰，如波光粼粼的小池子或鱼池，和精雕细琢的小神龛。各位贵宾在参观的过程中，应该会被笼罩那些宅邸的阒静所震慑：空荡荡的饭厅、没吃完的食物、丢在一旁的衣服，都是居民生活突然受到惊扰的证据，而这些突然静止的事物在数小时后都将化为乌有。

提醒各位团员在天黑之前务必往海边移动，会有小船在沿岸等待，带你前往拿坡里湾转乘大船。最后一艘小船的出发时间是晚上的十一点三十分，逾时不候。迟到的贵宾将会受困岸边，无法再回到现在。这可不是开玩笑的，赫库兰尼姆马上就会为灼热的气体以每小时一百哩的速率吞噬，届时地面温度将高达摄氏五百度，整座城市随即埋没在六十呎深的火山灰下。

8月24日
拿坡里湾

下了小船，你将会登上我们ＶＩＰ级的谷物运输船，配有两张大

帆，顺风时平均速度可达四至五节。舵手透过舵柄（与船桨垂直的握柄）来调整繫在桅杆上的绳索，进而操作侧舵和船尾的方向舵，来控制船只的方向。为你服务的舵手和船员都已通过本公司的严格训练，请你放心搭乘。在航程中，我们也将为你准备丰富的小点心，让你想睡也睡不着，菜色暂定为：白煮蛋佐松子酱、芫荽扁豆、新鲜牡蛎、红烧野猪肉片，敬请期待。

用完小点的贵宾会在甲板上集合，一同收看今晚的重头戏。当维苏威火山喷出的火山灰云柱崩塌时，产生的气体快速膨胀，形成一波又一波的火山碎屑流，温度高达摄氏三百度。第三和第四波的碎屑流将夷平整座庞贝城，而途中的所有生物都难逃烧死或窒息的命运。

你将看见维苏威火山的顶部在无边的黑暗中不断闷烧、化为灰烬，浓烟笼罩了整片天空，让白天仿如黑夜。高温造成的火光四处燃起，像一蓬又一蓬的篝火，互放着光亮。

若各位贵宾看仔细点，就会瞧见海岸线上的慌乱景象：成千上万无助的人们困在逐渐汹涌的浪潮和来势汹汹的熔岩之间，无处可逃。一堆堆的瓦砾因为高温成了白色的炭火，许多人遭到活埋而丧命。陆上灾情愈来愈惨烈的同时，你也会注意到海面扬起了巨浪，将大小船只捲入海中。地震波是巨浪的主要成因；火山爆发造成的震波透过海床传到了海面。

最后再次重申，这套行程不适合提心吊胆的贵宾。即便只是在船上观看火山爆发，你仍可能晕船，或在甲板上滑倒。有时浪花太大会让你成为落汤鸡，有时会有种下一秒船就要沉了的感觉。若你遇到以上情况，请保持冷静。敝公司的船只十分坚固，能在各种极端状况下确保乘客的安全，至今无任何失事纪录。

在第六波，也是最后一波火山碎屑流结束后，团员乘坐的船只会向卡布里岛航行。各位贵宾会在沿岸的沙滩下船集合，准备穿越回现代。

Chapter 2

英格兰农民起义

The Peasants' Revolt

时间：1381年6月12日 ~ 15日

地点：英格兰

古英格兰的美好欢欣即将幻灭。年方十四的理查二世成了一群奸臣邪佞的傀儡：兰开斯特公爵冈特的约翰（John of Gaunt）趁其年幼握权多年，坎特伯里大主教西蒙．苏保利（Simon Sudbury）和财务大臣罗伯．赫尔斯（Robert Hales）也不遑多让，一起狼狈为奸。三十年来人民税务吃重、社会动盪不安，肯特、埃塞克斯和伦敦的农奴、自耕农和自由民决心起义反抗当权者。各位将在布莱克希斯加入由瓦特．泰勒（Wat Tyler）、杰克．史托（Jack Straw） 和激进英勇的牧师约翰．鲍尔（John Ball） 领导的起义群众，在罗瑟希德等待国王的船只驾到，最后跟着伦敦的暴民攻克伦敦桥，占领这座正举行基督圣体节庆典的城市。这将是个前所未有千载难逢的机会，让你在中世纪的伦敦恣意欣赏古雅又奇特的建筑、了解不同社会阶级的生活和品味，但可别逗留太久！你可以随意乱入市街上狂热的叛军、失序的暴民或镇压革命的皇家军队。

歷史充电站：英格兰农民起义

中世纪英格兰的农民起义肇因于持续约三十年的社会动盪。1340和1350年代爆发的黑死病让英格兰的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使得耕地过剩、劳动力短缺，贵族与佃农之间的权力关系改变，开始倾向对后者有利。许多奴隶趁机规避义务，逃往其他庄园或城镇。政府颁布各项法令，仍无法控制暴涨的工资。严苛的《劳动者规约》（Ordinance of Labourers）和《劳工法令》（*Statute of Labourers*）也无法遏止农奴制度的崩毁。

1377年爱德华三世逝世后，各地的封建秩序瓦解得更加彻底。王子理查二世继位时只有十岁，由其叔父冈特的约翰掌控实权，人

民对其不合理的统治方式忿忿不平。为了支援歹戏拖棚、毫无胜利迹象的英法百年战争，约翰在1377、1379和1381年对全国人民课徵极重的人头税，而在叛乱爆发时，约翰人还在英格兰北部，准备和苏格兰人签订另一纸和平条约！前两次的逃税情形便非常严重，反对的声音也不少；然而在埃塞克斯和肯特点燃抗议的，是1381年6月的第三次徵税。人民开始有计画地攻击徵税官和地主，烧毁庄园和教堂的法律文件，这些文件记录着租金及各项封建义务。

反抗军在本次行动中打的名号是「为国王理查和全国人民而战」，亦即他们是冲着背叛或蛊惑国王的佞臣而来，因此肯特的反抗军一听到国王将在布莱克希斯（后来改为伦敦）接见他们的消息，便携着干戈浩浩荡荡地往伦敦前进。

行程简介

贵宾落地的地点是布莱克希斯空旷的河滨低地，当地时间为1381年6月12日星期二，正值午餐时间。这片低地位于泰晤士河南岸，往下游步行一哩即抵达伦敦塔及伦敦近郊。你会发现身旁有一大群正在集结的反抗军，以及阶级较低的伦敦市民，他们正等待国王理查二世驾到。



牧师约翰．鲍尔（骑马者）激励瓦特．泰勒领导的反抗军。奇怪的是，画中的民兵装备竟如此齐全。收录于尚．傅华萨（Jean Froissart）的《见闻录》（*Chronicles*）手稿中，此为1470年版本。

我们另外准备了两套更多天的行程，提供给有冒险犯难精神且热爱中世纪风情的贵宾。参与者能在抵达布莱克希斯前，体验埃塞克斯和肯特的起义行动。在此温馨提醒，你必须具备基本的马术技巧和体能，才能玩得尽兴。

支线：埃塞克斯的叛乱

这套行程足足比「伦敦基本款」多了十二天，团员会在5月30日由埃塞克斯郡的集镇布伦特伍德出发。你将参与镇民与治安法官的集会，场面不久便失控，民众群起抗议、拒绝纳税，将国王派来的徵税官逐出城外。这天恰逢降灵节，你可以骑着马到不远处的博金村，参与埃塞克斯男性一场盛大的聚会，感受民众一触即发的愤怒，见证这把怒火延烧全郡的过程。

接下来的一週，南埃塞克斯各地都有好戏上演，每个据点之间的路程都不超过一天。我们建议各位团员参加6月10日在科格索尔镇克瑞兴圣堂（Cressing Temple）的聚会，当晚埃塞克斯的大家长（郡长）即将在反抗军手下一命呜呼。往伦敦的游行队伍将于6月11日通过切姆斯福

德镇，届时各位团员可以好好欣赏焚烧官方文件的盛况。 请注意，游行队伍行至泰晤士河北岸的阿尔德门或鲁德门便会停下脚步。你必须自己往南走过伦敦桥，抵达布莱克希斯。团员很可能看见城门深锁，如果情况如此，就到伦敦塔东侧的码头僱个船夫帮你「偷渡」进去吧！

支线：肯特郡大行动

各位团员会在6月5日抵达本次起义的根据地──肯特郡的达特福德镇。镇上的反抗军忙进忙出，疾驰到附近的村落集结援军，你应该会看见镇上已有数千名男子带着武器蓄势待发。你将在隔天（6月6日）「入伍」，与他们一同行军至附近的罗彻斯特，拿下一座防守薄弱的城堡，挟持堡主罗杰．纽恩顿爵士（Sir Roger Newenton）。6月7日你则要前往梅德斯通，与暴民一同冲进监狱，救出因异教罪名遭到关押的牧师约翰．鲍尔。他独具个人魅力，提倡自由，几天后发表的「罗瑟希德布道词」非常精采，绝对不能错过！

体力过人的贵宾还可以加入本次起义（准）领导人—瓦特．泰勒的队伍，行进约三十哩抵达南边的坎特伯里。在当地时间的6月10日，泰勒先生会步入坎特伯里大教堂，要求选出新的大主教，替换贪腐的现职主教。他接着要镇民点名他们之间的「邪佞之人」。反抗军斩首了三人后，便展开一场扩及全镇的暴动，占领城堡，闯入监狱。隔天早上，皇家信使会捎来消息：国王希望瓦特．泰勒带着整支军队，到布莱克希斯近郊与他会面。我们建议想喘口气的团员先开个小差，到梅德斯通或达特福德纳凉一下（别去罗彻斯特，那儿极易遭受动乱波及）。等到6月11日下午四、五点，瓦特．泰勒的军队返回布莱克希斯时，各位团员便可以再次加入，继续你的冒险。

请注意，不管你选择了哪一套行程，或如何抵达布莱克希斯，请仔细看看周遭的景物，确认一下方位，因为我们6月16日早上将在这里集合出发。在各位正北方的格林尼治有座小山丘，反抗军的领袖将在那儿碰面。若你背向河川沿着道路前进，穿过一片荒原后便会看见两条向右的岔路，先抵达的那条通往罗瑟希德，亦即反抗军与理查二世会面之地。另一条则通往着名的市郊南华克，坐落在泰晤士河的南岸，与伦敦桥相望。

伦敦的城墙内共有三百五十四家小酒馆，所以要喝一杯绝对不是问题。请注意，小酒馆是只提供酒类和食物的高级消费场所，而最高档的酒馆桌上总会铺着亚麻桌巾。每杯一便士的波尔多红（Bordeaux Red）是基本款，但请别告诉店保你要一杯红葡萄酒（claret），因为这个词还要好几百年才会出现。来自伊比利半岛的浓烈白酒莱佩（Lepe）和欧希（Osey）也是不错的选择。若你想尝试更高级的酒类，可以点杯两便士的莱茵白酒（Rhenish Wines）。酒馆里的食物则以各式各样的烤肉和咸派为主。

为数众多的啤酒屋也是伦敦的另一个特色，出入份子较为复杂，常有人在里头大声喧哗及闹事，因此请各位贵宾看好你的贵重物品，注意人身安全。店里除了麦酒、苹果酒和蜂蜜酒，也供应黑麦面包和起司等塞牙缝的小点心。十四世纪的伦敦街头本会有许多小贩，但因各位是在动乱期间造访，见到他们的机会比较少。不过肚子饿时还是可以留意一下，说不定咸派专家、面包师傅或水果达人就在你身边！但购买咸派时千万要小心，据传有些黑心商人会把腐肉掺在派里为你加料。

相较之下，到伦敦食品市场觅食会是个更健康的选择，6月的主打商品是莓果和春蔬。但受到暴动影响，圣体节的那个週末可能一菜难求。

【服仪】

十四世纪英格兰社会结构变动迅速，由下而上的社会流动威胁既有秩序，政府实施的禁奢法因此越来越严厉。每个社会阶层容许穿戴的毛皮、徽章，衣服的种类和材质都受到严格规范。但正如其他封建法令，禁奢法即将土崩瓦解。农民起义沸沸扬扬的那个週末，各位最好穿得朴素些，以免遭到不测。若你在伦敦城的这场混乱中被误认为律师、徵税官或陪审员，后果将不堪设想。我们建议各位团员的穿着要比自耕农来得高级，但也不能太高调，可以模仿低阶镇民或菜鸟抄写员的装扮。老爷、先生可以参考素色紧身裤、覆盖大腿一半的长外套和紧身上衣（袖口和领子上的兽毛装饰可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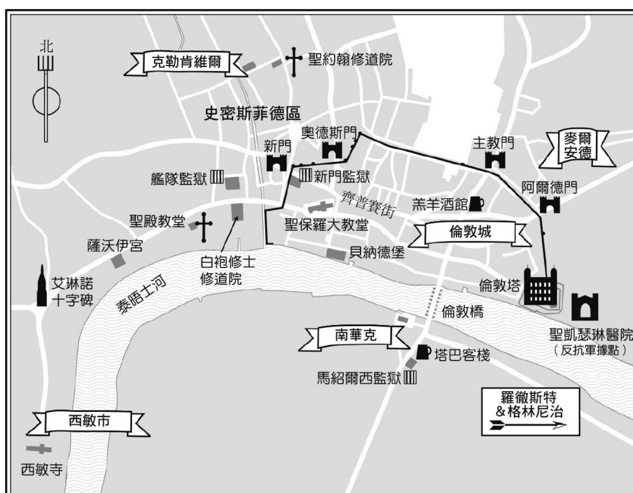
太夸张）。太太、小姐则可穿着素色亚麻罩衫、长度拖地的束腰外衣，或一件搭着外套的束袖口连身长裙。

【住宿】

住宿方面，我们已帮各位贵宾预留了两处的房间：位于城外南华克的「塔巴客栈」以及城内利德贺市场的「羔羊酒馆」。前者是个相对安全、严格把关的过夜场合，但后者离暴动发生的地点较近，任君选择。你必须先缴交一笔订金，入住时再付清余款。按照该区的行情，一张单人床一个晚上收费一便士，一顿伙食则是两便士（肉类和酒类须额外加价）。我们建议把每日预算订在一人四便士以上。你的马匹也需要睡觉和吃东西，收费皆是两便士。有鑑于社会秩序正在崩坏，通货膨胀也不用太意外。看到一堆用绳子固定的木板了吗？别怀疑，那就是你今晚歇息之处，幸运的是，你至少会拿到客栈主人热心提供的亚麻稻草床垫两张，伴你度过漫漫长夜。

【医疗】

南英格兰最近一次的黑死病爆发于 1369 年（十二年前），但各位贵宾仍需接种最新的鼠疫疫苗以及伤寒、肺结核和肝炎疫苗。不过你在旅途中最可能遇到的问题应该是吃坏肚子，因此我们会发给每位团员足够剂量的乐必宁（强力止泻剂）以应急。在短暂的旅途期间，感染痲疯病的风险非常低，各位团员若在伦敦、埃塞克斯或肯特郡的街上看见痲疯病人，莫急莫慌莫害怕。



6月12日，星期二
会见反抗军

聚集在布莱克希斯的群众又累又饿，除了等待之外别无选择。你今天会过得有点空虚，大部分时间都在搜集柴火，用大伙挣来的穷极寒酸布料扎营，默默等待来自国王的信息。营地的气氛紧张，谣言四处飞舞，稍微留心便能听见各种「风声」：王太后琼（Joan）显然希望反抗军能有所作为，白金汉郡伯爵稍后便会宣示站在人民这一边。埋伏在河边小丘上的指挥官也将把他们的人质—约翰．纽恩顿爵士（Sir John Newenton）押往附近一哩处的伦敦塔。下午四、五点时，你会看见两位御用传令官骑着马朝小丘奔来。他们大老远送来的是国王的诏令：翌日早晨与反抗军会于罗瑟希德。



理查二世与反抗军于布莱克希斯会面的前一刻。王室船只后方描绘的正是伦敦塔。

你可以在南华克度过一个有趣的下午和舒适的晚上，别忘了我们已为你订好塔巴客栈的房间。强烈建议团员在下午四点前抵达，因为傍晚六点时许多邻近地区都将受战火波及。反抗军第一个袭击的目标是客栈旁的马绍尔西监狱，届时也会有许多南华克的百姓加入战局。当天晚上，南华克最不受欢迎的人物，也是王座法院监狱看守者理查．因渥斯（Richard Imworth）的房子被纵火焚烧，其他陪审员和徵税官的房屋或档案纪录也难逃一劫。子夜时分许多反抗军会往西移动，到坎特伯里大主教居住的兰贝斯宫示威。你会发现这批民众的行为收敛多了。占领此地的主要目的是找到并烧毁教区的档案纪录，以及酒窖的入口。主要任务达成后，大伙便在宫殿的厨房里开起了派对，气氛热闹喧腾，仔细听便能听见当天最夯的歌曲〈大家一起嗨翻天〉（A Revel and a Revel）。

6月13日，星期三
瓦特．泰勒、国王暨营火之夜

不论你选择在布莱克希斯还是南华克过夜，今天都必须起个大早，到泰晤士河南岸的罗瑟希德皇家庄园加入瓦特．泰勒和他领导的军队，这儿的反抗军大概占总人数的十分之一。搜索一下两面在群众之中飞舞的巨大圣乔治锦旗，泰勒本人应该就在附近。在等待理查二世和随行官兵的同时，今早的重头戏即将上演：上週三刚被肯特郡暴民营救出来的热血牧师约翰．鲍尔即将进行激励人心的演说。若你侧耳倾听，便会听到他引用的那句至理名言：「亚当夏娃耕织之时，岂有贵贱阶级之分？」如此简单易懂的平等主义，让封建社会中的统治阶级不寒而慄。

接下来请把你的目光移向左方，理查二世的船队即将靠近泰晤士河曲折绵长的河岸。站在国王身边的有大主教苏保利、财务大臣罗伯．赫尔斯、沃里克（Warwick）伯爵和索尔兹伯里（Salisbury）伯爵。岸上群众情绪激动，叫嚣鼓譟声势骇人，皇家船队见状，在离岸三十码处「紧急煞船」，拒绝靠岸。双方于是隔空谈判，国王要求反抗军代表拿出请愿书，岸上又是一阵骚动。一位代表于是走到河中央递出文件，上头写着落落长的改革事项，并要求马上处决王室掌权者，被点名的有冈特的约翰、伦敦主教寇特尼（Courtney）、大主教苏保利以及财务大臣赫尔斯，尴尬的是这几个人都在船上。经过一阵讨论，整支船队掉头扬长而去，抛下河岸上怒不可遏的肯特暴民。

上午十点左右，愤怒的反抗军离开罗瑟希德和布莱克希斯，朝南华克和伦敦桥行进。各位贵宾可以留意一下南华克鱼塘旁的妓院，老闆正是伦敦市长威廉．渥尔渥斯（William Walworth）先生，这里稍后便会被纵火焚毁。一大批反抗军行至伦敦桥南侧便卡在桥上动弹不得，因为活动桥目前是升起的状态。在活动桥的彼端，我们可以看到进城的石桥两侧有座教堂和许多商家，还有一大批群众热情欢迎反抗军的到来。此际伦敦市民一致相信，这群人不是来搞破坏的，只是来警告一下那些为非作歹的奸臣，也相信他们吃东西会付钱，但实际状况并非如此。活动桥终于放下的那刻，群众瞬间拥入伦敦城内，喧闹、哭喊和叫嚣声划破天际。

各位贵宾过了桥，在桥头街上往北行进时，不妨在第一个十字路口停下来，看看右边的比灵斯门和左边的制绳厂。不断从你身边经过的人

潮有些会右转通过比灵斯门，朝伦敦塔拥去。塔丘上聚集了一大群人，揪团嘲笑困在塔内的王室随从。另一批反抗军则不断直行，经过芬乔奇街抵达阿尔德门，门外有许多埃塞克斯反抗军等着进城。若你在此处多多留意，可能就会撞见野生的大诗人乔叟（Geoffrey Chaucer），他在这附近租了个小公寓。选择左转的人潮最多，大都是往西边的鲁德门或新门去，与在这两处驻扎的反抗军会合。聚集在新门的群众蓄势待发，准备前往城墙另一端的两个目的地：新门监狱，和黄金巷往北四分之三哩的圣玛丽修道院，这儿是医院骑士团的总部。

经过我们精密的计算，一路向西前往鲁德门的暴民人数最多，各位贵宾可以跟随他们，若你前进的方向正确，远方圣保罗大教堂的尖顶会在你的右手边。鲁德门本身就是件值得一看的艺术品，最近才刚打掉重建，使用的石材取自一些犹太富商的豪宅（屋主多遭驱逐或杀害），上头还站着数位古不列颠国王的塑像，当然也包括传说中的「鲁德王」。出了鲁德门，迎接各位贵宾的便是一大片的牧场、美轮美奂的别墅、天然到不行的果园，以及属于索尔兹伯里主教和加尔默罗修士（Carmelites，又称白袍修士）的壮丽庄园。不过绝大部分的反抗军都选择继续前进，没有停下来参观，只有一小群人脱队去破坏北边舰队监狱的大门。其他人沿着舰队街继续前进，在圣殿教堂停下脚步，或沿着河岸再走一哩，映入眼帘的便是你目前看到最大的建筑物──冈特的约翰的萨沃伊宫。

圣殿教堂在十二世纪时是圣殿骑士团的总部，圣殿骑士团瓦解后落入医院骑士团之手。「医骑团」稍后把整个地方租给了伦敦的法律界，这儿于是成为实习律师的宿舍和法律文件的陈列室。下午四时许，反抗军会来蹂躏此处，甚至把四周的附属建筑物都拆了，你将会看见花园里升起一道巨大的营火，名单、税单、经书和各式各样的档案纪录成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燃料。

我们先把画面切至河岸一带，亦即舰队街的最西边。艾希特（Exeter）、巴斯（Bath）、兰达夫（Llandaff）、科芬翠（Coventry）、伍斯特（Worcester）主教的大宅都坐落于此，不过这几栋房子和南侧的萨沃伊宫相比，奢华程度还是小巫见大巫。萨沃伊宫位于伦敦城和西敏市的中间，在你抵达时，那儿应该已经人声鼎沸，高耸的石墙完全挡不住这批意志坚定的反抗军，但他们仍谨守初衷：起义的目的在于惩戒而非劫掠，因此袭击萨渥伊宫的群众纪律严明，守规矩

的程度令人匪夷所思。宫里的桌巾、华裳和布料被烧成灰烬，暴民努力把珠宝磨成碎屑，而非打包带走。至于金盘、银盘，他们则使出吃奶的力气一个个摔歪打烂，而非拿回家当装饰品。当晚有名不安好心的成员想偷带几个盘子回家，马上被抓包，随即就地审理、当众处罚。请注意，若你听见宫内传来醉汉的笑声，或正义凛然的吆唤，别被好奇心怂恿而入内探查，因为乡民们在里头放的一把小火会意外引燃三桶火药，整座宫殿不久后便会被熊熊大火吞噬。

夜间行程

傍晚时分，活动的焦点会转向齐普赛街，不过各位贵宾参与之前可能要有点心理准备。齐普赛街位于城镇中央牛奶街、面包街和柴头街的交界处，是伦敦城内少有的公共空间，传道、惩罚示众抑或各式各样的商业活动都在此举行。若你看见显眼的艾琳诺十字碑，就没跑错地方了！艾琳诺十字碑由四根六角形石柱结合而成，上头刻有前王后艾琳诺的六尊塑像，已故国王爱德华一世从林肯护送爱妻遗体到西敏寺的途中，为她留下了这些永恆的纪念。然而今天晚上和接下来的几天，在这美丽广场上上演的将是残酷的砍头戏码（而且刽子手还非常不专业）！暴民会进行地毯式搜索并逮捕城内的徵税官；他们的首要目标是恶名昭彰的罗杰．莱吉特（Roger Legett）。莱吉特先生在新门街上的圣玛汀勒格兰教堂被捕，教徒通常在此处举行宗教仪式，但我们的暴民可不想举行什么仪式，他们把莱吉特从教堂里拖出去，头也不回地往齐普赛街走，可怜的莱吉特先生即将面对残酷的命运。

若有团员觉得上述行程过于血腥残暴，也可以选择加入往北走的群众，他们会沿着霍尔本河前进，抵达一处宽敞的城市空间──克勒肯维尔。暴民会在途中焚烧莱吉特先生的家当，不过耶路撒冷圣约翰的修道院才是重点，这里是一个光鲜亮丽、富裕奢华的军事组织──医院骑士团的宿舍。暴民放火毫不手软，听说残骸烧了超过一个礼拜才全部烧完。

如果拥挤的市街造成你的幽闭恐惧，或你对肆无忌惮的纵火已经麻木，就往西走到伦敦塔去吧。除了塔丘上的那群人，在伦敦塔东边圣凯瑟琳医院前的空地上有个小小的反抗军据点。当天深夜会有两位皇家骑士抵达圣凯瑟琳医院，他们带着一张羊皮纸，上头有国王玉玺的印信。你会看见一个人匆匆忙忙推出一把椅子，另一人在人群中笨手笨脚爬上

椅子，大声念出羊皮纸上的讯息，内容大概是：「如果现在收工回家，国王就会原谅你们，有什么不满都可以写下来向国王反映。」这完完全全踩到了这群暴民的地雷，因为绝大部分的人根本不识字，而且他们上週都在忙着烧毁文字纪录。有些人一听到这段话就毅然回城继续放火，立志把律师和书记员的房子和文书纪录统统烧光。

一想到要走回南华克或利德贺就很崩溃的贵宾可以选择在附近过夜，塔丘和圣凯瑟琳医院都非常安全，还有享用不尽的酒和食物，有些是反抗军前往伦敦塔的途中劫来的，有些则是伦敦市民慷慨的餽赠，两地的庆祝活动都会持续到天明，别当个老人，一起纵酒狂欢吧！

6月14日，星期四
麦尔安德会国王、攻占伦敦塔

各位团员今天早上必须从三套行程中择一参与，分别是海布里、麦尔安德和伦敦塔。

名为海布里的小镇位于伦敦城北方，财务大臣赫尔斯的几座庄园就坐落于此。一大清早，由杰克．史托领导的一大批反抗军将会有计画地对豪宅和石仓放火，绝不会有任何疏漏。任务进行的过程中，一群来自北方圣奥尔本斯、耳闻伦敦起义一事的民众也会加入。史托稍后会集合所有人，要求大家一同高喴「效忠国王理查及全体人民之誓」。请注意，从伦敦到海布里约有三哩的路程，请各位团员由奥德斯门出城，沿奥德斯路往北走接格斯维尔路。

当日的主要事件发生在伦敦东边不远处的麦尔安德，那儿有片广阔的原野。经过一整夜的军事会议，国王理查决定继续使用绥靖政策，下令传讯到城市的各个角落：请所有反抗军今早到麦尔安德与国王会面。国王本人会带着一小支骑兵队出巡，成员包括沃里克伯爵、牛津伯爵（Oxford），以及国王同母异父的兄弟—汤玛斯．贺兰（Thomas Holland）和约翰．贺兰（John Holland），牛津伯爵会携带着国王的大剑。国王的爱将罗伯．诺尔斯爵士（Sir Robert Knolles）和汤玛士．波西爵士（Sir Thomas Percy），以及伦敦市长渥尔渥斯都会陪侍在侧，王太后琼则殿后，整支队伍以兜圈子的方式移动，以确保所有团员的安全。今天早上的风云人物非伦敦军区总队长汤玛斯．法灵顿（Thomas Farringdon）莫属，胆大包天的他数次切入国王的队伍，抓

住国王马匹的缰绳，要求国王处决财务大臣赫尔斯，并称他为「头号叛徒」。若你不愿错过任何精采画面，就必须在日出之前由阿尔德门出城赶赴麦尔安德。在你抵达时，大部分的反抗军和来自伦敦的群众应该集合得差不多了。眼尖的你应该会注意到两本特大号的书，它们是从埃塞克斯的艾德蒙．德拉梅尔将军（Admiral Edmund de la Mare）的图书室抢来的，反抗军把两本书插在干草叉上四处游行，作为一种令人不解的象徵。

接下来向各位贵宾说明今早的详细流程和走位。首先数位反抗军领导人会走向理查国王，在他面前单膝跪下，开始陈述要求、表达不满，内容大都和农奴制度及工作状况有关，此外请愿者也要求禁止封建罚款及庄园内的人身控制。在他们说了好一阵子后，理查国王会开口同意所有要求，并请在场所有群众排成两个横排，好让他授予得来不易的自由权。国王同时大声宣告，除了获得自由权以外，反抗军有权逮捕全英格兰的叛徒，带到他面前让他依法审判。至于国王为何会这样说原因不明，大家听进去多少我们也不知道。数分钟后有些反抗军决定直接回家睡觉，有些则受到圣旨激励，大声嚷嚷着要回伦敦把叛徒抓好抓满。国王说的「依法审判」，可能还要等等。

理查国王要反抗军搜捕叛徒的命令约会在早上九点半左右传到伦敦塔，不久后一批刚刚待在麦尔安德的反抗军也会抵达，人数还不算少。看似壁垒森严的伦敦塔，在一小时内便会让热血沸腾的反抗军占领。敝社同时收到线报：伦敦市民放下了伦敦桥，城内的卫兵看见暴民举的是王室旗时瞠目结舌、拔腿就跑，伦敦塔内同情暴民的人士也为他们开启了祕密通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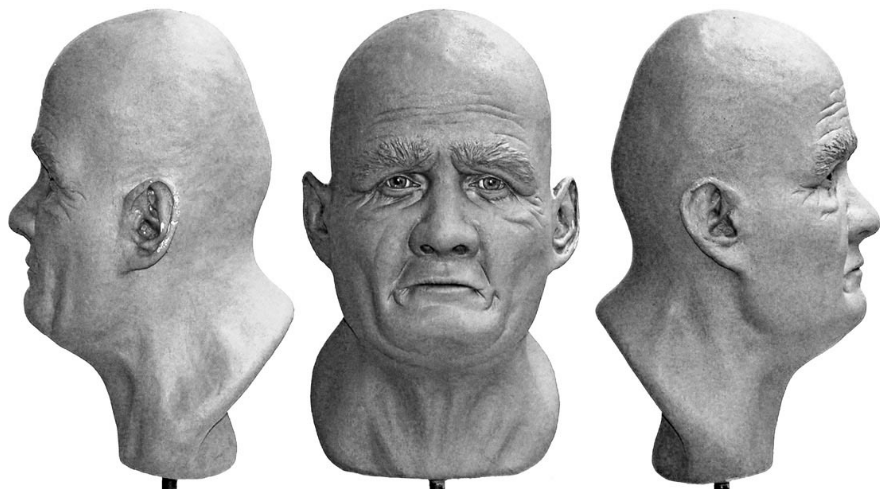
团员可以参与攻占伦敦塔的过程，但请注意塔内阶梯和房间的排列组合就像迷宫一样，非常容易迷路，且一迷路铁定没戏唱，只能不断鬼打墙，因此敝社良心建议跳过这关。执意参与的贵宾请特别注意，绝对别向任何人洩漏亨利．博林布鲁克（Henry Bolingbroke）的藏身之处，他是冈特的约翰之子，十八年后将被加冕为英格兰国王亨利四世（Henry IV）。数小时后，反抗军会带着四位重要的俘虏出现：坎特伯里大主教西蒙．苏保利、财务大臣罗伯．赫尔斯、警卫长约翰．雷格（John Legge）以及方济会修士威廉．阿普顿（William Appleton）（冈特的约翰的私人医师）。四人皆会被带到塔丘上斩首，其中负责大主教苏保利的刽子手格外手残，斧头砍了八次才让他的身首分离。

今早值得注意的最后一件事，是王太后琼坐着驳船逃离现场，到王族的藏身之处━贝纳得堡与亲信会合，这座城堡就在伦敦城的西边。

下午与夜间行程

午后的行程比早上更加血腥残酷。伦敦暴民对外邦人的积怨会如脱缰野马般一次爆发。聚集在伦巴底街的义大利银行家将大难临头，不过最惨的绝对是集中在温特里区的法兰德斯人，他们确切的位置在通往泰晤士河岸的三一街南侧的小巷子里。你可以看见暴民在女王街和上泰晤士街的交叉口聚集，他们很快就会闯进圣马丁教堂的大门，揪出躲在里头的四十个法兰德斯人，然后将他们全部斩首！温特里区的另一位苦主则是家财万贯的伦敦商人理查．里昂斯（Ricahrd Lyons），暴民会冲进他家逮人，再将他沿库德威那区的各街道向北拖行，带到齐普赛街处决。若你需要一点线索确认身分，当时的人是这样形容这位先生的：「身材魁梧、长相英俊，头髮集中在耳朵四周且有点自然捲，蓄着山羊鬍。经常穿着快要拖地的锦缎长袍，袍上有花朵状的线条，肩上常由左到右斜背一个大皮包，素色大披肩覆盖了他的双肩和上背。」

早上在塔丘砍下的那些头颅会被反抗军带着穿越整座伦敦城，抵达位于查令小丘的艾琳诺十字碑，反抗军首领开始精心策划如何展示这些「战利品」。大主教苏保利的红色法冠会被钉在头上，和罗伯．赫尔斯、罗杰．莱吉特、威廉．阿普顿以及陪审员罗伯．索姆努尔（Robert Somenour）的头颅一起插在一根根的长矛上。约莫下午四、五点时，你便可以加入这场喧闹欢腾的「五头巡礼」，游行队伍将浩浩荡荡地走向西敏市，折返后在伦敦桥上不敬礼解散，那五颗头颅也会留在那儿让民众尽情观赏。



这可能是西蒙．苏保利的真面目：在这颗头颅离开他的主人六百年后，专家运用鑑识技术重建他的外观。

6月15日，星期五
西敏寺与瓦特．泰勒之死

习惯早起和喜爱观察王室的贵宾，週五黎明之时就可以到西敏市待命。南华克王座法院监狱的看守者理查．因渥斯是反抗军的首要目标之一。他听到风声便逃离南华克的豪宅，躲进西敏寺避避风头。上午九时许，一支人数众多的队伍会闯进西敏寺，直冲因渥斯藏身的主祭坛将他俘虏。各位团员可以跟着群众回到齐普赛街，在午后时分见证又一次的刀起头落。

回程路上经过面包街时，团员可以留意一下格林菲的约翰（John of Greenfield）这位可怜虫，他只是个僕从，但因为帮昨天被砍头的威廉．阿普顿说话，还是被暴民逮捕，拖行至奎恩海泽和泰晤士河畔，再带到齐普赛街杀头。

若你选择在西敏市按兵不动，就等待理查国王驾到吧！这次国王带了超过两百名随扈，一排来自圣史蒂芬教堂的教士会庄重地迎接，陪同国王步入西敏寺，在忏悔者爱德华的圣殿进行不公开的祷告仪式。此时西敏寺戒备森严，禁止闲杂人等进入。我们建议各位团员在寺外等待三十分钟，活动结束后尾随前往史密斯菲尔德的皇家随扈。

夜间行程

白天选择待在伦敦闹区的团员若多多留意，就会听到理查国王要与反抗军再次会面的消息，时间就是今天，地点则在史密斯菲尔德—伦敦城北边一片宽敞的空地，集市、庆典和公开处决等事都在此举行。午餐时间一过，你就会看见往新门和阿尔德门的人潮，跟着走就对了。大约下午五点，伦敦城内的反抗军几乎都抵达史密斯菲尔德了，瓦特．泰勒和上次一样威风凛凛地骑着马，指挥着群众。

皇家骑兵队不久便会抵达，在壮丽的圣巴萨罗缪大教堂和医院前整队，和反抗军队伍间有段距离。接下来发生的事，各位贵宾只能远远地观看，无法听见人物间的对话，因此你必须花点工夫解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首先你会看到瓦特．泰勒骑着马接近国王和他的随扈。虽然在这么远的距离外很难看见泰勒的表情，但他显然对国王有些轻蔑。这次他并没有单膝跪下，握手也握得太用力了些。他接着开始高声宣扬「理想中的英格兰」该是如何如何，明示暗示金雀花王朝封建制度下的法律及宗教机构应该废除，想当然耳引来此起彼落的嘘声。「演说」进行到一半，伦敦市长渥尔渥斯会站出来和泰勒针锋相对，双方接着便掏出匕首单挑！在一阵乱斗之后，皇家骑兵队的一名随扈拉尔夫．史丹迪（Ralph Standish）会拔剑冲向泰勒，刺穿了他的腹部。


取自中世纪的插画，理查二世看着伦敦市长和拉尔夫．史丹迪杀死瓦特．泰勒，并向群众喊话。

目睹这憷目惊心的一幕后，反抗军开始骚乱，但请各位团员不要恐慌，留意国王的动向。国王高声命令反抗军队伍跟随他，一说完便同贴身随扈往克勒肯维尔的方向奔去了。在一阵犹疑之后，大部分的成员选择跟随国王。薄暮时分，伦敦市长渥尔渥斯会带领一小队临时徵召的佣兵来到克勒肯维尔，将士气低落、心意徬徨的反抗军团团围住。眼见这么多援军抵达，国王一声令下，反抗军队便缓慢地溃散，来自埃塞克斯的成员大都选择直接回家。此时若各位团员有办法接近皇家骑兵队，就会看见理查国王授予渥尔渥斯和其他三位郡长爵士头衔，分别是尼可拉斯．本柏（Nicholas Brembre）、罗伯．劳德（Robert Launde） 和拉尔夫．史丹迪。

启程

我们建议各位贵宾见好就收，在此结束这场英伦穿越之旅。请克制自己的好奇心，不要尾随埃塞克斯反抗军回家，也不要执意探询事情的后续而流连忘返。接下来的几週，英格兰各地会陆续爆发激烈的反抗行动，官方的镇压也会更加血腥残暴，战火将由萨默塞特郡的桥港市延烧到北方的剑桥和约克。

Chapter 3

第一次牛奔河之役

First Battle of Bull Run

时间：1861年7月21日

地点：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维吉尼亚州

快来加入北方联邦的菁英，共同迎接美国南北战争的第一场主要战役！

你可以在华盛顿特区心脏地带的韦拉德大饭店用餐，领略当时的社交生活和都市人的傲慢。你可以乘着四轮马车到维吉尼亚的森特维尔与联邦的波多马克军会合，和记者、政治人物以及好奇的群众共襄盛举，体验森特维尔丘的紧张气氛。英勇无畏的团员甚至可以在战争最前线享受最真实的感官刺激，不过联邦军队（以下简称北军）终将面临溃败的下场，因此请先做好撤退的心理准备。一大群战败的阿兵哥将沿着沃伦顿公路一路撤回华盛顿。

歷史充电站：北军企望速战速决

美国南北战争初期，北军的政治人物及媒体吆吁军方对维吉尼亚北部的邦联「伪政权」展开攻势，盼能在短时间内取得决定性胜利，顺势对其首都里奇蒙展开总攻击，一举击溃对方。

在庞大的政治压力下，北军总司令厄文．麦克道尔（Irving McDowell）勉为其难，指挥驻扎于华盛顿西南方、几无作战经验的三万五千波多马克军，准备发动攻击。同一时间，由皮埃尔．古斯塔夫．图唐．博雷加德（Pierre Gustave Toutant Beauregard）将军带领的邦联军队（以下简称南军）正于牛奔河彼端的马纳萨斯驿站集结。

华盛顿的政治高层认为他们在牛奔河一役就能让南军打包回家。数百名热血民众自首都跋涉三十哩，赶赴森特维尔加入麦克道尔将军的行列，企望速战速决，早早回家庆祝。

但事情没有想像中那么梦幻，由于侦查不足、缺乏经验、运气

欠佳，麦克道尔将军在关键时刻无法集中他的大部队。西侧战线上的两个师本欲采取侧翼战术，但变化莫测的战况让部队寸步难行。博雷加德将军则幸运得多，在援军搭着火车赶到后掌握了胜利的筹码，逐渐控制战况。下午五时许，北军的战线全面瓦解，没打过仗的北军士兵身心饱受摧残，军纪随之溃散。数千名阿兵哥不听指令，在南军骑兵和大炮的勐攻下向森特维尔逃窜，原本自信满满的军队上演了一场狼狈的大撤退。

在这场战事中，两支军队都过于莽撞，急于求胜却缺乏组织。战场上庞大的死伤和恶劣的身心状况令人为之震慑。第一次牛奔河战役后，双方军民皆深刻体认，这场战争的止息之日尚远，消耗的财力，流下的鲜血远比想像中还多。



牛奔河战场上的北军炮兵部队。

行程介绍

各位贵宾将于1861年7月20日星期六的下午抵达华盛顿哥伦比亚特

区，确切的地点为宾夕法尼亚大道和第十四街交口的东南角，当天天气温暖而潮湿，请各位落地后多看几眼，并于7月22日星期一的午夜回到此处集合。

看似壮丽的华盛顿，其实是座尚待开发的新兴小城，公共卫生和垃圾处理尤其欠佳；这座建造在沼泽之上的城市还有相当严重的蚊虫问题。深吸一口气，你铁定能闻到半公里外的排水沟飘来的阵阵腐臭味。

不过在各位贵宾前方的正是韦拉德大饭店华丽的流线型转角，这是栋布杂艺术风的五层楼建筑，也是城内最多政商名流冠盖云集之处。林肯先生今年年初就任总统之前曾住在这里；战争爆发前的最后一次和平会议也在这儿召开，最后以失败收场。现在的韦拉德大饭店是华盛顿政治和社交生活的重心，会客室和餐厅总是挤满了政治人物、说客、高级军官、记者和企业家等厉害角色，一如明年会造访此处的作家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所言：「求取一官半职的、牵线的、立约的、投资的、搞艺术的、攀附外邦权力的、说话又臭又长的、指挥盖铁路的，在这儿都找得到。」你可以留意一下墙上烟熏的痕迹和水渍，在你大驾光临的两个月前，隔壁的小理髪厅发生火灾，差点吞噬了整座饭店。当时一队英勇的纽约打火兄弟赶来救火，搭起人肉金字塔运送水桶和水管，才让饭店倖免于难。他们现在服役于北军的纽约第十一轻步兵大队，各位团员稍后便会见到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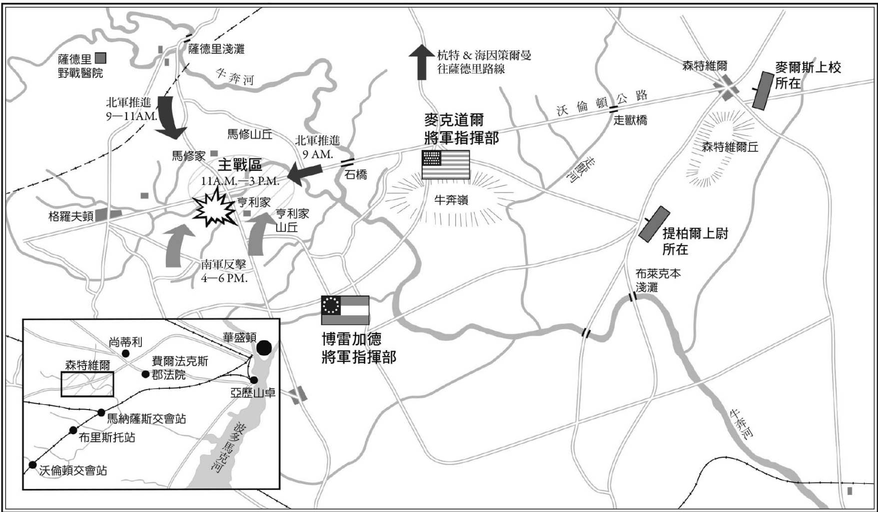
你可以把握机会看看西边不远处的白宫，或沿着第十四街往南走五分钟，就会抵达华盛顿纪念碑。若想去国会山一探究竟，你可以搭乘四轮马车，或到宾夕法尼亚大道的西南角搭乘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出现的公共马车，车程仅需数分钟。

到了国会山，各位可能会对杂乱的街景感到意外。宽阔的街道两旁种着臭椿树，豪华的大理石连栋别墅、政府建筑、粗糙而摇摇欲坠的木板广告漫无章法地共存。国会大厦则在大幅整修中，屋顶上充满建造到一半的大理石塔、钢骨结构和起重机。旧有的屋顶即将被全新的大圆顶取代。

各位贵宾若肚子饿，可以返回韦拉德大饭店用餐，直接走进大厅，选择一家餐厅找位子坐下即可，无须事先订位。我们建议你在此处大吃特吃，能吃多少就吃多少，因为踏上牛奔河战场后，有没有空档吃饭还不知道。这里的主菜是美味的香烤狗鱼佐红酒酱、烘烤羊腿佐酸豆和炙

烤鹌鹑肉。喜爱甜食的贵宾一定要尝尝淑女蛋糕、奶油派和果酱馅饼。一如你在其他食客桌上所见，你也可以外带些野餐篮（附藤篮和整副餐具）、三明治和啤酒，在之后漫长的旅途上享用。

我们建议团员子夜之前一定要搭上四轮马车，可以的话再提早一些。想在黎明之前一探北军动员情形的同胞，须于晚上七点前出发。



森特维尔

若马车夫的方向感没问题，各位贵宾会一路向西经过乔治城，再往南走跨过波多马克河，抵达维吉尼亚州威廉王子郡的森特维尔。整趟旅程约三十哩，费时七小时左右。森特维尔是个蕞尔小镇，在美丽的时节依然了无生气，不过在7月21日的早晨，出现在你眼前的会是个匆匆部署的军事基地。

在小镇的东边驻扎着三个师，分别由杭特（Hunter）、海因策尔曼（Heintzelman）和麦尔斯（Miles）三位上校指挥。小镇西边约半哩处，则有陆军准将泰勒（Tyler）将军带领的一个师团，东西支队透过镇上的主要干道沃伦顿公路互相联络。镇上有几间稍嫌简陋的木板屋、一家小客栈和一座教堂，所以住宿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北军的总司令麦克道尔将军则驻扎在小镇的西侧，若你闲晃时经过营区，可能会听见呕吐的声音，因为将军今晚不幸中标，食物中毒得有点严重。

大约凌晨两点三十分，部队便会开始喧哗，你会听见喇叭声和节奏

参差的鼓声，看见数百道营火熊熊燃起。士兵的早餐大都是难以下嚥的杂牌咖啡、干牛肉、硬邦邦的压缩饼干配上一根香菸。匆匆用完早餐，骑兵开始拉紧缰绳，凄厉的马鸣此起彼落，运货马车缓缓起步，军士清点武器，指挥官的号令和军队的踏步声随着天边露出的曙光渐强。凌晨的温度舒适宜人，黎明之后气温开始直线上升，下午战况最激烈之时，太阳将热辣不堪，导致双方士兵严重脱水，所以现在闲着没事，就确认一下水带得够不够吧！

小百科：说好的制服呢？

随着军队开始行进，你会发现大家的制服并未统一。尽管北军士兵大都穿着海军蓝制服，南军士兵大都穿着灰色制服，依然有许多人身上两种颜色都有，甚至穿着与敌军颜色相同的军服，因为双方阵营都没有军需干部统筹此类事务，也未对制服做出硬性规定。而每个师之下的兵团通常是由各城市或各州的贊助者提供作战装备，军服并不在贊助范围之内，需要自行购买，这让制服不统一的情况更加严重。不过稍后在牛奔河战场上，尘土、硝烟和烂泥将让所有人面目全非，弄不清谁是谁。



北军轻步兵的穿着。

然而有两支制服相当整齐的队伍值得注意，首先是前面提过的纽约第十一义勇步兵团，又称埃尔斯沃思（Ellsworth）或「第一消防轻步兵团」。他们身上最显眼的是大红色的袖口、海军蓝外套上的特殊装饰，里头还穿着一件红色的消防员汗衫，头上戴的则是红色搭着蓝色的土耳其毡帽或法国军用平顶帽，相当时髦帅气。

另一支队伍则是纽约第十四民兵团，又称「布鲁克林第十四民兵团」或「红腿魔鬼团」，他们穿着深蓝色猎人外套和红色马裤，戴着有藏青帽沿和遮颈片的红色军用平顶帽，搭配白色颈布和手套，俨然是本次战役中最潮装扮。

凌晨四点半左右，军队会开始移动，当初规划的动线非常简单，执行起来却困难重重。杭特和海因策尔曼上校带领的两个师共约一万两千人，两处驻扎地与沃伦顿公路的距离差不多，却同时往公路方向行进，导致士兵、马匹和军事设备互不相让，主要干道大塞车。更糟的是，当第一支纵队终于抵达城镇西边时，将撞上泰勒师团的屁股。因为沿路不断遭到南军的伏击，泰勒师还在沃伦顿公路上奋力爬行，离目的地石桥

尚有一大段距离。约莫凌晨五点半，麦克道尔将军将在摇摇晃晃的走兽桥上现身，命令还在公路上的泰勒师团退到公路两旁，让杭特师和海因策尔曼师先行通过，这才解决了尴尬的塞车问题。

有意到萨德里野战医院看看的贵宾（详见「战地医疗」一节），请在海因策尔曼师离开沃伦顿公路，越过走兽桥数百码后随即跟上。队伍将行进至萨德里浅滩北侧再向南折返经过萨德里，最后抵达马修山丘西侧，整趟行程共花费五小时左右。沿着公路再往前走两百码，你会发现一间铁匠工坊，现已徵用为麦克道尔将军的前线指挥部。

森特维尔丘

森特维尔镇南边有座长满草的小丘，关心战况的民众白天大都聚集于此。当你在大清早来到此地时，便会发现一小群记者、政治人物和他们的随扈已经卡好位子了。接下来的五小时，来自各城市的自用或出租马车会陆续抵达，骑马或走路来的访客也不在少数，使观战人数持续暴增。最早来的那群人当中有几个值得留意的大人物，包括伦敦泰晤士报的特派记者威廉．浩尔．罗素（William Howard Russel）和戴着草帽、穿着亚麻风衣，背后挂着一个大木盒（里头装着摄影机）的知名摄影师马修．布雷迪（Matthew Brady）。从国会山则来了一大票的政治大咖，在场的参议员有亨利．威尔森（Henry Wilson）（麻萨诸塞州）、扎凯莱亚．钱德勒（Zachariah Chandler）（密西根州）、班．韦德（Ben Wade）（俄亥俄州）、詹姆斯．葛莱姆斯（James Grimes）（爱荷华州）、吉姆．连恩（Jim Lane）（堪萨斯州）、拉法叶．福斯特（Lafayette Foster）（康乃迪克州），众议员则有艾尔弗雷德．伊利（Alfred Ely）（纽约州）、史凯勒．科尔法克斯（Schuyler Colfax）（印第安那州），以及埃利胡．华须本（Elihu Washburn）和伊萨克．阿诺（Issac Arnold）（伊利诺州）。几乎整个上午，参议员威尔森和他的随从会不断发放新鲜三明治给军队充飢，不过请务必远离这位先生的四轮马车，因为约莫下午四五点，一颗南军炮弹会冷不防飞进来，完全命中那辆马车，吓得威尔森先生骑着驴子逃回华盛顿。

其他经过小丘的人物包括俄亥俄州法官丹尼尔．麦库克（Daniel McCook）和头号废奴主义者W．P．汤玛森（W. P. Thomasson），头上总是戴着一顶黑色加高大礼帽。这位帽子先生稍后便会同伊利诺州众

议员欧文．洛维乔（Owen Lovejoy）拿起枪桿子，加入纽约第七十一步兵团作战。两个驾着马车的波士顿年轻人会下车寻找一名北军士兵的遗体；他们的哥哥三天前在小丘南边的布莱克本浅滩遭到南军伏击阵亡。小丘上还有数十位女性，有士兵的母亲、参议员夫人，还有叫卖馅饼和气泡水的妇女。小有名气的奥古丝塔．福斯特（Augusta Foster）小姐也在现场，她有「军团之女」的称号，也是缅因第二步兵团的精神支柱。

不过老实说，站在这里其实看不到什么精采的战况。即便各位贵宾整天都闻得到火药味，听得到震耳欲聋的枪炮声，这儿离主战场马修山丘和亨利家山丘仍有五哩之遥。白天时北军军官会不定期捎来捷报，通常是在正午前后：「我们在每一区都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虽然你知道真相如何，也请尽量憋住，不要说熘嘴。如果各位贵宾决定整天都待在森特维尔丘，我们建议最迟下午六点半要搭上马车，否则稍后的撤退会让交通严重打结，马车几乎无法移动。



迪克森．麦尔斯上校（手上的烈酒没现出来）。

群众中比较不怕死的几位资深共和党参议员和记者觉得这儿看不过瘾，要在上午九点左右前往战况激烈的沃伦顿公路和牛奔岭（详见「牛奔岭」一节）。想离开森特维尔丘，但不想太冒险的团员可以加入迪克森．麦尔斯（Dixon Miles）上校的队伍，到布莱克本浅滩一探究竟。

在森特维尔南边约一哩，往马纳萨斯的道路西侧有座小山，约翰．提柏尔（John Tidball）上尉和他的炮兵队正在那儿作战。岭上的视野十分开阔，你可以清楚看见牛奔河和谷底小小一片的布莱克本浅滩。尽管这里不是一级战区，地上仍有一些尸体和弃置的军用设备，是上週四一场小规模战斗留下的。接近午餐时间，大大小小的马车会陆续抵达，在炮兵队后方的原野上排成一排看好戏。提伯尔上尉则被大批群众包围，不断询问仗打得怎样了，但他完全没有理会。

会骑马的团员可以尾随迪克森．麦尔斯上校，下午有段关于他的小插曲十分有趣。上校在这次战争中负责管理后备军，一大清早他会在森特维尔旅馆的门廊上纳凉，这里现在是他的司令部，也充当野战医院使用。他稍后会把两顶稻草帽叠在一起戴在头上，看似怪异好笑但遮阳效果奇佳。同时他因为喝了太多烈酒配上鸦片类药物，已经茫茫然然、踉踉跄跄。麦尔斯上校上午会到戴维斯（Davies）和理查森（Richardson）两位上校的炮兵阵地巡视，不过下午回程时的遭遇精采许多。理查森上校会拒绝服从麦尔斯的命令，并在众人面前指控他在作战期间喝醉。请别太快走开，等会儿麦克道尔将军会现身并要麦尔斯上校滚蛋。

牛奔岭

沃伦顿公路南侧的牛奔岭无疑是观察战况的最佳位置，各位贵宾可以穿越原野抵达此处，但我们建议沿着公路向西行走。午餐时间快结束时，大咖记者和资深参议员观光团会风尘僕僕地抵达，一同眺望主要战场马修山丘和亨利家山丘的概况。若你天不怕地不怕，想要看得更清楚点，可以再沿沃伦顿公路前进半哩，抵达另一优良观战点──石桥。

这个下午，法官丹尼尔．麦库克会跟他的其中一个儿子用餐，这孩子吃完饭就打仗去了。令人揪心的是，这可怜的孩子在战斗中遭到一名南军军官射杀，回程的马车上陪着法官先生的是具冰冷的遗体。众议员华须本先生看打仗看得很生气，不久便说要亲自去「侦查」，扬长而

去。如前所述，请各位团员一定要在下午五点半前离开此地，届时南军骑兵将大开杀戒，倒楣的众议员伊利先生也将成为南军步兵团的俘虏。

小百科：战地医疗

尽管和之后的几场大会战相比，牛奔河之役只是美国南北战争中的一次小冲突，但对旁观者或参战人员而言，血腥残暴的程度远远超乎想像。一整天下来，北军共有460人死亡、1,124人负伤，南军则有387人死亡、1,587人负伤。伤者大都送往当天才设立的野战医院之一，有不少人在那里嗞下了最后一口气。

关心医疗技术的团员可到石桥旁有四间房的农舍、农舍北边和牛奔岭彼侧沃伦顿公路上的路易斯之家参观。最大最繁忙的野战医院则位于萨德里泉，早上杭特和海因策尔曼师行进时会经过这个小村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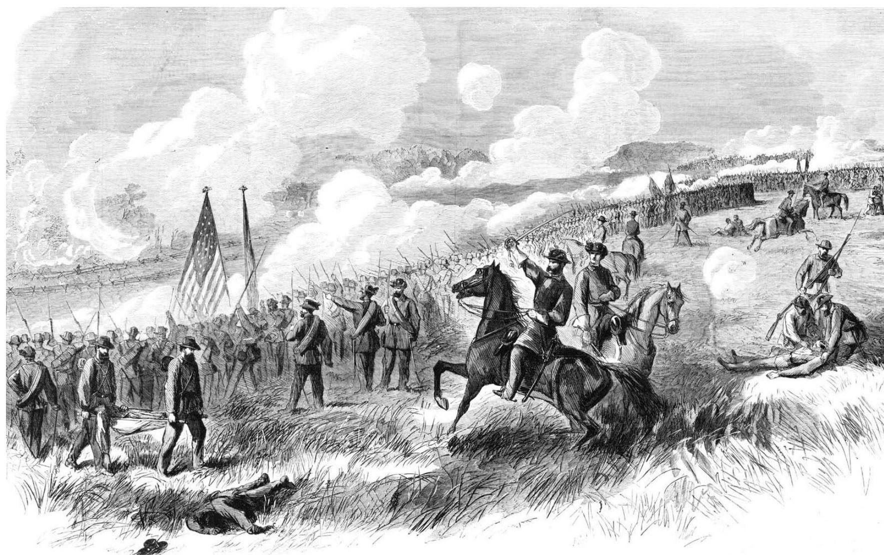
中午过后，要穿越战场抵达萨德里泉是不可能的事，因此你必须在黎明之前加入杭特和海因策尔曼的师团一同行进。经过萨德里泉时，你会发现军士把村里的教堂迅速改装成野战医院。教堂里的长椅会全部搬到附近的橡树丛中弃置，地上铺满了稻草，临时手术桌也一一架起。第一批救护（马）车将于上午十点三十分左右抵达，上头搭着显眼的白色帆布，滴下的血在教堂外聚成骇人的一摊。下午时分，医官会紧急徵用两幢附近的房舍和一处车轮工匠的作坊，但教堂前地上已经躺满尸体和轻重伤患。除了止血、包扎伤口和处置骨折外，医官也忙着进行截肢手术，尽力挽救伤患，当时可用的麻醉剂有白兰地酒、吗啡和氯仿。不过我们要先警告各位贵宾：医院里的种种声音远比画面或气味令人难以消受。

战事始末

不管各位贵宾选择的观战地点是石桥还是牛奔岭，都只能看见整场战役的片段：北军泰勒师团在下午三点左右越过石桥，一排又一排的士兵小心翼翼地穿过原野，脸上写着不安，点缀山丘上的小灌木林冒出一阵又一阵的浓烟。不过根据这些画面，你大致能拼凑出整支军队的动

向。

早上九点半至十一点半，北军和南军会在马修山丘上碰头。若你睁大眼睛用力的看，应该能看见准将内森．伊凡斯（Nathan Evans）的第七旅在石桥前转向，往西边的马修山丘前进，与正要抵达萨德里浅滩的北军主力会师。谢尔曼（Sherman）上校领军的第二旅势如破竹，很快便会越过石桥北边数百码的农场浅滩。上午十一时三十分左右，北军的多线夹击会截断南军在马修山丘上的战线，我们从这里可以清楚看见南军开始向南撤退至亨利家山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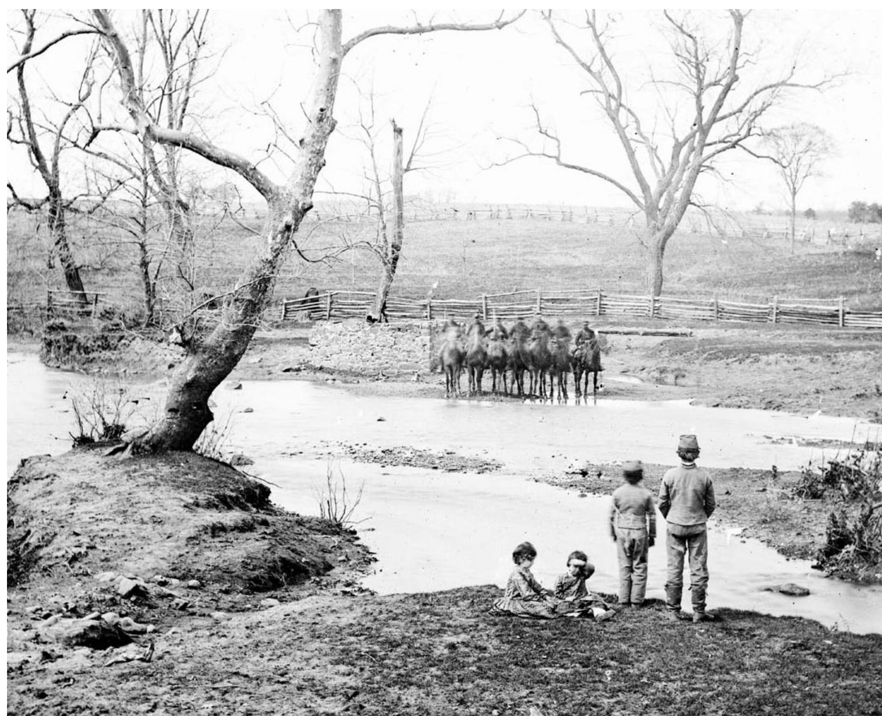


如果你正在观看北军打仗，然后画面看起来跟这张图差不多，那你可能靠得太近了，请退回至牛奔岭观战。

接下来的一小时左右，聚集在马修山丘上的大批北军会和在亨利家山丘上重新集结的南军展开一场炮兵大对决，各位贵宾可能要习惯一下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而在下午一点到三点间，北军的数波攻击都遭到击退，据传来自维吉尼亚的杰克森（Jackson）上校，带着他的一个团在南军战线的中央屹立不摇，「像座石墙一样」，不过这件事的真伪仍有待商榷。

或许从各位贵宾的视角不易察觉，但下午三点半之后，局势开始扭转。许多北军士兵因为长途行进、缺水缺粮，开始无精打采，有些甚至连站都站不稳。就在同一时间，大批来自仙纳度河谷的南方援军乘着火车抵达前线。这批大军一加入战局，北军的战线便开始溃散，首先失守

的是主战场东侧的清岭，不久亨利家山丘山脚下的中线军队也节节败退。下午五点，北军开始仓皇撤退，有些拥向北边的萨德里，更多人则往东逃离，越过石桥回到沃伦顿公路上。



战役结束后，南军骑兵队在萨德里浅滩上排排站。





参议员扎凯莱亚．钱德勒和班．韦德。

全面撤退

自牛奔岭上望去，明显的撤退迹象首先出现在下午五点左右。逃窜的士兵会大喊：「快撤啊！快啊！我们要全军覆没啦！」参议员扎凯莱亚．钱德勒见状马上站到路中央，用单手做出挡路的姿势，想阻止士兵撤退。参议员班．韦德则会拿起步枪，把枪口瞄准撤退的士兵，但一点吓阻作用都没有。请注意，各位贵宾须在下午六点前越过距离此地一哩的走兽桥，因为届时南方大军的火力将会到达桥边，并引发这场战役中最大的骚动。桥上的一辆马车会突然转向并翻覆，阻碍撤退人潮的去路，弟兄们只好狼狈跳河。自此刻起，这场撤退变成了逃难。士兵纷纷抛下武器、背袋，甚至把制服也脱了，沿路留下一整排的弹药箱、一捆捆的稻草和一袋又一袋的燕麦，炮弹不断在他们头上爆炸，未曾停歇。有些人挤上了救护（马）车和四轮马车，有些则看到野马或野驴就骑上去加速逃离。不管是高级军官还是小兵，此时此刻都拼了命地往森特维尔狂奔，愤怒又惊吓地狂吼……因此请各位贵宾不要挡到他们的去路。

有幸逃到沃伦顿公路上再往前奔走一哩的士兵算是安全了，由布兰克（Blenker）上校指挥的德军旅（多由德裔美籍人士组成）共有三个步兵团和一门大炮，将掩护北军撤退并稍微管制路上交通。成功抵达安全区域后，有些士兵会直接回家，有些去华盛顿，更多人则回到森特维尔的营区，把能带的东西都带一带，再来面对往首都三十哩的艰苦跋涉。麦克道尔将军也会在当天子夜宣布「全员撤离」。如果各位团员招不到出租马车必须步行，我们建议你去搭讪一下从罗德岛州来的那几位小伙子，与他们同行，因为他们仍然元气十足，哼歌也哼得最动听。这将是段非常虐心的旅程，你会看到跛行的伤者有些刚被截肢，伤口还渗着血、有些大腿或鼠蹊部少了一大块肉，有些甚至连舌头都没有。更糟的是，届时军队已经没法提供半滴干净的水了，只能请各位旅客走好走稳，各自珍重。

碗糕时空旅行社试玩员在实地考察之余，亦参照专家学者及素人的史学着作，这些史学家虽然无缘使用「咻一下时光机」，但却不受其所在的时空所囿，以文字还原歷史现场，敝社可为其忠于史实挂保证，并推荐各位贵宾在穿越之旅前阅读，但千万千万别放进你的手提行李中。

金襴会

格伦．理查德森（Glenn Richardson）。《金襴会》（*The Field of Cloth of Gold*）。2013年。

万国工业博览会

麦可．利普曼（Michael Leapman）。《一先令，一世界》（*The World for a Shilling: How the Great Exhibitionof 1851 Shaped a Nation*）。2001年。

伦敦欧战胜利日

罗素．米勒（Russell Miller）。《欧战胜利日：民众心声》（*VE Day: The People's Story*）。2007年。

胡士托音乐节

詹姆斯．佩龙（James E. Perone）。《胡士托风波全纪录》（*Woodstock: An Encyclopaedia of the Music and Art Fair*）。2005年。

乔伊．麦克渥（Joel Makower）。《乌兹塔克口述歷史：揭开世纪摇滚音乐祭的真相》（*Woodstock: An Oral History*）。1989年。

波士顿茶会

班杰明．L．卡普（Benjamin L. Carp）。《爱国者起义：波士顿茶会和美国的诞生》（Defiance of the Patriots: The Boston Tea Party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2010年。

哈洛．贾尔斯．安格（Harlow Giles Unger）。《美国革命旋风：都是波士顿茶会惹的祸》（American Tempest: How the Boston Tea Party Sparkeda Revolution）。2011年。

查理一世上断头臺

班．寇茨（Ben Coates）。《英国内战对伦敦经济之冲击（1642-1650）》（*The Impact of the English Civil War on the Economy of London 1642–50*）。2004年。

查尔斯．史宾塞（Charles Spencer）。《弑君者》（*Killers of the King: The Men Who Dared to Execute Charles I*）。2014年。

薇洛妮卡．韦奇伍德（C. V. Wedgwood）。《众矢之的：查理一世之审判与处决》（*A King Condemned: The Trial and Execution of Charles I*）。1964年。

凡尔赛宫妇女大游行

乔治．鲁德（George Rudé）。《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The Crowd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1959年。

西蒙．沙玛（Simon Schama）。《公民：法国革命编年史》（*Citizens: A Chronicl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1989年。

斐迪南大公暗杀事件

克里斯多福．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梦游者：1914年欧洲如何迈向战争之路》（*The Sleepwalkers: How Europe Went to War in 1914*）。2012年。

大卫．詹姆斯．史密斯（David James Smith）。《1914年6月28日：塞

拉耶佛之晨》（*One Morning in Sarajevo：28 June 1914*）。2008年。

柏林围墙倒塌事件

玛丽．艾莉斯．萨洛特（Mary Elise Sarotte）。《柏林围墙意外倒塌！？》（*The Collapse:The Accidental Opening of the BerlinWall*）。2014年。

第二百三十五届古代奥运会

奈吉尔．史派维（Nigel Spivey）。《古代奥运会》（*The Ancient Olympics: A History*）。2005年。

莎士比亚环球剧场开幕夜

彼得．艾克洛伊德（Peter Ackroyd）。《莎士比亚传》（*Shakespeare: The Biography*）。2005年。

詹姆士．夏比洛（James Shapiro）。《1599：环球剧场元年》（*1599: A Year in the Life of William Shakespeare*）。2005年。

好莱坞黄金年代

西门．卢维许（Simon Louvish）。《西席．戴米尔的「艺」生》（*Cecil B. DeMille: A Life in Art*）。 2008年。

史考特．艾曼（Scott Eyman）。《梦想帝国：西席．戴米尔传奇的一生》（*Empire of Dreams: The Epic Life of Cecil B. DeMille*）。2010年。

咆勃爵士乐诞生

史丹利．克鲁希（Stanley Crouch）。《鸟仔旋风》（*Kansas City Lightning: The Rise and Times of Charlie Parker*）。2013年。

艾拉．吉特乐（Ira Gitler）。《摇摆咆勃》（*Swing to Bop: An Oral History of the Transition in Jazz in the 1940s*）。1985年。

罗宾．凯利（Robin D. G. Kelley）。《美国怪杰：瑟隆尼斯．孟克》（*Thelonious Monk: The Life and Times of an American Original*）。2010年。

披头四发迹

马克．路易森（Mark Lewisohn）。《那些年：披头四传记三部曲（一）》（*The Beatles: All These Years – Volume 1, Tune In*）。2013年。

丛林之战

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那一战》（*The Fight*）。1975年。

马可·波罗游上都

马可．波罗（Marco Polo）。《马可．波罗游记》（*The Travels*）。1299年。

约翰．曼（John Man）。《仙那度：西方发现东方》（*Xanadu*：*Marco Polo and Europe's Discovery of the East*）。2009年。

库克船长越洋首航

彼得．奥顿（Peter Aughton）。《奋进号：惊心动魄的海上之旅》（*Endeavour: The Story of Captain Cook’s First Great Epic Voyage*）。2002年。

詹姆士．库克（James Cook）。《库克船长日志》（*The Journals of Captain Cook*）。1768–71年。

法兰克．麦克林（Frank McLynn）。《库克船长：七海之王》（*Captain Cook:Master of the Seas*）。2011年。

维苏威火山爆发

玛丽．毕尔德（Mary Beard）。《庞贝：一座古罗马城市的生活》（*Pompeii: The Life of a Roman Town*）。2008年。

英格兰农民起义

茱丽叶．巴克（Juliet Barker）。《1381：农奴起义》（*1381: The Year of the Peasants' Revolt*）。2014年。

丹．琼斯（Dan Jones）。《浴血之夏》（*Summer of Blood: ThePeasants' Revolt of 1381*）。2010年。

第一次牛奔河之役

大卫．德泽（David Detzer）。《蜩螗沸羹：1861年牛奔河之役》（*Donnybrook: The Battle of Bull Run, 1861*）。2004年。

乱入时空旅行团：带你完美路过两千年来20个歷史现场

原文书名　The Time Travel Handbook: From the Eruption of Vesuvius to the Woodstock Festival

作者　詹姆斯．威利（James Wyllie）、强尼．艾克顿（Johnny Acton）、大卫．戈布雷（David Goldblatt）

译者 张绮容、陈湘阳

美术设计　高伟哲

版型设计　黄暐鹏

内页排版　高巧怡

校对　谢惠铃

行销企画　林芳如、王淳眉

行销统筹　骆汉琪

业务发行　邱绍溢

业务统筹　郭其彬

责任编辑　吴佳珍

副总编辑　何维民

总编辑　李亚南

发行人　苏拾平

出版　漫游者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台北市105 松山区復兴北路331 号4 楼

电话　（02）27152022

传真　（02）27152021

读者服务信箱　service@azothbooks.com

漫游者部脸书　www.facebook.com/azothbooks.read

发行　大雁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台北市105 松山区復兴北路333 号11 楼之4

划拨帐号　50022001

户名　漫游者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电子书：初版：2018年5月

建议价格：257元

ISBN：978-986-489-268-6（EPUB）

纸本书：初版首刷：2018年4月

建议价格：390元

ISBN：978-986-489-258-7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The Time Travel Handbook: From the Eruption of Vesuvius to the Woodstock Festival

Copyright: © 2015 by James Wyllie、Johnny Acton and David Goldblatt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Profile Books Limite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AzothBook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